

著者阿格比珂夫

譯者

新衡 夢衣

1933

切
卡
的
工
作

879.578
378.1



3 0528 2467 3

目 錄

頁 數

| | |
|---------------------|-----|
| 譯者的話..... | 一 |
| 著者序言..... | 一 |
| 第一章 在切卡中的共產黨員..... | 一 |
| 第二章 切卡工作人員的試驗..... | 一三 |
| 第三章 柳霞的案件..... | 二三 |
| 第四章 切卡的法庭和懲罰..... | 三九 |
| 第五章 莎菲，卡次曼..... | 五一 |
| 第六章 恩凡爾，巴西的被殺案..... | 七三 |
| 第七章 格柏烏與私商..... | 一〇一 |
| 第八章 法庭的喜劇..... | 一一七 |

| | | |
|------|----------------|-----|
| 第九章 | 領事館密碼的被盜案 | 一一三 |
| 第十章 | 切卡工作人員中的托洛茨基主義 | 一四九 |
| 第十一章 | 在印度邊境的格柏烏工作 | 一六七 |
| 第十二章 | 我們與英國人 | 一八五 |
| 第十三章 | 亞霞，妮娜與公使史達爾克 | 二〇三 |
| 第十四章 | 道德與切卡工作人員 | 二二三 |
| 第十五章 | 第三國際的斷片 | 二四七 |
| 第十六章 | 切卡工作人員的日常生活 | 二六一 |
| 第十七章 | 叛徒之死 | 二九一 |
| 第十八章 | 格柏烏的東方分部 | 三二七 |
| 第十九章 | 切卡工作人員之內性生活 | 三二九 |
| 第二十章 | 六小時工作制 | 三四一 |

| | | |
|-------|--------------------------|-----|
| 第二十一章 | 續前..... | 三五五 |
| 第二十二章 | 加拉罕與格柏烏..... | 三六七 |
| 第二十三章 | 格柏烏的 <u>英美支部</u> | 三七九 |
| 第二十四章 | 在中央監察委員會內..... | 三八五 |
| 第二十五章 | 斯太林的軍事冒險..... | 三九七 |
| 第二十六章 | 領袖們清洗格柏烏..... | 四〇七 |
| 第二十七章 | 「活人」死了..... | 四一九 |
| 第二十八章 | 莫斯科—— <u>君士坦丁堡</u> | 四二九 |
| 第二十九章 | <u>法利達和赫，克爾</u> | 四三九 |
| 第三十章 | 在德國偵探之旗幟下..... | 四四五 |
| 第三十一章 | 在二條火線的中間..... | 四五一 |
| 結 論 | | 四六五 |

譯者的話

「切卡是什麼？」當讀者一看到本書的書名時，一定會發生這樣的疑問。因此，解釋什麼叫做切卡，無疑義的，是譯者首先的任務。

切卡，這是蘇俄在十月革命以後，布爾塞維克以恐怖手段鎮壓一切反蘇維埃份子的恐怖機關——非常委員會——的簡稱。非常委員會，俄文叫做：「切利士維却奈耶，卡密西耶」，這兩個字的第一個字母是切和卡，所以，就簡稱爲切卡。

當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布爾塞維克雖然是奪取了俄國的政權，但是，全國却仍還佈滿了各種不同的敵人。一方面，沙皇的軍隊在但尼金，柯却克，胡倫格爾等將軍指揮之下，公開地想以武力推翻蘇維埃的政權；另一方面，一切反布爾塞維克的政黨，如：社會革命黨，立憲民主黨，孟雪維克（少數派），無政府黨等也祕密地到處活躍，組織並煽動農民及自由資產階級作武裝暴動，以反對布爾塞維克的專政。在這種情形之下，布爾塞維克爲要保障十月革命的勝利，維持蘇維埃的政權起見，除組織工農

赤衛隊（即紅軍）以抵抗沙皇軍隊之正式的武裝進攻外，是不得不組織另一種力量以鎮壓一切反布爾塞維克的政黨之秘密活動。切卡就是應這種需要而產生的。

切卡，它是一個最高，最有權力的機關，它既不直接隸屬於人民委員會，也不受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直接管轄，它是僅僅受幾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的集團——中央政治局所指導的。切卡的主席是與列寧，托洛茨基齊名的迭爾仁斯基，由此，也足以使我們知道切卡的威權之高與其地位之重要了。切卡，它有不經過任何法律手續，對任何人民秘密處決死刑，放逐，拘禁的權力。它的最高原則是『除惡務盡』。記得迭爾仁斯基曾說過這樣的話：『我們甯可殺錯一百個無辜的民衆，我們決不饒放過一個敵人』。只從這句話看來，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當時切卡的恐怖和殘酷的一般了。真的，在四年的國內戰爭期內，對布爾塞維克懷敵視的人們，被切卡秘密處決死刑，放逐，拘禁的，其數決不是人們所能記得清楚的。當時，無論怎樣鎮靜的人，一聽到切卡二個字，沒有不周身顫慄。切卡可以使小孩子停止夜哭，切卡可以使酒徒從爛醉中清醒。總

之，切卡在俄國人民的觀念中，成爲宇宙間一切恐怖的代表者了。可是，難道這種恐怖是不應該的嗎？不，決不，歷史是證明了這種恐怖是正確而且必須的！十月革命的勝利之所以能保障到現在，蘇維埃政權之所以能得鞏固，誰能否認說：切卡的恐怖手段不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呢？

一九二一年是蘇俄在十月革命以後的一個大轉變的一年。從軍事共產主義轉變到新經濟政策，從戰爭轉變到和平，政治也隨着從凌亂而上了軌道，國內的各種不同的敵人也先後地被紅軍和切卡所肅清。到這個時候，這特殊的權力機關——切卡——也於是改組成爲『國家政治管理局』（簡稱『格柏烏』），由獨立的而轉變爲直屬人民內政委員會管轄的機關。它的權力是相當地被縮小了；自改組後，非經過相當法律手續，及得人民委員會的批准，不得擅自處決死刑。可是，在另一方面，它的範圍却隨着改組而更擴大了：由國內的恐怖機關擴大成爲國際的密探機關；因爲，從一九二一年以後，蘇俄已先後地得到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承認，一躍而成爲國際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之一。

，爲要在國際上，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相周旋，散佈國際偵探的網是必須的。

經過幾年的活動以後，格柏烏已得世界人士公認爲國際間組織最嚴密，手段最惡辣的密探機關了。舉凡蘇俄一切對赤化的宣傳，赤色外交的進行，差不多沒有一次沒有格柏烏的參加而起主要作用的。國際外交界上，一聞格柏烏三字大都爲之談虎色變，由此，也足以證明格柏烏在國際的威權與影響了。

在過去，人們對切卡和「格柏烏」的活動都帶着一種驚異眼光去推測它，可是，結果，都如瞎子摸象似的猜不到一個究竟。因爲切卡和「格柏烏」組織的嚴密，行動的神祕決非局外人所能了解的。直到阿格比珂夫把本書出版以後，才把這「神密的謎」在全世界人們面前揭破。

阿格比珂夫，他本是一個切卡工作人員中的老資格，在切卡和「格柏烏」中先後曾做十年以上的工作。在一九二八—二九年，他曾擔任格柏烏國外部東方組主任，在一九二九—三〇年，曾擔任格柏烏駐近東的代辦。當然，他對切卡和「格柏烏」的組織

與活動情形是非常明瞭的。本書就是他在一九三〇年下半年正式脫離格柏烏以後所著的關於他十年來工作經過的素描。在這本書中，阿格比珂夫不僅告訴了我們格柏烏與蘇俄政府，與第三國際的相互關係，不僅告訴了我們格柏烏在國外活動的一般情形，而且，他還告訴了我們切卡工作人員工作的方法及切卡工作人員自己心理的變遷。使我們在過去認為『神祕之謎』的組織，而現在却能一目了然了。這本書出版以後之所以獲得歐美出版界爭先翻譯，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決不是偶然的。

不過，這本書之譯成中文却有其特殊的意義：

第一，中國國民黨自從北伐勝利，奪取政權以後，到現在已經五六年了。在這五六年中，雖然，也曾經過軍政時期，可是，對敵人（除對共產黨曾經無組織地被殺過若干以外）却總是抱着一種寬恕的態度，我們知道：『對敵人的寬恕，即是對己的殘酷』。因此，五六年來，我們的敵人——軍閥，政客，土豪，劣紳以及一切反動的各黨派——不但沒有因我們的寬恕態度而自省而受感化，却反而比北伐以前更囂張，更猖獗。

，使革命已得的勝利不克保障，革命的政權也日處風雨飄蕩之中，搖搖欲墮。我們從這次失敗中，我們應得到這樣的教訓：我們對敵人是不能再繼續寬恕了。我們爲要保障革命的勝利，爲要鞏固革命的政權起見，我們除學習蘇俄切卡的經驗，以「除惡務盡」爲原則，以殘酷的恐怖手段肅清一切反革命者以外，是再沒有其他的辦法了。這本書之譯成中文。就是可以給我們在將來工作中一個很寶貴的參攷。

第二，蘇俄與中國疆界毗連，尤其是在中俄二國正式復交以後，而疑義的，將來兩國外交來往必甚繁雜，同時，蘇俄赤化中國的野心也比對其他國家更急切些。爲要免除將來在外交上受了赤色外交家的愚弄，爲要防止蘇俄對中國赤化的野心，則我們首先須防止格柏烏將來在中國的活動。因爲，格柏烏正是蘇俄進行赤色外交和赤化外國的急先鋒。這本書之譯成中文，就是可以使我們知道格柏烏在國外活動的方法和一般的情形，使我們可以對症下藥地來防止它將來在中國活動。

上述二點，也可以說是：我們譯這本書的主要動機。

最後。譯者應向讀者聲明的：因為本書是由我們二個人翻譯的（新衡譯上半部，夢衣譯下半部），因此，譯文前後筆調不同，譯名有許多地方不統一，這是很難免除的。當然，我們更難担保會沒有譯錯的地方（是由俄文原本譯的）這一點是要希望讀者加以原諒，並請加以指教，使將來再版時，可以更正。

新衡

譯者

夢衣

一九三二，一二，二八於首都

著者序言

在格柏烏，我曾經不斷地做了十年工作，直到去年中期，我才公開地同它脫離。當時，我簡直不敢相信，當格柏烏的領袖們知道了我的企圖以後，我是否還能活命，因此，我曾寫了一本關於格柏烏在全世界活動的小書，使它的種種黑幕，雖然在我死了以後，也能公諸於世！那時，我的主要任務，是在於破壞和揭露十年來所建樹起來的國外格柏烏的秘密機關。因為要做到這樣，是必須把格柏烏的祕密工作人員的名單公開起來的，所以，我在那一本書內，差不多把我所知道的在東西各國內的格柏烏工作人員的真姓名都記述進去了。

我的記述已經達到了相當的目的：一部份格柏烏工作人員，已被他們在作偵探工作的國家裏的政府所拘捕；另一部分也完全失去了作用，因為根據偵探的原則：『被公開了的工作人員是沒有絲毫價值的』。格柏烏的領袖們也在莫斯科總局的國外部發生了極度的恐慌，因為那些已被我所宣布了的格柏烏工作人員，已不能再在國外工作

了，總局是必須派遣新的幹部去代替他們，但是，很多幹部人員與我私人感情都是非常好的，格柏烏的領袖們又害怕他們一到國外以後會到我這邊來，幫助我來揭露格柏烏的種種黑幕。

因此，格柏烏的國外部，十年來在全世界所組織的偵探之網，到一九三〇年底，被我打得粉碎了。

但是，生活不是永遠停頓着的，格柏烏又將訓練就了他們的新的工作人員，他將重新開始在全世界組織新的偵探之網。

因此揭露格柏烏工作人員的模型及其在國外工作的方法，在現在是非常需要的。本來我是想把這些在我第一本書中包括進去的，但是，後來因種種原因而沒有成功。現在，我只得再來寫這本書，使在本書中能完成我的心願。我希望讀者不僅要去知道格柏烏工作人員的工作方法，而且能了解他們的心理，這樣，則我們假使遇到他們的時候，就很容易認識他們了。

這本書，和我的第一本一樣，我所引用的完全是可靠的事實。我是根據事實作解釋的，並且以此向任何樂意知道格柏烏種種黑幕的政府和人們表示責任性。

阿格比珂夫

第一章 在切卡中的共產黨員

「同志們！我們已把地主和資本家階級剷除了。現在，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已經代替了沙皇的俄羅斯。政權已經落在勞動者的手裏了，落在工人和農民的手裏了。我們在軍事戰線上已經得到了勝利。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現在號召一切勞動者要轉向新的戰綫——勞動的戰綫上去，因為我們要恢復被帝國主義大戰和國內戰爭所毀壞的國家種種的建設……」政治指導員單調的誦讀着愛克答林堡的報紙「烏拉爾工人」的社論，坐在他周圍的是許多紅軍的兵士。

這是在內防軍第二百十營的兵營中正在上政治常識的功課。是結冰的天氣，在兵營內，雖然是非常冷，但是也沒有方法，因為沒有木柴。兵士們穿着破外套，縮得緊緊的在靜聽政治指導員的讀報。

我那時是二十四歲的青年，是營黨代表，在兵營內巡行着，跑到這一班，跑到那班地去監視他們的上課。我也和別人一樣，感覺到非常冷。我不斷的走動，以期暖

熱我凍僵了的足。我一方面走動，一方面在幻想着：政治課散課後，我可以回到營辦公室去，那裏有小的鐵火爐可以取暖，還可以喝一盃熱開水……正在這個時候，營的文書只穿了一件襯衫，手裡拿着一本簿子急急的跑到我這邊來，他的聲音打斷了我的幻想。

『黨代表同志，省黨部有緊急公文給你，請你簽字！』他拿簿子和公文遞給我。我在簿子上簽了字，就拆開公文來看。

『右給俄國共產黨黨員 A 同志：

請速來共產黨省黨部，與組織部主任同志接洽。』我讀了公文。

——要我到省黨部去做甚麼呢？難道仍舊要我去做一個什麼報告？還是，更壞些，要我去指導「共產黨禮拜六」（註一）的工作呢？——我這樣懷疑的想着。

省黨部距兵營不很遠，我決定未散課以前就去一趟，去看看究竟是甚麼一回事。過了十分鐘以後，我已到了省黨部了。我見了組織部主任，把公文交給他看。

「哦！A同志，省黨部決定派你到切卡工作去，因為那面立刻需要共產黨員的工作人員。你的名單本來昨天就送去的，我希望你明天一早就到切卡去，等他分配你工作。」主任說完了以後，就同別的接見者開始談話了。我也就離開他，出了省黨部到兵營裏去。政治課已經散課了，但是這時我已失去了興趣，我甚至連喝熱開水也忘記了。我只能想着：從明天起，我將做切卡的工作人員了。我時常聽到說：切卡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殘酷的機關，它對革命的敵人是不知道用情的。民間會有這樣的歌謠：

「哦！蘋果喇，你去吧！」

可是你千萬不要落到切卡……」

是的，我從明天起，就要做這切卡的工作人員了。同時在我的腦海中發生這樣的一個問題：我到那面去將做些甚麼呢？我雖然有二十四歲，可是實際上我只不過是一個老丘八，除了打仗以外，我是什麼都不知道的。或許會要我去槍決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人？聽說那裏每夜都要槍決幾十個呢！不，這樣工作，我是不去做的。爲什麼要

營黨代表去做那樣的工作呢？好！一切到明天再看罷！

第二天早晨九點鐘，我已經到切卡了。切卡是位於普希金街的中段，很大的二層樓的木頭房子，在入口處站有一位背着槍，掛着刺刀和手槍的站崗兵。我很快的向這入口處進去。

「同志！出入證！」站崗問我要。

「不！我現在還沒有出入證，我是剛剛被派到切卡來工作的，」我用不信服的口吻回答他。

「請你到左首第二間的門房那裏去，問他可以要出入證。」站崗這樣的指示我。

於是我就走到門房那面去。在門口仍舊有站崗立着。門房是在一間很長的房間，中間用木板的屏風隔着。木板上有許多小小的窗口。我就拿出我的證明書和黨證從窗口遞進去。大約過了二分鐘，一隻手從窗口伸出來，交給我一張出入證。「你可以到二層樓第八號房間科拉可夫同志那面去。」值日的門房這樣告訴我。

我拿了出入證又走回到那大房子來，站崗看了一看出入證，就讓我進去。我也就一直沿着樓梯走上二層樓。在門口又立着一位站崗，不過他沒有背槍和刺刀，只掛了一枝手槍，他也同樣的看了一看出入證，讓我進去。進了門，是一條長而狹的走廊，電燈却照耀得很亮。沿走廊的各房間的門上都釘有號碼。在左首，我看到第八號的牌子，於是我就向這號碼走過去。我看到門上有這幾個字：『與反革命爭鬥的全權代表室』。我想，這正是我所要找的了，我就在門上敲幾下，『進來！』裏面傳出來這樣的聲音，我於是就推開門進去。這是一間不滿五平方米突的小房間，靠窗放着一張寫字檯。角上有一架滿堆着紙張的小木櫥和幾把皮椅子。在牆上，掛着列寧和迭爾仁斯基（註二）的照像。一個大約二十六歲的青年坐在寫字檯旁邊。他頭上戴着一頂高加索式的皮帽，從帽子下面露出來一些黃金色的頭髮，肩上披着一件半截的鹿皮製的大衣。他伏着棹子在寫東西。

『同志！你有甚麼事情？』他朝我看了一下，這樣的問我，同時，繼續寫他的東西

我於是就告訴他省黨部派我到切卡工作的經過。我一方面說，一方面偷眼看看他不斷的在紙上寫的東西。他不等我講完，突然把紙丟開，跳到窗前去。

「你來看！」他叫我走過去。他指着窗外問我：「你看到沒有，那面一個穿黑色皮大衣的資本家？」

依着他所指的方向看過去，我看見一個穿黑色大衣的人，在對面街道上行走着。

「我看到的，」我回答他。

「快上去跟他，看他在今天晚上十二點鐘以前做些甚麼事情，明天這個時候，把你所探視到的詳細地做一書面報告來。」他命令我。

「是！但是我還有別的工作……」

「不要管他，拋棄你黨代表的鼓動工作吧！同志，請你去做命令你做的事情！」他斬釘截鐵地說。

我想：現在假使再同他辯論，街上的人倒走掉了，到什麼地方去找他呢？於是，我就拿起出入證，離開他的房間，跑到樓下去。

「站着，同志，出入證！」站崗橫拿着刺刀，攔住我的去路。我交給他出入證。他很仔細地看了一下，就把牠串在刺刀上。

「走！」他說了一聲，我就很快的去追那穿黑大衣的人。直到轉角處我才追到了他。我看了一下他的臉，這是一個中年的男子，具有標本式的俄國人的面孔。灰色的眼光和濃而發光的鬍鬚。他戴着一頂黑色的皮帽，穿了一件獾絨領的黑色皮大衣。他絲毫不注意我，安詳的一步一步自管自走着。我突然想起了我所讀過的偵探小說，在那面描寫着，當偵探去偵探一個人的時候，總是不讓他注意到的，必須與對象有相當距離，才能使他不會覺到。因此，我就停了一下，走到街道的那一面去偵探他。我們這樣的走了十分鐘，那穿黑大衣的向一家合作社的門裏進去了，過了一分鐘，我也跟他進去。我看到他在走廊上和其他幾個人談話，聽到他們稱呼他：「經理同志」。於是

，我想他大概是這裏合作社的經理吧？他早晨到這裏來辦公，恐怕要到辦公時間完了才離開這裏呢！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就走進辦公室而不再出來了。我沒有別的辦法想，我只得等候着。我在合作社周圍一直徘徊到下午四點鐘，那位經理才從合作社出來，回到自己家裏去。我也一直跟他到他家裏。我跑到房屋委員會主席那裏，探聽到了他的姓名，家庭情形及其他種種瑣事。以後，我仍舊繼續在他住宅附近等候着，可是，我的那位『資本家』却老是不出來。『大概他是在家裏做家庭的樂事吧！』——我想。夜來了，天氣冷得厲害！但是，在十二點鐘以前，我是不能走，我是必須等候着的。一直到了半夜，我才完成了我那可咒咀的新的工作，回到家裏睡覺。

第二天早晨，我又到了切卡的第八號房間了。在那裏面，除了昨天見過的青年以外，我又遇到了一個不認識的人。他是中等的身材，圓圓的紅色的臉，下顎留着農民式的鬍子，看去是很和藹的樣子。他穿着俄國式襯衫坐在寫字檯的另一面。

『哦！同志，早安！事情做得怎麼樣？』昨天見過的青年首先問我。

我沒有回答，我只把預備好了的關於昨天所偵探到的報告遞給他。他接了去，讀也不讀就放在案上，轉過頭來同那我不認識的人說：

「科拉可夫同志，昨天省黨部派來一位新的工作人員，他很不錯——很勇敢的！」
「科拉可夫同志，昨天省黨部派來一位新的工作人員，他很不錯——很勇敢的！」
我才知道這位就是科拉可夫，是與反革命爭鬥的全權代表。我就向他問了安。科拉可夫拿起了我的報告看了一下，他抽開寫字檯的抽屜，拿出幾張紙來。

「A同志，請你把這二張表填一填，寫一篇短短的履歷，同時，每張都要簽字。此後，你就做我的助手，要做秘密工作了。好，請你坐到這椅子邊來寫吧！」科拉可夫一方面說，一方面把幾張紙交給我。

我接了表，我開始讀這表的內容：

「我……愛克達林堡省切卡的工作人員，誓將執行切卡總局及其下屬機關的一切命令，並宣誓：以後如見聞有危害蘇維埃政權的種種行動，立刻報告自己所接近的上司。一切我所知道的關於切卡各機關的工作，誓將嚴守秘密，如有違犯，願受最高處

分——槍斃。」

我填好了表，寫好了履歷，簽好了字，科拉可夫就拿去了，放在一隻書夾裏，書夾上面寫着這樣的幾個字：

『切卡工作人員 A 同志的個人文件』

他起來開了木櫥，把這書夾放進去。我看見在木櫥裏面還有其他同樣的書夾。

我就這樣的進了切卡。今後，我就成爲切卡的工作人員了。我應該偵視私聽，而且應該報告！

今天是共產黨員，而明天是切卡工作人員，這有甚麼差別呢？是的，列寧曾說過這樣的話：

『每個共產黨員，應該同時又是切卡的工作人員』。

（註一）在蘇俄國內戰爭剛剛結束時，一切都需要重新建設，而國家財政又非常困難。共產黨中央決定在每禮拜六下午休息的時間，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去做義

務勞動，以所得幫助政府，故定名為「共產黨禮拜六」——譯者

(註一)迭爾仁斯基 Dzerzhinsky 係全俄切卡總局的主席。死於一九二五年。——譯者

第二章 切卡工作人員的試驗

在我被派到切卡工作一個月以後，因為，我比其他的工作人員識字識得多一些，所以，派我做比較重要的工作。有一天晚上，科拉可夫突然很緊急的召我到他那面去。

「A同志，現在有一件非常重要，但是也很危險的事情，我們想請你去做。事情是這樣的：昨天晚上，我們捕獲了一個嫌疑犯，據秘密報告，他是到這裏愛克答林堡開秘密大會來的。我們在他身上搜出了一些碎紙，紙上有一個住在愛克答林堡的同黨的通訊處，而且還有一個暗號：『烏拉爾相近的西比利』。當審問他的時候，他什麼問題都不肯回答，似乎想延長時間，使他們的組織可以從容防備。因此，我們決定想派人帶着這個暗號到那搜查出的通訊處去偵探一下，使很快的可以明瞭究竟是甚麼一回事。」科拉可夫同志見了我的時候，就告訴我這事情的經過，並請問我：「A同志，你不會害怕去做這件工作吧？」

「不！我當然不怕！」我回答他：「但是，我希望能多知道一些關於這捕獲的嫌疑犯的詳細情形。免得弄壞事情。」

「除了我告訴你的以外，再沒有別的報告了。是的，還有一件應當告訴你的，在他身上還搜出了一張火車票，從這火車票看起來，我們可以知道，他是從托姆斯克來的。別的再沒有什麼了。……喂！A同志，你有手槍沒有？」他注視着問我。

「是的，手槍是經常地備在我身邊的。」

「這樣很好。A同志，你把這通訊處和暗號拿去，最好現在你就去開始你的工作，明天把你工作的結果告訴我。」他這樣的命令我。

於是，我就離開切卡，去尋那通訊處上所開的地點。那是在城外一個湖的邊旁的街上。經過很久的找尋，在一個小門上，我才找到了我所需要的門牌的號碼。我預先把手槍握好，然後再敲門，一個老年的婦人開門出來。

「公民P，是不是住在這裏？」我問。

『是的，請進去。』她很客氣的回答我。

我就跟着這婦人走上樓梯，她引我到一間房裏，要我稍微等一等，她就出去了。在等候中，我把這房間的四周看了一下。全房間只在門上有一個小窗，傢具是非常破舊。一張棹子，在棹子上面，掛着一面很大的鏡子，在牆壁上，有很多畫片，其中，還有一張馬克斯的照片。『這倒很奇怪的！』我想：『爲什麼在反革命家裏也掛馬克斯的照相呢？』是的，這樣是更容易使反革命隱蔽起來的。』我又回答了我自己的疑問。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高大而強壯的男子走進來了。他穿着一套黑色的衣裳，臉剛才修過，很乾淨。他進來以後，就很疑惑地朝着我看。我什麼話沒有說，就把那寫有暗號的紙交給他。我的手不自然而然的伸到袋裏把手槍緊緊地握着。

『哦！你到現在才來嗎？我們很早就等候你了。什麼事情把你耽擱住了呢？』他看了暗號以後問我。

「因為要預備證明書費了很多周折，同時，現在的火車真是『天曉得』，慢得要命。」我回答他。

「唔！好吧，我們到外面去逛逛，去呼吸些新鮮的空氣。」他拿了大衣穿在身上，向我提議。他一方面扣好大衣的鈕扣，一方面走動着，當他走到我的背後時，我從鏡子裏看到他從褲子袋裏拿出一枝勃郎林手槍來，看了一眼，又轉放到大衣的袋裡去。

不期然而然地我週身打了一個寒噤。我暗地裏想：假使他看穿了我不是他所等候的人，而是假的！假使，他就在這郊外開槍把我打死，而把屍首拋在這湖裏……

結果，我們還是一塊兒出去了。我的同伴提議到附近的森林裏面去散散步。

「不了到那面比較危險些，容易引起別人注意。」我反對；「我們還是到大街去走走，那面不致使人懷疑。」同時我自己暗想，在大街上，他終不敢開槍打死我吧！

他同意了我的意見，我們於是就向城內走去。在路上，他問我關於托姆斯克的『我們組織』的現狀，黨員的情緒，及人民對我們的關係等等的問題。我就捏造些事實

告訴他，並且竭力裝作非常真確的口吻，使他不曾知道我是假造的。過了一些時候，我也開始問他關於這裏愛克答林堡的「我們組織」的現狀。

「哦！我們這裏的情形，看起來，工作要比你們做得順利些，我們這裏有強有力

的組織。在軍隊裏，甚至在共產黨裏也有我們很多的黨員。武器，我們現在假使要多少，就有多少。所以，假使這一次我們代表大會有什麼決定，那末，我們很快就可以組織反蘇維埃的暴動的。」他很滿足地回答我。頓了一頓，他又問我：「是的，同志，你到代表大會上報告的提綱預備好了沒有？」

「我還沒有，因為我恐怕路上被檢查出，反而受累。」我回答他，同時，我自己又暗地裏想：這事情是很嚴重的了，不知道他們所召集的究竟是怎樣的代表大會？

「你應該趕快預備起來才好！最好，在後天晚上，我們再見面的時候，你能夠把這提綱寫起來交給我。」他向我說。

我答應了他。這樣，我們再稍微走了幾步以後，我們就分散了，我又穿過了幾條

街道，四周看了一下，看到沒有人在注意我，我就一直跑回家裏。

第二天早晨，我就寫了一篇關於昨天的會見和談話的很詳細的報告交給科拉可夫。

『很好！你就這樣繼續做去吧！』科拉可夫搓了搓手，這樣和我說：『提綱我來替你預備，你明天到我這裏來拿去交給他。』

到那約定的晚上，我就先跑到我們會面的地點去等候他。報告的提綱是放在我大衣袋裏。我在雪地上走來走去地走動着，一方面使我凍僵的腳發熱，另一方面，使過路的人不會看出我是在專候人的樣子。

過了不久，一架很考究的雪車從遠處漸漸近攏來了，車上正是坐着我所等候的人。他這一次是穿着軍裝。他穿了一件很漂亮的騎兵式的大衣，掛着很大的紅星的徽章。他看到了我，就很快從車上跳下來。

『我真忙得很，後天就要舉行代表大會了。我要做很多關於大會的組織工作。你

的提綱交給我吧！你後天晚上九點鐘，必須到大戲院門前去等候着，你可以看到一輛機器腳踏車開過來，後面還跟着有一輛汽車，這輛汽車將停在你的旁邊。你可以跑到汽車夫那面，向他說一聲暗號：「亮得很，」他也將回答你一聲暗號：「但是也很冷。」這樣你就可以大胆跳上這輛汽車，牠將把你帶到代表大會裡來。」

他講完了以後，也不等我回答，就跳上雪車飛也似地走了。

我悄悄地立了一下。我想，今天的談話是很重要的，我應當立刻去報告切卡，雖然時間已經很晚了，我仍舊決定跑到切卡去一趟。

科拉可夫不在那面，他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辦他的搜查和捕人的公事去了。於是，我決定跑到切卡祕密工作部主任哈羅姆差夫那面去報告他一切。

「進來！」房間裏傳出這樣的聲音來回答我的敲門。我於是就推門進去了。這是一間很大的房間，在地上鋪着地毯。在靠牆的一張大寫字檯旁邊坐着一個大約有四十歲左右的人，長圓的臉，鬚鬚剛剛修過，狡猾的藍色的眼睛不停地流動着。放在他面前

的桌子上的有一疊紙，一盞檯燈，二枝手槍，一些夾着香腸的麵包。在他背後的牆上，掛着有幾條皮鞭。這個就是哈羅姆差夫，僅僅他一個名字，就會使那些被切卡所拘捕的人們聽了不寒而慄！

「同志，有什麼事情？」他見了我就這樣問我。同時，拿起香腸就大嚼而特嚼。

看過去，他的情緒似乎很高興的樣子。於是，我就把關於我們的會見和反革命們預備開代表大會的事情詳細地告訴他。

「很好！還有明天一天，我們時間正還够得很哩！你明天早晨去報告科拉可夫讓他去準備辦法，對付那些強盜們吧！」他說了以後，立起來，走向牆角上一只木櫥那面去。

我想，我們的談話大概就完了吧，我就預備告辭轉身出去。

「再等一等，」哈羅姆差夫招呼我：「喝一盃酒好不好？」他推開木櫥的門，拿出一瓶酒來問我。

我同意了。他先自己倒了一茶盃，一口氣喝完。他再倒了一茶盃交給我，我因為已經很久沒有喝酒了，同時，我今天一天沒有吃東西，所以，一盃酒喝了以後，我的頭就發暈了，身子就搖擺起來了。

『啊！你這樣沒有用！喝了這一點就醉了嗎？』哈羅姆差夫微笑地說『唔！吃一些麵包再走吧！』他拿了些麵包和香腸交給我。

我從切卡出來已經很晚了，這是一個有月亮的很冷的正月的夜裏，我踏着棉軟的雪緩步地走回家去。雖然刺刀似的朔風向我臉上不斷地吹着，但是，我因為剛剛喝了酒，週身是正在發熱。我精神感覺到非常愉快，因為我完成了共產黨員革命者的任務，我破獲了反革命者反蘇維埃的陰謀！

第二天早晨，我照例帶着預備好了的關於昨天會見的詳細報告走到切卡辦公去。當我剛剛把第八號的房門推開時，房內就發生哈哈大笑聲來迎接我，我不知道究竟怎麼一回事，我就舉目把房間內看了一下。哦！真使我吃了一驚：原來在科拉可夫對面

靠桌坐着的正是『我們秘密代表大會的組織者』！他朝着我發笑。

『我替你介紹一下吧！』科拉可夫帶笑地向我說：『這位也是我秘密工作的助手。

我們之所以故意地幹那樣的玩意兒，就是試驗一下你的胆量和能力，看你能不能擔負這樣工作。現在，我們的戲可以結束了，今後讓我們來做真的與反革命爭鬥的工作吧

『

切卡就是這樣地試驗了新進的工作人員的忠實性！

第三章 柳霞的案件

在愛克答林堡城的郊外，有一塊很大的土地，其周圍環繞着很高很古的垣牆。在垣牆裡面，有幾座舊的和新的很堅固的房屋與高大的教堂。有一條小路可以直達這垣牆的大門。路的兩旁，緊密地種植樹木，看過去，這樹木差不多也有垣牆一樣地年代了。在革命以前，這些產業都是歸女修道院掌握的。

現在，女修道院的尼姑們，大多數已經逃跑了，留下來的一些老太婆們也都遷居到小的披屋裏去，縫縫蘇維埃的紅旗以謀生。

大的，好的房屋現在是被騎兵團駐紮着，而這教堂也已經改作紅軍的俱樂部。

聖像和其他教堂的傢具，不是亂堆在高閣上，也就東拋西丟的遺失了。當冬天沒有木柴的時候，紅軍們就把路上種植的樹斫下來做燃料以取暖。雖然在這城垣過去很近就是森林，可是，他們却不願多走一些路。聖像和其他教堂傢具，有時就當作燒木柴的引火物。

在這修道院的另一部分平房內，還有一些與修道院和紅軍都沒有絲毫關係的人住着。其中大多數都是蘇維埃各機關的小職員，和那些自己房屋被蘇維埃政府沒收了而找不到別的房子住的人們。對於他們，是什麼人都不會加以注意和掛念的。

在這些平房內住着一個年輕的姑娘，名叫柳霞，和她的一個小兄弟。他們的父母，在國內戰爭期內失散了，現在，她是在一個機關內做小職員，以工作的所得來維持小兄弟和她自己的生活。

我已經記不起，我是在什麼地方同她認識的。但是我總覺得她是可愛的，尤其是她的堅決，剛毅和奮鬥的精神，確是給了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同時，我看過去，她待我也似乎特殊地懇懇，因此，我在空閒的晚上，總是時常跑到她的狹小的房間去和她談笑。

按照我在切卡的工作，在社會各層的人民中間，我是有挑選那些可靠的，適宜於情報工作的人物來作秘密助手的任務。那時，我曾決定想挑選柳霞來做這項工作。在

實際上，我之所以這樣想，並不是因為柳霞能替切卡做些有益的事情，而僅僅是因為我看她很窮困，時常是在半餓的狀況中過活着——全靠她每天一個人所能領到的四分之三磅的麵包，怎够她姊弟二人吃呢？假使，我能挑選她做秘密助手，則我就可以在切卡糧食供給處替她多領一份麵包了。

但是，我每次同她談話的時候，我終不知道要怎樣才好把談鋒轉到這個很傷感的題目上去，因此，我時常會不發一語的對坐着癡思很久。

「你在想什麼嘞？」有一次在我這樣癡思的時候，柳霞很驚奇地問我。

「沒有什麼！」我很含糊地回答。

「我終覺得這幾天來你的神色不同，不知道你究竟在想什麼？或者我可以幫你一些忙，你告訴我吧！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她繼續地這樣說。

「唉！說什麼！反正說也沒有用，你是不能幫我忙的！」

「我又不是獸子，我想我總可以幫你忙的，你說吧！你是想做什麼？是不是想準

備什麼不可告人的陰謀？」她好奇的問。

當時我會決定就乘這機會向她說明，我要她替切卡做工作的誠意。因此，我就把談鋒轉到這題目上去。我機械地問她：

『你說吧！柳霞，你喜歡白黨還是喜歡紅黨？』（註一）

『這叫我怎樣說呢？』她想了一想回答我：『老實說，我對白黨倒沒有什麼，對紅黨我真是恨得切骨呢！』

我被她這樣坦白的回答所驚駭了！我很久說不出話來。我想：這樣說來，她應該是恨我的了。還好，幸而她還不知道我是共產黨員，而且甚至還是切卡工作人員。

這樣，當然，我是不能再挑選她來做切卡的秘密助手的了。因此，我不能再講下去，我只得默默無言地坐着。

『你說，我猜得對不對，你是想準備組織暴動？』過了一歇她又這樣問我，『在這一方面，我也可以幫你忙的。』

『你能幫助我一些什麼呢？』我反問她。

『我又不知道你需要些什麼。你告訴我罷，你需要些什麼？我終有方法幫助你的。』她說。

『唔！但是暴動所需要的什麼呢？』我說：『當然是需要人，錢和槍械。』

『那末，我可以幫助你找人。』她很有把握地回答我。

『怎麼！那一種人？』我又很驚訝地問。

『你不知道不知道，』她開始告訴我：『在這裏附近的森林裏，現在有很多紅軍的逃兵隱匿着。他們大多數都是城外鄉村中的農民，蘇維埃政府徵調了他們到紅軍裏，想把他們開拔到波蘭的戰綫上去，同時又把他們的產業都沒收了。他們當然不願意；所以他們都逃跑出來了，隱匿在這裏附近。我是時常和他們會見的，因為，他們家裡送麵包給他們都是先送到這裏，再由我到森林去轉送給他們的。假使，你要問他們對共產黨的態度，哦，他們是比我還要恨得更切骨些！』她停了一停，又繼續說：『他們

現在在森林裏的大約有五十多個人，他們想再糾集五十個，同時，他們想再能得到些槍械，他們就開始作游擊戰爭來反對布爾塞維克。」

我聽了她講完以後，不禁打了幾個寒噤！我想：這樣，不就是要我來組織那些暴徒們，來與蘇維埃政權作爭鬥嗎？我是切卡工作人員，是的，我該把這事情趕快去報告切卡。我應該把他們這些暴徒們破獲，把他們拘捕起來。但是，柳霞又怎樣辦呢？假使，我把這事情去報告切卡，那末，她一定也會被捕，不，她甚至會被槍斃。可是，我又是很愛她的。是的，這怎麼辦呢？

「喂！你爲什麼不講話？」柳霞打斷了我內心的焦慮，「你願不願意我來介紹他們和你認識？」

「等一等，這是需要考慮一下的，」我回答她。我想：我不能在她房裏多坐了，我應該回去，把這事情再詳細地考慮一番。於是，我就立起來和她告別，離開這女修道院跑到街上來。

已經是深夜了，從女修道院到我的家裡距離是很遠，大約有二公里（啓羅米突）。冷的風夾着雪片一陣一陣地在空的街道上刮着。我雖然不覺得冷，但是我習慣地把大衣的領翻上來，頭縮在大衣的領內。我一方面走，一方面又想着剛才所聽到的一切：去報告切卡呢還是不去？責任心和對女人的愛在內心戰鬥着。我腦筋是被擾得混亂了。唉！假使有個朋友可以商量才好；但是，向誰去商量呢。用什麼可以担保我的朋友不是在切卡做工作呢？甚至柳霞也靠不住，說不定這又是切卡第二次來試驗我吧？我把這問題終不能解決，結果，我爽性把這事拋在一邊，不去想它，一到家以後，我就跳上床睡覺。

第二天早晨，我照例到切卡辦公去。進了辦公室，我向同事們打了招呼以後，我就坐在我的位子上，翻閱文件。我向坐在旁邊的科拉可夫看了一眼，我看到了他也同樣地在看我，而且臉上還浮着狡狴的微笑。似乎他完全知道了我昨天晚上所遇的事情，並且似乎也知道了我內心的矛盾，所以他這樣地朝着我發笑。

就在這個時候，我突然決定了，我應該趕快地把這逃兵的事情報告科拉可夫。同時，我覺得：我不僅應該犧牲柳霞及我對柳霞的愛情，假使，需要的話，即犧牲了我自己也是應該的，是的，因為我是共產黨員，我又是切卡工作人員，是應該為保護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而犧牲一切的。

「科拉可夫同志，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報告你。」我走過去和他說，我就把昨夜和柳霞所談的話詳細告訴他。

「好！你就寫一個書面報告吧！但是，在十二點鐘以前一定要寫好，讓我來得及去報告哈羅姆差夫同志。」他命令我。

於是，我就回到自己的位子來，開始寫我的報告。寫完了以後，我簽了字，把報告放在一隻書夾內，書夾上面寫了：『逃兵和柳霞的秘密文件。』我把書夾交給了科拉可夫。

過了不久，科拉可夫從哈羅姆差夫同志那裏報告回來了。他臉上露着笑容，表示

很滿意。

請你繼續來偵查這件案子。讓他們多徵集一些黨徒，再來一網打盡。你應當在這個時候同他們建築一種密切的關係，去偵查他們正確的所在地點和他們的目的。同時主要的，你還應特別留心他們有沒有與其他反革命的政黨發生連繫。」科拉可夫命令我。

「好的，」我回答。

晚上，我於是又跑到柳霞那面去。這一次，我已經故意地引出她的關於逃兵問題的談鋒來。

「是的，等一等他們中間有二個人要到這裡來，假使你願意的話，我可介紹他們和你認識。」她一談到逃兵問題就這樣說。

我假裝作毫不關心的樣子，同意她的提議。

過了不久，那二個逃兵來了，這是二個青年的農民。穿着黑的鄉下式短大衣，戴

着皮帽子。從他們穿的美國的皮鞋中，可以知道他們曾經到軍隊裏當過兵的。

我們大家圍着桌子坐着，一方面喝着沒有糖的茶（註二），一方面開始相互的談話。他們很快地就相信我了。他們告訴我：他們住在那面森林裏，現在是靠伐木爲生。他們的生活是非常危險和艱難的。他們非常痛恨貧農委員會，因爲牠把他們鄉下的財產都沒收分配了。他們想堅決地與布爾塞維克奮鬥。

「最苦就是沒有槍械，」一個逃兵說：「我們現在一共只有三枝槍，這怎麼够呢？不過，我們正在設法，或許可以多弄幾枝來。假使，我們的槍械一充足，我們就要動員向布爾塞維克襲擊了。同志！你能替我們辦幾枝槍來嗎？」他問我。

「槍械倒容易辦到的，我到我做工作的軍隊裡拿好了。但是，我害怕你們中間或許有奸細，他會去向蘇維埃政府把我告密。」我故意這樣回答他。

「那裏會有這回事！那面都是我們自己人。假使你不相信，那末，最好請你自己到我們那面去看一下，看一看我們的兄弟們究竟怎麼樣。」他們向我辯白。

最後，我們就這樣決定：下星期日他們還要到柳霞家裡來拿麵包，到這一天，我再到這裏來，讓他們領我到森林裏去看他們的弟兄們去。

約定了以後，他們就立起來，背了二袋乾麵包回到森林裏去了。

x

x

x

在星期日的早晨我就到了修道院，等候這二個逃兵來陪我到他們的所在地去，過了不久——他們也來了。於是我就隨着他們離了柳霞轉向森林那面走去。我們在森林內滿積着雪的小道上走了很久。在我們的周圍都是又高又大的松樹。空氣是非常寂靜，除了我和二個同伴走得很快的腳步聲以外，是什麼都聽不到。大約我們走到了森林深處二俄里的地方，突然從陰暗處傳出有人高呼的聲音：

「什麼人在這裏走？」

「弟兄們，是我們自己人。」我那一個同伴同時地回答他。一個青年的農民背着槍從樹林裏鑽出來，同我們打了一個招呼，我們互相談了幾句話以後，我們繼續向森林

內前進，而這位哨兵則仍舊回到自己的原地方。

大約再走了二百步路，從樹林中就有火光透出來。再下去，我們就看到了一個很大的平原，在那面有幾幢破房子。我們剛才所看到的火光，就是其中一間破房子透出來的，同時，我們還聽到有人在那裏談話，於是，我們就向那有火光的屋子走去。這是一間長形的木板蓋成的小屋，中間放着一隻燒得很紅的火爐，在火爐的周圍，貼地坐着二十幾個農民。他們有的穿着大衣，有的穿着短衫，坐着一方面烤火，一方面談天，在這小屋內點着一枝很大的洋蠟燭，還有幾隻空的酒瓶放在窗沿上。

我們進去後，他們談話突然停下來了。他們讓我們坐到靠近火爐的旁邊。

『是的，老哥，你看吧，我們就是這樣生活着的。』其中一個農民開始向我談話，他大約有三十五歲的年紀，唇上留着很長的向上翹的軍官式的鬍鬚。『他們說現在的政權是「人民」的，但是，我們人民都離開這所謂自己的政權而跑到森林裏來了。』

談話漸漸地熱鬧起來了。他們大都不滿意，甚至咀咒蘇維埃政府。據他們說：蘇

維埃政府比沙皇政府還不如。他們每個人差不多都舉出十幾個蘇維埃政府破壞農民生業的例子來。

談了二點鐘話以後，我們告別了，同時，我答應了他們盡可能來幫他們的忙，最後，仍由我這二位老朋友陪我到森林外面。

過了一星期以後，我又到了那『我可愛的弟兄們』那裏去了一次，並且送給他三枝槍，這是在切卡開會時決定的，因為，這樣可以鞏固他們對我的相信。這樣，大約又過了十天，在有一天的早晨，科拉可夫從哈羅姆差夫那裏報告回來，和我說：

『哈羅姆差夫命令我們今天晚上去解決那些匪徒們，同時，還要把那女子逮捕起來。我們已經決定在夜裏十二時發動，到那時，你可以帶二個憲兵先去，指示他們那個女子所住的地方，至於那些逃兵們，我們自己會去解決的。』

當晚十一點鐘，我就帶了二個憲兵跑到修道院去。輕輕地推開了大門，我們一直向那披屋走去，我叫那二個同伴在門外暫時看守，且到規定的時間再動。自己就走到

柳霞的房裡，她什麼也不懷疑，很客氣地請我坐。我久坐是不可能的，我精神上似乎感覺到極大的不安。我想像着在一點鐘以後，當二個憲兵握着手槍進來的時候，她小小的臉上將會有怎樣的表情。過了不久，我最後看了一眼房間的四周，就和她告別慢慢地出來了。在那披屋的附近，我看到了那二個憲兵，他們正在等候着規定的時間，預備動手。

我一直跑回家裏，跳上床就睡，是的，我什麼事情也不能再做了。但是，我無論如何終睡不着，我不斷的看錶，繼續地想像着，到十二點鐘，在森林中和修道院裏將發生的事情。「哦！今天晚上，他們都要在切卡的地窖裡過夜了。」……「是的，這還是我第一次工作的成績呢！」……我腦中不連貫地這樣想着，直到天亮了，我還沒有睡熟。

我無論用「共產黨員的責任」，或「保護革命的勝利」等等的話以自解，終不能免除我內心的不安。在我眼前，永遠浮着柳霞的臉，她似乎恨恨地在罵我太沒有心肝。

(註一)在俄國的內戰期內，凡擁護蘇維埃政權和共產黨的，稱爲紅黨，否則稱爲白黨。當時的爭鬥非常尖銳，所以其戰線也變成了單純化和極端化。

(註二)俄人喝茶。都要放糖的：這裏說：「喝沒有糖的茶，」就是說明生活是非常困難的。

第四章 切卡的法庭和懲罰

這是一間有二個窗的大房間。窗口半垂着考究的窗簾。房內佈置着的傢具都是用褐色的皮做的套子套着，中間放着二張很大的，而且很貴重的寫字檯，檯面都鋪着有紅色的呢布，在一張寫字檯的上面，還放着二架電話機。在牆壁上，掛着馬克斯，列寧，和托落茨基的照相。很厚的門帘懸掛在門前，門的四沿還用厚的氈呢釘着，使關門開門的時候，不會發出聲浪。這就是省切卡主席董古斯可夫的辦公室。

省切卡的常務委員就在這房間裏開會了。高踞寫字檯朝外坐着的是董古斯可夫。秘密工作部主任哈羅姆差夫和另一個常務委員史太爾堡就坐在他對面靠背椅上，他們每個人面前放着幾張白紙和將被審查者的名單。在另一張寫字檯旁邊坐着切卡的老審判官拉平諾維赤，面前放着一大堆的文件，他很匆忙地翻來翻去地翻着。

董古斯可夫是水手出身的，他現在還穿着水手的服裝。豐滿的臉，牙齒是向外露出的，短短的頭髮向後梳着。他手中拿了一枝紅綠鉛筆，而眼睛却在看莫斯科的報紙

哈羅姆差夫的臉上似乎還帶着醉態，或者夜間沒有睡覺的樣子，但是，他小小的眼睛却仍在露出狡猾的光芒。他坐在靠背椅上，不知爲了什麼問題正在和史·太爾堡爭論着。史·太爾堡，這是一個很年輕的，大概只有二十五歲的女人，平庸的臉，剪過了的短短的金黃色的頭髮，灰色的眼睛。她在這三個常務委員中，是最兇狠的一個。她不僅時常判處犯人以死刑，而且還時常親自拿着槍來執行她自己對犯人的判決。

「同志們，我們宣布開會吧！首先，請拉平諾維亦同志報告。」董古斯可夫拋開了報紙，立起來向這位老審判官說。

審判官於是開始從他面前放着的一大堆文件中，抽出一卷來，很輕地，但是也很快地誦讀了這案件的經過，最後，用常用的這樣一句話作結束：

『由上所述，擬採取最高處罰——槍決。』

常務委員們都毫不在意地聽着，或甚至沒有聽，因爲，這些事情本來在會議以前早已商妥了的。

『有什麼意見和問題沒有？』董古斯可夫照例在審判官讀完了一件案子以後，立起來向其他常務委員發問。

回答是靜默。

『這樣就算通過了。』董古斯可夫說了以後，走到審判官旁邊，在案件之主犯的名字上，用紅綠鉛筆畫了一個十字以作記號。

審判官也同樣地在案卷上做了記號以後，就把這案卷放在一邊，開始依次地抽出第二卷來宣讀，他是非常急迫的，案件是愈解決多愈好，因為，地窖已經被囚犯們住滿了，必須要把老的囚犯很快地解決，好讓出位子來給新的革命的敵人坐；但是，時間是太少了，常務會議一共只有二小時。

最後，會議是開完了。審判官把決議交給這三個常務委員簽了字。常務委員們簽了字以後，都很快地離開了會場，因為，他們每個人在這二小時內，已經有很多新的事情積起來，等他們去解決。

審判官把文件整理了一下，也隨着他們出了會場，很疲憊地走回到他自己的辦公室。把文件在椅子上上一放，就打電話給切卡的監獄長。

幾分鐘以後，監獄長包樸夫進來了，他是一個很高大的，雙肩很闊的中年男子，唇上留紅色的鬚鬚。他立在矮小的，老態龍鍾的拉平諾維赤旁邊，更顯出他的高大和健康來了。他穿着黑色的皮製的短大衣，肩上背着三角皮帶，腰間掛着一枝手槍，胸部佩着紅的大的獎章。

「拉平諾維赤同志，今天的工作很多吧？」監獄長向審判長說。

「只有十四個，」拉平諾維赤的回答，同時，他把名單交給那位監獄長。包樸夫接了名單看了一遍，把鬚鬚捻捻，最後，把名單摺成小方塊放在皮的短大衣的袋裡。

「其餘的六個，今天當即把他們送到反省院去。」審判官又補充了一句。

「好的，」監獄長回答了以後，就和拉平諾維赤告辭出去了。

x

x

x

這是一間很大的地底的房間，大概有三十平方沙仁（註一）的大小。中間用木板隔成三間。除了電燈以外，什麼設備和傢具都沒有的。一個很小的窗可以透光，其他原有的窗都將玻璃敲掉，另用破布遮蓋起來，地板是木鋪的，沒有裝壁爐，其實，這也是用不到的，沒有壁爐已經是够熱鬧了。門是經常地鎖着的，門外立着站崗，從門上的一個小孔中，可以看到室內的一切。——這就是著名的省切卡之地窖。

在深夜裏，在微弱的電光之下，在這地窖的地板上，差不多有一百二十個人或穿大衣，或用包袱當枕頭，很不安謐地睡覺，他們正在做着驚惶的夢。這些都是被捕的囚犯，地板上已被他們睡得沒有空處了，腳相互間都是抵觸了的。地窖內的空氣是非常重濁和熱鬧，囚犯們的斷續的呻吟聲和熟睡的鼾聲打破了地窖內的可怕的寂靜。

突然，聽到了開鎖的聲音，門也隨着推開了。於是，地窖內所有的囚犯都自己猜想着：這次開門進來是不是與自己有關係？但是，結果，却原來是又有一部分新的犯人，新的反革命份子，送了進來。二個紅軍的兵士立在地窖的門外點名，點一個，進

來一個，一共進來十個新犯人。其中，有幾個是留着鬚鬚，肩上背着包袱的農民。還有幾個看過去是智識份子的樣子，手上提着小箱子，不是過去的小官吏，就是商人。最後，進來了一個年老的鄉間的牧師，穿着一件很破舊的長袍，看去似乎是非常貧苦的樣子。

新犯人們進來以後，都帶着恐怖的神情，看了一眼地窖的周圍，想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一個容身之處。老犯人們也知道了這一點，於是大家把身子靠緊，腳縮起來，讓出一些空地，給新犯人們睡覺。

幾分鐘以後，新犯人們已在空地板上，用包袱當枕頭躺下來了。他們開始從袋裏拿出烟捲來吸，並分了幾枝給睡在他們旁邊的老犯人。

『老鄉，你們貴處那裡？』老犯人中有一個發出這樣的問題來。

『沙特林斯克』克米斯羅夫司克。』新犯人們的回答。

這樣，談話於是開始熱鬧起來了。

「誰也不知道爲了什麼把我也拘捕來了，據說是爲了反革命，但是，究竟是怎樣地反革命，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家裏所有的麥子都被沒收乾淨了。家裏老小現在都坐在家裏受餓。春種，現在當然更談不上。」一個新犯人用着絕望的聲調，向老犯人們訴苦。

吸完了烟，談話也談得疲倦了，於是就靜默下來，漸漸地又重新睡熟了。地窖內的空氣更重濁得利害，充滿着難聞的烟味。不久，東方就開始發白了。值日的獄卒開門進來。他的背後，跟着兩個紅軍的兵士，一個手裏拿着一大箱黑麵包，另一個挈了一大桶開水，這就是給犯人們用的早餐。每個犯人只能領半磅黑麵包以作一天的食糧，不管够不夠，都不能多領的。

早餐後，犯人們都席地坐着，有的吸烟，有的談天，有時各人來報告自己被捕的經過。這樣，一直繼續到天暗起來。

地窖的門又開了，值日的獄卒又走進來，他手裏拿了一張紙，二個紅軍的兵士仍

舊隨在他們背後。

「伊文諾夫，彼得羅夫，希獨羅夫……你們幾個人趕快收拾東西隨我出去，現在要訊問。」值日的獄卒高聲的喊着。

被召的犯人，於是很快地把東西收拾了一下，提起包袱，帶着懷疑的神情，跟值日的獄卒出去。他們每個人都懷疑着：訊問爲什麼要帶着東西去呢？會不會去槍決？

地窖的門隨着又鎖起來了。留下來的犯人們都帶着緊張的情緒在等候消息。他們都有這樣的經驗：假使被召出去的犯人，在二點鐘以內，會從地窖的窗外經過，則他們一定沒有死，不是釋放，就是送到反省院去了。否則，那末，他們一定是被押到馬廐裏槍決了。

一小時以後，地窖的窗外就發現許多人的脚步聲。被召去的犯人在紅軍的兵士護送之下，從地窖的窗外經過，於是，犯人們放心了，因爲，他們知道了那被召去的犯人是已經送到反省院去了，是仍舊活着，而且還有恢復自由的可能。

但是，在地窖裏，是的，他們仍舊還要留在這地窖裏受苦。

X

X

X

已經很晚了，大概是在夜間十點鐘以後，在地窖內，犯人們都把包袱放在頭下當枕頭睡覺了。只有一個年青的犯人還坐着，默默地在那裏吸捲烟。突然，在門外聽到了脚步響，地窖的門也隨着推開來了，走近的是那位值日的獄卒。

『E，P，S，D……六個人：隨我出去，審判官要訊問。』值日的獄卒高聲的叫着，臉上都浮着微笑。

『要不要帶東西去？』幾個犯人同時發出這個問題來，向獄卒問。

『最好帶得去，說不定訊問以後，就可以釋放出去了。』獄卒的回答。

於是被召的幾個犯人開始收拾東西，獄卒不斷地在旁邊催。

『哦！別了！弟兄們，說不定我們再沒有會見的日子了。』被召的犯人向留在地窖內的犯人們告別。有幾個犯人相互間還接了吻。牧師也被這嘈雜的聲音驚醒了，他用

着懷疑的，不知所以的目光看了看周圍，不斷的在他胸部畫着十字架。

被召的犯人隨着值日的獄卒走去，門也隨着關了。犯人們又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再也睡不着了。每個人的心中都在想着自己的命運：「他們都走了，雖然是死是活，不知道，但是，什麼時候才召到自己呢？會不會今天或明天？」。

x

x

x

在省切卡的大門內的一個牆角上，有一個小門，這個門是直通切卡的馬廐，這是一間很長而且很暗的木房子，在角上有幾匹馬拴着，地上滿堆着大塊的馬糞。

一個獄卒領了二個農民向這馬廐走來了，農民的手都被麻繩緊緊地綁着。每個農民的背後都跟着一個紅軍兵士，手裏都握着手槍。雖然，又有風，又有雪，可是農民却穿了一件單薄的襯衫，帽子也沒有戴。至於爲什麼要讓他們受冷呢？因爲，他們反正是引去槍決的，幾分鐘以後，他們就沒有活命了，受一些冷又有什麼關係呢？在走到馬廐的門邊，一個是很服從地進去了，而另一個却突然停住在門外，出於紅軍的兵

士意料之外的，他忽然大叫起來了，似乎他直到現在才知道，這是他的生命最後一刻鐘了！他叫着，哭着，掙扎着，他想逃到別的地方去，但是，這紅軍兵士却把他被綁的手緊緊地握着，用力的把他推進馬廐門裏去了。他們進了馬廐以後，就可以聽到手槍的射擊聲，不久，這二個農民已經橫臥在血泊中。紅軍的兵士把手槍放在腰間的皮袋裏也出來了。用顫抖着的手拿出捲烟來吸，忽忽地跑到監獄長那裏，又去引新的犧牲者到馬廐裏來。

在地窖裏那些犯人聽不到馬廐裏的哭聲和槍聲的，他們仍舊平安地用包袱做枕頭，直睡到天亮。

但是在切卡的樓上辦公室裏，這種哭聲和槍聲却是聽得清清楚楚的，哈羅姆差夫聽到了這槍聲以後，臉上突然浮出微笑來，急急地走到櫥邊，打開櫥門拿出酒瓶來，狂飲了幾大盃。省切卡的主席董古斯可夫却安謐地又換上了一枝新捲烟；史太爾堡則雅地拿出粉盒來朝着鏡子，在臉上撲了幾撲香粉。

紅軍的兵士在犯人解決完了以後，急急地把屍首堆到雪橇裏，獄卒立在旁邊催着，因爲，在天未亮以前，就要把屍首送到城外，埋在預先掘就了的土坑裏去。

直到早晨，紅軍的兵士才把工作完畢，蹣跚地跑回到家裏休息去，他們手裏都拿了幾個包袱，這些都是昨夜被槍斃的農民所遺留下來的。

是的，反革命被剷除了，工農政權萬歲！

（註一）『沙仁』係俄國尺度名稱。每沙仁約合中國七尺左右——譯者

第五章 莎菲。卡茨曼

我被派到蒲哈爾（註一）工作了。在名義上，我是蒲哈爾陸軍參謀部下面的偵緝廳主任，可是，在實際上，我却是蒲哈爾秘密的切卡機關的負責者。

當時，在蒲哈爾共和國的境內，到處都在醞釀着反對蒲哈爾政府的暴動。因此，我們的任務，就在於偵查這次運動的原因，以及誰是幫助暴動的主動者。

我同時有二處住所，一處是在老蒲哈爾，那是二間公家房間，離參謀部很近；另一處是在新蒲哈爾（卡根），離老蒲哈爾約有十二俄里，那是在歐洲大旅行社的一間房間。這房間並不大，但是有二個門，一個門出去就是走廊，而另一個門，是通隔壁房間的。這個門是用衣櫥遮蔽住了，旁人是看不到的。

隔壁房間住的是全國切卡總局駐蒲哈爾秘密特派員，奧科托夫，他在這裏是用了假名字叫彼得羅夫，在他的護照上是寫着蒲哈爾某機關的職員，我在工作方面是要聽他指示的。

已經是深夜了，我正坐在自己房裏，整理日裏所接到的各種報告，忽然從隔壁房裏有人向衣櫥敲了三下。於是我就立起來，用鑰匙把衣櫥門打開，奧科托夫就從衣櫥裏走出來了。他坐在一張空的椅子上，他是一個高而且瘦的中年男子，臉修得很潔淨，從他的眼睛，可以看出他是狠會用心機而且是很聰明的人。在有人的地方，我和他見面的時候是從來不打招呼的，而且只裝着不認識的樣子。只有到夜裏，他才把那個以衣櫥遮蔽住了的門啓開，經過衣櫥，走到我房裡來和我談話或商量工作的進行。

『你有什麼新消息沒有？』他問我，並且帶着疲倦的神情看着棹上的紙張。

『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今天的報告我已經替你整理起來了。』我回答他，同時，把報告的紙摺起來放到他坐的旁邊。

『喂！你還記得嗎？我曾告訴你過我的新理論，說在東方，是需要美麗而聰明的女子幫助，這樣可以做許多更好的工作出來。是的，我今天竟看到了這樣的一個女子，我想，她簡直是爲了我們的工作而生的。』奧科托夫說到這裏差不多失了常態，臉

上露出非常高興的樣子。『真的，這是很偶然的事情，我居然遇到了我們正所需要的女子！』

『那末，究竟她是誰呢？難道你靈魂已被她攝去了不成？』我帶笑地問他。

『不，我自己也不知道她是什麼人哩！甚至她住在什麼地方我也不知道。』他說了頓了一頓，又繼續說：『我想我還是把我今天看到她的情形詳細地依次告訴你吧！今天早晨，當我去搭火車去老蒲哈爾的時候，火車是照例坐滿了客人，沒有空位，我只得站立在車箱外面的進出口。火車開動了，呈現在我眼前的是一片綠色的田野。你是知道的，我過去本來是社會革命黨（註二）的黨員，我甚至一看到普通的田地心裏就會感覺到非常愉快，何況看到這風景如畫的田野呢？蒲哈爾人都穿着紅綠雜色的衣服在田裏工作，他們頭上都紮着白布，同白雪一樣的在日光之下照耀着，他們所用的農具都還是非常原始的鋤和鏟，在小塊的土地上播種着菸葉，棉花和稻。我失神似的看着這一幅美麗的畫圖，我突然起了這樣的想頭：爲什麼要派我們到這裏來幹世界革命呢

？讓他停留在像現在那樣，難道不好嗎？……」

「好了，這些話你等一等再說吧！究竟這位女子你是怎樣遇到的呢？」我打斷了他的話，性急地問他。

「是的，我就要講到她了，」他繼續說下去：「當我站立在車廂外面進出口的時候，忽然聽到我的背後有一個女子同二個男人講話的聲音，只從她的聲音聽去，我已經猜想到了她一定是非常美麗而且聰明的女子。當時，我不願打斷他們的談話，所以我總立着不動，繼續竊聽着他們在我背後的談話。從他們的談話中，我知道了她在蒲哈爾交際非常廣，而且她還知道蒲哈爾的土話，火車已經將到了老蒲哈爾的車站了，再過二三分鐘我是要下車的，於是我就轉過身來，而同她面對面的看到了。真的，她是稀有的漂亮的年青猶太女子，她有黑而發光的熱情的眼，從她黑色的帽子下面，還可看到她黑色的烏雲似的頭髮，她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和深藍色的上衣，在她的帽子的右方，我還看到了有三顆金星釘着。車子停在老蒲哈爾車站的月台上，她隨着她的

談話者下車來了。我也急急地跟她下車，我還聽到她的一個同伴者向她告別時稱她叫做莎菲，符拉極米羅夫娜。完了，我所知道她的就是這些。」

『知道了這些你又將怎樣呢？』我想了一想，懷疑地問他。

『是的，難道你還不知道我的用意嗎？我相信這個女子對我們是有很大用處的，我們必須去訪尋她。』

『但是，這是很困難的，我們在這裏一共不過三星期，機關的組織是非常不完備的，而認識的人除了二三個共產黨員以外一個都沒有。』我表示我的意見。

『這都沒有關係的，讓我們來試試看吧！』他回答我：『第一，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她是早晨坐八點鐘火車到老蒲哈爾去的，由此，我們可以推想到，她一定是在老蒲哈爾什麼機關裏做職員的，我們每天在火車站上總可以碰到她；第二，在她帽子的右角上釘着三顆金星，這是她的特別記號，很容易認識她的；最後，我們還知道她的名字和父名（註三）叫做莎菲，符拉極米羅夫娜。從這三點着手，我想：我們是容易去

偵查她的。好的，你明天就把這三點告訴你屬下的秘密工作人員，叫他在最短期內，偵查出她的姓，她的住址及其辦公機關的地點。」他用了上司的口吻命令我。

「是！」我知道已經不能再有異議的了，我就答應了他。

他坐了一下，就從衣櫃那裏走回到他自己房裏去了。我把沒有整理好的報告再加以整理，然後把報告放在櫃子裏，把底稿都用火燒了。我用鑰匙把櫃子鎖好，我就披了外衣離開旅館，去趕二點鐘的夜車，因為，明天早晨我必須在老蒲哈爾的公開的住所裏。

二天以後，我又回到「歐洲大旅社」與奧科托夫見面了。我報告他這二天來所做的工作。關於莎菲·符拉極米羅夫娜的事情，我的部下已經偵查清楚了。除了她的姓和她的住址及工作地點以外，還知道了她是陸軍部副官長的未婚妻，而這位副官長却是蒲哈爾的一個秘密組織叫做「納濟羅夫」的領袖。

奧科托夫聽了這些報告以後，就決定要寫封信給她，請她到旅館裏來和她會見。

固然，我心裏是完全不贊成他這樣的策略，我推測他寫信去是不會有回音的，但是我知道：我假使反對也不會發生效力，所以，我就不講話，也不表示可否。

信寫好就送出去了。出於我意料之外的，莎菲居然在約定的時間到旅館來了。我於是很快地跑回到自己房裡，躲在衣櫃內，使她不會看見我。

「是的，你的信我是收到了。我相信：你邀我來決不是爲好玩的，你是很正氣的人，請你不要講虛套，直接告訴我，你邀我來是爲了什麼事情？」莎菲一進來以後，見了奧科托夫，就劈頭顛樣向他說。

奧科托夫被她問得吃了一驚，一時回不出話來。等了一等，才開始向她說：他請她來並沒有特別事情，因爲他時常看見她，而且非常愛她，想念她……

「我是不願到這裏來聽你愛情的嚙語的！」她打斷了奧科托夫的敘述，恨恨地轉身就走了。

我聽她走了，於是從衣櫃裏出來，走到奧科托夫的房裏，我看到他一個人坐在椅

子上，像傻子一樣地在癡想些什麼，這引起了我對他的失敗發生無限的惆悵。

『喂！奧科托夫同志，請你允許我，讓我來，只要一個星期，我就可以弄她到手。』我向他說。

『不，我自己來，看吧！看誰先弄到手？』他回答我，我沒有多的話說了，於是就離開了他。

第二天，我的部下向我報告，說莎菲在『納齊羅夫』秘密組織中是有積極作用的一份子。

再過兩天，當我走到歐洲大旅社去的時候，我看見奧科托夫很悲哀地坐着，拿着酒瓶在飲酒。酒，奧科托夫是很少飲的，簡直我從來沒有看見他飲過。

『你怎樣？』我驚奇地問他。

『沒有什麼，不過我今天一天不能出去，很疲倦而且煩悶，整天想睡覺。』他很不好意思似的回答我。

我就告訴他關於莎菲的新消息。

『關於莎菲的事情，同志，你去幹吧！反正我這幾天是不能到街上去。』他向我提議。

×

×

×

這是一個三月裏的天朗氣清的日子。太陽很暖 and 地照耀大地，使人們感覺到春天是已經降臨到北國了。從老蒲哈爾到新蒲哈爾去的五點鐘的火車將要開的時候，在車站上聚集了大羣的乘客。其中，大多數都是機關裡的職員們，在老蒲哈爾辦完了公事，回到新蒲哈爾家裡去的。

這些候車的乘客們，有的在月台上散步，有的在路旁的小攤上買水菓和糖食。還有那些還沒有買到車票的，立在買票處的面前，排成很長的一大隊。

在月台上，我看到了莎菲，她同着一個人在散步。從她臉上的表情看來，可以知道她是感覺到岑寂，大概是因為她的同伴的談話不能引起她的興趣。最後，她竟離開

了她的同伴走到旁邊一個賣橘子的攤上，想去買橘子。我看到了這種情形，於是就大胆的走到她的身旁。

『對不起，請問你是不是卡茨曼女士？』我向她問。

『是的，你有什麼事情？』她用着驚奇的眼光看我一看，反問我。

『我是蒲哈爾參謀部偵緝處主任。我有一件非常重要事情，必須和你談話。』我回答她。

『好，那末，請你說吧！我聽着。』

『你可知道，這裏說話是非常不方便的？因為，我已經同你說過，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同意和我一塊兒到參謀部去嗎？到那裏我們才可以安心的暢談。』我向她說。

『不！』她看了看手錶，回答我：『這樣，乘車會來不及了。』

『那是沒有關係的。』我說：『你可以坐參謀部的四馬車回老蒲哈爾去的。我想

這恐怕比乘火車還舒服些吧！」

她想了一想，同意了。

我們坐在參謀部我的辦公室裏，這是一間很大而考究的房間，室內所佈置的一切傢具，都是從蒲哈爾皇宮裏搬來的。

「莎菲，符拉極米羅夫娜……」我開始向她說。

「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和父名呢？」她打斷了我的話問我。

「我們這裏是偵緝處，當然知道的事情很多。」我繼續說下去；「我們知道你是非常熱情的，非常聰敏的女子，你的交際非常廣，而且，我們還知道你有非常堅決和剛毅的個性，你所存的希望，常常都能達到目的。因此，我們極希望你能够幫我們忙。我今天之所以冒昧地請你到這裏來，就是爲了這點。」

「我能做一些什麼有益於你的事情呢？」聽了我幾句譽揚的話以後，她的口吻已經軟下來了。

『我想請求你能參加我們的工作，並且希望你給我們很多幫助。至於報酬，我現在特別爲你提出一個特殊的條件來，我們將給你每一個報告以五十個金羅布，這樣，假使你每月能給我們三十個報告，則你就可以得到一千五百個金羅布，合現在的蒲哈爾錢爲三千萬。當然，你的工作是需要大筆的費用，你還需要上等的化妝品。這些也一切由我們負責。』我用金錢來誘惑她。

她坐着，想了一些時候，看過去，似乎這些條件她可同意的。最後，她開始說了。

『是的，這一切都很好，不過，我害怕會有人知道，我是在替你們做偵探。我家裏還有父母，假使他們知道了，則我用什麼話同他們說呢？同時，我還有未婚夫……』

『你可以相信；這是什麼人都不會知道的，而且也不應給什麼人知道的。』我打斷了她的話：『我們在外面應該裝作從來不認識的樣子，我們將來的會面是須在一個

秘密的房子裡。」

「那末，好的，這樣我是同意的。但是，我得先向你聲明：我將不作書面報告，我只能用口頭來報告你。」她說。

「這不要緊，對我們是沒有區別的。」我同意了她的話。

「那末，現在就請你向我說吧，你要我做一些什麼。因為時間已經不早了。」

我於是就要她去偵查一些不關重要的事情，同時，並告訴她我們下一次會見的秘密地點。

當天晚上，我把這件事的經過，報告與科托夫。

「就這樣吧！但是，你想將來怎樣對付她呢？」他問。

「且等一等吧！工作是慢慢地來的，我想，終有辦法對付她。」我這樣回答他。

雖然，我心裏也確是不知道；將來應該怎麼辦，但是，我總相信，將來終歸有辦法的。

莎菲在開始時，工作非常忠實，而且非常敏捷，於是，我漸漸給比較複雜的事情給她做，結果，她也毫不困難的做得非常圓滿，她報告了我許多關於駐新蒲哈爾的紅軍的消息。她也報告了我關於當時駐蒲哈爾的阿富汗領事賴沙爾汗的活動和企圖。同時，我還從她那裏知道了當時暴動的領袖恩凡爾巴西的行動，及其他種種的消息。在這個時候，我的部下又來報告我，說莎菲和她的未婚夫是「納齊羅夫」秘密組織的靈魂。因此，我知道了，她是利用她們自己的秘密機關所探聽到的消息，來報告我一些，以作她私人賺錢的材料。

不久，她對付我的關係，漸漸混熟了，再不像初起那樣矜持，她有時親自寫領錢的收條，有時還在表上填寫她自己的姓名，而且，再後，她還用親筆寫了二篇書面報告來。於是，我對於她的計劃，就在這個時候成熟了。

有一次，當她走到我秘密房子來的時候，她看見我伏在棹子上，蹙着眉毛，表現

出很憂愁的樣子。

「你怎麼樣？」她坐了以後，就這樣問我。

「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我回答她；「昨天晚上，我喝醉了酒，把我那隻皮包不知丟在什麼地方去了，我今天尋了一天，凡是我昨天所到過的地方，我都尋遍了，但是，我的皮包終歸尋不着。

「你皮包裏有錢嗎？」她很平靜地問我。

「只是些錢倒不要緊。」我告訴她；「你可和道：你我所有的來往文件，及你所做的一切報告，我是都放在這隻皮包裏的，現在都隨着皮包失掉了。我真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情。」

一霎間，她的臉色變了。她像被針刺痛似的，突然跳起來。

「那末你爲什麼還儘坐着呢？你爲什麼還不趕快尋呢？這事情是與我有關的，假使，這些報告給人家讀了，那我不是也就完了嗎？叫我用什麼話向我父母說呢？唉！

「她說着，隨着就哭起來了。」

「不要幹那一套，哭做什麼？」我裝作發怒的樣子，叫她停止哭號。「我已經派人尋去了，他說一定今天可以把這皮包尋來。」我隨着又安慰她幾句。

她也沒有說什麼話，就含着眼淚出去了。我就當即打電話給地方法院的一個推事海太洛夫，請他到我這裏來。他也是我下面的秘密的工作人員之一個。

「海太洛夫同志！」他一進來，我就向他說：「請你用地方法院的信箋，按照這個通訊處寫一封通知書，並且用你自己的簽名。」我隨着交給他莎菲的通訊處及其姓名和父名。

「好的！」海太洛夫回答我：「但，假使那位女子來了，我又怎樣辦呢？」

「請你放心，她是決不會來的。因為這只是我們二人之間的私事。我很愛她，但是，她非常驕傲，所以，我想稍微來恐嚇她一下，殺殺她的驕氣。」我杜造一些事實來向他解釋。

兩天後，莎非急急地到跑我地方來。

「你看，我今天接到了法院這樣的一個通知，說不定這就是爲了你遺失了的報告的事情。天哪，這叫我怎麼辦呢？」她一見了我，就這樣向我訴說。

「莎非，請你不要着急，這個推事我是認識的，聽說他是個貪官，你最好不要親自到法院去，讓我先去和他商量一下，說不定這事情是容易解決的。好了，你現在可以回家去，且等明天這個時候再到這裏來，聽我告訴你和這推事商量的結果。」

第二天晚上，她按時來了。我裝作非常焦急地等候她的樣子。

「事情怎麼樣？」她進了門劈頭就問我。

「我已經去見過這位推事了。你的報告的確是在他那裏。他懷疑你是國際偵探。後來同他商量的結果，他答應把這起案子取消，並且嚴守秘密，但是需要四千萬蒲哈爾錢的賄賂。我已經允許他了，可是，這筆錢從什麼地方辦得到呢？」我向她說。

「亞柴陀夫同志（這是我當時的假姓），無論如何，這筆錢是要請你設法的。現

在，我還蓄積八百萬，我等一歇可以全數交給你，至其餘的三千二百萬，我想，我將來的工作所得可以補還的。只要把這件事消滅了，無論怎樣我都是願意的。」她淚流滿面地向我請求。

我坐着，想了大約三分鐘，突然向她說。

「莎菲，固然，一方面我們也替你着急，替你難過；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確實有些恨你。爲什麼你對我們不忠實，不坦白？你不是在『納齊羅夫』秘密組織裏工作嗎？你爲什麼不從他們那裡去拿錢呢？」

「你從什麼地方知道，我是在那面工作呢？」她問我，臉有些發紅。

「我早已告訴你過了，我們知道的事情多得很。這些話暫且不講，我現在簡直了當對你說：你願不願這四千萬錢由我來付給這位推事，而你的工作也繼續像過去一樣地付錢給你？不過，你須得服從一個條件。」

「怎麼的條件？」她性地問。

『這個條件，就是你須絕對的向我們忠實和坦白。假使，你現在肯把『納齊羅夫』秘密組織的所有領袖與秘密的工作人員的姓名以及他們的工作情形和企圖——說出來，則我明天就把這四千萬錢去交給那位推事，使這次不幸的事情從此消滅，而你也可以繼續像過去一樣地在我們這裏工作。』我很莊嚴的向她提出這樣的條件來。

她默默地想了一想，開始說：

『好的，我同意這個條件，我現在說，你就寫吧！』

於是，我在這一霎時的工夫，所得到了『納齊羅夫』秘密組織的整個名單，並且知道了他們工作的趨向和企圖。同時，我還知道了這反對蒲哈爾政府的暴動之主動者却原來也是政府中的人物。

我當時想，現在什麼事情都解決了，應該把這位卡茨曼女士調到別個地方去才好，免得在將來妨碍我們的工作。

『好了，莎菲，你現在既然服從了這個條件，那末，這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使它消

滅。不過，據這位推事的意思，最好是請你暫時離開蒲哈爾二三個星期，因為，這樣，他說容易消滅這件案子，不致發生其他的波折。不知你可以到什麼地方去住二三期？」我恫嚇她，同時，我把名單摺起來放在我的袋裡。

「我有一個姨母住在薩麻爾根達，我想，我可以到她那面去住二三期。」她回答。

這樣很好！那末你現在再拿五百萬錢去，最好，你明天就起程到薩麻爾根達。在那面休養了二星期以後，再來這裡和我們繼續工作吧！」

她接收了錢，同意了我的提議，就告辭走了。

我也於是就回到歐洲大旅社，當我坐在房裏整理今天所得到的各種材料的時候，奧科托夫從衣櫥裡走出來了。

「現在一切都解決了！」我向他說；「請你在這張電報稿上簽一個名，明天我們就可以安安閒閒地逛馬路了。」。

我隨着就把我和卡茨曼最近幾次的談話詳細告訴給他聽。

「我早已同你說過了，這個女子對我們是有益處的。」他笑着回答，同時，就在電報稿上簽了名。

這電報的內容是：

「薩麻爾根達的切卡特務隊主任：請派員注意，今天有莎菲，卡茨曼者來薩麻爾根達，再重說一次：她的姓名是叫莎菲，卡茨曼，她一下車時，請立刻將她拘捕，在特別命令未到以前，暫拘禁看守。奧科托夫。」

是的，我們此後工作就容易了。我們知道了誰是反對我們的，並且知道了他們是怎樣的反對我們。蒲哈爾共和國，我們要把它推翻，一切反對我們的人，都將要逮捕和剷除。將來，以我們自己的人來重新組織蒲哈爾的政府，並且將把蒲哈爾共和國宣布改稱為『社會主義共和國』！

（註二）『社會革命黨』係俄國十月革命前代表農民利益的政黨。

(註三)俄人不僅有自己姓名，父親名字也放在一起。如莎菲是名，符拉極米羅夫娜是父名，而卡茨曼是姓。俄習，把父名連在一起稱呼，算爲很客氣的。
如稱莎菲，符拉極米羅夫娜是。

第六章 恩凡爾——巴西被殺案

我和土耳其斯坦前線偵緝處的工作人員奧西波夫同睡在四等車的車箱裏，在我們的旁邊放着一隻大木箱和幾個包裹，裏面裝滿着各種零碎的貨物。

早晨，我們的車在愛米拉勃站停住了，這愛米拉勃站離開我們昨夜起程的地點卡根只不過四俄里。換一句話說，我們的車只走了一站就停住了。據說，停車的原因是要預先裝水在火車的蓄水池裏，使其足夠應用到克須站為止。因為，從愛米拉勃站起到克須站止的沿途中，所有各站的蓄水池都被暴動者所毀壞了。

我從車窗中看看愛米拉勃車站的建築。這是一個新造不久的圓頂的房子，在這圓頂上面，還寫有金色的阿拉伯文的字樣，意思是說：這車站是為蒲哈爾的愛米拉王私人火車停留而建築的，故名為愛米拉勃站。房子的外形，現在已經有許多地方被毀壞了，圓頂上面也有三處被砲彈所擊毀。我沒有下車，所以看不到愛米拉勃站的全景，其實，這對我也沒有多大的興趣。我一個人只不斷的想着，想着土耳其斯坦前線革命

軍事委員會派我到這裏來的困難的任務。

自從蒲哈爾的城下一戰以後，前任土耳其陸軍大臣恩凡爾—巴西帶領着暴動的土人退到東蒲哈爾去了。爲要根本剷除敵人的力量起見，紅軍也於是隨着追擊。但是俄國的兵士是過不慣土耳其那樣酷熱的氣候，同時，又沒有水，又沒有糧食，結果，於是全師都病倒了；不是害了瘧疾，就是發了痧，軍隊是已經疲憊得沒有與敵人交鋒的可能了。

可是，恩凡爾—巴西却又是狡猾非凡。他軍隊的駐紮地點是時常變動的。而且，他的軍隊大都是由就地居民組織成的，當大批紅軍到的時候，他們都把槍械收藏過，轉變成爲和平的居民，但是，假使紅軍人數少，或在夜間熟睡的時候，則他們就在半夜裡起來襲擊。

這樣，於是在軍事委員會面前就發生了一個問題：用什麼方法可以尋着那些暴動者駐紮地點而把他殲滅，特別是他們的領袖，恩凡爾—巴西。是的，這用什麼方法呢

？在東蒲哈爾的荒山和平原中，什麼地方可以找到恩凡爾——巴西呢？何況在那裏的人民大都擁護他而仇視俄國的軍隊？

誰知這樣困難的任務竟委在我的身上！我應當去找尋恩凡爾——巴西，並且設法通知軍委會以他的所在地。是的，這是一個重大的困難的任務——甚至是拚死的，冒險的任務！但是，對共產黨員，死與冒險是算下了一回事的！難道共產黨員不應該為蘇維埃政權而犧牲生命嗎？蒲哈爾已經組織成蘇維埃的政權了，現在是必須肅清一切敵人，完成蒲哈爾的蘇維埃政府整個的建設。

因此，我是必須去找尋恩凡爾巴西的。我睡在火車的硬板上就想着這一點。我們這次到東蒲哈爾去是喬裝小商人去的，因為，那面的土人對和平的小商人是非常歡迎的。我們必須設法與那些土人們親熱。

「喂，沙夏（奧西波夫的名），弄一些茶喝喝好吧？你快到站上沖開水去，我來切麵包和香腸。」我向同伴奧西波夫提議。

他同意了。涼鞋也不穿，就赤着腳，提着茶壺，飛一樣的跑到站上沖開水去了。他是一個非常強健的青年，年紀是和我差不多。他天性是很嚮直的，用拳頭的時候是要比用腦筋的時候來得多。不久，開水沖來了，我們於是拿出綠茶來泡。在蒲哈爾，夏季都是喝綠茶的。

突然，車向後退了幾步，又隨着向前開駛了。火車是走得非常慢。因為，這是非常危險的路，到處都有出軌的可能。

我們喝着茶，從狹小的車窗中看看呈現在眼前的沿途的風景，看厭了，拿出紙牌來玩玩。這樣地經過了一天一夜，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到了克須站，火車再下去是不開了。但是，我們都還須要前進。

「喂，沙夏。我們把東西捆紮好，拿下去吧！以後我們要用兩隻腳走路了。」我提着包裹向他說。

「爲什麼一定要走路呢？且看看他們老百姓怎麼走法。說不定有什麼代步。我想

，我們且跑到城裏去問問吧！同時，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或許這是最後一次的休息了。」奧西波夫的回答。

「是的，你說得很對，我們現在就到城裏去吧！」我同意他的意見。

從克須的車站到城裏大約有八俄里的距離。只有一條小路。沿路都是荒涼的平原，同沙漠一樣，看不見一些綠色的草，鋪在地上的是厚厚的一層黃沙。雖然，這是很早的早晨，但是，這夏天的太陽却已經很殘酷地照耀着大地。沒有絲毫的風。空氣是非常地燥熱和沉悶。

我們各人肩上背着裝滿了貨物的箱子和包裹，很蹣跚地向城裏走着，還走不到一俄里路，忽然聽到車輪的聲音，回轉頭來，我們看到了一架紅軍裝轎重的空車向我們走過來。

「同志！可不可以帶我們到城裏去？我們有東西酬謝你。」奧西波夫向那駕空車的紅軍兵士高呼着。

『你有什麼東西？』紅軍兵士把空車拉過來，看着我們肩上的包裹就這樣問我們。

『我們送你一百枝香烟好不好？』奧西波夫問他。

『好的，就請你們上車來坐吧！』兵士同意了。我們就很快地把東西向馬車上放好，然後再跳上車坐在包裹的上面。

『謝謝你，同志！』奧西波夫向那位兵士客氣了幾句，隨即就拿出一百枝香烟來送給他。『同志！你是到那裏去的？』奧西波夫問他。

『我是到城內市場裏，去買一些東西，然後還要到古柴爾去。』兵士的回答。

『哈哈！真運氣！我們原也到古柴爾去的。同志，可不可以一直帶我們到古柴爾？』我說。

『你們究竟是做什麼？』兵士用着懷疑的眼光向我們看了一下，問我們。

『我們嗎？我們過去也是當兵的，現在是退伍了。我們想做些小生意。』

『那末，你們原來是私商。』兵士微笑着說。

『我們已經付過捐了。』我回答他。

『誰知道你們付過沒有付過！我當然是不反對的，但是，恐怕長官要不允許。』他說着頓了一頓，又突然向我們提議：『你們能不能給我一百萬（合五十盧布）？假使你們能給我，那末，我就冒險帶你們到古柴爾去吧！』

我們同意了，於是大家抽了香烟，很親熱地談談笑笑向城裏去。

『到城裡以後，最好你們在茶館裏等一下，讓我們市場裏把東西買好，再來接你們到古柴爾去。』將要到城裏快了，兵士向我們說。

我們答應了他的要求，我們就在城門口的一個茶館門前跳下來。這是一幢木頭造的二層樓房。門前放着幾隻很大的茶爐子，水的沸聲隱約地可以聽到。房內有幾張桌子和板凳。桌子上面放着茶壺和茶盃，許多烏士別克人（即當地土人）坐在凳上，圍着桌子在飲茶，我們也走到桌子旁邊去。

『早安！』我們操着土話向那些茶客們打招呼。

『早安！』他們也這樣回答我們，並讓出空位來要我們坐。我們於是把包裹放在地上，就同他們坐在一排，泡一壺茶來喝茶，腹中有些餓了，買幾個新鮮的小煎餅來吃。

我們就這樣地坐在茶館裡等候兵士來接我們，同時又可以歇歇涼，倒很舒服。

大約過了一個半鐘頭，馬車來了，兵士很親熱地叫我們上車。於是，我們就離了

茶館，跳上馬車向古柴爾進發。

『喂！沙夏！你應該把兩旁看清楚，把路徑記牢，你是担任交通哩！』我輕輕地向奧西波夫說。

『請放心！我會注意的。』他的回答，同時，把手巾包在頭上，以抵禦那炙人的太陽。

我們到了古柴爾了。這是一個很小的市鎮，街道的二旁都是些小店舖，老闊們伏

着櫃台在招呼着來來往往的買主。

我們照例在一個茶館門前停下來。茶館，這就是東方的旅館。我們跳下車，把錢付給了兵士，就進了茶館，兵士也很高興地接了錢，駕着馬車走了。

堂倌拿了一盆水來，請我們洗臉，我們把臉上的灰塵洗洗乾淨，於是就坐着開始喝茶。

在茶館裡的那些土人們見了生人都好奇地圍攏來向我們詢問，問我們是什麼人，從什麼地方來的，到這裏做什麼。我們也不回答什麼，只把包裹解開來，把貨物讓他倆看，因為這是我們最好的介紹了。他們看了貨物，於是就開始熱烈地討論這貨物的好壞，銷路如何，以及蒲哈爾各地市場的價格等等。我們也就從他們那裏探聽一些關於鄧納和尤里谿地方的情形，因為，我們想到那面去做我們的生意。

「喂！先生！」一個土人向我招呼，他大概有三十五歲的樣子，穿着很破舊的衣服，黃而且瘦的臉，但是他却有聰敏而有精神的眼睛：「我的名字叫做亞白杜拉蒙。我

在這裏東蒲哈爾做中人已經有十五年了。在過去，差不多所有的俄國商人，到這裏來做生意都是經過我的。但是，現在不好了，俄國貨物也沒有進來，我也就沒有事情做了，你們願意不願意我來幫助你們？我知道這裏每一個商人的情形，並且還知道什麼地方容易推銷，可以賺錢。我甚至還可以陪你們到鄧納和尤里谿等地方去。」他像背書似的介紹了他自己並且說出他的願望。

「這樣很好，亞白杜拉蒙先生。」我回答他：「我們大概在這裡要停留兩天，你就和我們在一塊兒做事好了。至於將來，則將來再說吧！如果你能幫我們忙，把生意做得好，那末，我們就可以永遠在一起，甚至在離開蒲哈爾以後。」

此後，我們就在亞白杜拉蒙引導之下做生意了。他到處替我們拉生意，兜主顧。他竭力希望我們生意做成功，因為，他可以從中抽佣錢，同時，我們還跟着他在就地買進一些貨物，預備到鄧納地方販賣出去。

「喂！先生！」亞白杜拉蒙把嘴放到我耳朵邊，輕輕地同我說：「我們應該到那位

「拉哈麥都爾老闊地方去買一些東西，同時，還要同他喝幾盃茶才好。」

「爲什麼特別要到他那裏去呢？」我問他。

「你難道沒有聽到過嗎？在鄧納和尤里塞那些地方有很多暴動者，你把貨物運去，他們會把你劫掠，同時，路上還會遇到強盜。但是，假使你有了那位拉哈麥都爾老闊寫給他老哥的信，那末，你就可以平平安安地過去了。」亞白杜拉蒙向我解釋。

我們相信了他的話，於是就走向拉哈麥都爾老闊的店裏去。這是一個狹而且深的房子，門前陳列着各色各樣的貨物，從鈕扣，別針等一直到洋油燈，套鞋等止，差不多什麼東西都有。拉哈麥都爾正坐在門口。他穿着一件白夏布的大褂，龐大的肚皮露在外面，肚皮上面覆着一塊五色的，蒲哈爾特有的，絲線的肚兜。圓而且肥的臉，在濃濃的灰白色的眉毛下，閃耀着細長的，蒙古人式的眼睛。手上拿着一串長長的黑色的數珠。

「早安！拉哈麥都爾先生！」亞白杜拉蒙向他鞠躬問好，我們也同樣地向他點點

頭。

『我替你引來了二個從蒲哈爾來的和善地生意人，』亞白杜拉蒙報功似的介紹我們和他相見。

『謝謝你！』拉哈麥都爾很安謐地回答，同時，用眼看了我們一下，說：『客人請坐！』隨着就叫傭人到茶館裏去泡二壺茶來。並詢問我們路上的經過，蒲哈爾的情形等等問題。這樣的談了很久，可是，終歸一句話也不說到生意上的事情來。據說，這就是東方人的脾氣，談話從來是不直接從正事開始的。

最後，亞白杜拉蒙才開始提起我們這裏來配貨的事情來。

『拉哈麥都爾先生，我們這二位先生從蒲哈爾來的時候，曾帶來了很多貨色，並且還有大批貨色不久就可運來。但是，因為他們聽了我的忠告，所以，還想在這裏另外配一些貨，預備到鄧納，尤里谿等地方好去做一筆大生意。今天我引他們到你先生這裏來，就是爲了向寶號來配些貨。』

又談了很久，於是開始來挑選貨色，講價錢。價錢又講了很久，他討價錢，我們還價，結果，互相讓一些步，生意做成功了。

『拉哈麥都爾先生！』亞白杜拉蒙又開始向他說：『你是知道的，我們這二位先生是很有錢的，而且又很和善的生意人。他們今天在你這裏買了這許多貨色，但是，到鄧納去現在是很困難的。因為，你當然是知道的，這條路現在很不太平，而且他們又是客路人，我想，最好請先生寫一封信給你的令兄裘馬，這封信讓我們替你帶去。這樣，使我們能很平安地到鄧納做生意。如果，貨色能夠很快賣完，我們還當繼續來你這裏配貨。』

『好的！』拉哈麥都爾的回答，同時，回轉頭向他的傭人說：『喂！替我把那寫信人找來，我要寫封信給我的哥哥。』

寫信人從街上找來了。手裏拿着一枝筆和一瓶墨水，他開始依照拉哈麥都爾的話寫了。他寫完了以後，讀了一遍，隨手交給拉哈麥都爾，拉氏於是從大樹袋裏拿出他

的私章來，在信上蓋章。

『上帝保佑你們路上平安，生意得利！並請你們代向我哥哥致候。』拉氏把信遞給了我們，向我們祝福，我們也就向他告別。

X

X

X

第三天早晨，我們在到鄂納去的途中了，我們僱了三匹小驢子。二匹是我和奧西波夫騎的，一匹是載貨。亞白杜拉蒙隨在驢子後面走，拿着一條鞭子趕驢子。

『喂！亞白杜拉蒙！現在做人真困難，做生意也沒有多大意思！你想對嗎？』我感覺到太沉悶了，於是就想找他談話。

『對啦！』他的回答；『這都是被革命弄壞的！假使沒有革命，說不定現在我已經變做富人了。』

『那末，那些暴動者不都是反對革命的嗎？你爲什麼不去和他們一起呢？』我用手去引他。

「哼！他們那些暴動者都是擁護『安密爾』（註一）的！」他回答我，同時，用眼睛看了看四周圍，似乎恐怕有人聽到的樣子。「但是，我知道，『安密爾』是什麼東西？那個舊的『安密爾』古齊爾斯基當勢的時候，他曾用暴力強姦了我的姊姊，我的兄弟也會被他的書記打死。可是，這又有什麼辦法呢？說一說，他就要斬你的頭！是的，俄國人好，俄國人要比我們蒲哈爾的『安密爾』好多了！現在，這個恩凡爾巴西，又想來做我們蒲哈爾的『安密爾』了。他是被土耳其人驅逐出來的，他來了這裏就集合了那些暴動者到處打仗，劫掠。他們當然是很高興了，可是苦却苦了我們！總之，一切都不好！」他說到這裏，狠狠地在驢子背上打了一鞭，似乎一切的不好都集中在這匹可憐的驢子背上。

「那末，亞白杜拉蒙，你爲什麼不到蒲哈爾去，在那裏可以安心的做生意？」我故意逗他。

「怎麼去法呢？我有家庭，還有三個小孩子，而且做生意是要資本的。」他很失

望地回答。隨着他又帶着憧憬的神情說：『是的，能夠在蒲哈爾居住是真不差，那面我曾經去過二次。』

『是的，金錢的力量真大。但是，現在賺錢也真不容易！』我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裝出突然想起的樣子，向他說：『喂！亞白杜拉蒙！你不知道這件消息？聽說俄國人現在懸賞一大筆錢，假使，誰能尋到恩凡爾—巴西，並且能報告俄國當局以他的所在地，那末，他就可以領到一筆大款。』

『真的嗎？他們懸賞幾多錢？』他好奇地問我。

『有一萬萬呢！』我回答他：『這是我親眼在蒲哈爾城牆貼的佈告上看到的。』

『哦！這倒是一筆大資本！但是，他們爲什麼要出這許多錢呢？其實，這裡差不多每個小孩子都知道，恩凡爾—巴西是藏在鄧納的卡須拉克村裏』他很懷疑地說。

『亞白杜拉蒙，不要去管他爲什麼了！這當然是真的，你想不想得這筆錢？』我問。

『不要說這許多，就是一半，或者是四分之一，我都够了。恩凡爾——巴西·和暴動者的所在，我都知道的，我正在咒咀他們把我們這地方作戰場呢！』他恨恨地說。

『這樣，那末，你就可以變做富人！』我說了以後，就不再說下去了，我想給他一些時間，讓他多去想一想，我於是轉向奧西波夫談空話。

晚上，我們歇在路旁的一家茶店裏，在吃了晚飯以後，我們又圍坐在棹旁茶喝。

『亞白杜拉蒙，你真是一個好人，我非常希望你將來能够富起來，變做有錢的生意人，我們那時候可以合股做生意了。』我開始向亞白杜拉蒙談話。

『是的，我也在這裏想哩！』他回答我。

『喂！亞白杜拉蒙，你今天說過，那個恩凡爾——巴西，是在鄧納，那末，我們到那裏做生意去，不知道有沒有危險？』我又故意地把話鋒轉到恩凡爾——巴西。

『不，我們有了這封拉哈麥都爾致裘馬的信，是用不到怕的。那個裘馬本人就是暴動者領袖中間的一個。』他回答我，靜默了一下，又突然向我說：『我恐怕我們到』

了鄧納，恩凡爾——巴西已經被俄國人捕去了，這樣，不都完了嗎？」

「我想總不會這樣快吧！我希望這個恩凡爾——巴西，能夠在你幫助之下捕殺，這樣，你就可以領到這一大筆懸賞金了。」我說。

「對啦！我也希望這樣！一萬萬，這是一個很大的數目呢！不過，這怎麼辦！我連俄國話也不會說？」

「假使你願意的話，到了鄧納以後，我可以陪你到警備司令那裏去，那個警備司令我是認識的。你向他說，我來替你翻譯。」奧西波夫插進來說。

「好的！好的！你陪我一塊兒去吧！但是，奧西波夫先生，你千萬到那裡不要忘記。」亞白杜拉蒙很感激地向奧西波夫說。

這樣地我們一直談到睡覺。

x

x

x

我們到鄧納了。我於是就和奧西波夫先到警備司令部去。在大門外，拴着幾匹馬

，從大門進去經過一個很深的院子，才看到一幢小房子，門上在一張紙上用鉛筆寫着幾個字：鄧納警備司令辦公處。我們推開門進去，房間裡面什麼設備都沒有。除了一張桌子，幾張椅子以外。桌子上面蓋着一塊灰色的布，旁邊坐着一個軍人，從他的服裝，頸章，長統靴看來，可以猜想到他一定就是這裏的警備司令。

「你不是警備司令同志嗎？」我問他。

「是的！你有什麼事情。」他很懷疑地看看我們一下，回答我們。

「我是土耳其斯坦前線革命軍事委員會全權代表。」我向他聲明我是什麼人。同時，從袋裏拿出一把小刀來，把上衣的夾層剖開，拿出證明書來給他看。

證明書上寫着：

「特派阿格比珂夫同志爲本委員會全權代表，前來與反革命的暴動者作積極的爭鬥，凡一切軍事的及行政的機關或個人均應予阿格比珂夫同志以各種幫助，使能完成其所負的革命任務；此證。

土耳其斯坦前線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伏羅甯

土耳其斯坦前線革命軍事委員會偵緝主任依波立托夫

「這位是担任交通的同志，奧西波夫同志。」我把奧西波夫介紹和他相見。

「那末，同志！請坐！」他移椅子讓我們坐。

「我們想今天晚上就到卡須拉克村去，那面是恩凡爾—巴西的參謀部。我們到那面以後，如偵查到可靠的消息，當即刻來通知你，希望你能同紅軍參謀部建築起密切的關係來，等候我的通知一到，能即刻把軍隊調動出發。」我向他作簡短的談話，以後，我們就出來了。

我們一切都預備好了。我們拿了拉哈麥都爾的信去見裘馬，並請裘馬寫了一封介紹信，證明我們是和平的商人。同時，我們還替亞白杜拉蒙暫向警備司令部先領了一千萬蒲哈爾錢，購買了一些應用品，晚上，就動身到卡須拉克村去。

第二天，我們已經到了暴動者的秘密區域裏了。只經過一天工夫，我們的貨色又

賣去了一大部份。我們和很多參加暴動隊伍的土人已經混得很熟，他們且認我們爲自己的人。當天晚上，我們就請那些暴動者在茶館喝茶，我們和他們談談笑笑，表示出很親熱的樣子。

『再等過幾天』，一個穿短衫的，臉上有瘡疤的主人開始說：『我們恩凡爾——巴西就要派遣代表到各國去，不久，阿富汗人，英國人他們就會派兵來幫助我們，我們一定可以把俄國人驅逐出去。』

『大概還要等候很久吧！』另外一個在恩凡爾——巴西的廚房裏做工的土人說：『昨夜在他們吃夜飯的時候，我聽到主人說，在這裏至少還要等三星期。』

『最好現在就能够去襲擊一個什麼城市，我想我一定能够搶到一個漂亮的俄國老婆來。』第三個土人說。他大概有四十歲的光景，在瘦瘦的臉上，長有一個很大的兇惡的老鷹鼻。

『不要做夢呢！搶來了，你現在的老婆怎麼辦？』另外一個這樣地譏諷他。於是

全堂都笑起來了。他們都越談越高興，最後，由各人大家來敘述自己一生最有興趣的事情。

深夜，土人們都走了。只有我和奧西波夫睡在一間房裏。

『沙夏！你明天早晨趕快和亞伯杜拉蒙一起到鄧納去，通知警備司令，叫他速即把軍隊調動來包圍這卡須拉克村。你剛才聽到沒有，他們想在這裏等三個星期呢！』我嘴放在奧西波夫的耳邊，輕輕地向他說。

『好的！但是，你呢！』奧西波夫問。

『我留在這裡，且等候你的結果。』我的回答。

『你一個人留在這裡不是很危險嗎？』他頓了一歇，向我說：『我想，我們還是一塊兒去好。』

『少說些空話吧！』我很嚴厲地向他說：『你依着我的話去做好了。你明天可以用販運新的貨色名義離開這裏。』

『好的！』最後，奧西波夫也只得同意。

x

x

x

我一個人留在卡須拉克村已經四天了，貨色早已賣完，我簡直沒有一點事情。我差不多整天坐在茶館裡喝茶消遣。有時也會出去看一看那附近的恩凡爾！巴西住的房子內有沒有發生新的事件。有一次，我看見恩凡爾！巴西了。他是同他的一個軍官出來散步。他是中等身材的男子，臉很漂亮，留着向上翹的鬚鬚，他現在還仍穿着土耳其軍官的服裝。但是，頭上不戴軍帽，而用一塊白頭帕包起來。從他的神情看去，似乎他有很大的心事的样子。

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我一個人時常想着我自己的命運。愈想總愈感覺到恐怖。是的，我是年青，我還願意繼續活着。但是，現在，我却一個人留在這些暴動者的中間。而且奧西波夫他們已經去了四天，爲什麼還不見回來？不至於發生不幸的事情吧？也不至於迷失路途吧？這樣，真的，越想越覺到可怕。最後，我還是提起精神來，把

這種惡念頭趕掉。我想到奧西波夫是很可靠的，很強有力的青年，同時，還有亞伯杜拉蒙在一起，決不至把事情弄壞的。想到這裏，心漸漸地放寬了。是的，靜候着吧……

在第二天早晨，亞伯杜拉蒙居然騎着驢子，背着一大包貨色到了，行裝卸後，他遞給我一張小紙條：

『軍隊已經調動了，關係望勿斷絕。如敵人有新發生的事變，望立刻來此通知！』

我看完後，就隨手把這紙條用火柴燒了，開始背着貨色又出去和那些土人們做生意。

時間過得很快，晚上，奧西波夫也來了。他一看見我，臉上就露着微笑。

『唔！同志，今天我們必須離開這裏。』他輕輕地向我耳語。

『爲什麼？』我問。

『軍隊已經調到了鄧納，預備連夜來這裏進剿。』

「好的，那末，你得預先去通知亞白杜拉蒙。」

一點鐘後，我們一個一個地裝作出去散步的樣子，都離開了茶館。走出卡須拉克村以後，我們又結合在一起。天暗下來了，我們的脚步也隨着漸漸加速，後來，簡直是奔了，我們奔奔走走，心是跳動得非常緊張。我們害怕後面有人追上來。我們都想繼續活着。不久，我們聽到前面有馬蹄聲向我們近起來，於是，我們趕快伏在路旁藏匿。我們開始看到有六個騎兵從我們面前經過，而後面隨着的却原來是全師的紅軍。於是，我們都霍然立起來迎接他們，並且很高興的和師長警備司令見了面，他們給我們每人一匹預備好了的馬，並命幾個紅軍兵士護送我們到鄧納，我們跳上馬，一直等到他們的隊伍在黑暗中看不見影蹤的時候，才加鞭向鄧納飛跑。

師長向第十三軍參謀部的報告：

x

x

x

「……我們以極秘密和神速的步驟，把全師調動到所指定的地點。在離卡須拉克

村不遠的地方，我們預先派一隊騎兵埋伏到卡須拉克村後面，以截斷敵人的退路。早晨五時，我們開始進攻，初時，敵人也開槍還擊，但是，經我們機關槍掃射的結果，敵人遂不能支持，而無秩序地後退。

以恩凡爾—巴西爲首的敵人參謀都想退移到後方的山上去，但是，被我們預先埋伏了的騎兵截住了，於是雙方開始肉搏，結果，只被逃跑了三人，二十人個屍首仰臥在戰場上，而且其中還發現了恩凡爾—巴西的屍首。他頭部和胸部都遺留着有幾處刺刀的傷痕。在他的旁邊，還找到了一本精裝的可蘭經……」

讀了這報告以後，我腦海中於是浮起了前任土耳其陸軍大臣恩凡爾巴西的印象，是的，他是一個偉大的反革命的冒險主義者！

我仰臥在警備司令部辦公室的板凳上。亞白杜拉蒙却在角上燒開水預備泡茶喝。他現在變成富人了，因爲他已經領得了懸賞金。他現在看到其他的土人就擺起很大的架子，但是，對我却仍舊是很敬重的。他要跟我一塊兒到蒲哈爾去，想在那面和我合

股開店，做生意。

(註一)「安密爾」係蒲哈爾民族握政者的稱號，他有無上的權力。和中國古時會
長差不多。

第七章 格柏烏與私商

桌上的電話機的鈴響了，我就拿起聽筒來。

『喂！』

『你那裏？』對方問。

『這裏是格柏烏，你找那一個？』我的回答。

『你可是阿格比珂夫同志？』

『是的，你有什麼事情？』

『哦！早安！阿格比珂夫同志！我，同你說話的是「博士」。可否現在來會你？因

爲我有一件緊要的事情報告你。』

『等一歇，』我一看手錶，又繼續回答他：『好的！再過半點鐘你到我們秘密房子裏來看我好了。』隨着就把電話掛斷。

我現在是塔司干城格柏烏的第三科主任，專負責對反革命的暗探和私商作爭鬥的

事宜。在我的手下有五十多個祕密工作人員。從外國的領事館起一直到各旅館和小市場止，到處都有我的部下在工作着。電話機的鈴響的時候，我是正在格柏烏第十四號房間我的辦公室內整理各種報告。打電話來的是我部下的祕密工作人員中的一個，別號叫做「博士」，他是做偵查私商工作的。他是非常狡猾的人，過去是做商人出身的，大概他以前也做過私商，所以，他知道私商的種種詭計很多。他的報告從來沒有不正確的。

我把報告材料收在保險箱內，把放在桌上的手槍藏在袋裏，我就離開了辦公室。在烏拉久平街的「克西姆」飯館內，有一個房間永遠是空着的，誰也不知道這是那一個人定的。這房間就是我的祕密房子的一個。在我一進房內，就有一個中等身材的穿着黑衣的男子從椅子上立起來向我招呼。他的臉是平庸的，但是眼睛却閃耀着精明的光芒。大大的鼻子，在他瘦削的臉上更顯出它不相稱的大。他就是「博士」。這個別號也是我替他取的，因為，他對於私商所販賣的各種化學性質的違禁品知道得很

好。

『你有什麼新的消息？』我坐了以後問他。

『阿格比珂夫同志！一件小事情，』他微笑着說：『我釘隨着一批販賣鴉片的私商已經很久了，到今天才偵查清楚，原來這鴉片出賣的經手是一個姓江的婦人。

『你知不知道她的住址？』

『知道的，我已經同她見過面，而且甚至到她的家裏也去過。現在他有二普特（註一）鴉片，十啓羅海洛英。我已經答應她今天陪買主到她那裏去。總之，這事情是很可靠的。』

『那末，你預備怎麼辦呢？』我問。

『我想，最好你現在假裝做買主，由我陪你一塊兒去。讓你自己去證明一下虛實，然後再來對付。』「博士」的意見。

我想了一想結果同意了。

「那末現在就走吧！」他說着，就催我起身。走出門時，他又特別向我提出，「不過，阿格比珂夫同志，如果這件案子破獲，請你不要忘記了我的賞格。你是知道的，我家裏還有老婆子女，一百五十盧布的月薪真是不是不夠用……」

「請你放心吧！」我打斷了他的訴苦：「假使這件案子真的破獲，你當然可以領得這違禁品三分之一的公價，這是格柏島的規矩。」

我們走到一家小房子的門口停下來了。「博士」在門上敲了幾下，裏面一個黑頭髮的中年婦人開門出來，他身上還穿着圍腰裙，一看就可以知道她是從廚房裏出來的。「博士」很客氣的向她招呼，並介紹我同她認識。她很不安的看了我一下，大概因為她在我身上找不出一些可以懷疑的地方吧，即刻就很藹地請我們進去。

「請你在我的房裏坐一歇吧！我等一等就來。」她說了以後，就回到廚房去了。過了幾分鐘，她回到房裏來，圍腰裙已經脫掉了。

我們交易很快就成功了。她從掛在牆上的鏡子後面拿出一塊鴉片和一些海洛英來

，遞給我們做樣品。我們看了一眼認爲滿意，於是講價錢。

「太太！對不起得很，我不知道今天你有這樣一大批貨色，所以，我的錢帶得不够。假使，你有空的話，最好請你同我一塊兒到我住的地方去，到那面，我當把錢全數交給你」我說。

「好的！不過讓我換一件衣服去。」她說着就走到另一間房裡去了。

「喂！「博士」！等一歇我們出去的時候，你最好半路借一個藉口，自管自去掉，讓她帶到格柏烏去。」我輕輕地向我同伴說：「你到晚上再到我們祕密房子裏來，我可以給你錢。」

「好的，謝謝你！」他的回答。

不久。那個婦人衣服換好了，我們於是就出來，走到街上，我引着她向格柏烏的方向走。

「到你的家裏很遠吧？」我們走了十分鐘以後，她性急的問我。

『不，再過幾家就到了。』我回答。

轉了一個灣，格柏鳥的四層樓大廈已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了。

『唉！我覺得有些不舒服，大概是天氣太熱吧！』她很不安地說，臉上有些汗。

我們漸漸地走近格柏鳥門房了。

『喂！你的家究竟在什麼地方喲？我走得非常不舒服，頭也有些昏昏沉沉的。』她說着，臉上露出恐懼的樣子。

『太太！你不要性急！再走幾步就到我家了。到那裏我可以把全數的錢付給你』。

我很安謐地安慰她。

離格柏鳥的門房只有幾步了。

『啊！我不能再走了！我也不願意再下去了！老實說，我有些怕！喂！你可知道，這是格柏鳥？』她說着，差不多要哭出來了。

『怕什麼！只是對不起，請你進去坐一下。』我把她二隻手握牢，就拉進了格柏鳥

的門房裏。

這是一個長形的房間。裏面放着三張棹子。第一張棹旁邊坐着一個門房的值日員，他戴着一頂深藍色的，用紅呢鑲邊的軍帽，穿着灰黃色的制服，肩上背着三角帶，腰間掛着一枝手槍；下面穿着深藍色的馬褲和長統的皮靴。在門口，立着一位背步槍的紅軍兵士。

『值日員同志，請你派人把這個婦人押到我樓上來。』我對值日員說。

『好的，阿格比珂夫同志。』

我走出門房，我跑到我自己的辦公室。不久，紅軍兵士押着那個婦人進來了。

『是的，我想你現在已經用不到再瞞了，你說吧：你的鴉片和海洛英藏在什麼地方？是誰替你辦這些貨色來的？』我開始很嚴厲的問這個婦人。

婦人坐在我前面的凳子上，臉上已經嚇得發白了。但是，她突然似乎決定了的樣

子向我回答：

『我是什麼貨色都沒有的。』

『怎麼你沒有貨色？你剛才不是預備賣給我的嗎？』我質問她。

『我只不過是替別人做中人而已，假使生意做成，貨色是要向他地方去拿的。在我自己家裏是一些也沒有的。不信，你可以親自去搜。』他向我分辯，

『搜查，這是用不到你向我們提議的！現在要你說的是：這個別人是誰？你向誰去拿貨色？』

『唔！這個，你就是現在把我槍斃，我也是不說的！是的，我無論如何是不會告訴你的！』她很堅決的回答。

『真的嗎？那末，只得請你到地窖裏去坐一坐再說。』我很輕描淡寫地向她說。同時，我又吩咐那押她來的紅軍兵士說：『兵士同志，請你把這婦人押回到門房去。在我的命令未到以前，且把她放在地窖裏暫時拘禁起來。』

她開始並不害怕，站起來跟着紅軍兵士走出去。但是她走到門外，又突然很快地

回轉到我地方來，帶着哭聲地說：

「啊！請你不要把我關到地窖裏去吧！我家裏還有小孩子，我怎麼辦呢？先生！

啊！先生，我一切都說吧，只要你不把我關到地窖裏去。」

「那末，你就說吧！」我很冷酷地說。

「真的，我家裏是沒有貨色的。那些貨色是在一個土耳其的商人亞洪家裏。我是

他請我幫忙的。我是一個很窮的婦人，家裏又有小孩子，不答應他又叫我怎樣過活呢

？」

「那末，這個亞洪住在什麼地方？」我問。

「他是住在烏爾倍街。先生，我現在是一切都說了，請你看上帝面上，不要把我

關到地窖裏去吧！」她請求着。

「好的，不過我應當把你的供詞去證明一下，看是不是正確的。我得預先告訴你

：本來，根據蘇維埃法律，販賣違禁品的罪名是應坐三年監牢，如果你剛才說的是正

確的，那末，你的罪名可以減輕，或者我們也可以替你想方法。否則，如果你供詞是假的，則我們毫不客氣的依法定罪。現在你暫且到門房裏去坐一歇，等我去搜查以後再說。」我向她說以後，紅軍就把她押回房去了，

半點鐘以後，我就帶着格柏烏的符號，到那個婦人家裏去，門沒有下鎖，一推就推開了。我進了門，沿着走廊走。在右方角上，我看到了廚房。在煤汽爐旁邊，有一個大約十二歲左右的小女孩子站着，眼睛很留神地在看着鍋子裏燒着的東西。

「喂！小姑娘，你叫什麼名字？」我走過去問她。

「我叫奧爾格。」她很大方的回答。

「奧爾格，你現在做什麼？」我問她。

「媽媽出去了，她叫我留在家裏，看這燒的菜不要燒焦，等她回來，好吃中飯。」

「那末，你的媽媽什麼地方去了呢？」

「她到街上去了，吃中飯要回來的。假使你有事情，你可等她一下，我想她快要

回來了！』她的回答。

我看着這個正在等候母親回來吃中飯的小姑娘，我腦海中突然起了一種悲哀。我想，如果她的母親今天不回來，明天不回來；再過一年也不回來吃中飯，那末，這個小姑娘又將怎麼辦呢？固然，我是記得很清楚，我這次來是爲搜查，但是，這叫我怎樣搜查呢？難道在這個正等候着母親回來吃中飯的可憐的小姑娘面前，就來搜查她們房裏一切東西嗎？不，決不！我是不忍！

『奧爾格，我不等了，我先走了，你好好地留心你的菜不要燒焦吧！』我說着，我看一看她黃色的柔軟的頭髮就離開了她的家。

在我做工作以來，這是第一次沒有完成我的職務。是的，我今天沒有執行那必須要的搜查，我就走了。

我走到烏爾培街的一條小弄堂裏，在一家門口又停下來了。我在小門上敲了幾下，一分鐘以後，我就聽到脚步聲，門也隨着開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矮小身材的土

耳其人。

「你是公民亞洪嗎？」我說俄國話問他。

他點了點頭。

「我是格柏烏的工作人員。現在我們想在你家裏搜查一下，這是格柏烏的符號。

』我說着，把符號給他看。

「那末，請吧！」他嘴裏雖然這樣回答，但是他神色已露出恐懼的樣子了。隨着又向我請求：「對不起，請你搜查的時候，輕一些，使我妻子不會聽到。因為她是睡在床上有病。」

「她生什麼病？」我問。

「她昨天晚上剛生了小孩子，今天是很虛弱的。」他回答。

我不相信他的話，總以為這個土耳其人說謊，想把他的違禁品不至於搜查出來。

因此我還是想走到他的內房裡去搜查，我推開了內房的門。這是一間半暗的房間，在

地板上鋪着一條毯子，上面睡着一個年輕的婦人，蒼白的臉，看了會使人發生一種惻隱之心，睡在她旁邊的是一個墮地不久的嬰孩，外面裹着一塊淡紅色的布，在另一角上，坐着她另一個小孩，大約只有四歲的樣子，他睜着大而且黑的眼睛懷疑地望着我，他的小手指放在他小小的嘴裏。我看了這樣情形，我於是趕快就退出來，很小心地把門輕輕地關好。

「唔！亞洪……」我向那土耳其人談話，差不多同他談了一點多鐘。

x

x

x

在第九號的辦公室裏，在寫字檯旁邊，坐着格柏烏秘密工作部主任郭登。他大約有三十五歲的樣子，身體胖得令人可怕。他那肥肥地臉和蓬鬆的頭髮很有些像齊諾維埃夫（註二），因此，他亦時常自負，說他將來也有做第三國際主席的希望。我坐在他的對面，向他報告我那一科的工作狀況。

「喂！阿格比珂夫同志，我覺得你的行動非常奇怪。爲什麼你今天出去捕人和搜

查而一點結果也沒有呢？究竟是爲什麼？」他問我。

「是的，我今天曾經破獲了二個販賣違禁品的私商。但是，經我詢問了以後，我已決定把他釋放了。」我回答。

「爲什麼呢？」他驚奇的問。

「因爲他們二人都不過是替別人做中人而已。他們家裏沒有發現貨色。而且我同那個土耳其人談了很久的話以後，我還看中了他，要他做我的秘密工作人員，他答應我在一個月以內，可以破獲至少四十普特的鴉片。同時，我想，他還可以替我們做偵查土耳其偵探的工作。因此，我認爲：一方面既可以得到四十普特的鴉片，另一方面，我們又多了一個秘密工作人員，這樣是要比他提來關在地窖裏對我們有利益得多了。」我向他解說。

「但是，根據法律，你是沒有釋放他們的權利的，而且你還犯了反對國家的罪名。」郭登很嚴厲地恐嚇我。

『郭登同志，或許站在死的法律觀點上，你是對的，但是，我却對這起事件有另一種看法。革命的法律的基礎，不是機械的，而是建築在對革命有利的條件上的，這一點也就是我們的法律與資產階級的法律之根本區別處。現在，我們國家所需要的是現金，我相信，我們從這個土耳其人身上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因為，他可以替我們破獲很多高價的違禁品，而這些違禁品可以經過國家貿易委員會向國外去換取現金。我總覺得，這樣要比把他關在地窖裏，對我們有利益得多了，假使，你一定認為我的行動是犯罪的，那末，這個責任就由我來負擔好了。我可以把這次事情交給黨的委員會評判的。』我也用黨的委員會去恐嚇他。

我知道：郭登是最怕黨委員會的。因為，他有很多不名譽的事情我都知道，同時，我又是格柏烏機關內的黨的支部書記，又兼塔斯干城的市黨部的委員。他是不敢反對我的。

『唔！好了，就算你對吧！』結果：他說了這樣地一句話作了結束。

後來，事實也證明了我是正確的，因為那一個土耳其人，不僅替我們破獲了四十普特，而且破獲了一百普特的鴉片及多量的海洛英，同時，他在政治方面，也替我們做了很多有利的事情，這件事情，直到現在我還覺得很自慰的。

（註一）『普特』係俄國衡量名稱，每普特合四十磅

（註二）齊諾維埃夫係俄國共產黨領袖之一，曾任第三國際主席。

第八章 法庭的喜劇

我應州黨部組織部長之召到了他的辦公室去。這是一間很小的，設備很精緻的房間。但是，大概因為很久沒有洗掃了吧，在桌子和椅子上，厚厚地積着一層灰塵。靠床放着一架書櫥，裏面亂雜地堆疊着書籍，報章，雜誌及紙張等等。牆壁上，掛着幾條白字紅布的標語。組織部長格路斯金坐在寫字檯旁邊批閱文件。

「啊！阿格比珂夫同志，請坐，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指定你担任。」他一看到我，就這樣向我說。

我點點頭，坐在他的對面，同時，隨手拿一枝在桌上放着的香烟來吸。

「你大概已經聽到過關於麥赫令，馬杜夫他們幾個混蛋的事情吧？」他繼續說。
「是的，我已經聽到過了。」我的回答。

「對啦，事情就是關於這麥赫令和馬杜夫的幾個混蛋。他們都是共產黨員，不，曾經是共產黨員，因為他們的黨證現在已經收回了。現在，關於他們幾個人的醜事，

工人羣衆們都知道了，他們表示非常懷恨，我也曾接到了很多黨員同志關於他們的聲明書，要求嚴厲處置。因此，我們已經決定，想經過法庭審判後，當即用非常手段把他們槍決，使羣衆們知道，我們蘇維埃政府對頑惡的共產黨員是和對反革命一樣處置的。依照我們的提議，格柏烏已經把他們的案子移到最高法院來解決，至於最高法院的組織，我們決定由三個人來負責，法庭的主席，我們已指定斯密爾諾夫擔任，其他二個，我們指定你和婦女部代表來擔任。我們的任務，就在於使羣衆們都瞭解他們是我們階級的敵人，而判決把他們槍決。」他向我敘述召我來的原由。

「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意見怎樣？」我問。

「中央已經批准了我們的決議。」他回答：「甚至米士拉克同志（中亞細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也將親自出庭，來做社會原告的代表，一切他們都是同意的了。你不過來做一些審判的技術上的事情。可是，你得多負一些責任，因為，斯密爾諾夫同志是不會寫的，而婦女部的代表更用不着說了。因此，起草判決書，批閱狀紙等等事

情，都要你一個人做的。我想，你在切卡幾年來的經驗，這種小事情，你總能應付過去的。吧？」

「好的，試試看吧！但不知那一天開始？」

「明天我們把關於組織最高法院的決議案公佈出去，同時，又須命令職工會，叫他們多號召一些工人羣衆去旁聽，這樣，我想，到下星期一才能開始。最高法院的其他二個負責者，我們也已經和他們商妥了。至於其他瑣碎的細則，那末，你們自己去商量好了。」

他說完了以後，從書櫥裏挪了幾本新出版的小冊子送給我。我也就向他告別，從州黨部出來走到街上。

這樣，我從明天起就要做最高法院的委員了。在街上，我一方面走着，一方面就這樣想。起初，我本想到斯密爾諾夫那裏去看一看關於這件案子的各種材料，但是，一想到格路斯金的話，我就覺得沒有去的必要了。橫豎問題早已決定了，我最多不過

來寫一篇槍斃的判決書而已，又何必多此一舉呢？結果，我就徑自回到格柏烏去。

在我一進我自己的辦公室，電話鈴就響了，我於是拿起電話筒來聽。

「喂！你是阿格比珂夫同志嗎？我是斯密爾諾夫。喂！我們星期一就要一塊兒工作了。法庭已經決定在「可里士」戲院舉行，下午三點鐘開始。」對方說。

「好的，完了嗎？」我問。

「你要不要看一下這件案子的各種文件？」

「不，這是沒有意思的，只不過多費時間。」

「你說得很對，在法庭上問口供比看案卷有興趣得多了。好，再會吧。」

「再會！」我掛上了聽筒。

x

x

x

「可里士」戲院是一個很大的圓形的建築，可容四千個觀眾，本來是預備做馬戲場的，後來才改築成爲戲院。我和其他參加法庭的人員都在後台集合，等候開庭的時

間，在正廳上已經坐滿了旁聽者，大多數都是職工會的會員。在戲台上放着一張長桌，上面蓋着一大幅紅布。聽差們忙着在台上佈置，拿墨水鋼筆鈴子等等東西放到桌子上去。在桌子的右方，放着一張推事坐的小桌，在台下的左方包廂下，則設有辯護人席，那幾個被告早已坐在包廂內的被告席上了。

最後，法庭的值日高叫了一聲：「升堂」，我們於是才從後台出來。法庭的主席是斯密爾諾夫，他是矮小的身材，很粗魯的臉，鼻子是紅得怕人。他坐在中間，我和婦女部的代表坐在他的兩旁。他擺着十足的架子，似乎很了不得的樣子。我仍舊穿着格柏烏的制服，而那位婦女部的代表却穿着一件短的皮大衣。坐在我右方的推事年紀還很輕，他也是共產黨員，這次案件還是他第一次所遇到的嚴重事件。他的舉動簡直有些慌張了。而左方坐着的辯護士却是一個很老練的法律家。他態度是放着非常鎮靜，大概因為他已經知道這種法庭完全等於喜劇，判決書早預備好了的緣故吧，他的鎮靜顯露出毫無希望的樣子。

被告三人：反省院院長麥赫令，法院檢察官馬杜夫和一個法院的推事。麥氏是共產黨員，大大的臉盤，狡猾的眼睛，他很安靜地坐着。他似乎很自信，能够在法庭上很有理由的辯護，使旁聽者知道他受審判是冤枉的，而法庭會判着他無罪，並恢復原職。馬杜夫完全是智識份子的臉。他是個老法官，法律是背得很熟的，他坦然自若地坐在被告席上。他自己想，他的罪名是不成立的，因為他的罪名在法律上任何一條也不符合的。那個推事却坐着有些慌張了。他不時望一望坐在他旁邊的馬杜夫，似乎他希望他的上司能給他以有力的幫助。在被告席後面，站着二個憲兵，他們手上都握着手槍。

正廳已被旁聽者坐得滿滿地了，很明顯的，這件案子確是引起了一般羣衆的興趣。

首先由法庭主席大聲宣讀訴狀，從訴狀中，我們可以知道，麥赫令是反省院院長。他時常以非刑待遇犯人。他自己是共產黨員，但是對共產黨員的犯罪者不但不予以

悔過自新的機會，都反而與對其他犯人一樣的加以鞭撻和虐待，以致一個犯人投環自盡。而對於年輕漂亮的女犯人則以暴力強姦，並恐嚇她，假使不允許，他就將用一切刑罪對待她，同時，他把反省院的經費吞沒作爲私有。

馬杜夫和那個推事，他們與麥赫令狼狽爲奸，他們接到控告麥赫令的訴狀，他們不但照法辦理，都反而視若無睹。

訴狀讀完了以後，法庭主席又開始問被告幾個照例的問題，次之，由證人發言，證人大都是反省院裏的犯人。他們所證明的主要的是關於女犯人的事情，以及他們在反省院所受的虐待。而足以成爲罪名的，只不過是麥赫令曾經強姦二個女犯人而已，關於馬杜夫和推事，則證人們在法庭上一點也沒有提到他們。

我坐在法庭上感覺萬分無聊。我看了一看麥赫令，我自己心裡想：雖然他只不過強姦了二個女人，但是，他已經決定要槍斃的。其實，這算什麼罪名呢？那一個蘇維埃機關的行政長官，甚至於科主任等小小官吏，不用權力來通姦他部屬的女職員呢？

假使，他們都要槍斃，則布爾塞維克不早已完了嗎？……然而黨的中央委員會總是對的。他們已經決定了槍斃，那總得槍斃，何況把他們槍斃，還可以使勞動羣衆知道我們的黨是大公無私，對犯罪的黨員是與對反革命者一樣處置呢？

這法庭的進行會繼續了十天。其中，黨的中央委員會主席米士拉克以社會原告的身份所發的言論在這裏是值得寫進去的。

米士拉克是高而且瘦的身材，年紀看過去似乎還很輕。他有很堅決的意志，有動人的演說的口才。他首先把蘇聯監獄內一般的黑暗情形敘述了一下，然後，把麥赫令提出來陪襯，認爲他可稱爲蘇聯監獄行政官之代表者。由此而得到的結論是：蘇聯監獄內之種種黑暗情形，不是蘇維埃政權，而是像麥赫令那種人纔是真正的罪人，關於其他二個被告，米士拉克却找不到材料，最後，他想起了馬杜夫在未捕以前，職工會會費，他有四個月沒有繳了。

『是的，這樣說來，他已經不是職工會的會員了。』米士拉克用着非常嚴重的口

吻演說着：「他已經失去了與羣衆的聯繫，換一句話說，他已經失去了指南針，他已經不是「我們」的人了。在我們的社會上，已沒有他立足的餘地。無產階級的法庭應該無情地把資產階級的殘餘從蘇維埃社會中清洗出去。」

他說完了以後，滿場熱烈的鼓掌，其實，假使他不是共產黨的中央委員，就不會有一個人鼓掌了。

晚間，斯密爾諾夫的妻子特地備了晚餐請我們吃飯。她知道她丈夫的嗜好，所以，還備了幾瓶白酒。我們大家喝喝吃吃很高興。斯密爾諾夫更滿意，一方面他覺得自己已有這樣的一個好妻子，另一方面，他的工作明天就可完成了，此後又可以休息幾日，那位婦女部代表沒有說多話，吃完了以後，坐在椅子上自管自的讀小冊子。只有我却因為要起草判決書，伏着案邊寫着。在我面前，放着幾張白紙和一本現行刑事法律彙集。我寫着，重寫着，一直寫到深夜才寫好。

第二天早晨，這是法庭的最後一天，正廳仍舊坐滿着旁聽的羣衆。我們也照例坐

在台上的自己的位置上。斯密爾諾夫宣讀判決文：

『……根據刑事法第×條，第×條……上述三被告均判處槍決。』

判決書讀完了以後，全場頓呈死一樣的靜寂。許多旁聽者甚至連呼吸都不敢呼吸了。經過了幾分鐘，憲兵開始把被告押回到監獄裏去。旁聽者也隨着漸漸地散開。

×

×

×

在州黨部組織部長的辦公室裏，格路斯金召集了斯密爾諾夫婦女部代表，我和推事談話。

『同志們，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已經批准了我們對麥赫令的判決案。而對於其他二個則改爲：馬杜夫有期徒刑十年，推事處有期徒刑八年。我想，我們明天就應該來執行對麥赫令的槍決了。』格路斯金對我們說。

『根據法律，在執行槍決時，應有一個法庭委員，一個推事及一個醫生到場作證。』那個推事立起來說。

『唔！這樣很好，那末，就派定你和阿格比珂夫回志參加好了。至於醫生，那隨便什麼地方去請一個來就得了。』格路斯金回答那位推事。隨着又說：『關於其他種種事情，我已經打電話給格柏烏了，請他們包辦。』

推事沒有說什麼，只不過他灰白色的臉更灰白了一些。

第二天，我們就坐着一架小汽車到監獄裏去。我們的後面跟着一架裝貨汽車，上面載着幾個紅軍兵士，監獄的門早已開着，監獄長立在門口正在等候我們。我們進了監獄，走到那囚禁麥赫令的監獄室去。那是一間狹而小的房間，裏面什麼設備也沒有的。在牆壁的高處有一小窗，窗上裝着很粗的鐵柵。麥赫令坐在地板上，赤着腳，長統靴子放在他旁邊，他現着失望的情調看了我一眼，也沒有立起來。似乎他直到現在以前，還不相信他真的會被槍決的。他希望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把他的判決書減輕。

『喂！麥赫令，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已經批准了最高法庭對你的判決。今天就

要執行了。你有沒有什麼遺囑給你的家庭和朋友？」我向他說。

他聽了以後，再看了我們一眼，淚珠從他的眼裏流下來了。他仍舊默默地坐着，一句話也不開口。

「你沒有遺囑嗎？這樣，就請你穿起衣服來。」我說。

他於是拿起他的靴子來穿。他只穿好了一隻，又隨着把牠脫下來。他向我說：

「阿格比珂夫同志，我現在還留着一個妻子和四個小孩。現在就請你把這靴子，是的，還有戒子和上衣那轉交給他們吧！這些，對我現在是都沒有用處了，但是對我的幾個孤兒和寡婦，或許還有些用處。」他把靴子戒子和上衣脫下來交給我。

我看看這種悲慘的樣子，我簡直再也忍不下去了。我於是只得趕快從牢裏出來，走到門房裡去等候他們，不久，紅軍兵士把麥赫令的手反綁着，押上了裝貨的汽車，很快地駛着去去了。我們也坐着小汽車跟在後面追上去，到了城外一個小崗附近停下來了。紅軍兵士把麥赫令拖下車來，我們也從小汽車上跳下。大地上還正長着嫩綠色

的春草，輕輕的春風不時地拂來，使春草微微地搖動着，在停車處左方約三十幾步的遠近，有一個很深的地洞，這是紅軍兵士預先掘就了的。

麥赫令在草地上立着，紅軍兵士叫他走到地洞的旁邊去。他於是只得向前移動了幾步，紅軍兵士握着手槍隨在他的後面。在他就走到地洞旁邊時，突然開槍了，同時，只聽到一聲尖銳的慘呼聲……麥赫令於是看不見了。他已經跌落在地洞裏。「拍」了「拍」！再放了二槍，從此再聽不到麥赫令的呻吟聲，他已經是完結了。

醫生很驚惶地想跑到屍首那面去看一下，但是，他沒有走到，又驚惶地跑回來了。

推事開着口，發癡似的立着不動。他的臉已經嚇得同死人一樣的灰白了。

第九章 領事館密碼的被盜案

我們坐在塔斯干城的格柏烏偵緝處主任斯丁納的家裏，我們一共三個人：斯丁納、烏科洛夫（偵緝處副主任）和我。當時，我仍舊是担任第三科主任的職務，專負責與反革命的偵探作爭鬥的工作。

斯丁納是高高的身材，黃頭髮，眼睛很靈活地時常或東或西地轉着，他坐在椅子上幾分鐘就立起來在房間內走，走了幾步又坐，充分地表顯出他坐立不安的情緒，烏科洛夫已經是很老了，中等身材，闊闊的肩膀，頭髮已經蒼白了，他很安謐地坐在桌子旁邊，看着斯丁納來往地在房間內走着，我很規矩地坐在角上，時常微笑着，我覺得很榮幸，能够同我的上司坐在一塊兒。斯丁納看了一眼手錶，說：

『再過五分鐘，他就可到這裏了，真的，同志們，我們拉攏他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假使成功的話，那末，我們不僅可以對整個阿富汗的工作有了把握，而且，我們或者還可以防禦英國人，他們時常利用阿富汗人來作偵探的，同時，此外，我們經過

他還可以影響阿富汗的政治，總之，他對於我們是很有利益的，我們等一歇應該待他特別慇懃，多灌一些酒給他喝喝。」

我們知道，他是指阿富汗的領事而說的。這位領事很早就預備來做我們格柏烏的秘密工作人員，今天來的目的，就是爲着最後的談判，商量條件問題。本來，照格柏烏的規則，這種事情只允許少數負重要責任的人員知道的，不過因爲領事館的一切工作都是我的部下在進行着的，所以，不得不要我來參加這件事情的進行。

幾分鐘後，電鈴響了，我就出去開門，領事把外衣脫了，就一直跑到房間裏來，他向我們每個人打了招呼，就坐在特地爲他預備的軟椅上。他大約有五十歲的樣子，身材很高，濃密的黑髮一大半已經變做灰白色了。在他大而圓的臉上，長了一條彎曲的老鷹鼻。他黑色的眼睛在濃濃的眉毛下閃耀着。他穿着西裝，但是，却戴了一頂土耳其式的帽子，他這頂帽子無論到什麼地方總不脫下的，所以，我們在背後取了他一個別號叫做「小帽子」。

在講了幾句普通的客套以後，就開始請領事吃茶，其實，不僅僅是茶，我們又有酒，又有菜。我們大家喝了幾杯香檳，談話隨着漸漸地熱鬧起來了。

「領事先生！請你講一些關於阿富汗有興趣的事情給我們聽聽吧！因為貴國在我們看來，確還是一個很神秘的國家。」我敬了他一杯香檳以後，就向他提議。

「我應該向你們說：我實在不是阿富汗人，而是塔傑克人，你們大概都聽到過，阿富汗人對塔傑克人是非常低視的，但是我却是例外，當我還是七歲小孩子的時候，我就被已故的哈皮布拉王帶到宮裏，我就是在王宮裏長大的，後來，由哈皮布拉王派我到印度孟買城做領事，在孟買我住了三年。直到現在的亞孟奴拉王登基以後，才派我到你們這裏塔斯干城做總領事。這就是我短短的一生的經過，我沒有到過歐洲，除了我們國家以外，我什麼也沒有看到過，老實說，在我們國家沒有一件值得向你們說的有興趣的事情，沒有戲院，沒有電影場，也沒有像你們塔斯干城所有的各種娛樂的地方。」領事向我訴說。

「喂！那一天在戲院裏和你坐在一個包廂裏的高高的女子是那一個？」領事突然想起了似的這樣問我。

「她嗎？是我的一個好朋友，你愛上她了嗎？假使你願意的話，我可以替你介紹。」我向他說。

「真的嗎？那我非常願意和她認識。」領事的回答，他黑色的眼睛發出高興的光芒。

「領事先生！」斯丁納開始說：「我們現在都是好朋友，你是知道的，一般說來，我們對阿富汗人都是很親善的，因為，他們是第一個拿出手來和我們布爾塞維克握手，但是，近來，阿富汗方面却做出了對我們不親善的事件來了。例如，我們正要剿滅滿哈爾的暴動者的時候，他們都逃到阿富汗去了，可是，阿富汗不但不拒絕，反而待他們同上賓一樣，當然，我們知道這不是阿富汗整個的政府是這樣，而僅僅是幾個少數的阿富汗的政府人員受了英國的影響才這樣做的，因此，你既然是我們的好朋友，我

們希望你時常報告我們一些你所知道的關於種種對我們不親善的事和行動，自然我們是絕對替你保守秘密，而且還有相當報酬你。」

「但是，你們給我怎樣的報酬呢？」領事毫不客氣地這樣問。

他這一問，是太出於我們意料之外了，我們一時簡直回答不出話來。最後，還是斯丁納開口說：

「這是要看你能給我們一些什麼來決定的，換一句話說，你能具體地給我們以什麼幫助，那末，我們再來談判報酬的條件。」

「我可以把一切領事館的來往秘密文件交給你們看，而且還可以把我與卡蒲爾（阿富汗京城）之間的來往的外交密碼交給你們。但是，我要求你們能給我以政治的和物質的保障：第一，如果阿富汗政府拒絕我返國的時候，則你們應允許我經過人民外交委員會給我以安身之所，第二，要求你們能給我以一萬元金羅布作物質的酬勞費。我想這二個要求，在你們看來也不算是奢求吧？」領事提出他自己的條件來了。

我們默然，是的，我們能以什麼回答他呢？安居之所和一萬元金羅布，這些問題不是我們所能解決的，這一點是必須請上級機關來決定的。

『好的，你的提議讓我們再來考慮一下吧！我想，我們下次再談！』經過二三分鐘以後，斯丁納這樣回答他。

談話就這樣結束了，再坐了不久，領事就向我們告別回去，留下來的仍舊是我們三個人，斯丁納在癡想着，烏科洛夫却還是像剛才那樣安謐地坐着。

『是的，這一大筆款子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們是必須去和中央委員會及人民外交委員會去商量一下的，但是，這樣，至少須要二星期的時候，然而，又有什麼辦法想呢？好的，過二星期再說吧！』他說了以後，頓了一頓，又回轉頭來向我說：『但是，阿格比柯夫同志，你必須繼續叫你的部下在領事館內工作，在未整個決定以前，免得荒廢時間。』

x

x

x

我同一個從帕米爾來了不久的年青的塔傑克人坐在我秘密工作室裏。他的名字叫胡朋笑，是我部下的秘密工作人員之一。他和阿富汗領事很熟，他時常偵視領事的行動來報告我，他是格柏烏的特務隊在帕米爾徵求來的，在那面，他曾經上了短時間的政治常識的功課，不久，就被介紹而做了共產黨黨員，他到塔斯干城還只有三個月據說，他第一次來城市的時候，這位共產黨員，所謂世界無產階級的先鋒，見了火車居然會嚇得逃走，不過，他雖然是這樣鄉下氣，但是，他却天資聰明而且狡猾，真的，他是一個聰明而且狡猾的野人。

「唔！現在你那位老鄉領事怎麼樣？」我問他。

「沒有什麼，他正在等候着你們對他要來的回答，他很奇怪，爲什麼這樣久還沒有訊息，現在領事館很安靜，外交信差已經走了。領事館現在簡直是靜寂得同廟宇一樣。」他回答。

「胡朋笑，你前次答應我把領事館房間的佈置和分配畫一張圖樣來給我，爲什麼

現在你還不交給我呢？」

「這我早已預備了，但是，阿格比珂夫同志，我不會畫！」他很慚愧的回答。

「好，那末現在你把樣子告訴我吧，讓我自己來畫。」我說着，就從抽屜裏拿出幾張白紙來描畫，幾分鐘以後，領事館房間的佈置和分配我都瞭然了。

「領事館的秘書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我問。

「他是一個很老的阿富汗人，他差不多是什麼事都沒有的。他唯一的工作就是在外交信差到的時候寫一、二個報告，外交信差一走，他就空閒了。他是很少到領事館去的。」

「那末，他在什麼地方消磨他的時間呢？」

「他是和一個俄國婦人住在一起。在空閒的時候，他總是在那婦人地方的。」胡朋笑的回答。

「那是怎樣的婦人？」我又問。

「這，我倒不清楚。聽說是一個女裁縫，如果你需要的話，我明天可以把她詳細的情形打聽到來告訴你。」

「好的，請你明天去打聽一下吧！她叫做什麼？住在什麼地方？打聽詳細些！」

我結束了我們的談話。

二星期以後。我和烏科洛夫又應斯丁納的召集到他的辦公室商量領事的事情。斯丁納的臉上很明顯地露出非常不滿意的樣子。

「果如我所預料的一樣，關於這「小帽子」的事情，莫斯科完全拒絕了我們的提議，中央委員會只肯出一千元金羅布，而最氣人的是人民外交委員會，牠很嚴厲地反對我們這樣做。那位人民外交委員會的全權代表米哈羅夫甚至說我們是冒險，並且說，我們這樣做只會使我們和阿富汗政府的關係破壞，這樣，叫我怎樣去回答那個「小帽子」呢？何況又只有一千元金羅布？是的，同志們，你們想，怎麼辦好呢？」斯丁納向我們訴說。

『我想我們必須再想別的辦法來得到領事館的各種文件。』烏科洛夫想了一想以後這樣說。

『我也這樣想，我們必須再想別的辦法。』我開始說：『其實，假使用金錢去買他的密碼，這是蠢事。因為，誰能担保他在一個以後不更換呢？這筆金鍊不是白白丟了嗎？再買嗎？那裏來這許多錢！我想，這一千元金羅布還是不向領事提出來好，如果他拒絕了（這是有很大可能的），那反而使我們難堪。』

『你們說得都很好。』斯丁納很憤慨地說：『但是想什麼別的辦法呢？我想，唯一的別的辦法，那就時去偷。但是，這樣不是使外交關係更壞了嗎。』

『爲什麼呢？我們可以把他的文件和密碼整個偷來，我們只把牠用照相機攝取，這是並不困難，領事館時常是連一個人都沒有的。問題是在這裏，怎樣可以把他藏祕密的保險箱打開？這箱子鑰匙！領事是永遠掛在身邊的錢鏈上的：假使，你能允許我，把這件事情歸我辦理，我想，我總可以辦到的。』我向他說。

「好！那末你就試試看吧！」斯丁納帶着懷疑的聲調回答我。
我們於是各自到自己的辦公室去。

x

x

x

「請進來！」我聽到有人在啓我辦公室的門，就高聲地回答他。門開了，進來的是
一個高高身材的黑頭髮的女人，年紀大約有三十歲的樣子，臉上塗着厚厚的粉，從她
的神情中可以看出她是帶着一種恐怖，同時，又帶着一種好奇心。

「我是得到格柏烏的通知來十五號房間看阿格比珂夫同志的。」她開始說。

「你是公民符拉沙瓦吧？」我問。

「是！」肯定的回答。

我於是叫她坐在我面前的椅子上，她害怕似的看了一眼我辦公室的四周。被動地
就在我指定的椅子上坐着，我裝做事情非常忙的樣子，只自管自地批閱各種報告和文
件，對她看也不看一眼，過了幾分鐘以後，我突然問她：

「喂，你對蘇聯的地理懂得好不好？」

她沒有回答，只是帶着懷疑的微笑。她奇怪我爲什麼問這樣的一個問題。

「你知道不知道溪白是在什麼地方？」我繼續向她說：「你看吧！（我用手指在桌上的土耳其斯坦地圖的角上，）這裏就是溪白。這是一個小小的山巒，離鐵路有五百俄里的遠近，到那面去用駱駝代步也至少需要二十天，那面流行着熱帶的瘟疫，除了土人以外，誰也不能在那面居住的。」我向她解說溪白的情形，她聽着，看着我，又看看地圖，露出莫明其妙的神情。

「你不懂嗎？好，我現在告訴你吧！你今天來這裏完全是應該祕密的。關於我們今天談話更不應該給任何人知道，我預先警告你，假使我們將來知道了你曾經把我們今天的談話告訴人家，那末，我們就老實不客氣地把你送到溪白去充軍。」我先帶恐嚇性地警告她，隨着說：「好！現在開始談正文吧：你說，你同阿富汗領事館的祕書認識不認識？」

『是的，我同他稍微有些認識。』她害怕似的回答。

『這都沒有關係，你同他認識的程度深不深，我們想知道的是：如果我們需要的話，你能不能把他留在你家裏一全夜？』

『這是可以的。』她回答：『他一天到晚都是在我家裡，我不要他走，他是決不會走的。』

『這樣很好！我們所需要的就是這一點，你今天晚上必須把他留在你家裏一全夜，假使，你能做到的話，我們還將酬謝你。』我說。

『但是，我和外國人認識沒有什麼關係的吧？』她問。

『請放心，這是不不要緊的，如果你能完成我們的要求。好，現在你可以自由了。』我說着就寫了一張出入證給她，沒有出入證，門口的站崗是不會允許她出格柏烏的大門的。

『你千萬不要向任何人說起今天我們的談話，你不會忘記溪白吧！』在她將走的

時候，我再重復地叮囑她一次。

她於是點了一點頭，微笑地走出了我的辦公室，看她樣子，似乎很慶幸着她能夠這樣容易離開格柏烏。

×

×

×

這是一間很大，很精緻的房間，中央放着一張大菜檯。檯上有很多葡萄酒，香檳酒和俄國的白乾，還有許多考究的菜肴，這一切都是我們爲請阿富汗領事宴會而設的。他答應在晚上九點鐘來。陪客都早到齊了。烏科洛夫和三個女子坐在會客室裏等候着。這三個女子中間，二個是我部下的祕密工作人員，一個是我辦公室裏的女打字員，也就是上次領事所提起的他非常喜歡的高身材的女子，她的參加今晚的宴會，是領事預先要求的，所以，我相信，今晚領事一定不會失約。對她，我們也早已有命令，她應該對領事特別獻殷勤，她在今晚的宴會上，應成爲一個主要的角色。

九點鐘剛剛敲過，領事很守時地來了。我們於是就請他入席，並且讓他坐在女打

字員的旁邊，喝了幾杯酒以後，他問我：

『爲什麼直到現在，你們還沒有回答我的要求呢？我已經等候了三星期了。』

『事情是這樣的：因爲你的事情很重要，我們不得不去請問莫斯科，但是現在莫斯科方面還沒有回音來！所以，現在我還不能回答你，不過，無論如何，不管莫斯科有回音沒有回音，我想，我們私人的關係總是變更不了的。』我回答他。

『那當然啦！那當然啦！』領事很快地接着說：『我是很喜歡俄國人的，特別是俄國的女子。』他微笑着說，同時，他眯眼睛向他旁邊的女打字員瞟了一眼。

『好，我就介紹這位和你認識吧！』我把女打字員介紹和他認識。

已是深夜了。領事也已經到了半醉的狀態。他和女打字員靠得緊緊地坐在沙發上，其餘的女子也都興高彩烈地喝酒，談笑。只有烏科洛夫很靜默地坐着，我看了一看掛在領事背心上的金錶鏈，那保險箱的鑰匙正串在錶鏈上隨着領事的搖動而搖動着，我又看了一看自己的手錶，知道已經是十二點三刻了，我想到再過一刻鐘，一點鐘時

我的部下將帶着照相機在街上等候我，於是我就走到桌子旁邊，滿滿地倒了一杯酒。偷偷地把一包催眠藥粉放在酒裏，把酒杯放在桌子邊上，同時，從花瓶上折了一朵花，嗅了一嗅，把花擲在酒杯的旁邊。

這是我給女打字員的暗號，叫她可以進行了。一分鐘後，女打字員就立起來，把桌上那杯酒拿來遞給領事，向他假裝着媚態的說：

『我們再來滿一杯吧，來慶祝我們初次的愛情。』她說着，自己也倒了一杯酒，一口喝完。領事露着甜蜜的笑，眼睛眯得細細地和一條綫一樣，毫不思索的拿起這杯含有催眠藥粉的酒，也就一口喝乾。

任何其他的人都沒有注意到這一幕的戲劇。喝酒，談笑，仍舊還是那樣興高彩烈地繼續下去。但是，在十分鐘以後，領事的鼾聲却已經響起來了。

於是，女打字員就拉着他的手拖進到另一房間去。在一點還少五分鐘的時候，女打字員已經拿了領事的鑰鏈交給我，在鑰鏈上正掛着我們所需要的保險箱的鑰匙。

x
x
x

我急急地開了放在領事臥室裏的保險箱，我的部下站在我的後面，手裏握着一管電筒照着保險箱的門，雖然，領事館內是一個人也沒有，但是，我們總有些心虛，輕腳輕手地使不會發出巨大的聲浪。

『啊！密碼！』我從一個大信封裏面尋出了一本小簿子，裏面抄的正是外交的密碼，『啊！還有一隻收藏外交文件的書夾，』我說着，就把密碼本和書夾遞給立在我後面的我的部下。

在保險箱內，再除了二包阿富汗銀元（盧比）以外，是什麼都沒有了。

『你現在拿去把這密碼和外交文件趕快用照相機攝下來，同時，你要記牢現在這些東西是放在什麼地方的，使等一歇好放還在原地方，你要攝得快一些才好！』我命令我的部下。

直到早晨五點鐘，我才把工作做完，把錶鏈輕輕地掛還在領事的背心上。他還正

和女打字員一塊兒安謐地熟睡着，其餘的也都睡得非常安謐，我回來時，他們一個也不知道。我非常高興，高興我昨夜工作的成功。我滿滿地倒了一茶杯的葡萄酒，一口氣喝完，就把身倒在旁邊的空沙發上睡覺。

當早晨烏科洛夫將我叫醒的時候，領事也也還剛才把眼睛睜開來。我揉着眼睛走向他的床邊去。

「昨夜睡得舒齊吧？領事先生！」我問。

「謝謝你們的盛意！」他微笑着說。

一小時以後，他要回領事館去了，我們於是大家都出大門去送他，他和我們很高興地緊緊地握了手，並希望着將來相互間時常舉行這樣的宴會來歡敘。

我回到格柏烏的辦公室時，已經是早上十點鐘了，於是，我就急急地拿出昨夜所攝下來的密碼，來翻閱我們早已扣留下來的「親愛的阿富汗政府」打來的秘密電報。

第十章 切卡工作人員中的托洛茨基主義

在一九二三年底，在諾伏哥羅特斯克市黨部書記葉拍什涅科夫的辦公室裏，集合着有三四十個人，窗外正在飄着白的大片的雪，室內瀰漫着捲烟的氣息，雖然，有一個小小的窗洞，但是，終不能把這濃厚的烟味驅逐掉，空氣重濁得簡直會把人悶昏。

但是，這許多列席的人却誰也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今天所召集的原來是市黨部的積極份子會議。他們今天要解決的是黨內重要的實際問題，他們必須決定在這黨的代
表大會以前，托洛茨基所提出討論的各種問題中，誰是正確，誰是錯誤。托洛茨基的「十月革命的教訓」一書，已經引起了全體黨員羣衆的注意，因為黨的中央委員會認為這部書是托洛茨基曲解列甯主義的新企圖，是利用列甯病劇的時期來宣傳托洛茨基主義的新企圖。

參加黨的積極份子會議的，大多數是各機關和各工廠裏的支部書記，我因為是格柏烏機關和軍隊的聯合支部的書記，所以，也得參加這個會議。我們都很耐心地在等

候着中央委員米士拉克，他是剛從莫斯科回來，並且曾指定他來今天我們的積極份子會議上作報告。

我，說不定大多數的到會者也和我一樣，還沒有讀過這「十月革命的教訓」一書，同時，甚至連莫斯科的「真理」（註一）報上所登載的關於這部書的主要問題的文章也沒有讀過。因此，我總不斷地找這一個或找那一個的到會者談話，想在談話中可以瞭解中央委員會和托洛茨基之間的意見分歧的實質，但是，結果是使我失望，到處總聽到這樣的一個回答：

「想它做什麼？米士拉克等一歇就會報告的，而且他還會給我們將來怎樣工作的指令。」只有一個人似乎不同意這些到會者的意見，他坐在角上，看看其他的到會者，臉上常露着懷疑的微笑，他是棉業委員會的主席麥麥也夫。市黨部書記葉拍什涅科夫不時走到他那面去和他交換了幾句話，而結果，總帶着微笑離開了他。

最後，米士拉克到了，他和往常一樣，臉仍舊是修得很乾淨，穿着一套新而漂亮

的西裝，他和我們比起來是顯然有很大的差別，我們都是穿着半工人半兵士的服裝，從來不知道時髦服裝的形式，同時，臉也是很難得修一回的。

『同志們！黨的積極份子會議宣佈開會了，首先，請米士拉克同志作報告。』葉坦什涅科夫照例地起來說了二句話以後，就把位子讓給報告者。

『同志們！』米士拉克開始報告：『你們大概在「真理」報和新聞報（註二）上都已經讀過了最近在莫斯科所進行的黨內討論的消息吧？托洛茨基同志現在又重新把他的不斷革命論帶到黨內來了，而這不斷革命論正是列甯同志幾次三番所抨擊過的。在「十月革命的教訓」一書中，托洛茨基同志說得更不成體統了，他謾罵我們黨實現了黨內專制，並且他還故意地把黨內青年的黨員和老年的黨員對立起來，想分裂我們黨內的統一……』米士拉克報告了二個鐘頭。他講得非常漂亮，真是言之有理，但是，也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來，他不是在說自己的話，而是僅僅把他在莫斯科所聽來的重複一遍而已！

『托洛茨基在黨內又引起新的討論了。在一九二一年的討論的時候，列甯會認為這種討論完全是「徒然的奢侈」，但是，我們現在又遇到這「徒然的奢侈」了。托洛茨基想利用列甯生病時期內來把我們這種有力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分裂。但是，同志們！列甯的信徒們如齊諾維埃夫，卡明涅夫，理可夫及其他中央委員們是決不會允許他的。中央已經決定號召全體黨員起來，給托洛茨基主義的傾向以嚴重的打擊，肅清我們無產階級隊伍中的懷疑份子，來實現世界社會革命的勝利！』米士拉克結束了他的報告。

於是全黨隨着熱烈的鼓掌，每個到會者的臉上都露出歡欣的笑容，似乎托洛茨基主義已經打倒了，世界社會革命已經成功了。

『但是，托洛茨基同志是很對的，他說我們黨缺乏黨內的德謨克拉西。』出於大家意料之外的，麥麥也夫用着很平靜的聲調向報告者說：『就以今天所召集的會議來說吧，葉拍什涅科夫所召集的都是一些支部書記，換一句話說，都是一些黨官，而想……』

……

「麥麥也夫同志，葉拍什涅科夫以主席資格打斷了他的話：『我還沒有允許你發言哩！』」

「誰願意對米士拉克同志的報告有意見想發言的，請按次序寫條子上來。」葉拍什涅科夫又掉轉頭來對全體到會者這樣說。

結果，寫條子想發言的人非常多，會議一直延長有三個鐘頭，最後，開始付表決來通過米士拉克所提出的，反對托洛茨基觀點的決議案。除了麥麥也夫一個人反對，和四個人懷疑以外，其餘都一致舉手贊成決議案，而且每個人都還想把手舉得特別高一些，讓中央委員米士拉克注意到而相信他是忠實黨員。

「喂！同志們！」在散會以後，葉拍什涅科夫向每個支部書記說：『今天積極份子會議的決議案，明天可以在「土耳其斯坦真理」報上發表，你們必須在最近期內召集一個支部會議，來把決議案整個地討論一下，把支部會議的記錄送到市黨部來。』」

x

x

x

這是一個過去的大教堂，現在已經改變成爲軍隊和格柏烏機關的公共俱樂部了，在長方形的禮堂內，牆上掛着長條的紅布，寫着普通的口號，到處貼着標語和圖表，臺上現在是放着一張桌子和幾張椅子，以作會議的主席團的坐位，臺下，則一排一排地放着長長的板櫈。所有板櫈上，現在已經坐滿了紅軍的兵士和格柏烏的工作人員。軍隊和格柏烏機關的聯合支部的黨員全體大會現在是開會了，主席是一個中等身材的肥胖的男子，大大的臉盤，蓬鬆的黃頭髮。他是中亞細亞的格柏烏的全權主席，白爾斯基。我是被指定在今天做關於莫斯科討論的報告。

『同志們！』我開始報告了，我差不多只是把前天在黨的積極份子會議上米士拉克的報告重複了一遍，再加上最近在莫斯科報紙上所讀到的一些新材料。我大約報告了一個鐘頭，全堂都很靜寂地聽我的報告，在我報告終了的時候，我也照例喊了幾個勝利的口號。

『誰想對這報告發表意見？』主席在我報告完了以後，立起來這樣的問。全堂沒有回音。

『那末，同志們！對報告者有什麼問題沒有？』主席又提出這個問題來。

在右角上坐着的邊防部主任珂伐林戈突然立起來了。他是烏克蘭人，過去曾經是無政府共產主義者。他是工人出身的。他用着發沙的聲音說：

『我有這樣的一個問題：剛才報告者在這裏講了一點鐘的話，其實，這在報紙上我們早已讀過了的，他只說：我們必須與托洛茨基等爭鬥，但是，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到：爲什麼要與托洛茨基爭鬥？托洛茨基的政綱是怎樣的？托洛茨基所要求的是什麼？這些我們是一點也不知道。最好請報告者詳細地把托洛茨基和中央委員會不同的意見一項一項地告訴我們，這樣，我們才能知道誰是對的，誰是錯的，好發表我們自己的意見。』

會場的空氣突然緊張了！全堂只聽到「對的」！「對的」！高聲的叫喊。

經過短時間討論以後，於是決定二天後再來召集一個全體黨員大會，在這次會上，另外指定人來做關於托洛茨基派的觀點和主張的報告。

二天很快地過去了，全體黨員大會又在俱樂部開會了，這一次到會的人比第一次還要多，會場的座位已經坐滿了。還有很多非黨員也都帶着好奇的心理來參加旁聽。這次報告，由我指定一個營黨代表顧西夫來做，他的像貌非常醜陋。他平常對什麼問題似乎都沒有興趣的，在前次開黨員大會的時候他也很少發言，我之所以指定他來做這個關於托洛茨基派的觀點和主張的報告，就是爲要使他不曾引起聽衆對托洛茨基派的同情。

在主席宣佈開會以後，就開始顧西夫的報告，初時，顧西夫演講的聲音是說得非常輕。他只是引了我前天所報告的幾句話，翻來覆去地說了一下，聽衆漸漸覺得乏味了，有的在臺下自管自地談話，有的竟瞌睡了，但是，突然，顧西夫變了！當他提到托洛茨基的主張的時候，他把胸挺起來，嗓子也提高了。最後，在他結論裏說：

『現在，在今天的會上，我將說我所想的和所感覺的話了，讓明天白爾斯基把我放逐到任何遼遠的一角去吧！同志們！這就是你們的所謂黨內的德謨克拉西嗎？我想，你們每個人都知道：假使你能得上司的歡心，那末，你就什麼事情都可以做。但是，這叫做什麼？不就是拍馬屁嗎？啊！拍馬屁的切卡工作人員！多羞啊！爲什麼會有這種情形發生呢？這就因爲我們的黨機關都被官僚主義者盤踞着了。誰要說一句不滿意的話，他就會把你從黨內拋出去。』他說到這裏，聲音愈講愈響了，簡直是高聲的叫喊了：『在統一的共產黨裏，那裡我們有平等呢？這只不過是黨章上的白紙黑字而已！實際上，却上下分明，上司和下屬。上級官僚們是越做越高，所引用的不是自己的私人，也就是拍馬屁的好手。大家都狼狽爲奸，無惡不作。……這只有黨內的德謨克拉西纔能肅清我們黨內這種醜惡的現象，而予那種官僚們以嚴重的打擊。』

在他講完了以後，會場也隨着緊張起來了。全場都是鼓噪和叫喊的聲音。白爾斯基的臉頓時變做灰白色了。他只是不斷地打着主席臺上的鈴，但是秩序仍舊很難恢復，

臺下的到會者每個人都想發表意見，經過短時間的混亂以後，主席允許那些願意發表意見的人上臺講話，於是才漸漸平靜下去。

臺下的人一個一個地上臺發表意見，可是他們講演的重心差不多都是打擊黨部機關的負責者。

「革命，似乎已經結束了，但是，那些沒有上戰線的人們，却早已很快地把好的飯碗搶去了。」一個演講者這樣高叫着。

「那些中央委員們都是吹牛屎，他們似乎在基督降生以來就是黨員，但是，事實上，誰知道他做了一些什麼？又誰知道他在十月革命時候，藏匿在什麼地方？我們是必須把所有黨的機關都來清洗一下！」另一個演講者又這樣高叫着。

討論完結了，於是開始提出決議案來，當時，我總覺得反中央的人數要多一些，差不多所有紅軍兵士中的黨員都是擁護托洛茨基的。

但是，經過主席圓玩了相當「戲法」以後，舉手的結果是：贊成中央委員的三百六

十三票，而贊成托洛茨基的三百五十六票。就以這個數目來看，格柏烏機關的一半黨員是站在托洛茨基方面的，這已經是中央的很大的失敗了。可是，形式上，中央還是佔了多數，多七票，而在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下，擁護中央的決議案還是通過了。

第二天，在報上所登載出來的消息：格柏烏是站在中央方面的，是擁護齊諾維埃夫和卡明涅夫。

x

x

x

在「科爾西」戲院內，舉行着全市黨員大會。主席團是市黨部的幾個委員及新從莫斯科派來的盧慈太克和伐里克史。並且由盧慈太克作報告，他穿着一件貴重的狐皮大衣，做報告時也沒有脫下。他報告了以後，有很多人上臺發表意見，大多數的演講者也還是擁護托洛茨基觀點。站在中央方面是少數。

最後，開始付表決來通過決議案，數票者預先早經市黨部書記葉拍什涅科夫指定了。數票者，這是有很大作用的，在他，減少幾百票和增加幾百票是很容易做到的。

『誰贊成盧慈太克同志的決議案？請舉手！』主席立起來高聲地說。

『誰贊成麥麥也夫同志的決議案？請舉手！』數了票以後，主席又高聲地說：

『贊成盧慈太克同志的二千四百六十票，而贊成麥麥也夫的一千五百二十票。』數票者高聲報告數票的結果。

『這樣說來，大多數贊成盧慈太克同志的決議案。』主席的結語。

『等一等！』從包廂中發出很大的聲音來：『請主席報告今天到會的一共有多少黨員？』

於是，全體到會者都把視線集中到包廂裏去，原來發言的是一個紅軍的兵士。

『一共三千二百人。』葉拍什涅科夫生氣似的回答。

『這樣，那末爲什麼數出差不多有四千票來呢？』那裏紅軍兵士質問着。

頓時全堂又起了大聲的鼓噪和叫喊，混亂有十分鐘，才漸漸平靜下去。

『第一次票數作廢，重新再付表決。』最後，主席只得提出這樣的辦法來。

於是，又重新表決，重新數票。結果，贊成中央的一千六百另七票，贊成托洛茨基的一千五百九十三票。當然，誰都明白，在這數字中間，數票仍舊還是玩了小把戲，所以，中央委員會方面才能得小小的勝利。

白俄羅斯格柏烏全權主席密達維到塔斯干城來造訪白爾斯基。他是和白爾斯基一樣典型的人物。他們二人是好朋友，而且是老戰友，他們現在都是坐在我支部委員會的辦公室裏。

『好的，讓我告訴你這裏關於討論的情形吧！』白爾斯基向密達維訴說：『我不知道阿格比珂夫同志是無意的還是有意的叫那位顧西夫來做報告。看這顧西夫面目不揚，誰知他着實有些煽動的本領，真的，差一點兒中央的地位就被打坍了！你想，如果莫斯科知道了這裏反對派有這樣大的勢力，我真不知道他們將會講什麼話。是的，現在這個顧西夫已經被我放逐到西米河流域去了，讓他到那裏再去搗亂吧！』

『你說莫斯科嗎？哈哈！』密達維帶笑地回答：『那面情形還不是和這裏差不多』

！在莫斯科格柏鳥的黨員大會上，是由柏利奧勃拉仁斯基（註三）親自來作報告的，他是一個大學教授出身的，他一隻手是經濟學的數目字，另一隻手是「共產主義的初步」，真是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你是知道的，莫斯科格柏鳥支部一共有三千黨員，可是，在柏利奧勃拉仁斯基報告以後，大多數都擁護托洛茨基了。後來，請那位有名的馬克斯主義學者拉柴諾夫同志來演講，想以他的威權或許可以得到羣衆的信仰，但是，仍舊不發生作用，羣衆不願意聽他，甚至有人罵他是老牛。至於迭爾仁斯基及其他格柏鳥的常務委員則他們簡直連發言都不允許，結果，主席團宣佈散會，延到第二天晚上再開，第二天，於是當即採用對付的方法：首先，立刻把齊諾維埃夫從列甯格拉請回到莫斯科；次之，把那些主要的托洛茨基派份子，一部份軟禁起來，一部份立刻派到外埠工作。一切佈置就緒以後，晚上才繼續開會，開始就是齊諾維埃夫的報告。他一直講了四個鐘頭，大家都安靜地聽着。後來，付表決了。雖然，是預先已經採取了對付的辦法，但是，結果，也祇得極少的多數，贊成那擁護中央的決議案。真的

，這次討論真是熱烈，簡直與一九二一年不相上下！」密達維結束自己的話。

「你聽到這個消息沒有，莫斯科格柏烏的軍法部已經改組了？」頓了一頓，密達維又向白爾斯基說：「你可知道爲什麼？不知道嗎？好，我告訴你。因爲這軍法部整個地都擁護托洛茨基派，所以，迭爾仁斯基把它改組了。舊有的人員大都送到邊疆去了，有四個還派到白俄羅斯我地方哩！」

「哦！」白爾斯基深思地回答！「好的共產黨員都不派到邊疆來，而送來的都是一些搗亂份子和犯了錯誤的黨員，這樣，邊疆的工作怎能叫我們做得好呢？是的，他們把這邊疆似乎當作大監獄了。」

從他們的談話中，我們可以看到黨和格柏烏領袖們，在一九二三年的討論時期，爲要維持無產階級黨的「統一」，是用了怎樣的方法來對付格柏烏中的共產黨員了。

x

x

x

我做格柏烏內的共產黨支部書記已經有九個月了，在這工作期內，我深深地感覺

到，做黨的工作是沒有絲毫意思的，因為，這是不需要思想和決定，無論什麼事情，上級機關早已預先替你想好和決定了。上面給你一張通告或決議案，你必須不能絲毫變更地執行；否則，你就會得到什麼傾向的罪名，而把你工作撤消，於是，你就被打下去了。

我不能再壓住自己的個性來做黨的工作了，我決定再回到實際的積極工作中去。

結果，真是湊巧，格柏烏的國外主任勝利里西爾打電報來調我到他的部下工作去了！

(註一)『真理』報，譯音爲『柏拉符達』，是蘇聯共產黨中央的機關報。

(註二)『新聞』報，譯音爲『依士維斯却』，是蘇聯中央政府的機關報，與『真理』報爲全蘇聯最大的二個報紙。

(註三)柏利奧勃爾仁斯基是蘇俄最著名的經濟學家，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是托洛茨基反對派領袖之一，於一九二七年與托洛茨基等同時被共產黨開除黨籍，至一九三〇年，始向斯達林承認錯誤，恢復黨籍。在蘇俄銷路

最廣，曾譯成十多國文字的『共產主義 A R C』一書，就是他和布哈林合著的。

第十一章 在印度邊境的格柏烏工作

我隨着蘇聯的大使館人員到了卡蒲爾（註一）了。名義上，我是大使館裏的出版部副主任，而實際上，却是駐阿富汗的格柏烏代理人。公使館的房屋是已經很老舊了，對面是阿富汗著名的，而且唯一的機器工廠。公使館與工廠的中間，橫貫着一條卡蒲爾河，夏天裏，這條河時常是乾涸的。在公使館門口栽着有幾株大的樟樹。在這枝葉蔽天的樹蔭之下，是夏天乘涼最好的地方了。公使館的人員在空閒的時候，沒有一個不坐到樹蔭下面去納涼的。公使館的房屋雖然是非常老舊，但是，這一點却是其唯一的優點。

我們來這裏已經有二個月了。這是很令人心焦的事，二個月來沒有蘇聯的報紙看，因此，當我們坐在樹蔭之下納涼的時候，一談就會談到這個問題上去。真的，我們都是很焦急地在等候外交信差的到臨。有一次，在我們正在談起外交信差的時候，突然我們看到站在大門邊的阿富汗人的站崗把大門打開了，進門來的是幾個灰塵滿臉的

騎者，這就是外交信差和他的同伴。在他們的後面，還隨着幾匹負貨的馬和四個護兵。於是，坐在樹蔭下納涼的我們頓時高興起來了，大家爭着跑過去歡迎遠道的來客。外交信件及其他物件都很快地從馬背卸下來，由祕書整理一下，放置到辦公室裏去。公使館的總管也去預備休息地方，讓這三日來在路上飽經辛苦的外交信差安歇。而我們也就回到樹蔭下面去，焦急地坐着等候新的消息。

一小時以後，公使館的僕人與西門從公使的辦公室跑向我們地方來。他用阿富汗話對我說：

『公使請你到他那面去。』

『好的！』我回答他，就立起來，走向公使的辦公室去。

從公使史達爾克那裏，我得到了一封祕密信件。信封上是蓋着人民外交委員會的印子，寫着：『萬分祕密，彼得同志親啓，任何人不准私拆，』等字樣。彼得，這是我在阿富汗的別號。我很謹慎地把這封信拆開，原來信封內是二張通告和一疊美金，

通告內的主要二節是：

「(四)，請你注意在阿富汗的蒲哈爾的僑民。據我們所得的報告，阿富汗政府現在還繼續維持他們，同時，聽說蒲哈爾王最近要派蒲哈爾的商人尤索夫到國際聯盟會去請願。此外，又聽說，反蘇維埃的暴動又將活躍。因此，你必須對在阿富汗的蒲哈爾人加以嚴密的注意，尤其是他們與蘇維埃境內的關係。」

「(五)，據尚未證實的消息，阿富汗南部所發生的暴動是受英國人幫助的，暴動者的槍械是英國人供給的，請你設法偵探英國人與暴動者之間的相互關係。最好能獲得足以證明英國人幫助暴動者的確實的文件。」

通告中的其他各節，大都和這二節差不多的內容。

x

x

x

我曾經每天在卡蒲爾附近的郊外來來去去的閒逛，我也曾認識了很多阿富汗土人。但是，關於蒲哈爾人，則我所知道的，只不過是：蒲哈爾王住在離卡蒲爾十八啓羅

米突的一個克拉發脫宮裏面，大約有三百多個黨徒跟在他一起，而這三百多個黨徒中間，我是一個也不認識的。

自從得到了莫斯科的通告以後，於是我每天就在卡蒲爾與克拉發脫宮之間的路上閑逛，希望能夠遇到蒲哈爾人，可以和他慢慢地發生關係。這樣地我閑逛了差不多一個星期，但是，什麼結果也沒有得到，真使我非常灰心。到了第八天的早晨，當我正向克拉發脫宮去的那條路上走的時候，我回頭看到有一個人從後面走過來。他是一個老人，鬚鬚已經白花色了。他穿着一件雜色的大褂，頭上包着白色的布，腳上穿着一雙軟草鞋。一看就知道他是一個標本式的蒲哈爾的老頭子，他也是從城裏到克拉發脫宮去的。於是，我就停下來，等他走近我身邊的時候，我用蒲哈爾話向他招呼：

「早安！老伯伯！」

「早安！」他用他細長的東方人的眼看了我一下，隨着就這樣回答我。

「你知道不知道，老伯伯，這裏到溪里秀登去是走那一條路的？」我仍舊用蒲哈爾

話向他說：『我到這裏來還不久，所以不知道路。』

『我也是到溪里秀登去的，你就隨着我走好了。』他的回答。於是我就跟着他一塊兒走。

『你的蒲哈爾話說得很好，但是，你又不是蒲哈爾人，你到卡蒲爾來做什麼的？』
老頭子問我。

『啊！我在蒲哈爾差不多住了一生，我在那面開有店舖，在革命以後才關。現在，沒有辦法，只得出來找事情做，我現在是在蘇聯的公使館做翻譯。』我回答他：『我是直接從蒲哈爾到這裏來的，我想在這裡積蓄一些錢，再回到蒲哈爾開店舖去。』

『你從蒲哈爾來還不久嗎？』老頭子很高興地說：『那末，請你告訴我一些，那面現在的生活是怎樣？你所認識的在那面還有什麼人？』

我於是就詳細地告訴他。我們一邊走，一邊談，一直談到溪里秀登的蒲哈爾王的宮殿看見為止。

「謝謝你，好孩子！承你伴我談了很多話，假使你有暇的話，每逢星期五可以到我地方來玩玩，我是住在克拉發脫宮裏面，你問亞里麥頓先生，誰都會引你到我地方來的。」老頭子在告別時和我這樣的說。

「謝謝！老伯伯！我有空一定會來的，在異國能遇到自己人，這是非常快活的事！」我說了以後，也就和他握了一握手，分別了。

這樣，我將來就有任意到克拉發脫宮來的口實了，是的，這是反蘇維埃的暴動的大本營，在這裡居住着被布爾塞維克驅逐出來的蒲哈爾的魔王，和他手下三百多個黨羽。我將要在這些布爾塞維克的最仇恨的敵人中間周旋了。固然，這是冒險的任務，假使被他們發覺我是奸細而把我弄死，我是什麼辦法都沒有的。但是，我已經決定了這樣做，第二條路是沒有的。我必須很快地在這些蒲哈爾中間找到我的秘密工作人員，以報告他們種種秘密的消息，我必須很快地來完成莫斯科的通告中的任務。

第二天早晨，我就騎着馬，袋裡暗帶了手槍到克拉發脫宮來了，在克拉發脫宮的

大門外，我跳下馬，就一直向大門進去。

『站住！』立在大門口的站崗高聲喊着：『你到什麼地方去？』

『我要見亞里麥頓先生。』我不慌不忙地回答他。

『那末你爲什麼要進這裡大門呢？這裡是蒲哈爾王陛下住的，你找亞里麥頓先生，到左手第三家去問好了。』站崗告訴我。

我於是折向左轉，到了第三家的門口，就進去了。裏面出來了一個年青的蒲哈爾人，他很懷疑地注視着我。

『亞里麥頓先生是不是住在這裏？』我先開口問他。

『是的！但是，他現在不在家，到教堂去了還沒有回來。』他的回答。

『那末，我就在這裏等他吧！』我說着，就把馬拴在門口的一株樹上。

那個年青的蒲哈爾人就拿了一把椅子和一壺茶來，我於是就坐在樹蔭下面喝茶。漸漸地在我的周圍聚集了很多人，他們都帶着好奇心來找我談話。我一方面喝茶，一

方面就告訴他們現在蒲哈爾的生活情形。我告訴他們：新的蘇維埃政權是爲勞動者謀利益的。同時，我又告訴他們，現在蘇維埃政府正在施行大赦，所有因畏罪而逃在國外蒲哈爾人如願意回故鄉的話，都可以回去。他們聽到這一點，臉上都顯出一種緊張的表情，是的，他們誰不想回故鄉呢？

不久，亞里麥頓先生揀着數珠從教堂裏回來了，他見了這就很客氣地向我招呼。『是的，他是剛從蒲哈爾來的活人啊！』他指着我向坐在我周圍的聽衆這樣說。於是，我的威權在他們的眼光中更加提高了。我又和亞里麥頓談了一些話，我就向他們告辭返城。在我臨走的時候，那些坐在我周圍的聽衆們還露出戀戀不捨的神情。在返城的路中，我坐在馬背上感覺到非常高興，高興我今天的成功。我覺得，今天我是播種了很多好的種子，我高興地期待着不久的將來會有很豐富的收穫！

『先生！』當我在卡蒲爾的薩拉市場上買些另星物件的時候，聽到背後有人這樣地

叫我，我回頭一看，原來是兩個蒲哈爾人。

「我們想同你談話，你能不能和我們到清靜一些的地方去？」他們問我。

「可以的！」我的回答。同時，就和他們折入一條小街裏去。

「我們倆已經決定回蒲哈爾去，請求你幫忙。請你向公使說情，使他能允許我們回老家去。」在四周沒有人的時候，其中一個向我這樣請求。

「好的！我把你們的請求轉告公使，後天這個時候，你們再到這裏來，我把公使的回答告訴你們。」我回答他們，同時，要他們把名字寫下來，就各自分散了。

過了一天，我們又到原地方會面了。

「公使不相信你們是誠意的想回家去，做安分守己的事情。」我開始向他們說：「他恐怕你們回去仍舊去作反蘇維埃的暴動。」

「不！先生，我們離開故鄉和家庭已經五年了，在這五年內，我們已經嘗盡了萬般的辛苦，他們雖然一天到晚都向我們宣言，我們很快就可以獲得勝利而返故鄉，但

是，結果呢，現在還不是空想？我們過着牛馬似的生活，連飯都吃不飽。這種生活，我們現在已經過得夠了，我們現在已經看穿了。真的，這不僅我們二個人是這樣想，差不多我們所有的人都想回故鄉去，只不過都怕布爾塞維克的處罰而已。」

『是的，但是，你們用什麼來證明你們真情地想與蒲哈爾王脫離關係呢？』我問。
『你要我們做什麼就做什麼！先生』他們倆同時地回答我。

『這樣，那末我向你們有這樣的提議：在三個月以內，你們得仍舊留在這裡，隨時把克拉發脫宮內蒲哈爾王所做的事情來報告我。此外，你們應該勸說其他的蒲哈爾大脫離蒲哈爾王的關係回故鄉去。如果，你們能真心地把這兩個條件完成，那末，我一定替你們向公使說情，請他發返國的護照給你們。至於你們留在這裏的生活問題，那我每個月可以給你們每人一百個羅比（阿富汗幣名）以作津貼。』我向他們提議。

『我們一定依照你所說的去。』他們很堅決地回答。

我於是先給他們每人十個羅比，以作預支，他們就很高興地拿着走了。

一個月以後，我已經得了很大的成績，我已經把一大批在阿富汗的蒲哈爾人送回蒲哈爾去了。同時，在蒲哈爾王的周圍我又多得了幾個替我作秘密工作的人員。

『依薩克！』我在約定的地點，遇到替我作秘密工作的蒲哈爾人叫做依薩克的時候，我向他說：『我現在需要在卡蒲爾的蒲哈爾人整個的名單，你能不能替我辦到？』

依薩克是一個短小身材，紅臉，並且有一雙狡猾的眼睛的蒲哈爾人，他聽到我的話以後，想了幾分鐘，然後才回答我說：

『當然是可以的，但是，你將給我幾多錢呢？』

『自然啦！我將給你特別多些，如果你能把這整個的名單替我弄到，我除了給你月薪以外，還將再給你一百個羅比賞錢。』我提出條件來。

『好的！一個星期以後，我一定替你辦到。』他說了以後，就向我告別，很快地走了。

經過了一個星期，我又在原地方會到依薩克。

「請你拿去吧！」依薩克把一大疊紙張遞給我以後說：「所有在卡蒲爾的蒲哈爾人的名單都在這裏面了。」

我拿了名單一看，原來這名單內不僅有名和姓，而且還有每個人詳細的履歷。

「依薩克！你這名單是怎樣辦到的？」我問他，同時，我把一包羅比交給他。

「先生！這倒費了一些時間哩！我對所有的在卡蒲爾的蒲哈爾人說：我想寫一部關於蒲哈爾歷史的書，在這部書裡面，我將把所有我們光榮的民族英雄們的名字都寫進去。同時，我又說：這部書將來一定要出版的。將來所有蒲哈爾人及全世界人們讀這部書的時候，一定將非常欽佩我們這些為蒲哈爾民族而爭鬥的光榮的英雄們的。因此，他們聽了以後，就自己都把每個人詳細的姓名和履歷都寫給我了，他們還恐怕我把他們的姓名忘記寫進去哩！」他說了以後還很自炫地微微笑了一笑。

「你倒很聰敏，將來回家去，說不定還可以做一個大人物哩！」我說。

「先生！你知道，我回蒲哈爾以後，還想討一個老婆。最好請你替我設法，弄一

個國家的獎章給我。」他忽然向我這樣的請求。

『你要獎章做什麼呢？』我問。

『因爲，如果我有了獎章的話，那末，女子們就都會愛我，同時，每個蒲哈爾人也都肯把女兒嫁給我了。先生！謝謝你，替我弄一個吧！』他回答。

『好的！等你工作做完以後，回蒲哈爾去的時候，我將給你一個很大的獎章。』我答應了他，同時，我又笑他蠢直。

於是依薩克就很高興了。他是很相信我的，因爲，我答應他的事情，從來沒有欺騙他過一次。此後，他將更努力的工作了，爲要得到這蘇維埃政府的獎章，而我也因此於是更快地完成了莫斯科格柏烏的通告中第四節的任務。

在依薩克回蒲哈爾去的前夜，我會送給他一個我自己的蘇聯航空化學會的獎章，這倒確是一個很美麗的大獎章。這樣，總算我實現了我對他的諾言。

x

x

x

我坐在赫生的家裏，赫生是我部下秘密工作人員之一，他是在阿富汗陸軍部做工作的。在房內，除了我和赫生以外，還有一個反蘇維埃暴動的領袖甫柴麥古，他坐在左角的長檯上，一個人默默地作禱告。他雖是一個非常兇暴，殘忍的東方魔王，可是，現在却很和平的，同小孩子一樣，自管自地在禱告他的上帝。他現在已變做我部下的秘密工作人員之一了。

我們還要等候另一個反蘇維埃暴動的領袖——庫須麥脫。據說：他在土耳其斯坦作反蘇維埃暴動的時期，他曾和英國人締訂了書面的條約，在這條約內；英國人答應幫助他槍械和金錢以反對布爾塞維克，如果我們能得到這個文件，則對我們是有極大的意義；因為，那時正是英俄絕交的時期，蘇維埃政府可以用這個文件去鼓動全歐社會的輿論。因此，我曾得到了格柏烏的通告，叫我只要能得到這項文件，無論怎樣讓步都可以的。

我，老實說，還帶着好奇的心理想看一看這中亞細亞殘暴的魔王庫須麥脫究竟是

怎麼樣的一個人。他曾自稱爲「徒尼格羅」（蒲哈爾語：世界的征服者），是成吉思汗的後裔。他在土耳其斯坦活動的期內，用他的刀曾親自屠殺過成千成萬的和平的老百姓。

不久，庫須麥脫和他的兄弟到了。他是個中等的身材，瘦削的臉，一只眼睛用黑色的綑帶紮着。頭上包着黑布，更顯出他臉上殘暴的神情。他見了我們點了點頭，就在桌子的旁邊坐下。

我們今天談判的內容，是早經赫生預先同他商妥了的，所以，我也不講虛套，直接提出「正文」來同他談判。

「庫須麥脫先生，我今天代表蘇維埃政府向你說話。我担保你能平安地返蒲哈爾，政府可以完全赦免你過去一切的罪戾，但是，你須得執行下列的條件：第一，你必須把你與英國人的關係詳細地說出來；第二，你必須把所有在這裏的你的部下解散；第三，你須命令在菲根的黨徒們停止暴動並且還須號召他們來歸順蘇維埃政權。」我

向他提出我們的條件。

『好的！但是，我回蒲哈爾去將做些什麼事情呢？』他問我。

『蘇維埃政府將給你一定的恩俸，同時，或許還會指定重要工作給你做。』我的回答。

『且讓我考慮一下你的條件吧！』他說了以後，就閉着一隻眼睛考慮起來了。

『聽說你曾經和英國人開過談判，與他們訂了條約，這是正確的嗎？』我過了一歇提出這個問題問他。

『是的，當我在倍寫瓦爾的時候，我會和英國人開過談判。他們口頭上答應了我很多事情，但是，實際上，他們是什麼都沒有幫助我。』他很愧憤地回答我。

『那末，你有和他們訂締書面的條約沒有？』

『不，我們是沒有書面條約的，我是和一個英國政府的要人曾作過幾次個人的談判。』他很老實地回答。

這樣，是使我失望了。「英國人的書面條約沒有，那末用什麼來證明給全世界人士看：我們蘇維埃政府是喜歡和平的，而帝國主義者却是有反對無產階級國家的企圖？我不相信這會沒有的。庫須麥脫那裏沒有，別地方我想終歸是有的。我還須繼續好好地探尋。」當時我心裏這樣想。

從這件事起一直到現在已經有六年了，六年來我差不多無時無刻不在探求英國政策的秘密。英國秘密的外交文件我已經獲得很多了，但是關於英國人幫助蒲哈爾人暴動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書面條約，我終無論如何沒有探尋到。

這用什麼來解釋呢？是英國人真的沒有這項文件？還是我工作沒有做到百分之百的完滿呢？

x

x

x

至於庫須麥脫，則自從我知道他那裏沒有這項文件的一霎那起，他對於我就完全失去意義了。我們談判以後，他只不過變做了我部下許多秘密工作人員中的一個而已。

(註二) 卡蒲爾係阿富汗國的京城。

第十二章 我們與英國人

我坐在阿富汗一個大臣的家裏。這是一間很大的房間，地上鋪着厚厚的氈毯，在氈毯上放着有小小蒲團和枕頭。我們就盤着腿坐在蒲團上面。這位大臣是瘦瘦的身材，黑頭髮的中年男子。灰色的眼睛不時發着閃閃的光。他是當時阿富汗的亞瑪努拉王最親信的人物，同時，他同印度回教的領袖蕭克鐵和麥哥米鐵也有很密切的關係。他曾經到過印度，親自去拜訪過那些回教的領袖們。他有幾張他自己和印度回教的領袖同攝的照相，這幾張照相他保存着非常寶貴。當有客人到他家裏去的時候，他終要把這幾張照相拿出來，向客人誇耀的。

我在晚間沒有事的時候，是時常到這位大臣家裏去閑談的，因為，在他那面，可以聽到很多印度來的新消息。他非常不喜歡英國人，在這一點上，我們就成了很好的朋友；雖然，在另一方面，他仍舊還是痛恨布爾塞維克的。

今晚，仍和往常一樣地我們席地坐在蒲團上閑談。

「華士爾先生，」當我們閑談到阿富汗內戰的時候，我向他說：「現在你當能確信，英國人才是你們真正的敵人了。我們蘇維埃政府是幫助亞瑪努拉王的，我們曾送給你們十架軍用飛機和炸彈，同時，還有飛機師。但是，英國人却幫助亞瑪努拉王的敵人麥米特漢。」

「麥米特漢，這簡直是一隻蠢象，是一個大流氓；但是，他愚魯得很，我們用不到去害怕他的。英國人，當然，是會幫助他的，因為，英國人是希望我們阿富汗愈亂愈好。這一點，我向亞瑪努拉王不只說過一次了。至於你們蘇維埃政府，我們也不能完全相信你們的，但是，無論如何，我們的敵人現在是同一的，因此，在這一點上，我們是應當相互幫助才好。」那位大臣這樣回答我。

那是自然啦！但是，阿富汗當它還不能成為強有力的國家的時候，它是永遠會處在危機中的。歷史告訴了我們，一個國家之能成為強有力的，只有在它有了海口的時候。如果，阿富汗有了自己的海口，甚至如克拉溪（印度著名的海口），那末阿富

汗是當即就可以成爲強有力的獨立的國家，如其他列強一樣的了。」我用煽動的口吻向他說。

「是的，但是，我們終究會有海口的。你可知道，我們有七千萬回教的弟兄們住在印度哩！」他很自信地說。

「老爺！警察總長來見。」僕人進來向那位大臣通報。大臣囑咐僕人請客人進來

「啊！我們非常歡迎，請坐請坐！」大臣向那位警察總長招呼。同時，又指着我向警察總長介紹：「他是我蘇聯公使館裏的朋友。」

警察總長是一個胖而且矮的中年男子，身上穿着軍裝。臉上表示出他似乎是心事很重的樣子，但是，却不時終浮着微笑。他向大臣點點頭以後，就坐在我對面的一個蒲團上。

「我非常榮幸，今天能和你認識。我很久就聽到你的大名了。我是非常喜歡俄國

人的，他們才是我們真正的友人。」警察總長開始向我談話。

我默默地向他點了點頭。同時，我自己暗地裏想；「他到真是我的「好朋友」！他不是會派了幾個偵探假裝着僕人來我們公使館工作嗎？他不是會派了二個便衣偵探到處跟在我的後面來監視我的行動嗎？是的，他是我們的「好朋友」！」我想到這裏，不禁自己好笑起來了。

他和那位大臣儘談一些普通的事情，我只坐在旁邊聽着，一句也沒有參加他們的談話。

後來，那位大臣忽然談起關於那些到阿富汗來工作的德國工程師的事情來了。

「那些外國人到我們阿富汗來，什麼事情都不做，但是却領了很多的薪金！」大臣很不平地說。

「聽說你和那些德國人很要好，是不是？」警察總長微笑着向我詢問。很明顯地，他是知道我一切的行動。

「是的，先生，我和那些德國人很要好。而且，我今天吃過中飯以後，還會到公使館去看他們過，同他們大約談了二小時的話。對啦，這是應當告訴你的，因為，我今天去是騎馬去的，你那位朋友在後面追我不上，所以，他是探不到我今天下午的去處，也因此，這件事，恐怕你現在還不知道。」我也微笑着，帶着譏諷的口氣回答他。

「我那位什麼朋友？」警察總長臉上發紅了，他仍裝作不懂地問我。

「我所說的那位朋友，你當然是明白的，何必問我呢？不過，我應當向你聲明：我們對阿富汗是完全誠意的，我們對你是沒有任何祕密的。我們的目的是與英國人作爭鬥，在這一點上，我希望我們互相間能够做很好的朋友。如果，你有什麼問題想問我的話，我是極願意開誠佈公地把我所知道的一一回答你。」我向他很正氣地說。

「我是非常高興，你們預備幫助我們來與英國人作爭鬥。」警察總長想了一想以後，就以這句話來作結束。接着把談話的題目轉到另一問題上去了。

大約談了半點鐘以後，那位大臣忽然又提起英國人的問題來了，我於是趁這機會，向警察總長質問：

「請教總長，你們是不是真正地不喜歡英國人，而想與他們的勢力作爭鬥呢？」

「自然啦！我是無時無刻不想去與他們作爭鬥的。但是，這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英國人他們是很有錢的，而我們的經費又非常有限。」他的回答。

「你每月可領幾多薪俸？」我問。

「每月三百羅比。」

「那是太少了。但是，如果你願意的話，只要你能防止英國人在這裏的種種活動，我們每月可以幫助你五百羅比，以作警察們的需要。」我乘機向他提議。

「但是，你要我們做一些什麼呢？」他問。

「並不要你做些什麼特別的事情，你大概總能知道，我們有的是關於英國人的整個的情報。我將來報告你英國在阿富汗的密探的名單，你只要按照這個名單把他們逮

捕起來。如果你能做到這樣，則我們每月五百羅比就可以津貼你，同時，對你工作的成績也可以得到很大的幫助。此外，如果你們探聽到關於我們共同敵人的密報，你們也應當通知我們，使我們可以共同對付我們共同的敵人。總之，這對於你們阿富汗政府是只有好處而無害處的。」我斬釘截鐵似的向他說。」

「好，這樣我是同意的。」警察總長握住我的手，回答我：「但是，這千萬不要讓其他的人知道。」

「那是當然，請放心好了！」

這樣，我們隨便又談了幾分鐘以後，我就向他們告辭回公使館去。在路上，我內心覺得非常滿意。是的，現在連警察總長都和我們打在一起了，無疑義的，將來經過他，整個阿富汗的警察機關都可落在我們的手裏了。

x

x

x

晚上十點鐘，我要去會一個阿富汗重要的軍官，他將報告我關於印度西北部與阿

富汗交界地方的情形。這位軍官年紀還很輕，高高的身材，精明的臉，簡直是阿富汗的亞非里特民族之最好的典型。他做事非常謹慎，他每次和我會見的時間總定在深夜十時以後，而且一定要我親身去，他不相信我的助手。他在卡蒲爾郊外有自己的房子，房子的周圍都是種稻的水田，只有一條狹狹的田塍可以通到他的家裏。在他家裏是非常清靜的，我們可以安心地談所欲言，決不會遺漏消息的。

這一次，因為，我有些腳痛，不能騎馬去，所以，我就坐公使館的馬車去，趕馬車的是我下面的一個助手。我們在城內兜了幾個圈子，看到後面沒有人注意的時候，我們就溜出城外向那位軍官家裡去。不久，我們就到了白格勃拉宮的門前，軍官的家就在前面不遠了。於是，馬車就在這裏停下來。

『麥克西莫夫同志，你最好把這馬車沿這條路慢慢地駕來駕去地拖，不要老停在這裏，會引起人注意。可是，不要拖得太遠了，我出來時會找不到。』我下了車以後，向馬車夫說。

『好的！』馬車夫答應了一聲，就慢慢地把馬車轉一個身向後走了。我也於是轉了一個灣，沿着狹小的田塍走向軍官家裏去。

到了軍官家裏，軍官早已在家裏等候了。我們就很快地談了二十分鐘的話，把話講明白了以後，我就當即離開他出來。走到白格勃拉宮門前，想坐馬車回去，但是，不好了，我的馬車尋不見了。我向左右遙望，也望不見我馬車的影蹤。這，不得不使我心內發急了。我害怕我那個車夫會遭受什麼事變。我焦急地等候了幾分鐘以後，結果，我只得決定走路回去，雖然，腳有些痛，但是，這是沒有辦法的。可是，我走到幾步，前面遠遠地有一燈光漸漸近攏來了。最後，我才看明白，原來就是我馬車的燈光。

『你爲什麼拖到這樣遠去了？』當馬車停在我面前時，我問車夫。

『剛才，在不遠的那株樹後面，有一個阿富汗人在偵視我們。因此，我才決定把車拖遠去，使他不曾注意到你。』他輕輕地回答我。

「在那一株樹後面？」我問他。

「看！在左面，現在還在哩！啊！還可以看到他包頭的白手巾。」他指着路的左面的一株樹，叫我着。

我依着他所指的方向走過去，果然，有一個阿富汗人坐在一株樹後面的小蒲團上。

「喂！你坐在這裏做什麼？」我用阿富汗話向他說。

「唔！我看這樣深夜有什麼人在這裏走來走去，同時，我想看看他們有沒有什麼事。」他含糊地回答我。

「當然有事啦！沒有事，誰願意深夜在這裏走來走去。哦，對不起，這裏到英國領事館怎樣走的？我們在這黑暗中迷了路了。」

「沿着這條大路一直走好了。」他回答。

「謝謝！祝你夜安！」我向他說了一聲，就跳上馬車走了。第二天晚上，我就接到警察總長的情報：

「昨天晚上十一點鐘左右，在白格勃拉宮面前那條大路上，有二個英國密探坐了一架馬車，在那面等候什麼人。後來，被我手下的人員偵視到了，於是，他們就沒有繼續等候下去，就很快地把車拖回英國領事館去了。」——「第四號」

這「第四號」就是警察總長在我這裏的一個秘密號碼，他現在已是我部下的秘密工作人員的一個了。

x

x

x

有一次，公使史達爾克飭人來叫我到他那面去。我走到公使館的會客室裏，看見公使和一個青年的阿富汗人相對坐着。

「阿格比珂夫同志！請你問他，他想同我說些什麼話？」史達爾克要我替他做翻譯。

我於是用阿富汗話把公使的話譯給那位青年聽。

「我的父親是前任阿富汗回回教的主教。關於我的父親，貴公使館的祕書里克斯

將軍是應該知道的。我父親過去曾同前任公使賴可爾尼科夫共同工作過。今天，是我父親派我來的，請求公使派一個可靠的人去，我父親是有很重要的問題想和你們商量。」那青年向我說明他的來意。

我隨着就把他的話譯給史達爾克公使聽。

「是的，說不定會有重要的事情。關於這個老頭子，的確我從里克斯那裏聽到他說起過。現在，好不好請你去同他談一下，看他究竟有什麼事情？」公使徵求我的同意。

「好的！」我回答了他，同時，就和那位青年的阿富汗人約定會面的時間與地點。到了約定的日期，由那個青年來陪我到他的家裏。在一間火生得很熱的小房間中，我看到了一個白頭髮的身子很高的老人，他坐在蒲團上捻他的數珠。這就是那位前任阿富汗回回教的主教了。坐在他旁邊的是他的大兒子，簡直和他的小兒子的臉是一個模子。房間裏面除了一張桌子和幾個放在地上的蒲團以外，是什麼傢具都沒有的。

桌上放了一盞煤油燈，從這黯淡的燈光中，可以看到壁上掛的一幅阿富汗的地圖。

『你來到這裏還不久，大概，現在你還不會知道關於我個人的過去和阿富汗的歷史吧？』老人開始向我敘述：『阿富汗在已故的赫皮蒲爾王統治的時候，實際上，已經落在英國人的掌握中，因為赫皮蒲爾王是把阿富汗出賣給英國人了。但是，雖然如此。而每個阿富汗人終是完全與赫皮蒲爾王相對的，他們都是圖謀着解放自己的祖國而成爲獨立的國家，當在一九一三年，任回回教主教的時候，我就竭力宣傳解放阿富汗的思想，同時，設法求助於俄國的沙皇，我當時也曾派人到塔什干城，與俄國邊防總督開談判過。但是，可惜，不久就開始了世界大戰，俄國居然同英國合作，這樣，我們不得不失望了，當時，我們唯一的希望只得希望德國能打勝仗。』

『對不起！老先生！你所說的，當然是非常有趣味的故事，不過，關於阿富汗的歷史，我多少是已經知道了一些，因此，最好請你直接來談你重要的事情。』我打斷了這老頭子的敘述。

「等一等！我的孩子，請你不要這樣性急！是的，讓我繼續說下去吧。我的一生反對英國人在阿富汗的勢力，這是誰都知道的。當華士里斯坦的土人開始暴動反對英國人的時候，當時駐卡蒲爾的土耳其公使傑瑪爾曾請我到華士里斯坦去幫助暴動者。同時，他還以土耳其公使的名義，並代表蘇聯公使賴可爾尼科夫答應我種種條件，其主要的由他們供給槍械和金錢以接濟暴動。當然，我是一口應允的。我於是帶了我的二個兒子到了耶格斯坦，在那面，我會領導暴動，並繼續至十八個月之久。但是，後來那位傑瑪爾公使沒有踐約，他只供給給我一些少數的金錢，而槍械則一枝也沒有送來過。這樣，結果不得不宣告失敗了！」老頭子說到這裏嘆了一口氣。

「好了！現在可以請你說到問題的本身了！」我又乘機來催他。因為，我想怕他這樣敘述下去會說到天明也說不完。

「是的！但是，過了不久，霍斯廷族的土人反對阿富汗的暴動現在又開始了。」老頭子又繼續說：「我很明白，這次暴動完全是由英國人在後面主持的，暴動者的槍械

和金錢，無疑義的，是由英國人供給的。我想，只有布爾塞維克才真是我們阿富汗的友人，因此，我特地請你來，向你貢獻下面的計劃。我願意到霍斯廷族的土人中去，他們對我都是很敬重和信仰的。我想，我能够把他們反對阿富汗人的暴動轉變成爲反對他們真正的敵人——英國人——的暴動。我相信只有這樣，才能把阿富汗從自打自的戰爭中救出來，同時，並且還可以破壞英國人在印度邊境所準備的整個的計劃。」老頭子說到這裏才停止他歷史的敘述。

我於是開始考慮這老頭子的計劃。我想：他在土人中的勢力無疑義地是很大的。關於他過去的事蹟，從公使館祕書里克斯的口中，我也曾聽到過很多。他所說的在印度邊境所發生的戰爭，如果發展下去，當然對我們是有利益的。只以目前來說，因爲這次暴動，我們借幫助阿富汗的名義，就可以把我們的飛機到達卡浦爾，而探印度的門戶。如果，戰爭再繼續下去，則對我們的利益當然更多了。是的，我們是應該使這次戰爭繼續擴大並延長下去。

『很好，老先生，』我開始回答他：『當然，這問題是很嚴重的，我應該去轉告我們的公使。不過，我們不知道，你需要我們對這樁事情上幫助些什麼？』

『我個人是毫無所求的，不過，爲要完成這個計劃起見，我要求你們借給我十萬元羅布及五千枝槍和子彈。這樣，才能使我安心地好與英國人作一整年的戰爭。』他很自信地這樣回答我。

『好的，讓我把你的意見去轉告公使。』我說了以後，就立起來向他告辭。

X

X

X

『這樣嗎？事情倒不是壞事情哩！』史達爾克公使聽了我關於那位前任回回教主義的意見的報告以後，他很得意地說：『好的，那末，你現在就去寫報告給莫斯科格柏烏總局吧！我也等一會兒打電報給加拉罕（蘇俄人民外交委員會副委員長）去。我想：說不定他們是會照辦的。』

就在那天的晚上，我寫了一篇詳細的報告給莫斯科，大約過了二個月光景，我接

到了從莫斯科格柏烏總局寄來的如下的回答。

『對於第五號來信中所說到的第三節，經過我們討論以後，在原則上，是完全同意你的意見的。不過，唯一的阻礙是在於供給槍械問題，因為，這事情如果被洩漏，則在對英和對阿富汗的外交關係上，立即會發生不利的影響。因此，對於這個問題，我們認為最好還是經過德阿公司的經理易勃奈爾，請他祕密代購槍械，這樣比較平安些。如槍械問題得迅速解決，望即來電示知，至盼！』

在我接到莫斯科的來電時，那位老頭子正在害病，所以，我沒有去轉告他。幾天以後，我因為有事上街去。在路上，我遇到了一大隊人，在前面幾個人的肩上，抬着一口棺材。這原來是在出喪。我於是立住足看了一下，我順便問問站在我面前的一個阿富汗人，問他這是那一家的喪事，他回答說：『前任阿富汗回回教的主教死了！』喪事過後大概一個月左右，那位老主教的二位兒子又來和我會面了。不過，他們沒有父親是担負不起這樣大計劃的，因為，他們是沒有像他父親那樣的聲望與威權。因此

，我只能請他們做一些輕微的事情，後來，他們也就做了我下面的秘密情報員。他們二兄弟的工作都很有成績，很努力的，直到我在一九三〇年春季離開阿富汗時，他們仍還不懈地努力工作着。至於他們現在是不是還在工作？則這又有誰能知道呢？

第十三章 亞霞，妮娜與公使史達爾克

那是蘇聯駐阿富汗的公使史達爾克和一批新的公使館工作人員到卡蒲爾去上任去的事情。我們一批差不多有二十多個人，大家都騎着馬沿着到阿富汗去的狹險的山路向前進發，路上大約耽擱了十多天。在我們這一批人員裏，有幾個女人，而其中最足令人注目的是：公使夫人亞霞和公使的私人打字員妮娜，卜倫諾瓦。亞霞，她有很大的鼻子和彎曲的腿，可是她却總是風流自賞地瞥望着到阿富汗後能被選爲「阿富汗的第二美人」。不管史達爾克在不在，亞霞終毫無顧忌地不是同軍事參贊林格做眉眼，就是向馬爾霍夫（一個尙未結婚的青年）賣弄風騷。那位妮娜是一個二十三歲的處女（這是根據她護照上的說法），她有一排長而且大的牙齒露在唇外。在路上，無論在什麼時候，妮娜終要表顯出她不是一個普通的女打字員，而在實際上，她却原來是公使的第二太太。以她的風騷而論，也足與公使的第二太太並駕齊驅。

馬爾霍夫是一個東方研究院剛畢業的年青學生，同時，他也是格柏烏的祕密工作

人員。在路上，他終是同這二位公使太太鬼混，從他的行動看來，他是對那位比較年輕些的妮娜多親近些。在路上的十幾天中，馬爾霍夫和我的關係很相投，他時常很真心地同我談論種種問題。

「喂！格里莎（我的小名）！」在路上，有一次他向我說：「現在這二位娘鬼們都來向我包圍，叫我怎麼辦呢？我真不知道去愛那一個好！同時，我還有些怕，怕這史達爾克會吃醋！」

「我想，你還是幹那位公使太太亞霞好，這對我們工作方面或許會有益些。她對我們是有用處的。史達爾克嗎？我想他是不會吃醋的。」我回答他。

「妮娜不更好些嗎？至少我們將來可以有一個自己的女打字員。」馬爾霍夫不同意的說。

「好，隨你的便吧！反正這又不是我的事情！」我以這不負責任的話來結束我們的談話。

× × ×
『你，阿格比珂夫同志，是個真真正正的高加索人，說不定你也會同其他高加索人一樣，喜歡爭風吃醋，將來會把你夫人鎖在房間裏永遠不讓她出來。』那位公使夫人有一次同我走在一塊兒時候，對我這樣說。

『我是個共產黨員，當然，對女人也對其他同志一樣態度，決不另眼相看的。我以為對妻子，那是等於對比較親密的同志一樣，除了簡單的生理上的關係以外。』我回答她。

『你的話，一聽就可以知道你沒有在西歐住過。你雖然是個共產黨員，但是，你終歸還是落後的。我以為，我固然信仰黨和理想，可是，我却也崇拜物質的享受：好的吃，好的穿以及男人。此外，我是簡直不願懂得的。』她說。

『是的，我是從沒有在西歐住過，可是，你的理論我却同樣不願懂得。』我的回答。

後來，在阿富汗的二年生活中，這二位公使夫人是完全在把她的理論實施着。她們雖然有黨證，可是，她們一切的行動和對人的態度是完全以她們個人的「愛與憎」的情緒來決定的。而她們的丈夫史達爾克公使則對她們所愛的人是憎恨，對她們所憎恨的人也憎恨。這樣，於是公使館整個的生活和工作都落入個人的意氣和爭風吃醋的漩渦中了。

X

X

X

「喂！阿格比珂去同志！剛才史達爾克交給我一件阿富汗政府與德國飛機師維衣斯所訂的合同密稿，要我替他翻譯。他還再三叮囑我不要把這密稿給任何人，特別不要給你看見。我想，如果這對我們是需要的話，我可以另外替你用照相機攝一份下來。」馬爾霍去到我房裏來向我說。

「這合同的内容我還不知道哩，怎麼知道對我們需要不需要呢？好，讓我到你房裏先去讀一遍吧！如果不需要的話，省得你化冤枉工夫。」我向他提議。說着，我們

就走到馬爾霍夫的房裏去。

我把這合同密稿看完了以後，正要交還給馬爾霍夫的時候，我忽然看到馬爾霍夫朝在窗外的臉露出恐懼的神情。

「喂！你怎麼啦！」我問。

「史達爾克走向我房裏來了！如果他看見你在這裏，他一定會猜到我把合同給你。好，請你暫時到裏面我寢室裏避一避吧！讓我來應付他一下。」他很急地回答我。

我於是立即避到後面馬爾霍夫的寢室裏去，同時，把寢室的門簾放下來。

「唔！合同翻譯就了沒有？」不久，我就聽到了史達爾克問話的聲音。

「不，還沒有！」馬爾霍夫的回答。

「你應該快一點翻譯起來，我還有許多稿件要你翻譯哩！……哈哈！好兄弟！你看，我這裏的工作不是要比格柏烏的工作有興趣多了嗎？你可知道，阿格比珂夫所

做的是些什麼事情？他每天只不過伏在我的窗下聽聽我的私語而已！怎麼？你不相信嗎？這是亞霞告訴我的，她說，她會親眼看見他做這種勾當已經不只一次了！哈哈！

『史達爾克帶說帶笑地向馬爾霍夫說。

『……………』馬爾霍夫沒有回答什麼話。

『唔！我不妨礙你的工作，你快點翻譯吧！譯完後就送來，我將給你另外材料翻譯。』史達爾克說了以後，就離開了馬爾霍夫的房間。

我於是也就從寢室裏出來。馬爾霍夫只朝着我笑。

『你聽到了沒有？亞霞是怎樣地諷刺你啊！』

『當然是聽到了！但是，看將來吧，究竟是誰利害些？』我憤憤地說。但是，我也知道，當她現在還是公使夫人的時候，我是不能用什麼方法對付她的，相反，根據上面的訓令，我還應當保護她的安全。

x

x

x

當時，馬爾霍夫是担任公使館出版股的主任，兼第三國際駐阿富汗代表（是由史達爾克公使兼任的）的技術書記，而同時，又是格柏烏的祕密工作人員。因此，關於第三國際的活動情形，我從馬爾霍夫那裏可以什麼都能知道。也因此，無論關於第三國際的工作，無論關於公使館的種種工作，實際上都是在格柏烏嚴密的監視之下的。

有一天早晨，馬爾霍夫到我地方來，報告我關於他昨夜去會見一個印度的祕密革命軍事組織的代表的經過，並告訴我，那位代表會交給他一份拉華平其要塞的軍事計劃的密稿。

「你看一下吧，說不定這個計劃對我們格柏烏會有用處的。我還沒有把這計劃交給史達爾克看過哩！」馬爾霍夫向我說，同時，把這計劃交給我。

「不！我想，這對我們是沒有用處的，因為，這是純粹的軍事計劃。或者交給軍事參贊倒很適宜呢！」我看了計劃以後回答他。

馬爾霍夫不反對我的提議。正在這個時候，軍事參贊林格剛從窗外走過，於是，

我們就把他請進來。他是一個高大身材，闊闊肩膀的男子，年紀大約在四十左右。臉是紅紅的，永遠浮着微笑。不僅因為他是穿着軍裝，即以他一舉一動來看，也不脫一位軍人的本色。他本是沙皇軍隊中一個高級參謀，在十月革命後轉變到紅軍裏來的。他在匹力科拍之役曾立了很大功勞，所以，他曾得了二個「紅旗」獎章。雖然，他現在還是非黨員，可是，莫斯科方面對他是非常相信的。

「早安！青年的將軍！你們在這裏鬼鬼祟祟地幹什麼？你們又想吃誰的東道了？」
林格帶笑的向我說。

「那裏，這是爲了你的事。馬爾霍夫昨夜獲得了一個軍事計劃的密稿，我們在沒有交給史達爾克以前，想先交給你看一下。」我回答他。

他看了這計劃以後，表示非常滿意和需要。

「你們從什麼地方得到這個計劃的？」林格好奇地問。

「這就不是你的事情了！我們又不想問你要錢，你何必要問得這樣仔細呢？我可

以告訴你一點，這是從英國方面得到的材料。假使你需要的話，你拿去用照相機攝一份下來吧！」馬爾霍夫的回答。

林格於是就拿了這計劃很快地跑到技術室去攝一份底稿去，大約過了半點鐘以後，才把這計劃交還給馬爾霍夫。

晚上，我和馬爾霍夫坐在房內飲茶，一方面討論着我們將來工作的計劃。正在這個時候，史達爾克飭僕人來叫馬爾克去。他不知道究竟什麼事，也就去了。誰知他去了不到十分鐘，他又回來了，臉上露着尷尬的樣子，手中握着一份我們早上看過的軍事計劃的密稿。

「真倒霉！史達爾克不知怎樣會知道這份軍事計劃曾經給林格攝了一份底稿去？當我進他的辦公室的的時候，他就把這份計劃擲給我，並且厲聲地向我說：「我不需要那種已經被人知道了的材料！第三國際每月化了一千個金磅決不是爲了要有那種經過第二個人手中的材料的。」馬爾霍夫很驚惶地向我說。

誰會告訴史達爾克呢？關於這件事情不是僅僅只有我們二個人知道嗎？最後，我們決定請林格來，以追究洩漏這件事情的究竟。不久，林格進來了，同時，和他一塊兒進來的還有一位公使館的會計兼技術室主任鄧尼洛夫。

『我是絲毫不負責的！今天中飯後，史達爾克拿了這份計劃來要我攝一份底稿，並且催我攝得快一些，可是，我拿來這計劃一看，原來就是我早上替林格攝過的那份計劃，於是，我奇怪起來了，我就問他：「爲什麼要攝第二次呢？我們這裏不是已經有底片了嗎？」他聽了我的話吃了一驚，就問我：「怎麼？你從什麼地方來的底片？」我就告訴他早晨已經替林格攝過一份了。史達爾克知道這個消息就很生氣，他也不願意再和我談話，回頭就走了。』鄧尼洛夫輕輕描淡寫地向我們說明這事的經過。

『對啦！我剛才在門口看到史達爾克，他很兇地向我說：他要去報告軍事委員會偵探部主任倍爾仁，說我什麼事情都不做，只會偷抄人家的材料，真是活見鬼，讓他去報告吧！看他對我怎麼樣？！我還不知道他的用意，他只不過要我不要吊妮娜的膀子

而已！」林格向我們說，他臉上還是帶着毫不在乎的微笑。

這樣，就是史達爾克在阿富汗公使館內與格柏烏代表，軍事參贊，及第三國際工作人員之間所建築的相互關係。

×

×

×

「阿格比珂夫同志，我請你來，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情，你一切的密碼電報，都是由公使館替你發出去的，實際上，這一切的責任都是落在我的身上。因此，我要求你以後一切發出去的密碼，最好預先把底稿給我看一下。」史達爾克有一次特地叫我去，同我說這樣的話。

「對不起！格柏烏的密碼當然只有我負責任的，我是沒有權利把底稿給任何人！甚至你——看的。」我表示不同意。

「這樣，那末以後我再不替你發電報了。」他用這來威脅我。

「好！我們不要再爭論吧！我想把這問題讓莫斯科來解決，看莫斯科方面怎麼說

。在未接到莫斯科的回信以前，我暫且把發出去的密電底稿先給你看。下。」我稍微考慮了一下以後，就同意他了。

「這樣嗎？那很好！」他表示得到勝利了。

當天晚上，我就寫信給莫斯科格柏烏總局去。

「……………今天，公使史達爾克要求我以後把一切密電的底稿預先給他看，否則，他以後就要拒絕替我發電報。如果答應他的要求，則實際上我們以後一切的工作就要受公使的監視，極不方便。因此，請求你於最短期內指示辦法。在你的回信未以前，爲要使我們與公使之間的關係不致完全破裂起見，我想暫時在發密電之先，預先編一些偽造的底稿給公使看，以敷衍他。……………」

把這封信發出以後，要得到莫斯科的回信，至少需要二個月。因此，在這二個月期內，我不得不在每次發密電以先，預先編一些假的底稿給公使看，以滿足他包辦的心理。二個月很快就過去了，我終究接到了莫斯科格柏烏總局國外部主任滕利里西爾

的回信：

『……當然，公使是沒有權利向你提出這樣的要求。你現在爲使不給公使以和你衝突的藉口而採取的辦法是正確的。不過，如果不能長此繼續下去而發生衝突的話，則無疑義的，我們在這裏當與人民外交委員會交涉去，但是，如果可能的話，則最好還是繼續下去。……』

我讀了這回信以後，我覺得很高興，因爲莫斯科已經肯定地指出了格柏烏代辦的權利，並且，莫斯科還準備去和人民外交委員會交涉，這樣，我的脚跟是站穩了，我可以找一個機會向史達爾克出氣了。

不久，我就得到了一個機會。因爲，我探聽到了一個極重要的祕密消息，必須打密電給莫斯科去。我在晚上把密電稿子擬就，第二天早晨拿給史達爾克，要他簽字發出去。

『你把電報的底稿呢？』史達爾克問。

『史達爾克同志，從今天起，以後我再不能把我電報的底稿給你看了。』我回答。

『這倒很有趣！那末，爲什麼以前可以而現在不可以了呢？』他帶諷刺似的質問我。
『因爲，我已經做得討厭起來了，每次要做一篇假造的底稿給你！』我公開地向他說穿了。

他聽了我這句話，頓然氣得說不出話來。他的臉漸漸由紅色變爲紫色。拳頭握得緊緊的，看樣子，似乎想要打我的神氣。可是，我却不動聲色地安逸地立在旁邊，雙手插在我的衣袋裏。最後，大概因爲史達爾克知道我常常是帶着手槍的吧，所以也沒有把我怎麼樣。

『這樣，那末你是用了這種卑鄙的手段，欺騙我三四個月了！』等了一歇，他才吐出這樣的一句話來。

『是的！我承認我是欺騙你了。但是，這是你自己叫我這樣做的！你當然很明白，我是沒有權利把密碼給任何人看的，這是我個人的任務。好了，不要講別的，現在

請你在這密稿上簽了字，替我發出去吧！」我說完了，就想把電稿遞給他。

『我不願再和你那種人講什麼話了！』他厲聲地向我吼了一聲，就回頭走了。

『這樣，那末，我不得不把這個電報拿到印歐電報公司去發出去了，而這筆賬還是要在公使館身上的！』我追上去向他說了這句話以後，也就回到自己房裏去了。

過了二點鐘以後。公使的私人祕書傅利古到我房裡來，他向我說：以後一切文件和電報，要史達爾克簽字的，都要我叫傅利古轉交，因為，他不願再親自和我見面。

『你們鬧了什麼亂子了？史達爾克坐在飯廳裏，臉簡直紅得像燒熟的蝦一樣。罵你連什麼話都罵盡了。他的老婆立在他的後面還要火上加油地說：「我不是很早就向你說過了嗎？阿格比珂夫一定要給莫斯科講我們很多怪話，所以，他不願把密電的底稿給你看」，傅利古這樣告訴我。

是的，沒有一樣事情會沒有公使夫人亞霞的參加的！

X

X

X

史達爾克已把馬爾霍夫撤職送回莫斯科去了。林格也因為與史達爾克爲了妮娜的衝突而走了。最後，那位史達爾克的私人祕書傅利古也突然來向我辭行。當傅利古走進我的房間來的時候，他的臉表示出一種憤恨而帶悲哀的神情。原來，他剛剛出於意料之外的接到了史達爾克的通知，叫他明天立即離開此地，回莫斯科去。

『克格比珂夫同志，我本來是不喜歡向任何人——特別地向切卡工作人員——坦白地宣佈一切，不過，在現在，對你則又是另一個問題了。我願意告訴你一切。首先，我想告訴你的，是史達爾克待我之可恥的卑鄙態度。我和史達爾克同事已經有四年多了。他的命令，我沒有一次不忠心地替他執行。甚至，他過去所做的種種卑鄙醜惡的陰謀，我也沒有一次不參加的。可是，誰知他今天突然會命令我立刻離開此地回莫斯科去。說不定你會問：這是爲什麼呢？同志！原來就因爲我最近愛上了妮娜，因爲，我們預備最近結婚，因此，他就要派我回到莫斯科去。』傅利古很氣急地說到這裏，

停了一停，又繼續說下去：「其實，他既然要我走，那我就走好了。我是沒有什麼留戀的，不過，在未走以前，我想告訴你關於史達爾克的種種醜事。當然，你是明白的，史達爾克現在實際上是有兩個大小老婆。就因為你知道了他們的黑幕，他們恐怕你會把他的醜事去報告莫斯科，所以，他們總處處反對你，而且想盡各種方法想把你調開此地。此外，例如馬爾霍夫，因為亞霞恨馬爾霍夫玩弄她，於是，她就向史達爾克講了馬爾霍夫很多怪話，並且說馬爾霍夫是你的好朋友，因此，馬爾霍夫就被派回莫斯科去了。又如那位軍事參贊林格，因為他吊妮娜的膀子，史達爾克看到了，所以，史達爾克就立刻把他驅逐出去了。總之，史達爾克對任何事情都是站在私人關係上的。我這一次也就因為妮娜的私人關係把我派回去的。阿格比珂夫同志！你需要不需要把我剛才說的作書面報告給你？」傅利古說完了以後，問我。

我回答他：在卡蒲爾，這一切都是沒有用處的。最好回莫斯科以後，把這種種黑幕去報告人民外交委員會。

『你這不是說笑話嗎？人民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還不是和史達爾克一樣的是一邱之貉嗎？如果，我去上這樣的呈文，說不定他會把我飯碗敲碎，甚至會開除我的黨籍。不！我想還上呈文給格柏烏好！』傅利古向我說。

我於是就告訴他莫斯科格柏烏的地址。第二天，傅利古就離開卡蒲爾了。

聽說他到了莫斯科以後。曾到過格柏烏一次，並且還向共產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上呈文，控告史達爾克種種不法的行爲。可是，結果，經過短時間的審查以後，就把這事擱起不提了。是的史達爾克是一千九百五年的老黨員，是一個大官，官官相護，狼狽爲奸，控告他有什麼用處呢？於是，史達爾克還是繼續帶着他的大小老婆在卡蒲爾安心地做公使！

此後。僅僅爲了這二位女子，從莫斯科派到卡蒲爾，從卡蒲爾送回莫斯科，來往往地又調換了三十二個職員。但是，終歸這二位女子也沒有得到好結果。那位名義上還是處女的妮娜，卜論諾瓦，突然肚子大起來了，可是那一個生的誰也不承認。

這樣，爲了維持公使的名譽起見，不得不把她送回到莫斯科。後來，生了一個沒有一定父親的小孩子。

至於那位名義上的公使夫人亞霞。則我在一九二八年任莫斯科格柏烏總局東方支部主任的時候，曾接到駐卡蒲爾的格柏烏代表史米特關於她的報告：

「昨日，當公使館二等書記維里可夫斯基到公使的寢室去找公使夫人亞霞的時候，他才發現亞霞已僵臥在地板上自殺了。她是用手槍自擊太陽穴而死的。手槍落在她的身旁。據調查所得：昨天早晨，亞霞曾與她的餅頭某飛機師很激烈地爭吵過一場，因爲，飛機師把她拋棄而另外又姘了一個發電生的老婆。這樣，則亞霞之死。爲失戀無疑。不過，爲了不致在外交界上丟醜，所以，決定立刻把屍首葬埋，而向外面宣稱：公使夫人因突然心臟爆裂而死。可是，結果，還是無效，阿富汗政府和卡蒲爾的外交界人們早已探聽到了公使夫人之死的真實原因。」

是的，蘇維埃公使史達爾克的二位夫人的一生就這樣悲慘地結束了！

可是，那位老布爾塞維克史達爾克却對於這二位夫人的遭遇毫不在乎，他以為不值得去爲他自殺的夫人而悲傷的。當亞霞的屍首埋葬後不久，他就已經找到了新的女朋友，原來，他已經同他下面的一個技術書記的老婆姘上了。那年夏季，史達爾克從卡蒲爾到帕格門的公使館別墅去避暑的時候，就帶着那位新姘上的女朋友度他們新的「蜜月」去了！

第十四章 道德與切卡工作人員

一九二六年秋，我被派爲駐波斯的格柏烏代表。我到了特格拉，未及接受前任者卡莎克的事情，收到莫斯科拍來的以下電報：

「尼哥拉。立刻往米什特去，那裏我們的代表發生了糾紛的事情。佈置好後，請回電。滕里利西爾。」

我與卡莎克坐着，討論接到的電報。

「鬼知道，那裏發生什麼事情。我們的代表白拉烏到任的第一天就開始與總領事克爾仁明斯基鬧架，卡莎克告訴我，全身橫臥在皮沙發上。『我知道克爾仁明斯基自土耳其來的，他是老知識分子的風格。雖則有了五十歲，他還時時戀慕着婦女們，但是，特別愛鬧架也不見得。』卡莎克繼續着說。

我個人既不知白拉烏，也不知克爾仁明斯基。是的，在某一個情況中我曾見過白拉烏；有一次我在亞司哈巴特，坐在城市花園中飯館的桌子邊，看到一位走過的男子

，留着黝黑的鬚鬚，戴着圓而曲的眼鏡，穿着白棉布的衣服，頭上戴一頂外鄉的帽子。他慢慢地徘徊於路上，留心地注視散步的人們。還記得，當時我想這是什麼混帳的東西，但不能判定他是我們的還是不是，我最後決定往當地格柏烏的分局去。當我遇到格柏烏的代表卡魯斯基，告訴他關於我所見到者的狀態，弄得他笑起來，說道，他是白拉烏，往米什特的新代表。

卡莎克留在特格拉，我於第二天清早由蘇聯運輸公司「奧夫托依琅」裏領得一架汽車，駛往米什特去了。崎嶇的，灰塵的，凸凹的道路，九月天的溽暑，空氣的震動很快地使車夫和我感受到了非常疲乏。但是。我倆輪流開車，無停頓地前駛，約走了三百五十啓羅米突，晚間已到了西姆安。這個小地方是值得我們很大的注意，牠位於波斯中部的沙漠傍邊，山脈把牠與裏海隔斷着。在西姆安區中必定有石油的蘊藏。蘇聯政府不顧金融的困難，還是劃出五百萬元來獲取此地的租借權。但是，費了一年以上的調查工作，石油一點也未發見。繼續下去需要許多新的資本，然而，有人說，那

裏根本就沒有石油。得到其他的信息：到那裏去做工的蘇聯工程師爲英人所收買，故意地去找石油不在的地方。

不願精疲力乏，我決定飯後去參觀作工的地方。在本地飯館吃飯的時候，我問店主關於作工的地方，知道牠離西姆安有十至十二俄里的距離，目前因波斯政府的命令，工作已停止了。這樣一來，只好丟開自己的計劃，解衣就寢。

這是我在路上的第四天。我經過了達姆卡，沙黑魯特，繼往沙伯西法爾去。在路上我竭力地避開與收買棉花，販賣糖，石油等本地辦事處的蘇聯職員相遇。我也不願預告米什特關於我的行蹤，所以，在晚間我停留在波斯飯館裏，因天氣暖和，就睡在汽車內。

在沙伯西法爾出發之前，一位十足知識分子神氣的波斯人懇請我載他到米什特去。我允許了他，我們就一塊兒駛出城外。這也是我的運氣，不久以前波斯王親自來過米什特，因此，道路都會經修理了一下。我們駛行在平路上每小時有四十啓羅米突的

速度。我的同伴從外套袋內抽出一瓶麥酒，他喝了一點兒，請我也喝。我拒絕了他，他自己又喝了一口，問我在什麼機關做工。

「在商務代辦處。」我答，因為名義上我算為商務代辦處的一個檢查員。

「你，大概，很有錢的人？」他向我說。

「爲什麼你這樣想？」我問。

「因爲你個人坐着私人的大汽車，服務於特格拉商務代辦處。假使在內地，你們的職員都賺得很多的錢，那末，你在中央更可賺錢了。」波斯人說。

「是的，我們都領很多的薪水。」我說。

「有什麼薪水！如果允許我爲蘇聯政府收買棉花和毛貨，我自己也願意給薪水把國家。誰在你們職員中靠薪水爲生？再，你自己總很知道波斯的情形。」他說，又吞下一口麥酒。

我很有趣於這個問題，所以就問他關於本地的商業情形。

「自沙伯西法爾到米什特，我都知道誰做什麼事。就是拿商人亞里依夫來說吧。他賣給棉花理事會一座工廠式的空房子，得了四萬土門。（註一）這起交易怎樣做成功的呢？原來棉花理事會副主席得到一萬土門的賄賂，只有三萬土門歸亞里依夫。關於毛貨呢？你可知道，怎樣收買毛貨？布爾什維克的毛貨專家是亞歷克山大，同時，他與毛貨供給者可瑪拉夫拚伙做生意。當然，給可瑪拉夫很高的價錢，毛貨則隨便那種都可以。因為收納者亞歷克山大乘機揩油。在去年他賺到六萬土門。現在，說到糖和石油，那是壟斷的方法。這些「新狄嘉」把貨物只賣給米什特的二個商人，他們從心所欲地決定市價。允許他們的壟斷，「新狄嘉」代表也得到一筆大利息。除此以外，出賣貨袋，預算泄漏，增加水分等等都可獲得很多的利益。這是成千整萬的收入，你還說什麼薪水。誰在他們中重視薪水？是的，他們只熱心什麼工作更可發財。」他以幻想的神氣說完。

我的同伴轉換了談話的題目，告訴我他自己的事情。他說，他是生活中的慘敗者

。做生意，火燒了，在郵局裏做官，也是不幸，暴徒攻入郵局，搶劫一空。他到了學校做教員，因經費不足停辦了。現在，他往米什特去，希望找到相當的工作。

我們到了尼沙波爾。汽車在波斯詩人阿瑪爾，漢亞姆墳前停了幾分鐘。這位詩人在自己的四行詩中豔麗地頌贊啤酒。整個的坟墓被葡萄枝葉捲繞着。我的同伴就是阿瑪爾，漢亞姆詩的愛讀者和鑒賞者，在整個路程上他朗誦着他的詩。

最後，汽車駛上米什特前面的最後一個高原。遠遠地看到在山谷間一座城池，依瑪，里斯大聖的教堂的金玉圓屋頂高高地燦爛着。

「請看，這是回教徒最偉大的聖物之一，」我的同伴開始向我解釋，手指着回教堂：「每年從波斯和阿富汗各地來參謁依瑪，里斯陵墓的信徒，不知其數。設立徵收和嚮導巡禮學校，專司其職，他們領導整個的鄉村步行到米什特來參謁陵墓。你知道，他們怎樣宣傳自己嗎？」信奉正教的回教徒們！請只跟着我去巡禮。我有依瑪大神的保護，拯救大家的性命。去年我領導了十幾隊，在一百個巡禮者之中，只死了四十。

其餘六十人，我領他們平安回家。請只跟着我！」一百個人能回去六十個是響導者最好的廣告。普通由飢餓和疲乏而死亡的，竟達半數以上。」

「既是飢餓和貧困，爲什麼他們還要出去長途的跋涉呢？」我問。

「相反，巡禮者由鄉村出發，都帶着幾年積蓄起來的錢和糧食。但是，食品只夠到米什特，而金錢則很快地轉到教堂職員的袋內去。這樣一來，信徒們無錢又無食，須步行十五天或二十天才能回家。在路上他們因過度疲乏而死的，如死了一個蒼蠅一樣。同時，教堂的牧師每年從這些可憐虫身上可刮得一百萬土門，」波斯人憎惡地說：「這位大聖真是奇怪。他不飲，不吃，不賭，然而。每年百萬土門還不够用度。教堂時時負債。爲什麼呢？因爲這個陵墓服務着三千個無賴漢，他們領得很大的薪水。」

「你可曾聽到，雷斯汗被稱爲異教徒？」稍微停頓以後，他連接着說：「知道爲什麼嗎？因爲他決定掃除這種不成體統的搶劫。不久以前，他來到米什特，命令開除二千

個教堂的職員，俾可節省許多經費。這些開除者頓失了屏藉，就散佈謠言，說雷斯汗是個異教徒。」

我們已經下到了山谷中。汽車駛在很好的石子路上，這還是英國人在中亞細亞時鋪成的。

「假使你看教堂，請注意不久以前造成的二個圓屋頂。舊的圓屋頂被俄國的軍隊——革命前赫拉沙的主人——所拆毀。二個波斯人犯了反抗俄當局的罪過，隱藏於依瑪，里斯教堂內。帶領俄國軍隊的長官要求波斯政府交出這二個人，但是，後者未有執行俄國長官的要求，因為照宗教法，任何人在教堂內均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俄國長官不得要領，大怒，命令砲隊轟擊教堂，燬碎了二個圓屋頂。高加索人跟着衝進教堂，擒獲了二個犯徒，同時把教堂大多數的寶貴物件搶劫一空。俄國革命後，大家開始說，這是上帝懲罰俄國人民，因為他們褻棄了依瑪，里斯的教堂。」

我們已快到了蘇聯領事館，牠位於城牆的外面。我感謝了這位能說能談的同伴，

允許他日後再會，將汽車轉駛領事館去了。

x

x

x

總領事克爾仁明斯基邀我在他辦公室內喝茶。他已是四十五歲，中等身材的男子，帶着早老的臉容，面上修得很潔淨，這樣更顯出許多皺紋。他的深碧色的眼睛和他的態度表現出他的溫和與文明。他說着文雅的，清耳的聲調，輕帶着波蘭的重音。當我喝茶的時候，克爾仁明斯基手上拿着一隻空茶杯，忿怒地徘徊在辦公室中，

「你懂得，阿格比珂夫同志，鬼遇到他，他每次寄信到莫斯科和亞司哈巴特去，都寫些關於我的各種各色的猥褻事情。除此以外，他簡直不給我住在此地。你們這位白拉烏親身步步跟着我。他查問領事館的傭人，再，他還勾引與我會面的所有客人，查問我與他們談些什麼話，這損害了我個人的名譽和一切我的工作，」領事告訴我，幾乎眼淚都流下來：「當我請他停止這種不成體統的事情，他馬上放下面孔，不願在護面前就說：「我——白拉烏，一九〇三年的黨員，駐米什特的格柏烏代表，我有權

力，並且必須監視在國外所有蘇聯公民的行動，領事也在其內。」唉！你與這樣的人怎樣辦？」克爾仁明斯基向着我說。

我一句話也沒有回答，決定預先再聽另方面的話。

克爾仁明斯基未等及回答，重新在房間裏徘徊着。繼續引證他對白拉烏關係的許多事實，一個壞一個。明白地看出，這人已退讓到最後的階段，他已沒有力量繼續隱忍下去。

「噯，卡西米爾，亞歷克山大拉維赤，」我站起來說：「我此刻到白拉烏那裏去，假使足以證實就是十分之一你所說的話，我即刻他派回莫斯科去。」

X

X

X

「白拉烏同志，」我向格柏烏代表說，當走進房子看見他：「我是阿格比珂夫，你大概聽到我過。」

「是的，我接到莫斯科來的電報，說你來到此地，並以全權代表的資格檢查我的

工作，請進房間，此地是我做工的。」他請我。

我走進去，坐在寫字檯的傍邊。在角上放着很大的。堅固的保險櫃子，桌子上並排着二盞洋油燈。白拉烏坐在我的對面。他是個癯瘦的男子，留着淺黑的頭髮和漆黑的鬚鬚。眼睛都被龜式眼鏡的厚玻璃遮蔽了。

「喂，你的工作進行怎樣？對於「材料」來源怎樣？請告訴我。你的區中最重要的來源！」我問。

是，一切都還不差。英國材料經常地都有遞來，這裏工作是很多的。有時整夜的做工。請看，白拉烏揭示在桌上有數目字的紙張，「上月曾遞來二百五十六包。每月都是這樣的。在領事館內沒有電燈，只好用洋油燈或燃燭來做工。這都費了許多時間。」白拉烏告訴我。

「爲什麼你不同領事說，難道合力還辦不到電燈嗎？」我問。

「噢！我親愛的，我覺得你不了解克爾仁朋斯基。他不但不幫助，且盡力地妨礙

我們的工作。你知道，當夜間我須把英國信件送還來源，與他說及萬一失敗也將累及領事館的名譽，他還是不許我用馬車。在早晨四五點鐘我帶着信件徒步往城裏跑，實在冒險，任何警察可以把我扣留。」白拉烏憤恨地回答。

「算了，關於你們的關係以後再講，現在讓我們看看文件吧！」我提議。

白拉烏匆忙地站起來，從褲子的後袋內拿出一個鑰匙，開了保險櫃子。放在桌上的一堆紙夾，我們就開始細心地覽閱。我們用了二點鐘的工夫。看文件的管理可以知道，白拉烏是個耐勞和有計畫的工作人員，他還喜歡搜索瑣事，把牠們編製起來。

「白拉烏同志，請你告訴我，為什麼你與領事不很和睦呢？你是老黨員，克爾仁、明斯基也是。什麼妨礙你們的和氣呢？」我問。

「照我看，都是領事館書記里維松的老婆不好，」白拉烏思索地回答；「事情是這樣，領事與她同居，竟與大家吃醋。不知道為什麼他認我是個競爭者。」

「你從什麼地方知道，他與她同居？」我發問題。

「怎樣從什麼地方？關於這件事大家都知道的。除此以外，我會親眼看到。」

「那怎麼樣？你能看見什麼？」我問。

「我看見他們二人在領事的寢室內。因為他的寢室的傍邊放着一個大櫃子，我潛入櫃子中，從門的玻璃看到的。只是很可惜，我沒有把他們攝影下來。」白拉烏以嘆
稽的口吻說完。

我想，這位格柏烏的代表和一九〇三年的聯共黨員真是刮刮叫……他認為對蘇聯政策最重要的是領事與誰睡覺。

「請聽，白拉烏，爲什麼你老跟着領事？你懷疑他會反革命或叛變嗎？」我問。

「不，不懷疑，但都可能發生的。假使我不知道在我的眼簾前發生什麼事情，我如何能做格柏烏的代表呢？我只能監視他們，當叛變成爲事實的時候，那時已太晚了。我們的責任是預先警備這種叛變，消滅牠的根源，而不是確定牠。這已是法庭，監察官和其他人的任務。」白拉烏以自信的音調回答。

我一點也沒有回答。這樣看來，克爾仁明斯基說的話是對的；使我相信白拉烏步監視他的生活。其實，白拉烏也不是惡作劇，而是他相信這是他的責任。他喜歡這樣做。他不指導組織偵探的事情，而自己潛入櫃中去做奸細。是的，應當介紹他回莫斯科去。不然，事情將更壞。誰知道，白拉烏的畸形工作將引起怎樣的結果。

『白拉烏同志，我抱歉地轉告你，我領到莫斯科的命令來接受你的代表事宜，幫助你儘早地回莫斯科去，那裏將委任你其他的任務。請從明天早晨起移交偵探的工作，以便你起身回國。』我提議。

第二天早晨，我去接受代表事宜，靜聽白拉烏的解釋。

『來源第一號。他是郵局的大官僚。英國領事館所有的來往信件是經過他的手轉交我們的。按件給錢，每件給二個土門。』白拉烏說。

『來源第二號。他是郵局官僚與我們間的聯繫。他開了一個布店，這是我與我們紡織新狄嘉說妥爲他開的。除此以外，他每月領一百土門的薪水。他把郵局官僚交他

的信件轉交我們，檢視過後，仍是送還他。」

「你在什麼地方可以遇到「聯繫」？」我問。

「不一定，有時在蘇聯俱樂部，有時到他家裏，也有時他到領事館來。」

「這是來源第三號，白拉烏繼續着說：「他是前俄國的將軍高夫曼。他是在特拉被徵集來的，派在白魯特仁斯坦做工。他在白魯特仁斯坦土著裏活動。他送來的材料完全是軍事性質的。」

「來源第四號。我們在古昌的偵探。他是那裏的土著，工作做得很好。」

「來源第五號。依瑪，里斯教堂的牧師。他報告僧侶的情緒及他們與政府的關係。——來源第六號。他是個私商，窮兇極惡的暴徒。我時時利用他反對其他的私商。有時他還擒獲偷越我國界的英國密探。但最重要的，他能擔任暗殺的工作。在這方面他是專家。」他補充着，微笑一下。

我們檢閱了一切偵探的情形，在米什特為格柏烏做工的，共有三十五個人。移交

文件和人員延長了三天時間。白拉烏已回莫斯科去，而我也收到關於我請求派新代表的電報的回覆。回電上說：現在正物色代理人，令我在新代表未到任以前繼續指導工作。

我的工作是很忙碌的。名義上我是商務代表處的檢查員，這次來到米什特觀察本地的經濟機關。日間我去視察經濟工作人員的工作，夜間接見格柏烏的密探和檢閱送來的英國信件。然而，工作還容易。因為我懂得他們的話，所以很快地就與本地居民相熟識，由于這樣，我得到的消息，比費錢偵探的材料要豐富幾倍。每天收到許多關於經濟機關非法的報告。另一方面，我拉商務全權代表特尼斯基參加工作，他在過去是個很能幹的切卡工作人員，所以應當幫助格柏烏的工作。關於經濟方面的消息，我給命令把他，由他以商務代表的名義去實行。特尼斯基依了我的意見，分配徵收運貨到蘇聯的關稅。這是我手中最厲害的工具，因為這樣，我拉攏許多商人替格柏烏做工。分配徵收關稅的原則是這樣：誰在政治上幫助我們，我們在經濟上幫助他。在締結蘇

波斯條約上，這些商人出了很大的力。波斯政府想得到有利的商業條件，曾組織了「對蘇聯貿易的封鎖」運動，差不多各省都傳出消息，商人不願與蘇聯有買賣，要求封鎖蘇聯的貿易。祇有赫拉沙的商人贊成與我們貿易，要求迅速締結商務條約。這都是分配徵收關稅的力量。

偵探工作的範圍擴大了。往往做工做到天亮。有一次，晚間十一時我回家去。當我開了門上的鎖，忽然看見一個人影在領事館的花園中。我喚了一下，來源第二號從樹叢中走到我面前來。

「這是我，阿格比珂夫同志。我到處找你都未找到，所以來到此地。請收許多信件。」

「很好，請進吧！」我說着，開了門。我們馬上就到了辦公室。我點着燈，放下窗簾子。來源解開了大衣，抽出一包用絲手巾捆好的信件。

「十八件。應當趕快一點，到四點鐘送回去。」他說。

「好，來得及。你坐在沙發上休息一下，我就開始披閱。」我提議，開了保險櫃。我從櫃內拿出一些放整齊的東西：假郵票，各種顏色的封臘，熱燈，榮化金及一套開信封的工具：披針，剪刀，鋒利的骨釦等等，我都放在桌上。以後，我就細看所有的信件。大多數的信包是寫明印度參謀部寄給本地英國軍事參議的。

我從經驗上知道，大信封之內還有小信封，信封上都用線連好，押有三個封印。開這類的信件須費了很大的工夫。應當趕快才行。我匆忙地拆了封印，把鋒利的骨片放在信封的裂口上，以敏捷的，平均的運動拆開棉布的信封。此時已夜間二點鐘。大多數的信件都已檢視完畢。來源苦悶地坐在沙發上打盹，有時張開眼睛，看我的工作是否完結。

我順手拿着一個厚信封，牠是寄給軍事參議的。我拆開牠。裏面是二個用線連好的信封。我拿了一個，拆了封印，割斷了線，想由信封的外面抽出已割斷一頭的線。但是，線沒有拔出來。我愈加用力，突然間，啊，不好了！我用力過度，線猛烈地跳

出，竟毀了半個信封。我不自覺地罵起來。他在沙發上驚醒了，看見我手上的壞信封，嚇得他仍是倒在沙發上。我把破信封拿在手裏，靜默地想。怎樣辦？現在將有怎樣的結局？這個破信封決定不能送回去。修補也是不行的，英國人一定要看破。不必說那些，我們的密探將暴露出來，就是費了許多氣力造成的工作，——近三年來已得到很好的效果——也將崩潰了。這竟是由我發生！我自己做得這樣，而不是別人！我這樣胡思亂想地坐了一點鐘，有時向來源說幾句安慰話，他差不多嚇哭了。我找不到出路，但是，當我看到桌上的時候，記得那裏還有一個內部的小信封。腦袋裏閃出這樣一個思想，出路就找到了。我馬上拿到外部的大信封。大信封的角上有化學鉛筆填上的內部小信封的二個號碼。我拿着橡皮，擦去了信封的號碼。潔淨得很，一點痕跡都沒有。出路找到了，——我決定把破信封和牠的內容都扣留着。自印度至米什特遙遙數萬里。就是發覺了，也須很久的時間。誰會疑心到我們呢？大都這樣想：發信者忘記了放在信封內去了。我已安靜了許多。「聯繫」也放心了。我繼續檢視其他的信件，

特別的小心謹慎。到了四點鐘，工作已完全結束。

信件仍是包在絲手巾內，在試驗室內則掛着六十張照片。來源將小包袱放在大衣裏去了，我收集留下的碎片。偉大的勝利。將送大包的信件到莫斯科。

×

×

×

我一人坐着做工，傭人進來報告亞巴司，亞里要見我。他就是來源第六號，白拉烏利用他暗殺人家的。走進一個高加索種的大漢子，橫戴着鷓毛的帽。臉上顯出輕微的笑容。

『什麼事情，亞巴司，亞里？』我問。與他握了手。他的橫暴兇悍，使我不寒而慄，他是個暴徒，爲了幾十元錢他可以往世界上的任何地點去殺人的！

『你還記得，阿格比珂夫同志，我說枯爾巴是個密探，偷運在阿富汗的英國人的秘密信件。我已捉到他，他準備把英國的信件給你。他只想同你講講價錢，假使你允許，我領他到此地來。他在門外等着。』亞巴司，亞里說。

『他是不是陰謀家，你的枯爾巴？』我問亞巴司。

『你說什麼話！他願意交出這些信件，因為我同他說，假使他不這樣做，橫豎我要在邊界上打死他。假使他叛變，我馬上把他斬碎。』亞巴司向我保證。

『好吧，叫枯爾巴來。』我同意。

幾分鐘以後，亞巴司與枯爾巴進來了。中等的身材，寬大的肩膀。火燒過一樣的黑臉。頭上戴一頂狼皮的土著帽，吊下長而亂的頭髮。

『我公開地告訴你，』枯爾巴開始說：『我是私商。每月我偷越國界帶鴉片過來，賣給亞司哈巴特的土人，以後仍是回去。每次出發之前，英國偵探張巴爾，土爾克曼給我信件，轉交亞司哈巴特瓦磚街的一位商人。我又帶他的信件把張巴爾。假使你允許我每次運二蒲特的鴉片和不逮捕我，我願意把這些信件轉交給你。』他提議。

『你明白，照法律上我沒有權力做這種買賣。但是，因為在亞司哈巴特的格柏烏長官是我的很好朋友，我希望同他談一下，他將不會難為你。只是這個條件，你只能

連一蒲特，不能連二蒲特。」我說。

「好，我同意。一禮拜以後我去。我信你的話，不會逮捕我。」枯爾巴說。

「請放心，我決守信，但是，你也不要食言。當你過界的時候，將要遇到你，給你需要的訓令。」我說完。

枯爾巴走了。亞巴司，亞里拿了我一十土門的一張鈔票，跟着也出去了。當晚，我發一個密電給在亞司哈巴特的卡魯斯基：

「如果我們收用的英國密差枯爾巴來，他將給你信件。仔細地檢視一下，仍送還他。他逗留在你區中的時候，請留意他的行動。結果請通知。尼古拉。」

我在米什特這樣做工繼續了三個月。我每次寄信件莫斯科去，都請求派遣代理人。最後，一九二七年二月，我收到以下的電報：

「請交代新來米什特的代表拉哥爾斯基。回到莫斯科，實行你所提議的印度計劃。國外部主任滕里利西爾。」我把一切的事情移交新到的拉哥爾斯基，馬上起身回莫

斯科。我心中很喜歡，因為他們接受了我的計劃，關於計劃，下章再講。

(註一) 土門係波斯的貨幣名稱

第十五章 第三國際的斷片

爲等候國外部的委任，我每天都到格柏烏國外部東方組去，牠是在魯遍街二號第四層樓一百六十一號房間。這是一個不大的房間，只有一個朝院內的窗子。窗子的對面也是個窗子，但掛着一塊漆成灰色的高大鐵板，遮蔽了人們的視線，看不見窗子的後面隱藏着什麼東西和什麼人。但是，我們知道這是格柏烏羈押囚徒的監房。如果夏天開了窗子，我們說得很響，犯人也可以聽到我們的談話，但是，誰也不去擔心，因爲從內監房能恢復自由的，實在寥寥無幾。

在一百六十一號房內放着三張桌子和美國寫字檯。人比桌子還要多，因爲在房間內除職員以外，還聚集着由東方回到莫斯科的所有代表們。牆上掛一張精密的全東方地圖，牆壁的窗上裝着格柏烏的內部電話，這是格柏烏內每個房間都這樣的。有一次，我坐在窗台上與同志們空談各種無聊的事情，或許這個房間內的說法——妨碍工作，忽然電話鈴響了。我坐在電話的旁邊，順便就拿起聽筒。

「請阿格比珂夫同志接電話。」我聽到一種平和的，稍帶疲乏的聲調。這是格柏烏國外部主任滕里利西爾的聲調，或說「老頭子」，因為大家在背後都這樣稱呼他。全部的職員都能辨出他的聲調。

「我聽着，米哈依，阿伯拉莫維赤（滕里利西爾的名）。」我答。

「哈，這是你自己。立刻到我這裏來。」他提議，我接着聽到放下聽筒的聲音。

我馬上走出房間，到了格柏烏副主席滕里利西爾住的第三層樓。

我走進會客室，與副主席的書記雷伯直斯基寒暄一下，他是個強壯而帶蠢相的拉丁人。我由他知道滕里利西爾房內沒有其他的人。開了第二道門，推開掛着的門簾，滕里利西爾的辦公室就現在眼前。這是一間很大的房子；滕里利西爾坐在大寫字檯的傍邊，背脊朝着窗子。他的不大的頭留着剪短的頭髮，差不多已由灰色變成白的顏色，傾斜在桌上的一堆紙上。他仔細地看牠們，用鉛筆做些標記。他的右邊放着一張桌子，裝着幾個電話機。

「你好！生活怎樣？」滕里利西爾說，抬起頭，伸手和我握手。

「謝謝。」我答，小心地握着他的小如孩子一樣的手。

「請坐。」他提議，重新埋頭看文件。

我坐在一張沙發上，凝視自己的領袖。這位短小又衰老的人竟能握着格柏烏主席的威權。他能逮捕或槍決我們職員中的任何人。他在全世界上都組織了布爾什維克的偵探，並把這些組織的一切線索緊緊地握在手裏。或者，又命令代表中之某一人去「消滅」什麼人或在新的國家中佈置密探的線索。因他的電報，遙遠的國外格柏烏代表奔走各地，收買奸細，盜竊文件等的工作。是的，因他的一個命令，我跋涉了整個的阿富汗，自南至北，自東至西，硬着頭皮潛入半開化的民族中。現在呢！誰知道，爲什麼他喚我到此地來？是的，這人的權力是非常的偉大和兼負重大的責任，——我想着，注視着他，但是，我見他慢慢地，安靜地看文件，我也產生了鎮靜的精神。他精密地翻閱紙張或小心地把烟灰放在烟灰匣內，都可以表示滕里利西爾本質上是很細

心的，從來不做一件疏忽的事情。我不自然而然地發現尊敬他和甚至愛他的心理。他有權力支配成千整萬的生命，而他都很謹慎地對付上面的政權和下面的生命。滕里利西爾是格柏烏領袖中很少的模型，他絕不像大多數的醉漢，酒鬼，游蕩冒險家，兇手，如亞哥特，特里巴斯，亞爾都曹夫及其他等。所以整個國外部工作人員都愛他，稱他爲「老頭子」和「老前輩」。

看完了文件，滕里利西爾按一下叫人鈴，把文件交給進來的書記。

「我想問你，」當書記走出把門關閉了以後，滕里利西爾開始說：「利用在阿富汗的聯繫，我們是否能夠經過這個國家秘密地引一兩個人到印度去？」

「我想，在我們偵探協助之下，這個任務並不困難。」想了一下，我答。

「是的，但是，我們能否保險這些人過去無其他的意外？」滕里利西爾再問。

「當然，絕對的保險是無把握的。有可能發生不能預見的事件。最重要的，事情的成敗完全以這些人的外貌和言語是否適合於東方的環境爲轉移。假使，需要的話，

我願意親送他們去，可以減少許多危險。」我答。

「關於外貌和言語請不要顧慮。在這方面都很好。最好，你把這件事仔細地想一想，指出詳細的路程及其他的東西。明天早晨你在部內，我再叫你。只是我們的談話應守秘密。就是我們的機關也不許讓人知道。」他叮囑我。我就點點頭，隨着就向他告辭了。

當我回到一百六十一號房間，所有職員的視線都集中到我身上，熱烈地想知道我與滕里利西爾談些什麼話。我以無思慮的神氣重坐在窗台上，似乎什麼事情也未會有過，繼續談些無聊的事情，但很小心自己，不要把與滕里利西爾談話的焦點流露出去。我很清楚地記得，有一次我受了滕里利西爾的秘密任務，須往波斯去捉回從蘇聯逃出的工人反對派的首領棉斯尼可夫，當我進了房間，不自覺地注視掛在牆上的波斯地圖。這樣的視線十足地使得我的同志們猜到滕里利西爾與我談波斯的問題，同時他們知道棉斯尼可夫不久以前逃到那裏去，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不難做出正確的結論。

所以我談空話都非常的小心。

『爲什麼你把我们弄得頭腦不清。最好，說吧，爲什麼「老頭子」叫你去？』土耳其的情報員，病容滿面的亞爾明人凱復爾客衝斷了我。

『勿要談那個。你還不明白？他瞞蔽了我們。』阿拉伯的情報員愛依哥爾刻毒地說。他最近才由第三國際轉入格柏烏的工作，綽號叫做「鐵嘴」。

『你很對，「鐵嘴」，以後不要談這個問題吧。』我說，側坐在靠近東方組主任的傍邊，他是我的老同事，聽了我們的話，他的機敏的褐色眼睛微微動了一下。

第二天早晨，當我又被喚往下面去，我看見滕里利西爾在自己的會客室內穿衣服。

『你馬上同我一塊去。』滕里利西爾命令我。

沿着走廊，我跟在這位身軀短小者的後面，他還不到我的肩膀高。在樓梯上的值日官同他客氣一下，也不照格柏烏的習慣，未要求出入證就放過去了。我們走到魯遍

場，坐了等候着的汽車。與車夫並排坐着一位行動部的職員，衛護滕里利西爾。汽車輕快地前駛，到了曹非街，轉到戲院場，那裏停頓了一下，因為太擁擠了。在我們前面也停着幾輛汽車，等候出路。其中的一輛坐着一位蒙古臉的胖大漢子。他的手抱擁了一個豔麗的黃髮女子。

「哈，哈，中國革命以後，我們的馮玉祥休養了。」滕里利西爾笑着說，看着蒙古人。

我歪斜了一下，想清楚地看看馮玉祥，當時的共產將軍來到莫斯科學習實際上的列寧主義，——但汽車走了，所以我只看到中國將軍的肥胖的後腦袋。

「爲什麼他不回到中國自己的軍隊中去？」我問滕里利西爾。

「第三國際爲他的軍隊在政治委員會提出一筆很大的款子，馮現在是在等領錢。」滕里利西爾說。

幾分鐘後，我們到了第三國際的高大房子，滕里利西爾吩咐車夫停止。外面的守

衛者是格柏烏的軍隊。內部佈置着我們的切卡工作人員，一切的設備與格柏烏房子一樣。我們乘升降機到了四層樓。穿過了幾個走廊，到了一個房間，門上貼着字條「國際交通，片特尼芝基同志。」一位年輕的黃髮女子迎迓我們，說話帶有德國的重音，讓我們進了片特尼芝基的辦公室。

在一間長方形，設置不完備的中等房間內，靠近窗子站着一位五十五歲的高大而骯髒的男子。他性地用一個電話說話，同時地拿着第二個聽筒聽別人。他就是國際陰謀和革命的組織家片特尼芝基。點了一下頭，他繼續與誰說德國話。

最後，他才向諾里利西爾說：

「請開始說吧，米哈依·阿伯拉莫維赤！」

滕里利西爾介紹了我，請我報告經過阿富汗到印度的計劃。我開始說明蘇聯與阿富汗交界上的情形，再說及阿富汗的道路守衛隊，最後，講到印度西北的獨立部落。但是，自我報告的第一個字，片特尼芝基就轉身把背朝着我們，又拿電話機說話。我

繼續地說下去。同時我想：這有什麼用？他橫豎不聽我。但使我很驚奇，當報告完了，他轉過身來，開始向我發問關於報告實質上的問題。

『我很留心地聽你，並得到了結論：從我們嘗試過的水路往印度去，比經過阿富汗要簡單和平安得多。實際上，先到美國，再乘船直接到印度某一海港去不好些嗎？再，我們請他自己來，讓他自己決定那條路好些。』片特尼芝基說，按了一下叫人鈴。

『請魯易來到此地。』他對進來的女書記說。

這是誰準備到印度去。原來就是印度共產黨的首領，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魯易自己。幾分鐘後，走進一位年齡還輕，面部黧黑的高長身材，發達到運動家一樣的體格。魯易靜默無言，同大家致了禮，坐着。又叫我重新把自己的計劃說了一遍。片特尼芝基與第一次一樣反對我，認水路為最方便的。

『請決定，魯易同志，你打算怎樣去？』片特尼芝基對緘口的魯易說。

『我打算用蘇聯的護照到卡蒲爾，再請朋友們幫忙，秘密地到印度去。』魯易說。

又開始爭論，繼續了半點鐘。大多數贊成我的提議。

「好吧，我願意再想一想。阿格比珂夫同志，明天請你到「劉克斯」旅社來找我，我給你最後的回答。」魯易這樣地決定。

在走出第三國際房子的時候，滕里利西爾停在樓梯上，突然地問我：

「請說，關於魯易往印度去你以為怎樣？」

「老實說，滕里利西爾同志，我有這樣的印象，魯易簡單地患了故鄉病，想找近路去看一下，所以他想到卡蒲爾去。至於真到印度去，我想，他大概有些怕。」我答

「是的，我也懷疑魯易。我覺得魯易是個無用的東西。」滕里利西爾說，嘆了一口氣，很快地走上等着的汽車。

第二天下午六時，我到了特維爾斯卡亞街「劉克斯」旅社，那裏是第三國際的寄宿舍。在大門的傍邊與門房同坐着一位宿舍的值班員，他檢查了證書，給我一張出入

證。旅社的門口站着一羣青年的宿員，熱烈地談論着。那裏可以聽到全世界的言語，大多數說德國話。我過了走廊，找到魯易的房間，敲幾下門，走了進去。在房間內有魯易和一位頭髮光澤的瘦婦人。

『她是我的妻子。』魯易把我介紹她，她用英語與他說了幾句話去了，只留我們二個人。

『我與片特尼芝基商議過你的計劃。但是，事情是這樣，因為中國的事件，我的出發的本身問題已複雜化了。』魯易說。

『照我所知道。你是指導第三國際的印度部的，中國的事件與你的啓程有什麼關係呢？』我問。

『你知不知道，因中國革命運動的高漲，我們得到關於帝國主義派遣大批軍隊往中國去的消息。英人也將由印度派軍隊往中國去。我們無論如何要阻礙對中國革命的壓迫，因為這將引起其他東方國家的反動，尤其是印度。因此，必須要分化及革命化

駐在中國的印度隊伍，當然，這個責任放在第三國際印度部的肩上。」魯易說。

「既是這樣，大約你的啓程要延擱下去。我想休養去，因為我才從外國工作回來。」我說。

「是的，請轉告滕里利西爾，我們請求不要拖牢你，因為問題是可以延擱下去的。」

我辭別了魯易，走出第三國際的宿舍。

幾個月以後，那時我已是在米什特的格柏烏代表，我接到電報說，我的計劃已接受，召我立刻回莫斯科去。

雖則冰天雪地隔斷了米什特與蘇聯境界的聯繫，我還是起身回莫斯科，一九二七年三月初到了那裏。在我到莫斯科的前幾天，蘇聯政府收到英國外交部長張伯倫的通牒，指明布爾什維克繼續地干涉英國內部的事情，如果不停止這類的行爲，將與蘇聯絕斷外交關係。

『因張伯倫的通牒，決定暫時停止在東方的積極工作。所以，魯易往印度去又延擱下去。現在馬上回波斯去。』滕里利西爾對我提議，當我到莫斯科的第一天在滕里利西爾辦公室內。

中央政治委員會被張伯倫的通牒嚇怕了。發命令，在政治情形未變動以前，停止積極工作。然而，布爾什維克在蘇聯境內毫不放鬆利用張伯倫的通牒，——開始招募製造飛機隊：「我們給張伯倫的回答。」

第十六章 切卡工作人員之日常生活

我重新到奇格拉（爲波斯之首都——譯者）來已經有七個月了。大小偵察機關是不停地在訓練與工作。我在大使館中佔了一間小屋子——在寬大而又深奧的大使的邸宅之中的圍牆內面。這邸宅分爲兩進，第一進的一半是我的住處，第二進設着我的祕密辦事室和實驗室。

每天早晨，當我一醒覺的時候，我便立刻穿好衣服到辦事室去。在出入口的旁邊走廊下是一個火灶，假使有一天必須銷燬證物時，便可迅速地焚燬什物。這一種預防是在倫敦的駐英商業代辦處事件和北京大使館被抄查以後，莫斯科命令這樣做的。走廊的右邊是鐵鎖緊鎖着的實驗室，左邊是一扇裝了玻璃的門，由此門可通到兩間鋪着地毯的大屋。三張光光的桌子上攤着幾張吸墨紙，幾把椅子，兩顆「下士」的印章與一只擱在屋角的小鐵箱子，這便是辦事室中所有的陳設。

一張桌子的旁邊坐了一個五十六歲的男子，他穿了一件染色布的衣服，一頭黑髮

，一個彎曲的大鼻子，好像一隻猛禽似的坐着。這是我下面的祕密工作人員的「第一號」，他對他本國（波斯）的國情很熟悉，他的職業是醫生。他過去爲舊俄羅斯，現在爲格柏烏一共工作了十五年，每二天的早晨他到公使館一次，好像是探望病人似的——走到我的辦事室中，把在各處探訪來的真實的材料整理清楚給我。

X

X

X

當我走進辦事室中走近他的時候，他總是在抄寫着。

「醫生好呀，今天有什麼新聞嗎？」我問他。

「報告就要寫完了。」他站起身來迎着回答：「波斯政府在盧里斯坦有一點小事情發生，在那裏發生了對政府軍隊的攻擊，死了三百人左右，昨天晚上從奇格拉又派了兩大隊的步兵與砲兵去。」

「在盧里斯坦鄰近的地方對於暴動的關係如何呢？」我提出的問題。

「現在是一點也不知道，不過有一種傳說，說是伐里普奇苦黑暗中援助着暴動。」

暴徒們派了代表到「巴赫奇拉」準備商洽聯合暴動的計劃。波斯王也派了陸軍大臣沙爾達爾阿沙達到「巴赫奇拉」，想阻止聯合的暴動。」醫生回答

我們對盧里斯坦的暴動非常注意，因為那裏正在鋪築石道，這道路是想把奇格拉與波斯的南方諸省直接貫通的。

「醫生，今天一定要給你酬勞費了。你寫一張一百二十土門的收條罷。」我告訴他
「感謝之至。我也正要錢用，並且已經預備好收條了。」他說着，從衣袋中取出了一塊紙片給我。

「醫生，」我讀了他簽的「第一號」的名字問他：「你在沙皇時代用什麼稱呼呀？」
哦，當時我在一個大佐身邊做事，他稱呼我做「飛靈」。大概這是俄國姓罷？」他問我。

「對的，對的，」我回答他，同時我感覺到他真是像一個「飛靈」（中文可譯為猛禽

或食肉鳥——譯者註）。

『好，我不妨礙你工作。』我說了，給了醫生的錢，走出了辦公室。

X

X

X

我還沒有進早餐，使館內部的電話就響起來了，這是鄂爾比梁——一個祕密工作人員的管理者來報告事務的。表面上他是「塔斯」通訊社的通訊員，而實在他在格柏鳥中強悍而積極地工作將五年了。

我走到了會客室，過了一會，鄂爾比梁也走了進來。這是個大約三十歲左右的壯年人，黝黑的寬臉上配了兩個厚嘴唇，他的動作是帶有感覺滯鈍而沉靜的樣子。他的手中夾了一個紙夾和一些紙張，隨手擱在桌上。

『好，你開始說罷。』我說。

鄂爾比梁打開紙夾，慢慢地拿出了一本精緻而又紛亂的紙張。

『昨天「第四號」與「第九號」來報告波斯的築路情形，恰巧你出去了，這是根據財

政大臣洛斯拉脫朵夫里的預算而決定的，以後行軍可以利用脫朗斯比爾西的鐵路沿線。『鄂爾比梁報告了，給了我一束紛亂的紙捲。』第四號想過一星期後到德國去就醫，他還在離開此地之前要求你見一面。』他繼續地說。

『好的，這將來再說，現在報告下去吧。』我回答他，一方面自己想一想！第四號一定是要求給錢。

『第十六號』寫來了幾個報告，說明了英波（英國與波斯）煤油公司的行政。『第三十三號』在巴格塘奇發來了兩個關於波斯事件的密碼電報。『鄂爾比梁不停地說，給了我一束新的紙張。』

『啊，這是很要緊的。』第三十三號』好嗎？』我問他。

『他已經一點也不害怕的發了密碼電給我們，並且很感謝我轉給他的三百土門。他也是很想見你。』鄂爾比梁答覆。

『是的，他是可以接見的。這是一個重要的工作人員。什麼時候見他比較方便呢

？」我問他。

「假如你願意，今晚十點鐘可以。」他提議說。我同意了並且記入了我的雜記簿中

。「昨夜裏」第十號」運來了二十小包外交文件。點檢一下罷，」鄂爾比梁說：「此外」第十號」要求我轉達，給他的沙糖已經賣去了，但是沒有得你的許可之前，他不敢放棄「糖販」的職務。他又要求，他想去販賣別的商品，因為沙糖很少有人過問，並且市上的生意人開始懷疑他不是簡單的販子。他要求販賣手工製造品或是火柴。」他繼續地說。

「好的，我今天決定，他販賣些甚麼東西。你還有什麼報告嗎？」

「沒有別的了。我想，今晚八點，九點，十點與十一點鐘時可以再見到你。對了，我怎樣回答「第四號」呢？」他忽然問我。

「給他一百土門治病，我關照莫斯科說他走了，要他與柏林的公使發生聯繫，告

訴他到莫斯科的暗號，我見他是沒有意義的。」

我們同時走出了會客室，我回到了辦公室。

x

x

x

這裏已經忙碌的在工作。一張桌子上堆滿了一些小包裹，包口都用火漆封着。這些小包都是奇格拉公使的外交信件。其中有幾包已經啓封，有一包是橫置於桌上，我的助手馬克利洋伏在桌上工作。他還是一個小孩子。大概他的年齡還不滿二十三歲，但是他突出的下顎說起話來很果斷，他眼睛的光芒顯示出了他的剛愎的性情。他用手在慢慢地把半啓的封袋謹慎的裁開。屋角的一張小桌子旁坐了我們年青的姑娘沙金卡——一個我們的打字員，她在打着字。

「蘇林，怎麼這些郵件這樣久才運到呢？」我問。

「是的，這都是爲了比利士的包裹，」他一面工作一面回答：「我爲了比利士兩包郵件費了我大部份的時間，差不多和其餘的十包的時間相仿。這些比利士人總是把包

裏的內面塗上一些護膜然後再把它混在別的包裹一起。現在已經白費了兩點鐘時間，你看這，怎麼辦！下面一包是不能打開了。」馬克利洋說。

這實在是要嘉獎他一下的。在一個月來馬克利洋用手裁着封袋，很有些「門檻」了。

「你說得很對的。今天還有些什麼包裹嗎？」我問。

「三包英國的，四包從波斯外交部得來的，一包德國的和一包法國的。這些都在整理，此外還有這些比利士的。」他指着他前面的一厚包半啓的郵包說。

「好，好，快點弄完罷。過一點鐘後要去報告大使，他對比利士的包裹是很關心的。」我說完後走到了實驗室去。

這是兩間小屋子，滿屋都掛着照像。一間屋中設着堅固的「列易脫次」牌的照相機。在繩子上晒着許多已洗就了的底片。在洗像片的水槽內，照相師阿爾奇米正在洗新的底片。

『今天照了幾張？』我問他。

『現在還祇有三十張，』他回答我。同時用手指着一堆照相：『但昨天的已經預備好了。』他走到另一間屋中取出來給我。我拿了像片回到辦事室，給了他幾個命令，再回到了自己的住處。在我的臥室中有一個巨大的不怕火燒的保險櫃子，是我存放像片用的。

X

X

X

『哈囉！我可以到你處來嗎？』總領事華衣次曼在洞開的門外邊問。

『請進，請進！非常歡迎。』我招待他。

這位矮小的人走進了我的臥室。他一頭的黑髮，鼻梁上架了一付金絲眼鏡，臉上帶有官樣的微笑，左手夾了一隻龐大的皮包。

『我早就想過，要見一見阿格比珂夫同志。因為我有事找你。』他微笑的說，打開了皮包：『這是一個名單，這名單中人是都寫了一個意見書要求入蘇聯國籍而願做

蘇聯人民的。請你加以審查，並請不要延擱過久，因為這名單中人想早日離開，並且是想乘第一隻船出口呢。」他告訴了我，把一張紙交给了我。

「我大概在三五天之內不能辦這件事。」我回答他。

「我知道，我知道，」他急遽地接着說：「這是要按次序來的。這裏還有共產國際代表給你的信件。他昨天來找過我，並且還告訴了我他我他那面困難的工作條件。在地方共產黨之中有許多沒有希望的公民和大批的搗亂者。他送來這組織中人的名單，並且要求你對他們加以審查。」

我打開了封袋看過了長名單上各個姓氏。

「好咯，好咯！但是我希望不要限定時日。我自己的事是很多的。」我回答他。

「我也是擔任了共產國際許多事務。我接到從莫斯科來的通訊書，要我準備在烏爾米開東方共產黨代表會議。要審查他們，又要好好的招待他們。要給他們一個好的印象，事情真是麻煩：並且，還要供給他們的用費。就這件也夠了！」華衣次曼嘆息

地說。

電話的鈴子響了起來。

『阿格比珂夫同志！我現在空着，假如你沒有事，請你到這裏來罷。』我聽到了公使陶甫奇洋聲音。

『好的，我本來還有事要找你。但是對不住。請你稍爲等一等，我現在還有一點事兒。』我說完，送了華衣次曼到門口。

剩下了我一人，我拿了紙預備做報告給大使。

X

X

X

一間龐大的豪華的廳堂。鋪滿了地毯，紅木的傢具上墊着珍貴的皮子。屋的中央，一張巨大的寫字檯旁，大使陶甫奇洋面向着門坐着。他在沒有被任命爲駐波斯大使之前，曾在巴黎大使館中充過隨員。陶甫奇洋的大學時代會到過比利士。他也曾浪跡歐洲，在蘇聯的工人之中特別地留有一種印象。他身材高大，一頭美麗的黑髮，端正

的面貌，永遠是正當地對待他的左右，陶甫奇洋給人一種很好的印象。在鑑別過去的事件時，陶甫奇洋有一種優越的天才，他能很好地運用他的歐洲語言。因為這一種特點與政治的環境配合他被任命為駐波斯大使。陶甫奇洋可以為蘇維埃政府做很大的工作，但是反一方面，他的機智也為他才能用罄了。他是一個胆怯而又多疑的人，永遠沒有發端的時候。他是毫不思索地執行着一切莫斯科的一切命令。而這些命令有的本來是可以等待人民外交委員長加拉罕代辦的，他却很蠢的執行了，因此在莫洛托夫就任為蘇聯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不久的時候，曾稱他為「石板背」（即擗木梢之意——譯者註）。陶甫奇洋是加拉罕的候補者，但他在執行的技術方面，對每一個呈報到莫斯科的問題都表現出了他特有狐疑性。他是整天的偃坐在大寫字樓旁邊翻閱着莫斯科的通知書。他與我的關係不算壞，我給了他一份珍貴的報告書。

「呵，阿格比珂夫同志，你好呀，請坐，」當我走進他的大廳的時候他招呼我：「你有什么好消息嗎？」

我開始報告。

『今天我想與公使談關於英波新的條約的總結。特別是要說到波斯妥協的讓步，允許英國在波斯海灣建築海底電線的事。這是確實的事，由各個工作人員探悉的。』我報告他。

『是的，關於這件事我已經報告過外交部一次，但是沒有回音。從莫斯科來的最後一封信中，也沒有關於這事的指示。石沉大海一般。我要再寫一封信給加拉罕。』陶甫奇洋說。

『我們接到了兩個關於波斯政府在巴格塘奇的行動的電報。這兩個電報說明了伊拉克與波斯的談判暫時的結果尚佳。所剩下爭論的只是波斯在伊拉克的權力問題。』我繼續自己的報告。

『這問題很重要。請你爲我留意他們談判的結果。莫斯科想用全力阻礙波斯與伊拉克的談判成功，大概不久幾個報紙主編者的補助費就會寄到，要他們在報上極力的

反對談判。此外，我又鼓動了幾個有力者反對談判，但是，我想我們是無力做這件事的，因為一切都只有波斯王與紀馬爾巴沙自己決定。」他解釋說。

「這是法國公使與比利士公使的報告書。但是我不知道我們寫的什麼東西。」我繼續地說，從文具夾中取出了照片和報告書。

「哦，這比利士公使，你知道嗎？我知道他的，他是一個在奇格拉的外交界中最優秀的一個。他時常是分條列目的對自己政府報告着細小的瑣碎的事件。我是很高興讀他的報告書的。而這是什麼？」陶甫奇洋指着照片問。

「英國領事的幾個政治的與經濟的調查，美國領事的經濟報告，法國公使許林堡伯爵給他的達夫里領事的信。」我說明着。

「許林堡寫些什麼東西呢？」陶甫奇洋問。

「不關重要的。短短的一封信和報紙的報告書。」我回答。

「唉，昨晚我真好笑。昨天許林堡來和我說，他們發出的外交公文的封條都被

我們揭破了。並且他又說信資是太貴，每一個克洛格蘭姆要二十土門之數。他拿出了一疊信封給我看，我心裏真好笑。當然，表面上我是表示很抱歉的。我們這些工作人員是怎麼樣做的呢？」他結束了一句說。

「雅珂夫赫列斯托福羅維奇（即陶甫奇洋之名號——譯者註），吃飯了。」這時候在鄰近的一間屋中他的妻子喚他。

「阿，這，阿格比珂夫同志。你不能把那法文的文件留下嗎？我想飯後看一看。」陶甫奇洋站起身來問。

「可以的，陶甫奇洋同志。不過，不要掉了。」

「你真是！我會把牠放在大保險箱中的呀。這裏，我想是一點危險也沒有的。除了你暗中的組織以外。」他笑着說。

我走出了大廳，心裏想着陶甫奇洋。他是怎麼樣的改變為老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家，一九〇七年加入黨（即共產黨——譯者註），站在布爾什維克先鋒隊的一方面。他

過去的十年都是在黨中工作，表現了他所有的革命性（假如有一個時候需要他表示的時候），他是蘇維埃政府一個堅決執行的官員，並且總是依照人民外交委員長加拉罕的通知書行事。他又有兩副面孔——一副比較好，另一副比較壞，當他要運用他的解決的權威時，他現出了一副難堪的，自私的，殺人兇犯的面孔……

『阿格比珂夫同志，請你到我們這裏來一下。』在大使官廳的對面，秘密暗計部的格子窗中在叫我。

永遠緊閉着的門打開了，我走了進去，屋中是兩個密碼工作人員。這是在所有共產黨員中選出來的有經驗的人，他們當內戰時代曾在紅軍中作密碼工作人員很久。他們是大使館中的工作人員，而在實際上，却專門是為格柏烏分部服務的，並且是格柏烏代辦的屬員。

『請你在從達夫里寄來的公文上寫你的名字，比赫列文和克爾曼沙赫寄來的也都請寫上。』一個年長的密碼工作人員素黑把公文交給我說：『為什麼我們要保存許多舊

的秘密電報呢，我主張燒了牠們。目錄已經編好，也許你有時間可以看一看，並請簽一個字，我們就可交代了。」素黑繼續地說。

照訓令上說凡是使館或是商業代辦機關中，如果沒有得格柏烏代辦的許可，不能棄去一個紙角。

我們很快地看了一眼堆積如山的紙張，並且簽了許可狀，允許把這些東西放在火灶中焚燬。大使館的顧問官陸格諾夫斯基，恰好在此時來了。

「你好，阿格比珂夫，到我這兒來，我有事找你。」陸格諾夫斯基招呼我，我們就同進了他的房間。

我與陸格諾夫斯基的關係比與公使館中別人的關係特別一些，這一個高大而帶有稀薄的病態地頭髮的人，雖然他還只有三十二歲，但是他却也是一個老切卡。和我一樣久。他曾充任華莎與維也納的格柏烏代辦，在這首都積極的工作中得了格柏烏獎勵的勳章與「紅旗」，滕利里西爾會任命他為助手，但是陸格諾夫斯基的活動完全是

獨立的，有些地方他不能與這一個穩健的滕利里西爾一同工作。因此，他脫離了格柏烏的國外部，改入人民外交委員會工作，與他舊有的國外工作發生了聯繫，但是習慣是第二天性，陸格諾夫斯基雖說是脫離了格柏烏兩年，但他仍然不慣於作外交部份工作，他的個性却是適應為格柏烏的工作人員。我們的關係好像是切卡工作人員的關係一樣，他時常友誼地幫助我工作，以他過去的經驗幫助我。

『你瞧，』陸格諾夫斯基從大保險櫃裏取出一張圖樣給我看，說：『這圖版是英波煤油公司製的在「馬冀塘拉富士」的煤油井地。這便是指的煤油塔。這是一個有幾百煤油井的豐富的煤油老區。在這地方要開採煤油。英國人這裏佔了很大的勢力。這公司裏面，百分之六十的煤油是為英國的艦隊所得。』

『這都是舊事。你有話痛快地說罷，何必繞這些灣子？』我接着說。

『何必？你是做了漂亮的報告工作的。我不與你爭論。但是，請你告訴我，這是為什麼？是爲了報告公使館還是爲了要報告莫斯科呢？那裏有幾個格柏烏的特派員讀

着你的材料，要把他增訂在文獻中，你忘了嗎？是這些事罷？沒有現在的事。但假使破壞這種煤油工業，你想想，英國要受多大損失？」陸格諾夫斯基忽然提出這個問題。

『是的，但是這談何容易，』我微笑的帶諷刺的意思說：『如與英國戰爭時，我也只是想破壞這種煤油工業的，並且還忠告過那些專門家。他們告訴我說，假如用飛機與艦隊的襲擊也祇能破燬煤油業的一部份，而終不能阻止煤油的出產。』

『你這糊塗虫！我們一點也不想燬壞牠。主要的，是要使煤油不要為英國人所得，我們要取得牠；而這一點可以用羣衆的力量去破壞煤油塔與煤油棧。這是我昨天收到的我們的領事巴脫馬諾夫從西拉斯寄來的報告書，這報告書中就可以解決此種任務。』巴脫馬諾夫說，在煤油工業區域中分為兩大派別：黑夫脫人與查爾人，他們因為煤油公司的扶助金不均的關係而互相仇視。經常地，假如這一派人親近英國人，別一派人就仇視英國人。你為什麼不利用這些派別挑動戰爭去破壞那全部的生業機械呢？』

陸格諾夫斯基說。

『想得並不錯，但是問題的實際執行是要向莫斯科請示才可以的。』我回答。

『假使你願意，我也與你一起寫信告訴滕利里西爾。』他向我提議。

『這我非常感謝你。』我回答他後，站起身來。

我走時，想着陸格諾夫斯基的計劃。當然，他是對的。要早一些預備戰爭。因為戰爭要發生的時候，毫無疑義必然要發生的。不是陸格諾夫斯基也不是我造成的。在這時候我們作的一切蘇聯內外的工作都成爲過去的事。我們將爲另一個問題工作。假如政治的與經濟的條件適合的時候，我們在戰爭中取得勝利。這差不多是必然的。

我看見了我的助手蘇林坐在我的桌子旁邊。他收集了許多代理人的通知書在登記。我把省裏來的公文授給了他並且坐下幫助他工作。工作到了一點鐘，我們走入了談話室。

『今天我與陸格諾夫斯基談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我開始說：『他提議在波斯南

部組立一個代辦處，專為在戰期中破壞煤油業。」

「是的，關於挑戰的問題，一直到我離開莫斯科之前還是一個爭執的問題。特別是在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以後，在我們格柏烏中決定這個問題，指出不可避免與帝國主義戰爭。因此，有幾個格柏烏的機關在準備戰爭。」蘇林說。

「這種準備有什麼可以證明呢？」我問。

「一直到如今，你是知道的，我們的公使是在大使館中。現在我們開始組織不公開的使館，因為我們推測，在戰爭發生的時候，我們的大使或是被逮捕，或是被驅逐出境。這是外交上的信用關係。而這時候的公使應該與祕密的格柏烏代辦發生聯繫。假如有這個不公開的公使，則幾個公使館中的事務免去了許多麻煩。關於這個問題，滕利里西爾曾經自在國外部（指格柏烏的國外部）做了一次專門的報告。」蘇林說。

「那末怎麼樣維持與莫斯科的關係呢？現在是經過外交信差，但那時候沒有了呀？」我問他。

『這個問題，在滕利里西爾的報告之中說是很難解決的問題。現在暫時的辦法是不公開的公使，一切通報都由公開的公使使轉。但是，這當然是暫時的，現在還沒有走到那一步。我們在歐洲的夥計已經有了不公開的工作。就在土耳其也坐派了一個不公開的大使白柳姆根，他要指導阿拉伯各地方的一切的工作。』蘇林回答我。

『我這樣想，爲什麼在波斯不建立一個不公開的公使館呢？我們不能斷定，波斯在什麼時候會發動戰爭。那時候關於波斯南部與庫頁島之間的工作問題就有了不同的性質——假如有了不公開的使館的話。我們可以不公開地貫通一切區域，很稱心的工作着。是誰的意旨，沒有人知道。那時候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工作着，因爲沒有人知道是出於誰的手中。』我大聲的說。

『呵，假如你把這問題向莫斯科提出來，』蘇林說：『我第一個贊成做這不公開的工作。』

『我的意見，工作是要慢慢來的。先收集一切關於波斯派別的材料，關於戰爭的

危險與在這時期可以利用這派別的理由作一個正確的報告。」我建議說。

X

X

X

我走入商業代辦機關的城市部，走進了調節股經理室找商業代辦馬易。他是一度做過我的偵探經濟的助手的。商業代辦機關的組織，馬易得到了成功，一點沒有引起疑心地他就指導着所有蘇聯經濟組織中的秘密代辦的工作，並且在這些組織中開明的活動着。

馬易是一個老切卡工作人員，有一個時期他曾在格柏烏的經濟局做大官，但是因為盜案，被打下了台。聯邦共產黨開除了他的黨籍，非常委員會切卡撤了他的職，不過因為切卡同寅的担保，仍留他在切卡中做一個秘密工作者。關於他自己的事，他也很知道，是要公正地處置的。他是一個高大的黃頭髮的男人，一副道義的面孔，長鬚馬易自己時常撫摩着他的長鬚。馬易的一個「知己」曾說，馬易的所以蓄長鬚是準備在蘇維埃政府倒台的那天剃去，使新政府不認識他的本來面目。

「阿格比珂夫，請坐，貨品要不要，」馬易用高加索式的禮儀招呼我：「昨天你定下的我已經買來了，並且我又買了五百普特的茶葉和一千普特的白米。此外，我又定下了一些皮子，棉花等物。可以够你用了。」他報告我。

「謝謝你，馬易，現在是這樣，你拿沙糖給第十號，並請給他一些別的貨物借給他三千土門，要他到糖市和「薩爾克」去。並且告訴他，你相信他借的錢很能做一點生意。」我說。

「等一等去叫他。要他到糖市去。現在我們計劃一下，我們的糖怎麼樣可以越過波斯的海口。這些糖是要裝運到奧迪賽去的。爲了推銷商品，我們在西拉斯，平地爾，布塞爾與阿黑法西等地方開了新的分部。你不願利用這好機會嗎？在糖市職業的形式之下，可以指揮我們的代理人到那裏去，並且，在奧迪塞的船上還可以組織我們的一切卡團。他們可以經過紅海到各地方去。」馬易建議說。

「很好。我們利用這個機會，現在正是有在波斯南部努力工作的問題放着。我正、

在考慮着，怎麼樣可以分配工作人員到波斯南部去，怎麼樣可以利用輪船到不屬於管理的區域去。我曾寫信到莫斯科去，要他們解決這個問題。」我回答馬易。

『昨天商業代辦處穆紀華與他的代理人蘇霍維打過架。』馬易開始現出陰謀的樣子。

『好有趣味，』我打斷他的話說：『今晚上你到那邊去罷。我們商量一下對付這件事的辦法。但是現在，對不住，我還有事。』我說完後站了起來。

x

x

x

晚上九點鐘時候我已經坐在一間屋中。這是這座小屋子中的一個屋子，標名為秘密代辦室。這間房的優點是有三扇門，這三扇門可以通到三條街上。這樣可以保證不致落網。

經過幾分鐘之後，門上有一種約定好的叩門聲。波斯老太婆——一個女僕去開了門。走進來的是鄂爾比梁和第十號工作員。這是一個青年，面孔很聰明活潑。他喜歡

幹一種危險的工作，並且爲格柏烏做過了許多。女僕用盆子送上了茶和糖菓，我們飲着茶談着話。

『阿格比呵夫同志，我奉組織部的委令從外國公使館中得到了外交公文，『當嗎了』巡茶後工作人開始說：『現在我要從軍政部中偷到秘密工作人員的名冊。』』

『你很好！我是報莫斯科請求他們通過。把你的薪金增加到一百五十土門。我想，軍政部的事可以暫緩些時，等一個好的機會下手。你祇要結束你的大事就可以了。你現在要休息一下要等一個機會，不要太性急了引起別人的懷疑。』我一面說一面想，軍政部的秘密名冊我們已得到了三本，但是你不知道，並且還可以壞事。我繼續說：『是的，你需要休息一下，以後，你再留意波斯王黎沙內室的東西，依我想，那裏一定有許多爲我們有用的物件。』』

『對啦，我忘記告訴你了，』我轉了話說：『明天你可以到糖市和「薩爾克」去，你可以去做生意。』』

我看了一下錶。沉默地坐在一邊的鄂爾比梁會了意，經過了一分鐘，他與工作員退了出去。我準備寫信給在盼望着我們的第三十三號工作員。

x

x

x

在一間龐大的光亮的大廳之中，被窗簾遮得半暗。屋的一角放了一張小桌和三把椅子，桌上擱了一些糖菓，但是沒有珍貴的傢具。

我們的一個工作員被招呼在桌前。這是一個高大而瘦弱的男子，頰下拖了很長的鬚鬚。他原是卡特沙羅夫皇族，現爲波斯王黎沙服務於宮中。他對於我們是一個有價值的工作員，他時常偷出秘密的命令，通告和一切的文件給我們看。

『我們的政府很滿意你寫的報告，並且要我代達謝意。』當我們坐定了後，我說。

『非常感謝，你過獎我了。但是對於你們的工作，我把牠當作自己的事一樣，從卡特沙羅夫到現在的波斯王黎沙，祇要他們誰幫助英國人，我極反對他。有幾次他們利用英國人維持生命，但是我幫助布爾什維克。很明顯地樹起反英國的旗幟。這也

是幫助你，我希望有一天能夠動搖波斯王的御位，你們起來革命，把波斯王打下去。」他回答我。

「你說得很對，英國人幫助波斯王黎沙，但是，我們的莫斯科不信。他們要想得到一種文件證明。而假使能找到此種文件，那我可以向我們的政府建議，要他們來推翻黎沙王用暴動來消滅卡特沙爾斯基的朝代。」我說。

「我沒有這種文件了，我早已就給了你。」皇族回答。

「請問，你看過宮中的文獻沒有？」我問他：「有一件事，是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時，當黎沙王想消滅南方勝霍赫沙洛地方暴動的時候，英國人是協同幫助他的。這一次英國人幫助黎沙王以後的結果，是英國人幫助波斯王鞏固了王位，而黎沙則允許英國人在波斯征收重稅。這些事都是我手中幾個人報告我的，你有沒有這一種證明的文件？你是不是可以找到這一年的文件呢？你在宮中不注意這些文獻罷？」

「沒有，我兩年來在工作中就從不注意這些文獻，但是我現在也開始在整集這些

文件。我希望在一個月中能夠找到你所要的文件。」他回答。

『感謝之至。我希望由此可以改革一下波斯，願你好好地適應你的環境。』我說。

我走開，把一封套放在桌上，這裏面裝了皇族的月薪，三百土門。

一直到半夜我才回家，走入了辦事室。這裏是還在工作。已經做完了事，重新在整理國外公使館中的外交公文。他敏捷地用熱的小火盆燬去這些公文套上的封蠟，又印上了我們的軟的火漆。

在另一間屋中馬易埋坐在文件之中。他一面撫弄着鬚鬚一面神經質地碰着腳，他在作經濟的報告。

我倦了。非常的想睡。但是還要看幾十份白天的工作員送來的報告書和各地格柏烏代辦的呈文。這些事都不能擱到明天，因為明天也同樣有這麼多的事。除非是換另一副面孔，與另一種人接觸，那是另一個問題。需要快一點做完。一切的過程祇一個目的：就是準備戰事，從戰事中走向世界社會革命。

第十七章 叛徒之死

一九二八年一月八日的早晨，我看到波斯的報紙，注意了下面一段小小的紀載：

「米山塘來電：有蘇聯官佐二人馬克西莫夫與巴沙諾夫逃亡來此，現留米山塘。

惟奇格拉來電令將此二人拘禁於警局，日內或將解押至奇格拉。」

「蘇林，你瞧，」我把報紙遞給我的助手說：「兩個蘇維埃的官員從蘇聯逃到波斯了。好呀，到奇格拉來他們可以自由了，可以和白色的僑民結合在一起了。告訴我們的白色密探，等他們一到此地的時候，即刻來告訴我們。此外，再寫信給米山塘的勞戈爾斯基，要他報告我們，這兩個逃亡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命令他說。

蘇林沉默地用紅鉛筆圈下了報紙上這一段消息。

這一天夜裏，我從外面回家，當我走進辦事室的時候，蘇林就給我一個從莫斯科來的密碼電報。

「從阿斯哈巴屯地方巴沙諾夫與馬克西莫夫向波斯逃匿。巴沙諾夫（記清楚；巴

沙諾夫)在莫斯科會任要職，此行殊多危塗。着即速調查彼等之居處，並殺之以滅口。滕利里西爾啓。」我讀了電報。

「這裏還有一個電報是勞戈爾斯基自米山塘拍來的。」蘇林說。

「逃亡者巴沙諾夫與馬克西莫夫尙留在此間。莫斯科與塔斯干曾有電來，囑尅日消滅彼輩。惟此間人手不多，無從下手，祈速派人來。米哈啓。」

我思索着這個事情。很明顯地，這是兩個重要的人物。以前，莫斯科的格柏烏對逃亡到國外的人從來不是這樣地追索着。

「你想現在怎麼辦呢？」蘇林問。

「現在，我想是睡覺，明天到米山塘去。」我含笑地回答他：「得幫幫他的忙。」

「他是怎麼的在那裏幹了一年，到緊要關頭却沒有人手？假使連殺一個人都辦不到，那還算什麼切卡工作人員的勞戈爾斯基和格柏烏的代辦呢？」蘇林憤憤地說。

「唔，現在罵他也遲了。現在是要幹。」我回答。我知道，蘇林的心理是想獨立地

做米山塘的代辦，但是却委任了勞戈爾斯基。蘇林一想到這委任就認為是對他的一種侮辱，因此他時常毀壞與攻擊勞戈爾斯基，他說，假如是任命了他為代辦，他一定能幹得很好。

「你什麼時候動身呢？」蘇林問。

「我明天去和大使商量，那時再決定，」我回答他。

第二天早晨我坐在大使陶甫奇洋的廳堂裏。老切卡的陸格諾夫斯基也被邀在一起商議這件事。人民外交委員會也有電報來指令，要用任何的方法消滅巴沙諾夫，人民外交委員會與格柏烏的合作，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這時候我感到異常的驚愕。然後我知道，殺害巴沙諾夫的命令是斯達林親自發出的，因為在土耳其斯坦的大會中巴沙諾夫曾為他任祕書工作。

「你想採用那一種手段好呢？」陶甫奇洋問我。

「我現在很難說出一個具體的手段。不過我去，看看情形，再決定怎麼幹法。我

想在我們與米山塘的聯繫之中，是不難「消滅」一個人的。」我回答。

『我提議，你不必到米山塘去。等他到奇格拉來時，在半路上幹了他。或是，等他來此地以後下手也好。』陸格諾夫斯基說。

『路上怎麼能下手，他們也許有衛隊的？』我問。

『怎麼不能？我們可以預先在他們必由之路的適當地點，把一根鋼條繫在樹上。我們等候着，當他們的汽車快近四十或五十克羅米達的時候，這根鋼條，可以像剃刀一樣地把所有汽車中的乘客的頭都割下來。』陸格諾夫斯基回答。

『我以為，在這條路上是很成問題的。需要預先設備並且還要物色相當的地點，這一個適當的地點還要有樹木，又要繫一根鋼條。此外，這兩個逃亡者事先在一定戒備，有地方警察，那反而要誤了事。因此，我想需要到米山塘去一次，並且可以快一點結果他。』我說。

『我也同意你，』陶甫奇洋插嘴說：『你什麼時候可以動身呢？』他問。

『明天，明天早晨我乘飛機出發，午前就可到米山塘。』我回答。

『很好，你明天走，我拍電報給我們的總領事屠白松，要他幫助你。』陶甫奇洋說

x

x

x

第二天一清早「尤克爾斯號」飛機從奇格拉起飛，傍晚時分，在米山塘的天空繞了幾個圈子，停在被雪掩蓋了的飛機場中。我自空中降落後就接到了從莫斯科來的新電報，滕利里西爾要我指導米山塘格柏烏代辦工作，因為勞戈爾斯基在六個月的工作之中，不僅沒有執行格柏烏的任務，並且沒有做報告給莫斯科。勞戈爾斯基雖則先期接到這個電報，但是我沒有給他看，而當我從飛機上降落的時候也沒有一個人來接我。我就僱了街車，一直到了領事府。在精神上，我感到不很痛快，一方面是在飛機上震動了幾點鐘的緣故，另一方面是因爲想到了幫助對付巴沙諾夫的方法。當然，我想到勞戈爾斯基的情形時，我尤爲不高興。我與勞戈爾斯基原是很老的友誼，他的被任

爲米山塘的格柏烏代辦還是由我的推荐，但是現在公事公辦，我是很不滿意他了。

行李車載到了領事府的門外，行李搬運到了勞戈爾斯基的屋中。這座房子是我一年之前住過的，當時我負組織的工作，隨後是事敗而逃。在當時看來，事體是重大而且緊要的，但現在一直在奇格拉工作之後，過去的事又變爲渺小了。這已經是一年前的事，已經過去了很久，我現在祇感到一種疲勞，不願再做任何人的事了。但是這樣就職可以疲勞而離開工作的道路麼？不行，並且在我的生活之中是更外的加重了我的務，重重疊疊地更有力的壓住了我。因此在我的精神之中引起了一種懷疑。在百忙之中與我的責任之中引起了一種懷疑。

我在清理行裝時，勞戈爾斯基跑出來歡迎我，因為他已經在窗子中看見我了。『到這裏來，這裏要暖和一些。』他招呼我到了寢室之中，經過了一個簡短的時間，我們促膝談着心。

『唔，米沙（即勞戈爾斯基之小名——譯者註），你告訴我，你在這裏是怎麼幹的

呢？」當我們把話轉到了正題之後，我問他。

「唔，沒有什麼特別，祇是等待下手的機會。」勞戈爾斯基不大願意回答這個問題，從他的面孔上表示了一種拒絕的顏色。

我看他，雖則他還是個青年，但他的面部已經顯出了疲勞的痕跡，他那拖垂在背後的長髮，不像一個二十八歲的人，倒有些像七十歲的老頭兒了。

「還說什麼等待下手的機會。莫斯科已經有電報給我，怪你不僅不努力工作，並且還沒有做一個呈報去。」我繼續地說。

「寫什麼？呈報什麼東西呢？」他遲鈍地回答。

「什麼？你難道一點事也沒有做？你沒有工作人員麼？」我問他。

「唉，格莉沙（即阿格比珂夫之小名）！你不了解我。我是疲於效命，你知道嗎，我是疲勞極了。六個月來我祇感到疲倦。告訴你罷：我現在簡直是一個懶人，無用的人！什麼事也引不起興趣！你想，我在特西爾琛斯基和烏斯和利黑塔等處工作了幾

年，夜以繼日地工作，但那時候從來沒有感到一點疲倦。但是現在無論如何！」他突然的中止了不說下去，好像被打擊了一下一樣的默然。我也沉默着探索勞戈爾斯基現在的情緒。但是從那一方面去抓住牠們呢？我不明白，並且，這一種情緒同樣地傳了給我，感動了我。

「我接到了殺害巴沙諾夫的電報，你相信嗎？這是很有趣味的事。現在的事都是這樣生動的。在三天之內自己覺得非常地大胆，而以後忽然變得胆小如鼠。」勞戈爾斯基繼續地說。

「你的夫人好嗎？她想什麼時候到你這裏來？」我問他。其實我早已知道，他的夫人是不會再來的了。

「她還來幹嗎，我自己都想離開這裏。」他回答我。

「唔，得啦，不要憂鬱。努力工作，快活自然會來的。規規矩矩說，怎麼樣進行對付巴沙諾夫與馬克西莫夫的事呢？」我提出來說。

『巴沙諾夫服務於阿斯哈巴屯地方中央政府的土耳其部，馬克西莫夫則在合作社中工作。一月一號他們由城中逃出，經過許多地方到了波斯。格柏烏的主席卡魯茨基告訴我關於他們的逃亡消息還是在那時候，就是當他們到了米山塘以後。本來這件事是要巴特斯格拉的我們的代辦拔少葉夫在路上了結的，但是他沒有執行這件事，倒是一汽車把他們送到了米山塘。波斯人接待了他們，把他們安置在渥高諾夫的旅館中。我們決定了第一晚上就結果了他們，我得了我們的書記柯耳士赫乞夫的同意，大概你也知道他罷。』

『是的，他曾做過我們俱樂部的經理，是一個跛子。』我說。

『正是他。我和他約好，由我供給他家裏的贍養，要他到旅館中去刺殺他們！』勞戈爾斯基頓了一下說：『但是他沒有成功，當他攀援到那叛徒們的窗外的露台上時，就被值差的警察捉到警局去了。以後當局怕再有新的企圖，第二天早晨把巴沙諾夫和馬克西莫夫都搬進了警察廳，由重衛保護着他們。』勞戈爾斯基說。

『唔，後來怎樣呢？』我問。

『後來我還能夠怎麼樣麼，他們都在警察廳的圈子之內。我祇得到一個工作人員的報告，說是在警察廳內了結他們。他今晚上要同拔少葉夫來此報告詳情，拔少葉夫是在柯耳士赫乞夫被捕之後到使館來的。事情的詳細就是如此！』他結束了一句說。

『警察廳的防衛情形如何呢？』我問。

『特別地選擇了一間房子給他們住。門口站着衛士。當然的，衛士如林一般，除了他們的衛士之外，還有我們的衛士！』勞戈爾斯基微笑地繼續說：『我還忘記告訴你，卡魯茨基從阿斯哈巴屯往來，爲了要刺殺巴沙諾夫，他特地帶來了一批彪形大漢。他們也是鎮日地守候在警察廳附近，懷着利刃祇等待有一個機會叛徒們能步出警廳時，他們就可結果了他。』

『屠白松大使對這事的處置如何呢？』我略略地沉默了一會後問道。

「屠白松沒有任何地處置。他不久纔與一個年輕的小姑娘結了婚，現在是她佔有他的一切。」勞戈爾斯基回答。

「怎麼說，得去找他呀。你和他的聯繫如何呢？」我問。

「沒有什麼。簡單得很。」他回答。

「唔，我們同去找他。」我說。

x

x

x

「請進，請進，」屠白松打開了門招呼我們；「歡迎之至。阿格比珂夫同志，你是什麼風吹來的呀？」

屠白松身材不大，紅面孔，是一個三十左右的壯年人。革命以後他畢業於總司令部的軍事學院。他的軍事知識比外交知識還要高明些。他本是一個優秀的陸軍教練官，假如他是在當教練時，一定能增長這位小人物的地位。

「你到那裏，我也到那裏。」我微笑着回答。我與他最後一次的見面是在六個月之

前在達夫里地方，那時候他是達夫里的總領事，並且有一個短時期兼任了格柏烏的代辦。但是他不幸，偏偏奇夫林的格柏烏也派了代表到達夫里指導高加索僑民中的工作，這代表叫米拉西羊。米拉西羊在積極的工作中發展了自己的才能，因此把屠白松壓下去了。由此，他們之間就開始了一種「競爭式」的辯論，兩不相讓到了一個尖銳的爭端，我從奇格拉到達夫里去，就是去察看誰妨礙了那裏的環境，結果是解了屠白松的職務，任命米拉西羊為全權代辦。這一種解決的辦法，當然，不能得到屠白松的滿意，他設法妨礙米拉西羊的工作，並且有一個時候密謀反對我，格柏烏就決定把屠白松調開達夫里。人民外交委員會得格柏烏的請求，強迫的執行了把屠白松調為另一個地方的總領事，這一個不重要的波斯區域——米山塘。現在我們是再度的遇到屠白松了。

「你收到了陶甫奇洋的電報沒有？」我問。

「是的，我很高興能得到你的幫助，我想，坦白地說，丟過醜的事都不談罷。」屠

白松回答。

「爲什麼丟醜？」我問。

「是呀！從開始得到報告起，全城的人都知道布爾什維克襲擊着巴沙諾夫，警察廳是加緊地保護他們，而現在你來了，這又會引起許多周折的事。」他說。

「唔，關於我來此地的事最好不要宣揚出去。我向誰都不說我此來的任務。表面上，可以說我這一次來此是與大使談判商業事務。」我說。

「好的，我明天與你去謁本縣的縣長，你可向他說明你此行的目的。多說一點關於商業的事情。至於巴沙諾夫的事件，我想，最好等待一下，暫時忍耐了再說。」他說。

「我完全同意你，屠白松同志。」我回答他：「但是你沒有試一試他們，是否他們肯應允我們的官廳引渡犯人呢？」我問他。

「怎樣沒有，逃犯到此地的第二天，我就到縣長那裡去，要求他引渡兩個逃犯。但是縣長要我們政府的正式公文，證明這兩個人是犯罪逃亡者。我已經拍電報給格柏

鳥的卡魯茨基，要他準備這東西送來。我一等收到時就再去找這縣長，不過，依我想來這希望是很少的，因為縣長不是我們的人。」屠白松回答。

「因此，明天午飯後我們同去找這縣長。」屠白松繼續地說完，我們就握手道別。晚上，拔沙葉夫來訪，他還完全是個壯健的青年。他曾是我幼年時的好友，由我的介紹，他加入格柏烏並在巴登斯格斯坦格柏烏中任組長之職。同他一起來的還有秘密工作人員。這是阿八獅阿林——一個販賣違禁品的兇徒。

「阿里沙（拔沙葉夫之名），等一等，我要先和阿八獅阿林談幾句話，然後我們再痛快地談罷。」我迎着拔沙葉夫懇切地高興地招待他。

「阿八獅阿林，好嗎？你怎麼專是吹牛呢，在真實的事情上殺一個人都不行呀！我對他微笑地說。

「我怎樣不行，除非是他囚在牢獄裏面。只要巴沙諾夫到街上走一分鐘，我就叫他活不成。」阿八獅回答我的話，手心緊緊地惡意地握住了隱藏着的腰刀，表示這是

巴沙諾夫的死敵似的。

「這怎麼總是沒有幹成呢？」我問。

「我費了兩天的工夫纔收買了一個人，這是一個送囚飯的。明天我將見到他。假使我收買他能得到成功，我明天就將替他送囚飯去，我將照勞戈爾斯基同志的吩咐，殺死他們同殺一頭狗一樣。」他回答我。

「好的，好的，這很好。明天晚上你再來告訴我，你的事情成功的程度如何。但最主要的——是要追蹤他，無論他到波斯的那一方都要隨他同去，這是我們現在的計劃，事情要快，要快一些了結他們。我要和拔沙葉夫談許多話，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見到他了。」

「阿里沙，說罷，你是怎麼和巴沙諾夫在一起呢？你說，你和他們同坐一輛汽車來的，但是什麼也沒有幹。或許你還做了他們的保鏢者罷？」我笑向拔沙葉夫說。

「事情是這樣的，我在巴登司格拉接到卡魯茨基的電報，說是兩個重要的工作人

經過柳脫發巴德逃到了波斯，大概他們是向苦却去。我到路上去候着他們，但是他們並沒有走苦却的路。爲了要執行我的任務，我曾帶了三個秘密人到了苦却山。我希望能在山上遇到他們並且結果了他們。但是事不湊巧，我已經到遲了。亡命者已經到過了苦却。這都要怪卡魯茨基，他是告訴我太晚了。以後我就離開苦却，這時候，剛巧是巴沙諾夫與馬克西莫夫乘汽車到米山塘去。我也曾把我們的人安置在他們同一個汽車中，我希望在路上能下手。但事實上竟辦不到，侍衛兵是寸步不離開他們。我們就是這樣到了米山塘。這事勞戈爾斯基是完全知道的……拔沙葉夫說。

「是的，他已經告訴我了。以後你預備怎麼辦呢？」我問他。

「阿八獅已經收買了一個人，一個送巴沙諾夫飲食的人，而我去聯絡柯耳士赫乞夫，要他被捕後去住留在逃亡者的隣屋中。他可以時常看見他們，有時候還能走近他們。我想要柯耳士赫乞夫被捕之後，在牢獄中候機會在巴沙諾夫的飲食中置一些毒。這個計劃沒有一點危險，因爲誰也不會想到柯耳士赫乞夫的被捕。」拔沙葉夫說明他

的計劃。

「但是你怎麼把毒藥帶進監獄裏去呢？」我問。

「很簡單，我已經送進去了。把毒藥捲在香烟裏面給柯耳士赫乞夫，好像是一盒烟一樣。」他回答。

「你的計劃是好的。但得避開一下，主要的是太嚷鬧，閒着的人太多，得慢慢地送到卡魯茨基那裏去。這些人都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我命令他。

我們結束了事務上的談話。

第二天早晨秘密機關就開始工作。每兩點鐘就接到一次關於逃亡者在警局中情形的報告。有一次報告說，巴沙諾夫在他的屋中在寫什麼報告書。最後，我們取得了逃亡者在蘇聯帶來的文件以及他們到米山塘的波斯關卡的稅單。勞戈爾斯基要秘密人員偷得了這些公文後就來呈送給我們。勞戈爾斯基是興奮起來了，昨天的憂鬱已經不留一點痕跡，他是如此興奮地積極地工作着。

午飯之後，我與屠白松同訪縣長先生，在彼此的客套謙遜之中，費了二十分鐘的時間，當我們出來之後，我告訴御者，要他馳過警局。我是想再看一看這條低矮的陳舊的「阿爾克」街道。當我們經過時，我們看到了警局的週圍。大約在離開一百米達遠近站有一二十個武裝警察，槍頭上都上了刺刀。

「這一個——縣長先生，他很明白你是來幹什麼的。」屠白松帶笑地說。

回到使館，我就去找勞戈爾斯基，他的足音在屋中波動。

「你幹什麼？發生了什麼事嗎？」我問。勞戈爾斯基輕步地蹣跚着，走到我跟前，望着我。

「你怪我不工作，不呈報莫斯科！但寫什麼東西呢！你想，要像你一樣工作呀。一點也不相同。我知道，我在格柏烏代辦的名義下已經有了七年，但是這裏沒有一個工作人員，沒有一個切卡！都變成官僚了！」勞戈爾斯基有點憤怒的說。

「這是爲什麼？何必這樣說呢？」我辯白地說。

『那邊桌上有給你的電報，你看就知道了。』他回答。

在談話室的桌上放了一個密碼電報：

「尼古拉鑒：關於積極反巴沙諾夫與馬克西莫夫之命令現已改變，以後無需繼續

……如違反命令……應受革命法庭之裁判。滕利里西爾啓。」

我手裏拿了電報有些懷疑。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是開玩笑嗎？爲什麼取消命令？是吃驚的結果還是認爲這是考慮後的結果呢？這不都是一樣麼？真莫明其妙！最後一個命令的執行也與第一個命令同樣地容易。我又回到勞戈爾斯基處。他仍然是不停地在從這一角踱到那一角。

『得啦，你爲何不高興呢，放下了這熱烈地使命？』我走近他，安慰着他。

『不是這件事。而是我們格柏烏中官老爺總是像這樣辦事。先說要謀殺一個人，以後又說不需要了。開什麼玩笑呢！組織一個殺人的國外機關容易嗎？在先下命令的時候也不想仔細。還好命令是今天到的，他們的習慣總是等到命令執行了以後才送

來。我在珂林根切卡與格柏烏中任書記時，也不知遇到了幾次！有一次說是赦免囚徒，但是這囚徒是早就槍決了的。有什麼可說呢，你是對的，而他們——真是見鬼！要驅逐他們才好。」他連續地說。

這一整夜我們喝酒喝到了天明，我們爲巴沙諾夫與馬克西莫夫舉者「復活」的祝酒。因爲莫斯科是意外地赦免了他們。

x

x

x

我在米山塘略作勾留，就到了阿斯哈巴屯。到這裏，我是去探望我的一個很久沒有見面的親戚。同時與當地的格柏烏解決幾個邊疆偵探問題。我清早從米山塘坐汽車出發，傍晚時到了蘇波交界處。我的一個舊屬員廣達斯基在國界前等待着。當我的汽車要通過國界時，十多個牧羊者蜂擁的攔住了去路。驛長便迅速地爲我掛起紅軍的外套，狗子也毫無聲息的搖曳着尾巴，讓我通過了國界。

「你瞧，我們的狗子怎麼樣？牠們才真是保衛國境呢，天一黑，牠們就分立在小

邱上，一直到天明才下來。在牠們的監視之下，是誰也不能偷越國界。祇要有一個不是穿軍衣的人，牠們就不讓他生還。」驛長說。

「哦，這是訓練過的嗎？」我問。

「不，是牠們自己學的。牠們與衛兵一起學的。」他回答我說。經過半點鐘，我已經是走到夜了，我到阿斯哈巴屯的親戚的屋前。

第二天早晨，我坐在土耳其明尼斯坦格柏烏主席卡魯茨基的大事務室中。在寫事檯對面坐了卡魯茨基，雖則他只有三十歲，但是却肥胖得像隻豬一樣。

「滕利里西爾怎麼取消了對巴沙諾夫的懲（某人）？我昨天接到了雅各屯格柏烏主席的第一代理人的一個電報——說什麼不要傷害他。」卡魯茨基斷續地聲音叫喊地說。等他說完以後，我告訴他，我在米山塘接到的最後的一個電報。

「唔！莫明其妙！這好像是右手做不成事用左手代替一樣。你報告雅各屯好了，你說你依命令從事，我當然也不違抗命令，也同樣地是執行決議。」我回答。

『你告訴我，他們是怎麼樣逃脫來的。』經過一個短期的沉默之後，我問。

『是的，很簡單。他們在假日出走，藉狩獵的名義脫逃了。我們是經過兩天以後纔知道了他們是出了國。我們命令波斯邊境各處的赤衛隊追捕他們，但是已經遲了。他們已去得很遠。哼，假使他們是被我生擒了，那就什麼都明白了。我就親自地訊問他們！』卡魯茨基用拳槌着棹子說。

『事實上你也辦不到！假如你冒險地要紅軍化裝了到國外去追捕，而這事情被別人發覺了，這不是惹起了一件大的不名譽的外交事件嗎？』我說。

『唔，親愛的，難道我們還是第一次幹嗎？我曾派了我們的心腹到柳脫發巴德去，他們到那裏後就對付了英國的偵探。』卡魯茨基回答。

『怎麼一回事？』我問他。

『你知道，這真是可恥！這個祕密偵探從他的國內出發就一直地探訪着反對我們。但是，我們的弟兄在夜裏偷偷地到了他那裏，關了他的寢門，用毯子把他裹着帶到

這裏來了。」

「他沒有一點抵抗嗎？」我問。

「他祇是急叫，但是他立刻就受了傷，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他在此地的地窖中纔醒轉來。」卡魯茨基回答：「今晚上你得幫助我審問他一下，他祇能說波斯話。」

我同意了。

「哦，你與土耳其明尼斯坦政府的關係怎麼樣？不會弄壞罷？」我換了一個題目和他說。

「不會，我和他們很好，差不多在格柏烏中沒有人能做到這一點。不久之前，我被選為土耳其明尼斯坦中委與中執委，並且還戴上了勳章。」他得意的微笑着回答我。

這一晚上審訊了「英國密探」之後，我到卡魯茨基宅中晚餐。桌上放了幾瓶白酒和一些下酒的菜。

「是的，阿格比珂夫，在土耳其明尼斯坦真是苦。就是白酒也沒有好的喝。」卡魯茨基喝完了一盃，又滿滿地斟上了說。到我們吃夜飯時，他已經半醉了。當我與他告別時，他的玻璃盃又重新地斟得滿滿地。

「好罷，你不要忘了給我帶的六米達衣料，以及我女人要的「格爾林」牌的香水與髮粉。最好能早一些送來。」卡魯茨基重複地說。

「好的，我記得。」我說。

「巴沙諾夫與馬克西莫夫的事是明白了。假使不明白，我就不去。什麼？從我的地方逃了的嗎？」卡魯茨基說話時舌頭已經不能舒展了。

這是一九二八年的事。我自己離開了卡魯茨基。我送了他衣料以及他的妻所需要的香水與髮粉。他自己是不能辦到這些東西的。巴沙諾夫與馬克西莫夫安然地到了巴黎。

可憐的肥豬卡魯茨基！你，大概現在又是一瓶白酒在握地在笑罵我罷……我不說

謊話，我的老親現在還在你的區域中呢！

第十八章 格柏烏的東方分部

一九二八年中季我回到了莫斯科。這一次回莫斯科的任務是報告波斯南部的格柏烏的工作情況，以及在將來戰爭時的地方情形。從這個報告中我最後作一結語說：在波斯，格柏烏的公開的工作將無意識了。在世界現勢中，我們可以做到的事都做到了，根據共產國際的分析，在幾個最高的有權威的資本主義國家之中，將來的大戰爭不可避免，而我們爲要適應此次戰爭，必須改善我們的工具。在戰爭的時候，偵探工作可以得到很好的結果，牠必須是絕對個人與絕對秘密的工作。在戰爭期中，偵探的工作決不是再附屬於人民外交委員會或是人民商業委員會的代表之下的。

我坐在格柏烏代理總主席滕利里西爾的辦公室中，與我同時來的有國外部東方分部的主任滕利安陀菲洛夫，我在解釋着自己的觀點。滕利安陀菲洛夫以前曾與我商談過這個問題，他同意我，因此他默不作聲，並且在我的意見中有些部份，他贊許地點着頭。

「是的，你的理想在原則上是對的，我自己也曾想到這個問題。但是誰去充任波斯的祕密代辦呢？」滕利里西爾問：「你覺得這件事怎麼樣？」他轉問滕利安陀菲洛夫。

「代辦是滕利里西爾同志，我覺得祇有你能做這件事。」滕利安陀菲洛夫回答。

「這怎麼說？我經已想定了。你難道不能到波斯去任代辦麼？你在莫斯科已經住了很久了。現在你的位置我們將任命阿格比珂夫同志接替，等他稍爲休息幾天就開始。」滕利里西爾向滕利安陀菲洛夫說。

「這樣呀，假如命令我，當然的，我就去。」一種愉快的微笑的回答。

「那很好！你就起草一個組織計劃書來罷，最好詳細點，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再來談一談。」滕利里西爾從椅上起身好似告訴我們說，談話已經完了。

我們都立起身來，但是並不立即走出。我們知道這位滕利里西爾解決問題總是猶豫的，我們在候着他的意見。我們希望問題立即解決，因爲祕密代辦的組織計劃已經

擬就在袋中。

「滕利里西爾同志，一切，你所需要的，我們已經準備好了。這是一個書信體的組織計劃。你現在可以看一下，以後恐怕難得會見你。」滕利安陀弗洛夫給了他幾張印成的紙說。

「唔，好的，」滕利里西爾回答後，帶了一副不高興的面孔重新坐在椅上：「你說罷，你的意見怎麼辦。」

「第一，同代辦一起要有一個助手同到波斯去。這個人我推荐恩果爾同志擔任。他，從前曾在第三國際服務，有祕密工作的實際經驗，並且他懂得外國語文。波斯還有許多阿爾棉人（高加索之一小民族——譯者註），經過他們，可以幹很大的事，因此我的意見還要第二個阿爾棉的助手。這個助手必須是阿爾棉本地人，這個工作我贊成耿富爾克讓同志擔任。再，就是需要一個代辦與外界的工作聯繫人。」滕利安陀弗洛夫說。

「請問，你又怎麼能騙得過這些人民呢？」滕利里西爾問。

「我想在奇格拉組織一停車場，而恩果爾作爲我的朋友在那裏相遇。至於做聯繫工作的人祇要在汽車夫中揀選一個，他對波斯各地都很熟悉，可以不引起任何的懷疑。」滕利安陀菲洛夫解釋說。

「唔，那末耿富爾克釀呢？」

「關於他有幾分困難。我想他到波斯祇有一種可能性，就是在當地已經準備好了後，他由印度偷着去。對於這事我們也想到如下的情形：在法國。我們有祕密工作人員葛字第五十七號。他是阿爾棉的僧院法主。現在他在那裏是對我們沒有一點益處。我們可以把他召回來，經過我們的主教寺派他到波斯去主管印波教區。耿富爾克釀可任他爲祕書之職。在這一種掩護之下，短時期內就可指揮了主教區的工作。這樣就比繞道印度要方便多了。」滕利安陀菲洛夫回答。

「這一共要多少費用？」滕利里西爾問。

「一共要二萬元作停車處開辦費，每月五千元作工作人員的生活費。二萬元是不能少的。反之，我希望，假使我們的會所能訓練很好，還能得些利潤補助我們的費用，現在的東方都是棄了毛駱駝騎鐵馬的時候，辦停車場——也是很好的生意」。滕利安陀菲洛夫回答。

「你的護照呢？」經過一霎時的思索後，滕利里西爾問。

「這問題我們已經準備好了。我有一張希臘籍的護照。我認識了一個希臘人，他把他的護照讓給我，祇要換上一張我的相片就行——這是一分鐘的事。恩果爾有一張拉脫維亞（或譯立陶宛——譯者註）的護照在共產國際。用這張護照到拉脫維亞去，任何人——即是艾金林斯丁也找不出破綻，不能要恩果爾回來。耿富爾克讓由護照偽造處爲他準備一張波斯護照。他很容易混入波斯的阿爾棉人——處。」滕利安陀菲洛夫結束地說。

滕利里西爾沉默地思索着。他慢慢地拿起烟盒。更慢慢地取出捲烟吸着。我們也同樣沉默地等待着。我們知道，滕利里西爾對我們提議的計劃。還在混亂的想像之中。

沒有得出結果。有幾次他放下捲烟，看了那幾張紙點一下頭。忽然，他抬起頭來走近我。

「你覺得如何？這件事有意義沒有？」

「我以為，在滕利安陀菲洛夫同志這樣一個有經驗的指導者之下，是有很大的意義的。」我回答：「這一種辦法，並且解救了我們時常與人民外交委員會的意見衝突。」

「好罷，我在原則上同意。一切都要整頓，我也要人幫忙。阿格比珂夫同志可以略為休息幾天就去整理部務。」滕利里西爾最後說。

我們從辦公室走出，很滿意我們的草案被採納。滕利安陀菲洛夫更是高興得雀躍了。讀者一定要詫異，為什麼一個人被送去做祕密工作。而在那地方每一分鐘都有坐牢與生命的危險，但這個人為什麼為這種危險高興呢？

請慢驚詫，稍為忍耐一下，下面將很明白地寫出來的。

X

X

X

經過了兩個月到如今，滕利里西爾批准了波斯的祕密代辦的組織。恩果爾已經到波斯去了，並且已經租得了汽車停車處。滕利安陀菲洛夫也一切都置備好了，再過幾天就要動身。我現在是坐在我喜歡的位置上——盧冰克街一百一號屋中靠窗的地方。滕利安陀菲洛夫坐在他自己的地方，打開了所有的箱子，在檢拾着裏面的東西。

「破，阿格比珂夫，稍為坐一下再開始接事。」他向我提議。我取了一把椅子坐近了他。

「事情是如此，我們這部份是管轄了近東以及中東等地。此外，在高加索與土耳其等處的國外反革命黨的活動，我們也要探訪，我們因此種聯繫，也得管理一下巴黎，凡爾塞，勃蘭哥與柏林等處的事情，因為有些組織的中央機關是在這些地方。這就是我們工作的全部份。現在，我們來看一看那些國家罷，」他拿了一本記事簿向我說：「第一，是阿富汗。關於此國的工作我不多說，你自己在那裏工作過，你是知道那

邊的情形的。現在那裏的代辦是斯克桑芬斯，他是從卡布地方用斯密德的假名去的。新的代理人還沒有，他會要求加派工作人員去幫忙。那邊的政治局面是很好的改變了一下。自從阿孟奴耳（阿富汗之王——譯者註）從歐洲回去後，卡布的南部與北部都爆發了大暴動。假如南方的暴動可以歸附於英國人的作用，那北方完全是另一回事。暴動的領導者是一個碼頭工人之子，是誰都不知道的巴卻沙考。他提出革命的口號並與阿富汗的地主鬥爭。有許多聯絡我們還沒有打通，但是很明顯地，我們是站在阿富汗的革命的農民運動之前，當然，這同我們自己反對資本家一樣的為他們努力。在一切的機會中你得留意這個問題。」

「等一分鐘，」我打斷他說：「人民外交委員會對這個問題怎麼樣呢？」

「同平時一樣，什麼意見都沒有。他們拒絕發表意見，顯然地，他們是受命於阿孟奴耳並且隨時都左袒他。」滕利安陀菲洛夫回答。

「好，說下去罷，」他繼續說：「關於波斯我也是不同你說，因為你所知道的那裏

的情況比我多，我直接就告訴你土耳其的情形罷。這是我們的大使。總公使在君士坦丁堡，現任總公使是閔斯基。由君士坦丁堡我們可以觀察到西林，巴里斯金與葉格比脫等地。主要的作用還在由君士坦丁堡作根據地——可以指揮阿拉伯東部的各地方。有一個代辦的助手到安哥去了，但已被召回，不久可以到此地。事情是改變與土耳其交好，滕利里西爾命令停止反土人的工作。他說，假使我們不妨礙土人，那我們將由自己的指縫間看見我們反對另一個強者。」

「但現在是誰在安戈利工作呢？」我問。

「這——是葛爾脫。他在你沒有到波斯之前曾在波斯使館充任武官，後來不知爲什麼去職，就爲我們工作了。這是我的一張土耳其祕密工作人員的名單。」滕利安陀菲洛夫繼續地說：「克字第十號在君士坦丁堡日本公使館工作。經過他，我們得了許多關於公使館活動的密碼電報。克字十六號是一個標本的烏克蘭人代表者，他時常寫報告來說他的組織情形。克字二十號曾抄了一份與奧國給土耳其的公文給我們。公文是有

價值的，這位大使是用盡了心血在間離東方的關係。克字二十三號報告我們許多在土耳其的阿爾棉牧師活動的情形。這些材料我們可以知道了許多阿爾棉人的現狀，關於政治的組織，教區的情形以及關於黨派的近況等等。克字三十二號是一個高加索的僑民，但他對自己的組織懷着恐怖而接近我們。克字四十九號給了我們一份法國軍部的報告書，從這其間我們知道了西林與巴爾幹的現狀。」

「除此之外，我們還指導閔斯基，我們要着手組織秘密代辦，這個組織必須完全是心腹人，並且要在近東各地組織。我們已經在君士坦丁堡試辦着「利大」商號，用阿爾棉人的護照，在阿爾棉人週圍，並且可設法近阿爾棉使館。不久之前，秘密代辦雅科夫白柳姆根在「行販」的名義下到那裏去了。他帶着一張波斯雜貨商的護照。滕利里西爾很重視他，但是我很注意這個人。他是一個大的小孩子，難道可以爲我們工作麼？」

「現在，我要說幾個我們工作薄弱的地方。這就是印度與伊拉克。一直到今天，

我們沒有辦法送一個代辦到那裏去。在印度，還有戈里斯金從柏林送去了兩個印度籍的工作人員——柏林的阿字十八號。在伊拉克我們去年送了我們的工作員蘇兒滔諾夫等到那裏去，但至今誰也沒有得到他們的消息，也不知他們現在是死是活。還談得上什麼聯繫呢。這不是工作，是循例而已。現在要想怎麼樣到奇格拉去，特別是這兩國。再你不要忘記了送耿富爾克釀與主教走，這就是所有的交代。」滕利安陀菲洛夫嘆了一口長氣說。

「怎麼會是所有的，沒有剩下幾國麼？」我問。

「你瞧，時間已經遲了。我還有事在等着我幹。阿拉伯各地由阿克西里羅特指揮，而反布爾什維克黨的事由耿富爾克釀指揮。假使你摸着了他們的工作才幹後，當更方便些。而我現在是要走了。」他回答我並且整理了行裝。

「好，再見，也許我在這裏是不久的。但我在這張桌子前我總不會忘記你的友好。」滕利安陀菲洛夫走了。

我坐在桌前。現在我是格柏烏國外部分部的主任了。今天以前我是指導各個單獨國家的工作，現在我是要指導着格柏烏——從喜馬拉雅山到尼耳河（東亞非利加之長河——譯者註）工作了。

第十九章 切卡工作人員之內心生活

滕利安陀弗洛夫用一張假希臘護照到波斯去了，我正式就了部主任之職。在這個職務上我經了一年半之久，一直到一九二九年十月才去職。在這裏，我因為要寫出部中的工作，以及我想描畫出格柏烏工作人員的內部生活，在這些時期中我是很留意觀察一切的。

當我從波斯初到莫斯科的時候。我就住在斯利金克街的「西里克脫」旅館中，這是格柏烏與切卡工作人員的集會之所。以後，當我在莫斯科的工作解除了以後，我移居在華爾松奧菲益夫巷格柏烏總部的屋中，租賃了兩間房子。和別人一樣，我領二百十盧布的生活費，其中五十盧布作房租。與一切賦閒的人員一樣，我要為格柏烏參加合作社，濟難會，保壽會，育兒會，航空化學會，道路協進會，……以及許多別的和在鄉村中的工作。此處我將不說到職公會與黨，這我已經在上面說過了。在這一切的組織中都需要繳納登記費。此外，我們每一個人還要每月在國債券上簽名，毫無通融

的要付出二十五至三十盧布之數或是以債券抵押，但是我們共產黨員兼切卡工作人員必須付現，以作普通人之規範。最後還有一種定期的「義捐」，在公益或是援助外國工人的名義之下產生。由此總結，我的收入實際不過七十或八十盧布。當然地，照這一種情形協助格柏鳥工作，不僅自己不能製一件衣服，甚至不能買一襲襯衫。這一種格柏鳥的小職員與部長主任的優越生活完全是相反的。關於這些小職員與部長生活的不同情形我將在下面說及。現在我要先說一下國外部工作員的情形，這裏是分爲兩大派別。在外面看來，祇要誰是陷入了國外部的這兩派，就是他的不幸。一派是主張戴國花穿樸素衣服，另一派是用英國或德國的羅質製衣，戴上高貴的帽子，配上漂亮的領花。第一派人員是還沒有到外國去過的，第二派人是從外國回來的，當他們到外國去時，最留心模倣的是穿衣服。爲什麼第一派人員不到外國去呢，他們想，到資本主義國家去是一種「危險生活」。但是爲什麼到外國去做偵探工作又不危險呢，是因爲蘇俄的外交執照在袋中嗎？其實，假如你是懂得偵探學，在外國決不至會槍斃（不

比蘇俄)，至多是拘禁或是驅逐回國而已。切卡工作人員知道，當格柏烏被捕以後，是可以用錢贖出來的。這有許多例可舉。譬如富爾士拉托夫——現任格柏烏遠東分部的主任，就是一例。當他任中國公使的時候，他爲了要收買重要文件，花費了一萬元。但中國的警察抓到了他所得到的文件。這怎麼說呢！不要說損失一萬元，格柏烏還更花了十萬元才恢復他的自由，而他現在是這樣的「幸運」，領着二萬元的經費，做着部主任的要職。

另一個例子，是波斯地方沙皇總領的兒子蒲里托諾夫爲格柏烏秘密工作被捕，波斯的警察把他拘禁在獄中。格柏烏是敏捷的來營救他，先把僑民蒲里托諾夫改爲蘇俄的公民，再由人民外交委員會遵照格柏烏的指示，向波斯政府交涉釋放這蘇俄的公民。

但是蒲里托諾夫不幸，他有一個年輕的極美麗的妻子，自從她的丈夫被捕以後，就與當時在奇格拉任代辦的包利索甫斯基光里次爾同居了。這件事非常有趣，包利索

甫斯基到處奔走，使蒲里托諾夫延長坐監的時間，一直經過一年半之後，包利索甫斯基被調任下桑斯代辦以後，蒲里托諾夫才被釋送回蘇聯。

所以照這種情形，切卡工作人員在外國，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危險，除非是極少的例外，譬如，有一次在廣東，中國兵包圍了蘇聯的領事館，打死了幾個人，其中有一個是格柏烏的代辦吳珂洛夫。

其餘的任何地方，切卡工作人員只會佔優先權。格柏烏代辦每月支二百五十元，另外還有許多錢可以上腰包。切卡工作人員所領得的不繳納任何的捐稅，像我在前面所列舉的無數「任意的」機關，切卡工作人員都可不繳費。此外，在蘇俄經濟基礎上切卡工作人員有莫大的權威，照例一個妻子及其血族都可得到給養。這，例如波斯的格柏烏代辦康山斯，有一個時期爲妻子及姊妹領每月生活費六百元，並且其他一切設置還在外。很少有幾個代辦所經手的錢財能「破格的，清高的，廉潔的」不用；而即使有，也是那代辦缺席的時候。這些材料都是「外國的精明切卡工作員」的基本。

不過格柏烏代辦要得到此種莫大的權威，祇有服從莫斯科才可以。但是——莫斯科是很遠的。除非你有某一種特殊的專權，任你吃苦耐勞，誰都不會知道。從這裏也可以表現各個代辦的個性。有的是溫順的，有的是強悍的。這完全要看他們的想象如何！一直到今天還沒有什麼大的恥辱的事發生，原因是在格柏烏暗地裏把這些代辦往各國調換。無論是中央常委或中央監委，都不能干涉格柏烏內部的事務，即使有什麼看不慣的事浮在眼前時，也祇得閉上眼睛。

最後，在外國的切卡工作人員，除了應盡的職務之外，可以解除許多莫斯科式使人頭昏的會議與茶會。這一種官場的會議實在是表現了現在莫斯科的桎梏。他們只用他們所有的時間奉公服務，絕不用他們一點智慧，也不用一點心靈。官樣的報告與官樣的決議，同等的，他們只舉手表決而已。一個會議要開會了，他們可以缺席不到。這就是爲什麼格柏烏工作人員要到外國去，因爲那裏生活舒適，假如有一個時候不幸回到了飢饉的蘇聯，那在蘇聯——所謂社會主義的蘇聯底灰色的官場生活中會感到一種

窒息。格柏烏在外國，在思想上是誰也不能指導，因為偵探們都多少讀過一點書，他們認為世界社會主義在蘇俄建成這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他們只想在外國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好一點。至少也要不壞。他們所接受的祇是工作的分配。關於這類的情形有許多例子：

葉爾德，一九二四年以前在卡布任代理公使，有一個時期他充任了格柏烏與偵緝隊的代表，在他工作的八個月之中，擅自取得了十二卡拉脫的金剛鑽，又在偵緝隊工作中弄得了一千五百多金磅，然後他離開了格柏烏。從這一件事差不多可以見到許多同樣的事。包利索甫斯基米里次爾曾在奇格拉與柏林任格柏烏代辦，經過兩年他回到莫斯科時，他帶回了十二隻大箱子，其中的一隻盡是裝的絹與毛織品，他於是在莫斯科，過度着豐美的生活。爲了懲罰此種行爲，他重新被任命爲塔斯干城格柏烏國外部的主任。在我以前任波斯卡桑斯代辦的，從奇格拉回時也帶了二十八蒲特（一蒲特等於四十磅——譯者註）的行李，顯然地，這可以够他十年的生活了。

這些事實格柏烏全都知道，有幾件事會不知道呢！因此當我在莫斯科住了兩年到阿富汗去後，我因花費了五萬金磅，我簡直不能去領那一百五十盧布的費用，因為誰都以爲我宦囊豐滿，誰都不信我沒有錢。是的，他們與工作實際情形是如此隔膜，如何能相信呢。

我再說一次，只有在物質條件安逸和沒有危險的工作情形之下，格柏烏工作人員才到外國去。一九二八年時，有許多明白的例證，格柏烏工作人員秘密地被送到外國去，他們沒有蘇聯外交護照，但是這樣使他們更舒適一點。爲什麼呢？因爲秘密的行動不受約束，並且工作很少。像這樣的情形國外部的老工作員包利索甫斯基，康山斯，斯克桑芬斯以及一些別的人都是一樣，他們很早就預備去過那大使館中的「冒險生活」，而現在都是在安逸的度着快樂的家庭生活了。

這就是格柏烏國外部的工作員。

關於其他部份的工作人員的生活情形，我不很清楚，但是，我略爲知道一點，即

使那裏的生活不是很苦，也不致很好。有如下的一個例子可以見到：我在波斯的時候，有一個什麼叫馬爾奇溫里的在我部下做秘密工作。他回到莫斯科後就失了業，於是他拼擋了一切預備到雅庫斯基金鑛區去工作，並且帶了他的妻同行。但是在到雅庫斯基的路途上，葉卡奇林堡的格柏烏說他曾參與過一九一八年的反革命活動，逮捕他解回國，把他送到莫斯科。他的行李和妻子送到莫斯科的另一處，當他的妻子打開一隻箱子時，其中的東西衣物之外還夾雜了許多別的廢物。丈夫的東西，但是妻子也從來沒有過目的，真奇怪！於是她恐慌起來，因此她也被捕，讀者諸君，這裏可以做一結論，在中央代表的手掌之下，每天像如此的逮捕一百個人也是很尋常的事啊。

現在我要列幾個關於格柏烏首領——關於牠的以及部長之事實。格柏烏的代表明順斯基，他是曾在聯邦共產黨中任過中委的，現任政府要職，是一個多病的人。他經常地是接受醫生的簽字長年地住在別墅中。他的大部份職務由他的第一個代理人雅哥達執行。我在一九二二年時知道他，當時我還在格柏烏總務處做一點小職務，多半的事

都是經濟部的事。經濟，特別是經濟的事務他有一種專門才能，以致現在雅哥達受命地指導格柏烏，也是因為他指導格柏烏合作社的工作，表現成了一個在莫斯科較富有的合作社主人。在合作社員之中他養了許多自己的私人，這些人從前都是與他共過患難，一些知識份子，現在是假借格柏烏的議事廳時常為年青的少共姑娘們設着盛大的宴會。所有工作人員都知道雅哥達所作所為是不應該。但是誰都不能說，因為要與雅哥達作對，至少——得坐牢。

明順斯基的第二個代理人是滕利里西爾——秘密部的主任奇里巴斯，以及另一個部份的主任奧林斯基，國外部主任阿爾士索夫都是他的助手。他們特別地在傅爾卡索街建築了一所屋子，組織了自己的公社在格柏烏密探之下受着保護。可以說，他們的生括是比較廉潔的，除了奇里巴斯耽於酒之外。

格格烏東方部主任與一度充任中央監察委員的彼德爾斯除了自己的住宅之外還另外有幾處公館，那裏藏有他心愛的東西。這種情形與國內部主任費里斯夫（過去他在

外國工作時用的假名費奇爾尼科夫)的行爲是同等的。

「你不知道知道便宜的事嗎？彼得爾斯每天在街上搜索女人的時間，比找我們的工人人的時間要多呀。」費奇爾尼科夫微笑的向我說。

所有的部長主任都是一樣嗎？這還有什麼分別呢，在道德的分析之下，這些官僚機關的領袖們，在「手握無產階級的武器」的護衛之下，他們真是爲的勞動者嗎？由許多的經驗證明他們，不能有什麼特別例外的行爲。關於工作的分配有他的汽車與祕書，而這些祕書都是很勞苦的。有時候，部長或主任的太太整天的要你陪伴着上街去買東西，到晚才能回來，回來時，裝滿了一汽車的工業品，酒，布匹等等。

而這些買東西花用的錢，是不能償還的。假如有一個合作社或是商店代表去問主任要錢，那每一分鐘你都有被格柏烏逮捕的危險。

這就是格柏烏的領袖們，以及蘇俄別的領袖們都是一樣，沒有錢，一切都齊備。大概這些領袖們有一種理想：「我們已經走進了社會主義的皇宮，我們所操作的地方

，就應該取消錢的標識」。

但是這些「社會主義」的領袖們是各色的人物。各人的內心所想的是不同的事情，祇要你能活動做了一個黨的中委——這就是社會主義的綱領」。

但是在俄羅斯這些領袖祇有幾萬人，有更多的人一萬萬六千萬的人却是在半飽與飢餓中生活。

這是我在莫斯科觀察了兩年後的成績報告，但是沒有絲毫可能——我是不能作出一個結論。我眼見着幾千幾萬個新的上層份子到蘇聯來。

第二十章 六小時工作制

經常地，我每天早晨九點鐘乘電梯到四層樓，走進一百六十一號我的工作室裏。屋中的工作人員祇有歌富爾克讓先到；他在自己的桌前在注意的讀「真理」報。在每一張桌上放了同樣的一份新出版的報紙，大概每一個格柏烏的工作人員都訂閱的黨報——「真理」報。我和歌富爾克讓招呼了之後，走到我自己的桌前，攤開報紙，把頭埋在報紙裏面，表示今天要在黨的指導之下生活過去。

「同去吃早飯，怎麼樣？」靜默地過了幾分鐘後歌富爾克讓問我。他住的是一間小屋子，他的屋中僅能放一張床，因此他不能有其他的設備，不能自己做早飯，所以他總是起得很早，並且總是在格柏烏茶室用早餐。

「拿我們的袋來，再一同去。」我回答他，但仍然不丟開報紙。

歌富爾克讓到總務室去很快的拿了兩隻大的油布的口袋出來。每一個國外部的工作人員都有一隻這樣的口袋，是預備存留一些必要的紙張用的。口袋的容量很大，袋

口有鋼質小鎖鑰鎖住。收藏了紙張由工作人員緊鎖了袋口，用秘密地鎖鑰在總務室的密庫中。秘密地鎖只有袋的所有人知道，就是密庫的管理人也無法打開這口袋。每天早晨各人自己去領回自己的口袋。

在耿富爾克釀之後到辦公室來的是我的女秘書薇哪蒲爾脫諾甫絲卡雅。她是一個短小的身材，強壯的，活潑的黑髮女郎，她是大家的愛人，在無論什麼時候，總可以聽到她與同事的談笑聲。她雖則是非黨員，但是薇哪是很成功的，她在格柏鳥工作已經很久。她是與革命委員會偵緝隊長的夫人同時到格柏鳥的。

「早安，」她對我們招呼後，把手套手套都擲在自己桌上：「古里，你可不可以去同我把袋子拿來呢，我感謝你。」她看到了我們的袋，向耿富爾克釀問。

「薇哪，清早晨你不要纏我。自己去拿罷，不會壓扁你的。」耿富爾克釀帶怒地說：「唔，就走罷，我餓了。」他轉向我說。

「小薇哪，在屋裏坐坐我們吃早飯去，就來的。」我同她說後放下報紙，與耿富爾

克釀同出。

我們由一個狹隘的梯子下去，走到門口，一個地下室的格柏烏職員的茶室出現在眼前。

我與歌富爾克釀是好朋友。他才二十六歲，但當他十八歲時就已經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一九二一年時他被選為阿爾米尼運輸委員會書記，同年因反對派關係被開除黨籍，雖則他是沒有黨籍，但他仍努力於黨的工作，一九二四年又重新任黨中要職。到一九二八年時，經過幾次的考查之後，他被升任到黨的權力機關中工作，在中央委員會中工作。依我的觀察，歌富爾克釀是一個對黨的問題很注意的人，他的內心是龐雜地接近着各個當時無產階級的領袖們。在某一個問題上他站在杜羅茨基（俄國共產黨中左派反對之領袖——譯者註）一方面，在另一個問題上他又同意布哈林的意見（布哈林係俄共黨中右派調和派之領袖——譯者註）。他有幾次想參加黨會發表自己的見解，但是沒有決斷，因為當發表意見之後，或許是開除黨籍與充軍。他對於我是公開他的

思想和見解的。

我們從格柏鳥的內門走出，靠培垣前置一大鐘。挨近這板牆就是暗監（或稱黑牢）的一部份。離開大鐘不遠有一巨大的運動箱，上面染了黑花。這是一輛汽車，當牠在莫斯科街上疾馳而過時，人們稱之爲「烏鴉」。現在汽車夫在拾撥汽車，很顯明地，是昨夜做了工作來清洗一下。

「當我看見這輛汽車時，我總有些發抖，」耿富爾克釀改用阿爾棉語和我說。

「阿，大概腦子不大清爽罷？」我問他；「不用發抖，得習慣這個。你瞧，暗門你是逃不了的。」我微笑地補了一句說。

我們到茶室中時，已經擠滿了人。這裏可以看到許多種的制服：特務部或是保安隊的綠衣，繫紅帶的衛戍司令部的職員。許多女人以及文官模樣的男子。這，就是國外部的職員。茶室之於格柏鳥，好像是一個小小的職員俱樂部，牠與盧平克大街的格柏鳥俱樂部同樣是吸引了許多人，並且茶室對於格柏鳥職員還供給牛酪，雞蛋，麵包

等等，可以增加每個格柏烏職員的勞動強度。

職員們圍坐在一起早餐時，隨意地在談着話，但是誰都沒有談到工作的問題。第一，是因為不許談論，第二，也因為對這些工作有些嫌惡，大家都願意少記一些在腦袋之中。

很快地喫完早餐，我們回到自己的樓上。在屋中已經坐了另幾個職員，一個是過去在波斯時我的助手馬克利洋祕書，一個是英美部主任包利索甫斯基米里茨爾。他們都坐在屋中等我。

『好，古里，請你把我們在東方反革命黨中的工作情形作一報告。』我向耿富爾克讓說。

『我是專門參加高加索團體的，關於別的團體我一點也不能報告。主要的，這是少數黨，莫沙伐脫黨（高加索地方祕密組織的資產階級政黨——譯者註），唐斯拉克黨（高加索地方祕密組織的外國政黨——譯者註）與戈爾次黨（高加索山中土人祕密組織

的政黨（譯者註）。現在這些黨徒開始一個聯絡，他們組合一條統一戰線，表面上稱爲高加索共產主義同盟。大概一切的黨派，都贊成唐斯拉克黨的辦法，都同意這個統一委員會之組織。這些黨派都想在外國維護之下來作離間蘇聯人民的工作。現在我們已得了許多他們的文件，有波蘭人供給他們錢，並且預備了軍事專家，企圖着機會在各民族間暴動，當然，我們在偵察他們的這些活動。但是，據我們的密探報告，波蘭人背後還站了法國人，一切的工作都是由法國的總司令部指揮。由此可以確定，這些黨的中央機關都是在巴黎。這是一般的情形。」

「唔，唐斯拉克黨是怎麼樣的呢？」我問。

「唐斯拉克黨是一個老的有力的組織。他們經費的來源是由美國供給。此外，他們在阿爾棉教會中很佔勢力，差不多教會的全部的人都是受他們的影響。並且，據我們密探的調查，他們還接受英國的津貼。一般地說，所有的反革命黨所注意的，祇是高加索的煤油，這就是爲什麼我們要決定到那裏面工作，因爲不是沒有奇季爾金格的

命運。」耿富爾克釀說。

「現在請你說，我們所對付的方法如何呢？」我問。

「關於唐斯拉克黨你知道這是波斯的事。我們從郵局中檢出他們的地址是在達夫里，我們由這一封信知道了他們在阿爾棉與土耳其的主要人物。另一個集合所是在康士坦丁堡，這是由阿爾棉的一個主教勞羅雅給我們的那封信中知道的。再，我們在希臘有阿爾棉籍的馬士洛米在爲我們工作，他在阿爾棉人中很能得到一些唐斯拉克黨的消息。明雪維克黨人的工作則是經過土耳其並且是有一部份經過波蘭的，在康士坦丁堡有蘇西克穆季與陸綺拉米斯兩人在工作，他們在計劃高加索的統一綱領。從我們自己的密探處時常可以得到他們到巴黎去的報告，我們也是時常準備着的。此外，還得到了他們的幾個紀錄的抄本，這都是我們留意的事。『莫沙發脫黨的工作也是經過土耳其與波斯。在康士坦丁堡有馬米脫阿里拉蘇耳桑特坐鎮在那裏，他專事注意這個黨的工作。在奇格拉有他的兄弟，在達夫里有皮黑里肥，米爾沙巴拉與阿虎毒夫博

士。他們都是很用心的在觀察我們的密探。——根據這些情形可以得一結論，就是這些黨的內部是非常紛歧的，不過以我們所有的材料還不能證實他們有什麼嚴重危機，因為在高加索人民之間，民族性是特別濃厚。」耿富爾克釀結束他的說話。

「照你的報告說，我們的工作做得很不錯，很可以破壞反革命黨的組織。但是爲什麼不能給巴黎的中央機關一點打擊呢？」我問。

「我也是想定了一年了，但是我們的部長總是一點都不肯動，」耿富爾克釀回答說：「巴黎，在一九二七年之前是格柏烏的職員奇富林斯基地方的陸爾德克巴尼特斯在工作，他接受了我們的任務，但是他很快地就祕密地回來了。一直到如今我們沒有辦法派一個人到巴黎去。是的，不久之前我們會調任了一個在潑蘭格的格魯西人到巴黎去參加格魯西的中央，但是沒有多大作用。依我的意見，被派到那裏去的應該是我們自己中央的一個有力量的格柏烏代辦。」

「假使派蘇林到那裏去怎麼樣呢？」我說：「你同意蘇林到巴黎去麼？」我問馬克

利洋。

『我會到過巴黎：唉，我到那裏呀。』歌富爾克釀幻想似的說：『又把我派到那樣一個荒僻的地方——波斯。』

『唔，我不反對。』馬克利洋思索了一下回答我。

『好，關於這件事我再去報告滕利里西爾一下。』我說後，記入了我的記事冊。

十二點鐘的時候，在阿拉伯工作的阿克西里羅特來了。他是一個矮小的身體，穿了一件整潔的使人注目的衣服。他是切卡工作人員中比較精明強幹的一個人物，老是穿的那一件風采的衣裳。阿克西里羅特是一個青年，是一個意外的切卡工作者，他曾在人民外交委員會隸屬之下在格德桑與岳明充任過領事館秘書之職。他曾受過很好的教育，他懂得歐洲幾國語言，特別是阿拉伯語他最爲純熟，他加入格柏烏時還是當他在格德桑的時候。他秘密地離開領事館與人民外交委員會，來報告我們阿拉伯的近況。他回到莫斯科後我們就唆使他留在格柏烏工作，並給他幾種特權。他允許在東方部

工作十二小時，每天早晨由他去主幹。

「朋友們，好呀，」他走近屋中時招呼大家說：「怎麼，古里，你還沒有走嗎？」他轉向耿富爾克釀微笑地說，他知道耿是不久要到外國去的。

「我——就要走的，我不怕，你不是也是秘密地偷回來的嗎？這，你還不是人民外交委員會的外交官，所以不能帶一張外交護照啊！」耿富爾克釀帶諷刺地回答。

阿克西里羅特的回答只是微笑，並且走近了我。

「呵，今天有什麼新聞嗎？」他問我。

「沒有新聞。木西馬爾珂維奇（即阿克西里羅特的名與字——譯者註），我想請你說一說你所指導的那些國家的情形。」我說。

「哦，國家是很多的，但是可說的簡直沒有。我現在可以先和你談一談關於阿爾文的事，以後我預備寫一個報告。你要不要看這草稿？」他打開文具提夾拿出一疊紙來。

『這以後再看罷，現在你先說一說好啦。』我說。

『我到的地方是埃及，西冷（Syal）地中海東部，係亞細亞土耳其之一洲（譯者註），伊蘭克，印度，以及其他東方的國家，和巴里斯金拉（Palastine Tudaca係西冷西南部之一國——譯者註）。這些國家我們是從來沒有做過工作的，』他開始笑了一笑，繼續地說：『或者如你所知道的一樣，我在那裏也沒有做過一點事。我們先說印度罷。關於這個國家與阿富汗是有關係的，卡布的代辦會企圖到北印度去，我們爲想要得到印度總督的文件，還調派了在柏林的阿字十八號工作人員回印度。阿字十八號是印度人，本來他在柏林的印度民族之中很能吸引一部份力量的。這一點大概你也能想到，他們能表現出一些什麼結果。由於戈里斯金博士的介紹，阿字十八號從柏林到勞戈爾去了，但一直到現在我們沒有得兩個印度人的消息。這就是我們在印度的工作，實在是什麼都沒有做，我想，以後我們對這個國家將知道很清楚，我們的代辦是再也不會去了。』在埃及的工作也是由柏林轉的，博士曾經再三地知照派人到埃及去，』

但是柏林的代辦不了解埃及的問題，不能指導自己的工作人員做這工作，最後，這些工作人員從當地共產黨出來組織了自己的偵探機關，一般地說，我們在埃及的工作比印度較好，我們曾得到了卡利英國最高代理人之報告的抄件，我們能時常探得那裏的事情。在西冷與巴里斯金拉還是不久才組織我們的密探處。「活的」（雅科夫白柳姆根）在這兩個國家已經六個月了。他已經在那裏進行工作，不過現在還沒有得到他的消息。關於巴里斯金拉我們已從上述的英文文件中看到了一些，我們等待他的消息，關於西冷我們很久就得到了在康士坦丁堡的一個法國軍事機關的報告書，我們也可等待他的消息。

「關於伊蘭克的工作，是由波斯的滕利安陀菲洛夫在做。現在我們有一個在巴格達的阿爾棉教徒被派到那裏去工作。」

「現在我要說一說格德桑與野米尼的情形。在那地方，我們不久的時間就與伊本薩島和伊馬牙赫結成了一個很好的關係，非常的接近，此外，我們整隊的密探都還在

我過去的實驗之下工作。但是這畢兒基——我，實在是經驗還不够，不能有什麼大的成就。我會寫信給「活的」，要他到那裡去幫助畢兒基工作。假如我有一個有經驗的代辦到那裏——特別是野米尼去，工作必有很大的發展，從那裏，我們可以進展到埃及，阿比西尼亞（Abyssinian 係阿非利加東北部之一小國——譯者註），甚至可以到意大利的艾利脫利。」阿克西里羅特作了這一個長長的報告。

「我想，在這些國家中我們應該注意到一切與我們有關的問題，送「活的」到那裏去，訓練他要他指導那裏的組織工作。」我說。

「我完全同意你。你看一看我的報告書好了，這裏面說到應該做什麼。」阿克西里羅特回答後把報告書交給我。

已經是三點半鐘。每一個職員都收集了桌上的紙張等放入自己的袋中，經過五分鐘後，每一個口袋都繳存保物庫，我們都扶着梯子下樓。到格柏烏職員餐室去，時間是很少的，五點鐘時候每一個切卡工作員都有一種「黨的任務」。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

要作報告，或是指導小組工作，或是召集了個別談話。

每一個切卡工作人員都必須是積極的共產黨員。

第二十一章 續前

有一天早晨薇哪蒲爾脫甫絲卡雅高興地喘息着跑到室中喊道：『接同志們，發餉了，去領呀！』由於她的喊聲便立刻排成了一個列隊。（按：俄國之習俗，凡一切公共事務如購物。觀劇，診病，進餐以及大小便均列隊按次序進行之，故隨時隨地均有列隊之舉——譯者註）她，經常地是替我們打探着發東西的，或是發合作社的絨衣，或是發在私商處扣留的綠襪與香水，或是發免費的戲券，薇羅奇卡（大家都這樣稱呼她）總是第一個知道，並且她知道後總是急遽地來告訴我們。

一個接一個地去領錢，經過一短時間，都領到了幾個金盧布放在桌上。每個人又用一方紙在仔細的算一算賬目，每一個決算，都是在自己的百孔千瘡的預算之中須要領更多一些的薪水。

『唔！好的，什麼都不要說了！假如發錢的時候都要這樣久。那生活費到下一次領來時只會剩十盧布。』馬克利洋陰鬱地說。

「你怎麼說，你用在外國的，總還過得去，還抱怨什麼呢。我呢，六個月的積蓄想買一雙短統靴都不行，連套鞋都沒有買過一雙。」耿富爾克讓說：「這，你看一看。」他敲着「真理報」說：「願義日綠夫在大會上批評說，工資現在差不多增加了兩倍以上，這是使人太舒服了，而閔珂楊也說過這是降低了商品的本身的價值。說得倒乾脆，請他們來看看，我領得的薪水是不是舒服呢？」

「克里，不要廢話，支部會要找你談話的。」蒲爾脫諾甫絲卡雅阻止耿富爾克讓說「怎麼，難道你要去告密麼？」耿富爾克讓狐疑地望着她問。

「得啦！」我用阿爾棉語答他說。他默然，繼續地工作着。

一個在總務處工作的女郎走近了我。「阿格比珂夫，請簽字，這是從康士坦丁堡與格德沙斯來的公文。這是一個要求到蘇聯去的外國人的名單，今天一定要審查好。」

「好的！」我答覆她，並簽了字。我仔細審視了公文的封套與郵戳，謹慎地用小刀將封套裁開取出了袋內的公文，封套我還給了女郎。這將由格柏烏專門化驗部去審查與考核，是不是會中途被別人偷拆過。

康士坦丁堡的公文袋中是一片模糊不清疵瑕甚多的像片，緊封在一小函中，我把這也送到國外化驗部去，要他們審核這東西。格德沙斯的代辦送來的公文沒有用像片的外套作掩飾，我讀了這一個代辦的信後，我轉交給了阿克西里羅特，他是知道這一個國家的。

還有幾個人找我們，密電部主任揚尼琛甫斯也是其中的一個。他一面看一面走的到了我的跟前，給了我兩個密碼電報。電報是從卡布來的，裏面說呵孟奴耳王的近况惡化與巴却沙爾的新的成功。我在這電報上蓋了一個閱字後，仍舊地交給了揚尼琛甫斯。

這時候遠東部職員格爾脫在會客室中等我。他是剛由安戈兒地方停職回來的。他

曾看了遠東部的主任，但是他還是不忘舊友，時常要來訪問我們，

『怎麼樣，你也接到了電報麼？』他問。

『是的，阿富汗有電來，說是阿孟奴耳的近况不佳。』我回答。

『現在在阿富汗是後一步地計劃了。中國現在正是鬧得天翻地覆，但是我們沒有談到。我們的富爾土拉托夫與梅里尼珂昨天晚上從外交人民委員會會到「老頭子」（指滕利里西爾），大家坐了一整夜。』格爾脫說。

『你聽到什麼中國的新消息麼？還不想佔領哈爾濱麼？』我問。

『你佔領牠幹什麼？現在我們的弟兄們已沿鐵路一直到哈爾濱都懷着恐怖。昨天，據我們的密探報告，兩個中國軍隊的梯陣向我們的陣地進展，並沒有兵站，火藥庫等。』他回答我。

『有機會，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個人的秘密事情。我帶一張假的波斯護照要到中國去秘密工作。你想，我用一個什麼名字好呢？什麼名字適合波斯人呢？』格爾脫問我

說。

『我想，你的名字可叫雅庫白沙奇，這是一半波斯名字一半歐洲名字。』我思索了一會說：『但是，你想怎樣到中國去呢？』我問他。

『我們想了很久並且商議了很久，決定我先到美國，經過日本到中國。你的意思怎麼樣？』格爾脫又問我一句。

『唔！路由是對的，祇是太遠了。』我回答他。

電話的鈴響了。滕利里西爾的秘書告訴我，要我去看滕利里西爾。

『好，我們以後再詳細的談吧！』我收齊了給滕利里西爾的報告紙以後向格爾脫說

『不要忘記了，和「老頭子」談一談關於我們的問題。』當我走出了室門的時候，

耿富爾克釀追在我後面喊着。

x

x

x

『你好呀！阿格比珂夫同志！請坐。』滕利里西爾嘴裏含了枝烟客氣地招呼我，『你有什麼好消息麼？我們在波斯的工作如何呀？』

『滕利安陀蒞蒞洛夫與恩果爾到那裡去組織工作，但到如今還沒有得到他們的新消息。而在阿富汗現在的情形是很嚴重，今天我們得到一個報告，呵孟奴耳因為不能克服叛逆者或者要逃至印度，因為到波斯與到我們這裏來的路已經被巴卻沙爾截斷了。』

『我報告說。』

『你估量這件事情怎樣呢？』滕利里西爾問。

『根據許多的材料證明，巴卻沙爾是革命的代表來反對舊的阿富汗的貴族，因此我想，假如這時候我們能够送幾個工作人員到他那裏去，把持住他，將來的一步可以走到印度。我們在進行此工作時，要確認他是阿富汗的代表，如同過去我們對別的國家一樣。我們進行的步驟，第一是與他們作友誼的聯絡，到一個相當時候，我們可以自動地工作。同時我們可以派一個代辦到呵孟奴耳處去，當他離開印度時就隨他離開』

，呵孟奴耳到那裡我們的代辦也跟隨他到那裏。還有一個希望就是拉奇爾漢，他已經從法國到了阿富汗。關於和他的關係，在巴黎我已經自制着——這要請你指示，我們如何地與他發生聯繫。」我回答。

「你對呵孟奴耳的見解，我很滿意。對於巴卻沙爾我也想到過，他是同呵孟奴耳同樣地接近我們，但是關於這問題我們要接人民外交委員會的立場解釋。你去和楚克爾曼談談，然後我們來再商量一個辦法。」滕利里西爾說。

「還有一個關於高加索僑民的問題要請示。」我繼續說：「情形是這樣的，高加索反布爾什維克的黨的中央設在巴黎。但是在那裏我們沒有負責人工作，解決這個問題，一定要有負專責的人。關於他們的計劃與步驟我們很早就在高加索知道了，我們想打入他們的組織，從中央的內部來爆發分裂。」

「但是誰可以被派去呢？」滕利里西爾說。

「我想馬克利洋可以。他幾年來都管理着反蘇聯政黨的材料，並且對問題認識很

清楚。』

「唔，是的，你最好寫一封信到奇夫林去，要他們派一個人到巴黎去，因為他們對於這些黨的興趣大一點，假使他們抽調不出，那時再由我們派人去好了。關於這個方法可以先不要向高加索人說明。（按：此處之高加索係指奇夫林而言，因奇夫林即高加索之都會也——譯者註）」他說。

這時候門上有剝篤之聲，接着就伸進一個畫像一般地遠東部主任富爾士拉托夫底頭來。

「米哈阿白拉莫維奇，對不住，我只要一分鐘。我有規定的事情，信差是今天要到哈巴羅夫斯基去了。」他說。

「好，可以，去吧！」滕利里西爾歪着頭說。他很不喜歡在同一時候來解決許多事情。

富爾士拉托夫已經是一個衰老的人。他有一個突出的大肚子特別顯明地露出在他

矮小的身材上。短短地灰色鬚鬚潤飾了他那紅色的受酒精毒染遍了的面孔。他本是一個老社會民主黨員，當沙皇政府時代他移居中國，一直居到俄羅斯革命開始時，他在中國與他的兒子都學習着英文與中文，並且認識了中國的官僚，現在服務於格柏烏，在格柏烏遠東部主任指導工作。

「米哈阿白拉莫維奇，哈爾濱代辦來信說，所有他那裏的儲藏現在都損失完了。現在他要求送錢去繼續收辦新的貯藏品。此外，代辦要求錢由電站匯去，他要求五千元（即五千美國金元）。我想可由今天的信差帶去。」富爾斯拉托夫不斷地說。

「奇怪，爲什麼他又要去採辦那些東西呢？難道我們自己沒有火藥庫和無線電台嗎？」滕利里西爾疑問的說。

「當然，有，但是現在都不大安靜。」富爾斯拉托夫說

「共有多少箱？」滕利里西爾發問。

「大約是四口箱子。」含糊的回答。

『呵，大約四口箱子。四口箱子，五千金元，對麼？呵呵，請你去整理你的箱子吧。』滕利里西爾結束了對話轉問了我。

富爾士拉托夫帶了一副不高興的面孔走了。

『今天閔斯基從康士坦丁堡寄了一封呈文來，他說「黎頓」要求美國去兩個月，因為，他是在美國生長的，他已離開了美國四年。按照美國的法律，凡屬一個美國的人民，最低限度要五年中回國省親一次，否則取消其國籍，因此「黎頓」想去一次。此外，他想這一次去把康士坦丁堡的聯繫順便的建立好。再向美國商會代表商酌，建立更穩固的自己的貿易。』我說。

『他要多少錢呢？』滕利里西爾問。

『他要求旅費二千金。』我回答。

『好，可以的。』滕利里西爾吐了一口氣回答我：『可以讓他走。但是得告訴他，要他在漢堡——他的妻那裏不要勾留太久。』

『好了，暫時我們告別，我還要和同事們談話。』滕利里西爾看見我拿出別的報告書時說。

我，只得重新收起報告書，退出了他的辦公室。

第二十二章 加拉罕與格柏烏

我乘着電梯到了人民外交委員會的第五層樓，找到了近東部主任楚克爾曼的辦事室，我就推門進去。那時已經十點三刻了，再過一刻鐘，十一點鐘，人民外交委員會副委員長加拉罕所召集的討論阿富汗問題的會議就要開會了。我與楚克爾曼是老朋友，當他還在土耳其斯坦做蘇俄外交代表的時候，我們就認識了。格柏烏和他的關係是非常親善，因為，他極願幫助格柏烏的工作。至於，楚克爾曼的個人，在政治上是無所謂的，他只不過是一個機械的上司命令的執行者而已。

在楚克爾曼那裏，我碰到了他的助手斯拉胡茨基，也是我過去的老朋友。當我在波斯的時候，斯拉胡茨基是蘇聯駐波斯的大使館裏的二等秘書，後來，又改爲審查科主任。最近，因爲，與公使尤令涅夫發生了衝突的結果，才被送回到莫斯科來。他性情非常暴躁，所以，在莫斯科，別人都不喜歡同他共事。現在，他是暫時的在楚克爾曼下面做些助理工作。

我和楚克爾曼及斯拉胡茨基談了一些寒暄以後，楚克爾曼就打電話給加拉罕的書記，從電話中，知道了加拉罕現在有空，並且叫我們現在就去。於是，我們就離開楚克爾曼的辦公室。幾分鐘後，我們已到了加拉罕的辦公室了。

x

x

x

在莫斯科，誰不知道加拉罕的大名呢？誰不知道在大戲院的門前，每夜總有他的汽車等候着？真的！在現在，在歌舞女伶界裏實際已成爲克里姆宮裏的領袖們最摩登，最喜歡的事情了。甚至，以「全俄的僱農」爲招牌的加列甯（註一）也終經常地帶着他的舞伴在身邊。何況，這位風流倜儻的外交界名人加拉罕呢？加拉罕，那一個女伶不稱贊他的溫柔和多情？

格柏烏對加拉罕的關係是很親善的。這原因，是在于人民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對格柏烏關係非常惡劣，而加拉罕却非常仇視李維諾夫，「敵之敵，即我之友」，格柏烏對加拉罕的關係就是建築在這句古諺上的。

加拉罕當然是一個有天才的聰敏的人。但是，他的不幸是在於做事疏忽和敷衍。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李維諾夫一定會利用他的缺點，把他打下去的。格柏烏當然也早已看出了他的缺點，不過，爲要與人民外交委員會作爭鬥，尤其是與李維諾夫作爭鬥起來；所以，終還是竭力維持他。

我記得，在一九二七年當蘇俄與波斯在莫斯科談判訂締通商條約的時候，加拉罕曾犯了下面的一個大錯誤：我當時是在奇格拉，曾接到了波斯駐莫斯科大使阿里古爾報告波斯政府的一切密電，我於是把一切密電的內容電告了格柏烏，再由格柏烏轉告了加拉罕，使加拉罕在談判中可以預先了解波斯政府所採取的政策的情況。

有一次，我的第三十三號密探很緊急地跑來找我，同時，交給我一份阿里古爾從莫斯科打給波斯政府的電報。這電報內容是這樣的：在某一次會議時，加拉罕曾引用了波斯政府命令大使讓步的密電的底稿，來責問阿里古爾爲什麼不服從政府命令向蘇俄讓步。於是，引起阿里古爾的懷疑，而要求政府從速偵查爲什麼布爾塞維克能知道

密電的內容？我看了這份電報以後，頓時心裏就非常發急。於是立刻就打電報去告訴滕利里西爾，並指出加拉罕對我們的情報隨隨便便地遺漏秘密，會使我們這裏的工作破壞的可能。但是，不久，格柏烏的回信裏却輕描淡淡地說：這是加拉罕第一次的疏忽，以後決不至重犯的，並要我們繼續安心工作。很幸運地，這件事終沒有擴大起來，原來，波斯內閣總理接到這大使的電報以後，把這偵查的工作正是叫我那位第三十二號密探去做，這樣才把這件案子馬馬虎虎過去，而把加拉罕的錯誤也隨着隱蔽去了。

x

x

x

『阿格比珂夫同志！滕利里西爾同志剛才告訴我，說你對於阿富汗問題有新的提議，因此，我特地請你來，想聽聽你的高見。』當我們進了加拉罕的辦公室，剛剛坐下，加拉罕就劈頭向我說。

『加拉罕同志，其實，我並沒有一個帶政治性質的特別提議，我只不過向滕利里

西爾說過，根據目前阿富汗的環境，以及我們所得到的材料，我們的結論是：應該而且必須進一步向巴察，沙卡（註二）締結親善的關係，我以為：巴察，沙卡是比那已為人民所不信仰的亞瑪諾爾王（註三）對我們為更有利些。」我回答

「楚克爾曼同志！你對這意見認為怎樣？」加拉罕向楚克爾曼問。

「我們現在完全沒有關於阿富汗現狀的情報，但是，據間接所得到的消息，則我們可以說：巴察，沙卡的力量現在是還沒有鞏固，最近，亞瑪諾爾已集中二萬軍隊向他進攻，並且南方的土人也還繼續向巴察，沙卡作戰。此外，我們認為主要的，是巴察，沙卡乃英國人的走狗，因此，我以為我們態度暫且不要表示，且等這戰事收平以後再說。」楚克爾曼說出他的意見。

「不，我認為這是不正確的。」我等他說完以後，當即提出駁他：「第一，我應當首先報告你們的，據昨夜從卡浦爾所得的消息，亞瑪諾爾的二萬軍隊已被打擊得落花流水了，逃回到康特格爾的敗兵已所剩無幾，而且都是狼狽不堪。不是今天就是明天

，康特格爾及其他城市無疑義地將入巴黎，沙卡之手。至於說巴黎，沙卡是英國人的走狗，這簡直是胡說。因為，如果，這是事實的話，那末，爲什麼英國人直到現在還不承認自己的走狗登王位呢？而且，還相反的，英國人爲什麼却允許了巴黎，沙卡的危險的敵人拿吉爾汗經過印度去攻打巴黎，沙卡呢？此外，據我們所得到的英國文件中看來，也很明顯地可以看出：英國人對巴黎，沙卡也是取敵視態度的，楚克爾曼同志認爲即使要承認巴黎，沙卡，也應等到亂事救平以後再說，其實，這是非常錯誤的。如果，我們不先去承認，則將來別的國家就會先我們而去承認了。從我們所得到的波斯和土耳其的密電中，我們可以知道：這二個國家現在已開始準備作關於承認談判了。同時，我認爲：如果我們現在承認巴黎，沙卡，則不但能使他的勢力鞏固，而且還給他以安心地與拿吉爾汗作戰的可能，我們應該認清：拿吉爾汗才真是英國人的走狗，不然，英國人是不會讓他經過印度的。」我結束了我的反駁。

『阿格比珂夫同志！你可知道，我是認爲拿吉爾汗倒比巴黎，沙卡對我們爲有利

些。』加拉罕中間插出來向我說：『因爲，巴黎，沙卡是塔傑克民族的血統，而塔傑克人在我們土耳其是很多的，如果，巴黎，沙卡在阿富汗成事的話，則將來他的勢力一定爲侵入到我們的國境內來，相反的，拿吉爾汗却純粹是阿富汗的血統，他將來只有侵入印度去的可能。』

『這在理論上說，我當然是不反對的，但是，事實上，拿吉爾汗却已經成爲英國人的走狗了。』我表示不同意。

『好！我們且不要爭論吧！我希望你能把你的種種意見書面的寫給我。同時，請你轉告滕利里西爾同志，下星期一，我將把這問題提到黨的中央政治局去討論，讓這最高權力機關來解決這個問題吧！』加拉罕向我說。

我表示同意，於是，就離開加拉罕的辦公室，向楚克爾曼和斯拉胡茨基告辭。

從加拉罕那裏出來以後，我因爲還有些事情向人民外交委員會總務科主任費陀洛夫接洽，於是，我就走到總務科的辦公室。費阿洛夫，他是一個在人民外交委員會還

不久的新提拔上來的工作人員，他還沒有染上官僚主義的習氣。因此，他對工作是非常謹慎而且努力，尤其是格柏烏委托他做的事情，他是從來沒有推諉和不執行的。

「費陀洛夫同志！」我見了他向他說：「我們想派一個工作人員到君士坦丁堡，另外一個到達夫里，不知道在那些地方的領事館內還有空的位置沒有？」

費陀洛夫於是站起來，打開書櫃的門，拿出這二個地方領事館的工作人員名冊來看。

「在君士坦丁堡，只有一個領事館門房的位置空着，因為，軍事參贊的位置不久以前你們已經有一位工作人員派去了。至於達夫里，那只有一個庶務員的位置。」

費陀洛夫看了名冊以後，回答我。

「在達夫里不能弄一個領事館秘書的位置嗎？」我問。

「不！這個位置已經被軍事偵探部派人佔去了。」他回答。

「那末，就這樣吧！我明天就派人拿我的介紹信到你這邊來，請你趕快替他們把

手續辦清楚。」我說。

「好的！一切遵命照辦。」費陀洛夫回答我。

於是。我才離開人民外交委員會的大廈，跑回到格柏烏。當我一踏進我的辦公室，我看見勃拉托夫正坐在椅子上等候我。勃拉托夫，是我過去的祕密工作人員，他在阿富汗名義上是人民商業委員會的全權代表，而實際上，却是格柏烏的密探。這次因為阿富汗發生戰事才回莫斯科來的。他雖然也是個共產黨員，但是，據說他在阿富汗曾借了商業代辦的名義，暗地裏經營買賣生意，積資有二萬五千美金之多。

「阿格比珂夫同志，我有些事情想同你商量。」他看到我，就站起來向我說。

「好的！請說吧！」我回答。

「昨晚，駐阿富汗的軍事參贊柏利瑪可夫會召我去，他要簽名加入他的隊伍。我要求他給我三天時間讓我考慮一下，因此，我才來想同你商量商量。」勃拉托夫說。

「什麼？柏利瑪可夫的隊伍？」我驚奇地問。

『怎麼？難道你還不知道嗎？』他反問我，接着他就這樣向我解釋：『三天以前，斯達林會親自與阿富汗的外交總長會見過，柏利瑪可夫也參加的。他們曾討論關於阿富汗的現狀，後來決定：蘇維埃政府派一千個軍事人材改穿阿富汗服裝到阿富汗去。名義上的領導者是阿富汗駐英公使古拉黑比，而實際上是由柏利瑪可夫領導的。根據這個決定，所以，現在正在徵集一些懂東方言語的忠實的共產黨員去參加這個隊伍。我是在阿富汗住過多年的，所以，柏利瑪可夫來要我加入。』

『唔！這樣嗎？那是用不到猶豫的。你是共產黨員，你應該擔負你的責任。』我說。

『是的，但是，叫我到那面做什麼去呢？你可知道，那不是假的，而是真的戰爭，我是還有老婆和兒女的，爲什麼要我當炮灰去呢？』他向我分辯。

『說什麼老婆和兒女！我再提醒你：你是個共產黨員，你應當爲革命而犧牲一切！』我說着，我自己也懷疑起來。我知道，像勃拉托夫那樣黨員在共產黨內難道僅僅

他一個嗎？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黨員都是如此的！他們之參加革命僅僅是爲革命是一件時髦而可獲利的好生意而已。我在幾年來工作的過程中，像勃拉托夫那樣的黨員已經看到不只一次了。這樣的黨員，那裏真真可以同他談革命呢？！

『固然，我是準備犧牲我個人的，但是，我是沒有權利犧牲我老婆和兒女的命運。如果真要我去，至少須答應我這樣的一個條件：我死後，應給他們以永遠的物質上的保障。』勃拉托夫紅着臉向我說。

『你說得很對！看吧，黨將來不會把你開除出去的！』我帶譏諷地向他說。

勃拉托夫在我這裏得不到什麼結果，不久，他就向我告辭走了。

他走後，我才想到他剛才所說的事情的本身。原來，我今天同加拉罕很起勁地所討論的關於對阿富汗的政策問題，斯達林在二天以前就早已單獨地解決了。是的，斯達林早已依照個人的意見解決了，而人民外交委員會和格柏烏却還一些兒也不知道！這不是在沙皇的俄羅斯，而是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在這國度內，是正在創造着

「集體的意志」，在這國度內，任何瑣小的問題都應經過全體工人階級以及無產階級的政黨的討論；可是，斯達林却居然把這樣大問題單獨地解決了。這能令人不爲之咋舌嗎？對這戰爭問題，斯達林能單獨地解決，那末，還須要些什麼才能稱爲狄克推多呢？

(註一) 加列寧係全蘇聯蘇維埃主席，僱農出身，現年六十餘歲。

(註二) 巴察，沙卡係阿富汗會長，在一九二八年會叛變阿富汗王亞瑪諾爾，佔領卡蒲爾；後終爲拿吉爾汗所擊敗。

(註三) 亞瑪諾爾係阿富汗皇帝，一九一九年政變後即位。爲阿富汗變法自強，勵精圖治的新主。惟頗爲農民與回教徒所不悅，後爲巴察，沙卡所逐，旋讓位于拿吉爾汗。

第二十三章 格柏烏的英美支部

蘇聯東方邊境的情況愈加緊張起來了。當靠近中國邊界的紅軍佔領中東鐵路沿邊諸站，很順利地殲滅中國軍隊的時候，在土耳其斯坦恰巧相反，幾隊衝入土耳其斯坦的布哈爾軍隊，在蘇聯境內擊敗了為數不多的衛戍隊。

決定在塔什凱特格柏烏全權代表之下，組織一個特別的國外支部，位於邊境附近，以便能迅速地收到由國外偵探所得到的消息。主任一席，就任命會主持國外格柏烏的英美支部的波里曹夫斯基，米爾策爾充當。當米爾策爾為駐柏林，君士坦丁堡，特拉拉的格柏烏代表時，自己在工作上的表現，實在沒有什麼能力，但是，在增高本身的享樂上，却異常能幹。他帶到莫斯科的十餘件箱籠，都裝滿了「必需品」；在格柏烏的同事都曉得這件事情，然而，上司不但是未能免他，反去獎勵他。這就足以證明米爾策爾是個無恥的，善於阿諛的官僚。專會逢迎上司，從不對於任何問題加以思索，常常是附首貼耳地去順從長官的私見，他就是這一類的東西。黨部和格柏烏內面的共產

黨員正不知有多少這種人。米爾策爾是斯太林的獨裁政策，箝制黨部意見之結果的鮮明標本，由此，就可知道爲什麼會任命他來到土耳其斯坦了。

米爾策爾有高大的身材，亦而肥的臉，和稀薄的分髮，穿上了領上綴有兩顆菱花的軍服。

滕里利西爾向我提議，當美國商務代表下的格柏烏代表卓斯基未從美來以前，我去接收他的工作。在移交的時候，簡直每五分鐘他都打電話把我，談些嚙嚙嚙的問題。

『你看，阿格比珂夫同志，我有兩個紙夾：一關於英國的，一關於美國的，』米爾策爾開始辦交代。『你知道，自與英斷絕外交關係後，我們就沒有代表了。當國交破裂後，我們所有的密探還暗留在倫敦，最近二年來，已完全倒台了。但是，我們尚保存着重要的消息來源。我們由他能得到外國英公使報告的稿本。依這些報告，我們能探討英國對外政策和駐有英代表的各國內部狀況。』是非常重要的和有價值的消息來

源，所以，我們對於他的材料，應異常地謹慎。我們收到他的文件，只應送給斯大林，趣趣林，伏羅什拉夫，莫羅托夫。其他任何人都不應送去，恐易惹起破壞消息的來源。我們從巴黎可以得到關於英國本國情形的消息，這是前沙皇駐英公使沙白林給我們的報告，他將報告遞給在巴黎的格爾斯。沙白林住在倫敦，很明瞭英國內部的情形。還有，他現在報告英國的預選運動。斯大林與莫羅托夫渴想知道這個問題，吩咐我們收到沙白林的報告，馬上轉遞把他們。在這次選舉中，期望工黨得勝，以後，馬上就跟着承認蘇聯了。那時，我們就可重振旗鼓，恢復駐倫敦的代表。」

「喂，這是『采波奇卡』密探的事情，『米爾策爾』繼續地說，給我一些紙，『他是個白黨，為我們駐柏林代表的情報者，他與駐里加英國的偵探代表有聯絡，想攬入他的機關裏去。為要得到英人的信任，他曾給他許多我們反探部捏造關於蘇聯內部情況的文件和報告。至於這件事情，我們只是個轉達機關，一切都歸反探部處理，所以，你應當與第五反探支部長比特牛那斯發生聯繫。』米爾策爾告訴我。」

「好吧，但是，這是什麼東西？」我指示一些用英文寫成的紙問他。

「啊，這是一個以前英國偵探長的請求書，他想把我們來做事，他住在高畢江格，請求書遞給我們公使的。現在，我們正探索他的來歷和其他的一切。當得到回覆時，你看，應當怎樣辦呢。」米爾策爾回答。

「現在，我們講到美國，」米爾策爾揭開新紙來說。「駐美代表是卓斯基同志，名義上，他是個美商務代表的職員。在美國的主要任務——鼓勵一般社會意見承認蘇聯。這個任務是非常重大的，如果，獲得勝利的話，我們幾可蔑視一切。假使，美國同我們友好，我們在外交政策上就可不重視英國，尤其遠東的日本。而在經濟關係上也可以得到補救，因為，在美國集中大量的資本。」米爾策爾說。

「這些話在「真理報」上都可找到，最好，請講你們的工作成績如何？」我問。

「啊，成績頗好。美國商務代表鞏固了自己的地位，擴大了營業活動。卓斯基利用商務聯繫，進行承認蘇聯的廣泛運動。卓斯基的報告現在特里來西爾手中。他拿去

報告中央黨部。從那裏你可詳細地知道一切。」

「卓斯基的第二任務是領取護照。你總知道，用美國護照到外國去，尤其是東方，有意義。有美國護照到什麼地方都方便。差不多所有第三國際的工作人員往來各地都有用卓斯基給他們的護照。我們的「里特」也用美國護照走的。」

「關於美國的完了嗎？」我問。

「關於我們路線的是完了。除此以外，卓斯基還是第三國際的駐美代表。他不僅與美國共產黨有聯繫，而且，是墨西哥的全權代表。第三國際將錢和訓令給我們，再由我們轉交在美國商務代表的卓斯基。這種工作佔了他的大部份時間，幾乎沒有餘暇去幹純粹的偵探工作。但是，也可得到賠償，我們從第三國際得到關於美國的許多豐富的材料，牠的偵探也很能幹的。」米爾策爾說完。

我疊好給我的紙夾，想道，格柏烏將自己的代表渡到祕密的狀況是對的。不然，稍發生衝突，工作就要倒台。以英國為例，外交關係破裂不久，格柏烏的三年工作，

就付之東流了。在美國，卓斯基固然在美國商務代表中不能做工，但是，第三國際的偵探完全處在秘密情況之下，不僅可以加緊本區的工作，就是在第三國際指派的各處都可達到興奮的程度。

格柏烏必須完全渡到秘密工作的方式。

第二十四章 在中央監察委員會內

我被派爲在聯共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格柏烏的代表。那裏每次審查國外共產黨員犯罪的時候，中央監委會國外部的檢查員什太爾倍爾格就預先通知我。

仍是這位什太爾倍爾格，九年前，她是在依卡撒林布爾格做切卡省委員會的委員，她會親自槍殺被處死刑的囚犯。那時，她還是青春，身瘦的黃髮女郎。現在，她已胖得多，看起來比前老一些了。祇是臉容的表情還是與前一樣：愚鈍，剛愎，執拗。昨天她打電話把我，今天早晨十時開審查常會，雖是還沒有十點鐘，我已到了依林街中央監委會的樓梯上了。

你好，阿格比珂夫，請你看看今天我們將審查的案件目錄，」什太爾倍爾格首先地說，把目錄交給我，「在以往的時候，我將簡單地把他們判處死刑，但是，現在總須把他們審查一下。」她憎惡地接上。

我看目錄，而什太爾倍爾格寫準備開會的什麼東西，忽然電話鈴響了一下，請我

們到會議廳去。

這一次是中央監察委員可拉特基黑做主席。其實，他是個短矮身材的老年人，鬚鬚很久都未修飾過，帶着一副病黃的臉。今天他尤其是懊喪，向四面射出憎惡的視線。他的右邊坐着一位中央監委會的書記，駝背和一副罪犯的臉容，在左邊，也可以說是一位陪審員。我與什太爾倍爾格各佔着桌的相對末端。隨着走進一個送茶盆的女傭人，排着許多杯的茶和小麵包。這是拿來開會用的。

「優，依次序喚吧，」可拉特基黑向書記提議。

特格拉的俄波銀行主席米爾芝和他的書記亞拉羅夫首先走進來。原告是亞拉羅夫，在黨部法庭上控告主席無故將他調離特格拉。案件的實情是如此：米爾芝貴為蘇聯銀行的主席，生活闊綽已極。他有錢又有勢，拿來利用滿足個人的淫樂。銀行中的職員，尤其是女職員，他任意錄用，往往威脅後者做猥褻的事情。他把順從的女子增加薪水和發給過限勞動的工資，對不順從的，則革職除名。在戀人支配之下，他將銀行

的汽車轉贈她們，以銀行的錢交付她們的房金。

因為亞拉羅夫是格柏烏的密探（雖則米爾芝自己也是格柏烏的情報者）米爾芝懷疑他監視他的行動，將他的醜事報告於格柏烏。所以，他決定設法把亞拉羅夫調往他處。湊巧銀行失火，在遷移的急忙中遺失了百萬元的無效股票。米爾芝就利用這個機會，說亞拉羅夫損失了股票，並得到達夫台陽公使的援助，在很好的藉口之下，將亞拉羅夫派回莫斯科。檢查員什太爾倍爾格這樣報告案件的實情。

在平時，米爾芝是很驕傲自大的，聽着什太爾倍爾格的報告，如坐針氈，面色非紅。

「請說，米爾芝同志，你的社會出身怎麼？」克拉特基黑問，雖是從放在他面前的履歷表上可以知道這點。

「我自貴族出身。」他答，顯出垂頭喪氣的樣子。

「其他政黨會加入否？」克拉特基黑繼續地問，米爾芝否認了。

「他與布哈林有親戚關係，常常自誇，他誰也不怕，因為克里姆宮幫助他。」亞拉羅夫插入說。

「同志，當沒有問到你，請勿插嘴。」可拉特基黑隔斷他。（此時黨內未有斯太林的命令反對布哈林）

「就是這樣，你們可以去。」主席叫他們出去。

「同志們，」米爾芝和亞拉羅夫走出的門關好後，可拉特基黑開始說，「當然，米爾芝是個貴族，在那裏總胡鬧些什麼，但是，照我看，案件暫時擱下，還是問問尼古拉，尼古拉維赤（布哈林）。看他對米爾芝的意見怎樣。反對的沒有？」他問。

大家點點頭，表示贊成。其實，別的決議也不可能。米爾芝是黨內一位領袖和理論家，布哈林的親戚，這就是說，他在黨的命運完全依賴於布哈林。我還記得，有一次我自己與駐卡蒲爾的公使斯太爾克打架，我在中央監委會中做了被告。那時，可爾芝自己是會議的主席。他們審查我的案件，竟宣佈無罪。但是，這並不是因為我有

道理，而是因爲中央監委會收到格柏烏副主席特里來西爾關於我的好批評。

書記喚進第二個被告。他是在雷維的紡織新狄嘉的代表。中等身材和中等年齡，他的態度安靜得很，輕輕地走進房間裏來，站着被指定的地方。他的罪過是：他買一百五十萬盧布的紡織品，在莫斯科試驗出竟完全是腐爛的，毫無所用的東西。

「這是你，同志，買了爛的東西，運到莫斯科來。你在國外竟是這樣愛惜蘇聯勞苦的金錢？化了一百五十萬盧布買廢物，還要把他運來。你的眼睛在什麼地方？」可拉特基黑惡罵他。

「我的眼睛仍在原位，我知道貨物是爛的，還是買來，可拉特基黑惡同志。」新狄嘉代表以溫和的聲調回答。

「既然知道，那末，爲什麼買來？」可拉特基黑惡奇地問。

「因爲我們的公使和商務代表命令我買的。他們命令的動機是什麼政治原因。請看，這是他們的書面命令。」他說，將紙放在桌上。

『啊，你拿這張紙祇能在你們的新狄嘉中申辯，在此地，毫無作用。工人從合作社內買到你們送來的爛東西，謾罵蘇維埃政權。那裏，在他們面前，你以這張紙來做護牌，也決不能逃脫你的罪過。他們一定認你的行爲是反革命的。去吧。』可拉特基黑忿怒地說。

新狄嘉代表迷惑不解，站起來走出房間了。

『留黨察看。』可拉特基黑吩咐書記。

『請允我說話，可拉特基黑同志，這位沒有什麼錯誤。上司因有什麼動機命令他買來，他才買來。假使，他不執行命令，那末，他又犯錯了。照我看，若是要受黨部法庭的處置，無論如何不是他，而是命令他買的人。』我插入。

『你緘默吧，阿格比珂夫同志！你年紀還輕。警告他又不會死，反之，使他更能謹慎地做工。至於談到上司的命令，他也是共產黨員，可以不執行荒謬的命令，好好地想他一想。如上司認他是犯罪的，那末，他可以報告審查這類事情的機關。』可拉

兵士。特基黑切斷了我。『再喚下去，』他向書記說。

又走進仍爲在波斯服務的職員，商業全權代表士曼諾夫，在太夫里斯銀行主任卡尼里。這些負責的工作人員。按自己的地位，應當保護蘇聯的經濟利益，事有大謬不然者，在檢查員報告中可以知道，他們在國外收買毫無價格的盧布，拼命地運進蘇聯來銷行。

『你自那一年加入了黨和最近做黨的什麼工作？』可拉特基問銀行主任。

『我自一九一七年加入黨的。最近幾個月我在太夫里斯做黨支部的書記。』卡尼里回答。

『這樣，你是支部書記，在黨的會議上宣傳提高盧布的價格。你也號召大家爲穩定盧布價值而犧牲，填寫國內公債，同時，你自己在市場上却祕密地收買賤價的盧布，以私商的方法運送到蘇聯來。是這樣嗎？』主席質問低頭坐着的卡尼里。『哼，算了，你的事情已完畢，可以走開。』卡尼里出去了。

「喂，你同志，自那一年加入黨的？」主席問商務全權代表。

「自一九〇七年。」士曼諾夫以冷淡的聲調回答。

「同志，你在黨內作工已有廿二年，這是怎樣一會事？再者，你自己是商務全權代表，應當重視我們的經濟利益，我們的金融，但你反而破壞蘇聯政府的決議。」

「我未破壞任何決議，因為，當我運入盧布的時候，人民委員會未曾有任何關於禁止輸入盧布的決議。」商務全權代表辯白。

「照這樣說，你，老布爾什維克，一定須要決議和訓令。你沒有訓令就不能活。現在，我們還沒有關於禁止盜竊的訓令。你也可以去偷盜，等有訓令再停止嗎？」可

拉特基黑已大聲地喊：「可以走開，也不須多說什麼了。」

銀行主任開除黨籍，商務全權代表，因為是老布爾什維克，嚴重警告。

再走進來一位新自柏林回來的青年拉丁人（姓名已忘却），他在那兒一個什麼經濟機關裏服務。柏林格柏烏代表報告他的壞話，說他在國外耽溺於酒色。

「你怎樣想，同志，黨派你去做工還是行樂？你在西方無產階級心目中是怎樣一個英勇戰士和共產黨員的模型嗎？」可拉特基黑罵他。

「誰同你說，我耽溺於酒色，」拉丁人鎮靜地問。「是的，酒是我少少地喝一點，但不超過其他的黨員，更不能算是一個酒鬼。至於女人，請原諒，我是已結婚的，不知道其他的什麼女人。從什麼地方你得到關於我這類的消息？」

可拉特基黑緘默着。消息是以祕密程序由柏林格柏烏得來的，他沒有權力公佈消息的來源。

「既然這樣，你未曾好酒。那末，你在柏林做什麼事情？」可拉特基黑暈迷地問

「我像其他的職員一樣地做工。假使，你願意知道我的工作，可以向我的上司去領證明書。」

「沒有你說，我們也知道什麼地方去領證明書。可以出去了！」可拉特基黑很不高

與地說。

『好吵嘴的傢伙，鬼拉到他了。』當拉丁人走出，可拉特基黑說。

『你們格柏烏，既然給這樣的材料，那就請拿出事實來。這是什麼一會事？自柏林叫他來，問起來一點事情也沒有。白白地丟了路費。』他朝我方向說。

中央監委會的會議在這種情況之下繼續到下午五時。讀者可以明瞭，法庭和裁判是很簡單的一會事。主席老頭子的腦袋裏滾出幾個問題，就可使人家失了黨證。在蘇聯失了黨證，無異失了一切——工作。房子，麵包票，信任。黨部機關唯一的命令是中央監委會的法典。在大會上中央決議減少非無產分子和其他政黨轉入者，中央監委會竟過事誅求，以小小的事情。將這種分子驅逐出黨。祇有私人的關係才能免於開除。有很強的後台老板，如同米爾芝的有布哈林，才能為所欲為，不受處罰。

中央監委會——斯大林極妙的馴熟機關。借重牠才能在精神上消滅自己的敵人，造成他所需要的，清一色的黨員。

實際上，已是斯太林的格柏鳥了。

第二十五章 斯太林的軍事冒險

蘇聯改裝隊侵略阿富汗的遠征，是很顯明的事實。八百精選的紅軍共產黨員，更裝阿富汗的形式，攜帶大量的機關槍和大砲，集中於天爾明斯城下的亞姆達里河岸，準備渡江過去。全江面的駁船，浮艇，小汽船都被徵收來渡軍隊。清晨，六隻飛機組成的縱隊，裝滿炸彈和配好機關槍，從天爾明斯飛機場飛舉起來。飛機到了適當的高度，轉到江的對岸去，那裏是阿富汗的邊境衛戍處巴太，格沙爾，共有一百五十個阿富汗的守衛兵。阿富汗兵士一聽到飛機摩托的轟聲，都從茅廬內跑出來看牠；他們暗想，這是卡布爾去的。但是，他們錯了。飛機翱翔二週，降到衛戍處的上面，突然間，機關槍的彈雨慘射不幸的兵士。數枚炸彈投在衛戍處的泥屋上，一部分兵士被炸身死，其他均被崩牆壓葬了。祇留兩個活的，逃到鄰鎮西耶，格爾特，傳出這可怕的消息。在十分鐘的時間，一切敵人都被掃清了。

在這個時候，紅軍安靜地載在駁船和浮艇上，渡到阿富汗的河岸上去。西耶，格

爾特的衛戍隊的一百刀手迅速地赴巴太，格沙爾去視察一切的情形，但是，離河岸俄里的地方，遭遇紅軍機關鎗的射擊而殲滅了，第二天早晨，紅軍已直臨瑪薩里，什里夫城下。以下，請讀者聽這次冒險的目擊者的談話：

在瑪薩里，什里夫的蘇聯總領事回到莫斯科，他來拜訪我。以前他是個搭什凱特格柏烏的職員，因為我們的舉薦，外交人民委員會才委任他做領事。

「噯，請告訴，你們在那裏怎樣與巴察，沙卡烏打架？」我問他。

「哼，這件醜事我都記不清了。在我的生平中，從未遇到如在瑪薩里，什里夫這樣困難的情形。請想一想，誰也沒有想到預先通知我，我絕對不知道這會準備武裝干涉的事情。有一次夜間，突然傭人把我喚醒，說督軍差人來請我馬上去見他。我很驚奇這次深夜的邀請，但總是勉強穿好衣服去了。於路上，我看到武裝的兵士奔馳各處；有些地方站着土耳其明的馬隊。在督軍署的門前，幾如整個的軍營。我總是個不懂，怎樣一會事，在心裏三番四覆的亂猜。顯着內心不安神氣的督軍米爾沙，下西姆汗來

迎送我，在平時，我倆的關係算是好的。

「你，領事先生，時時向我確言你們對阿富汗的友誼關係，但是，事實上，你們的飛機和軍隊攻陷了我們的城池。」督軍戰慄地說。

「這大概是偶然的，有什麼誤會；假使，在貴國邊境上發生什麼事件，」我答，認為一件普通的邊境糾紛，「明天請你給我一個公文，我轉到塔什凱特去查究一下。」我答。

「什麼偶然的誤會，你們的軍隊已佔領西耶，格爾特，進攻瑪薩里，什里夫了，」督軍喊着。「我們二百個兵士已被擊斃，你還說什麼誤會。」

我聽到他的憤怒的話，不知怎樣回答。「我們與阿富汗人開戰，事先沒有通知我，現在，使我徘徊在這野蠻的土耳其人中。鬼知道，他們將怎樣對付我。」我為自己着急。

「我即刻吩咐情報者往邊境去打聽，怎樣一會事，我確信，這不過是普通的誤會。」

。』我說，匆匆地離開督軍署。我回領事館的路上，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了六個高加索騎兵跟隨着我，使我更相信，他們已把我當作抵押品了。

回到領事館中，我馬上報告關於我和督軍的談話。此刻已是早晨四點鐘了。開始發亮。突然，在肅靜的夜中，砲聲雷作，繼之以機關槍的呼號，我吩咐關閉我們的門戶，昇掛我們的旗子。射擊繼續到二個鐘頭，漸漸地逼近城垣了。時時可以聽到砲聲。最後，又發出一砲，繼着高呼的「烏喇」（註一）。後來，我知道，我們的大砲直逼城門，這一砲把牠打得粉碎了。步兵急衝入城，忘記了自己應假裝阿富汗人。所以在衝鋒時，他們還用老習慣的俄國「烏喇」。直到清晨八時，戰事已停止。城已被紅軍佔領，一部分阿富汗人逃到太石，古爾江那邊去，一部分躲避在鄰近的巴黑堡寨中。飯後，我到行營總部去拜會駐莫斯科的阿富汗公使古拉姆，諾伯汗。在那裏，我遇到軍事參議伯里瑪可夫。他邀我去遊玩全城，乘便，我們也看到建有古式砲台的城牆。有幾處還橫陳着未殮的阿富汗人的屍體。尤其是城門一帶，堆積着被砲火擊斃的衛城

大約計算起來，在瑪薩里，什里夫一役，阿富汗人死亡將近三千人，紅軍的損失實屬寥寥無幾。

蘇聯總領事這樣地告訴我。

這次屠殺的其他目擊者，在瑪薩里，什里夫的偵探管理部的秘密代表瑪特維也夫說：

「這次戰事是非常粗魯的，大家都不願以前禁止講俄國話的命令，佔領瑪薩里。什里夫後，街道上充滿了俄國的俚語。我們的飛機中是無禮之極，就是翼上的星都不遮蔽一下，每天飛到敵人的區域去擲炸彈。這並不是不可能的，外國人攝去這種照相，使得我們很難說話。」

「佔領瑪薩里。什里夫以後，我們的軍隊向前進攻太石，古爾江，更展開一副慘忍的繪圖。我，軍事代表，也參加到隊伍內去。佔領瑪薩里的第二天，我們就出發前進，經過了二天，垂手佔領太石，古爾江。我們軍隊在路上遇到居民，都格殺無赦，

使我們行軍的消息不致洩漏。因為這種政策，我們去攻打卡蒲爾，在佔領瑪薩里，里夫七天之後才被人知道。軍事部長西特，古西英很迅速地親率三千隊伍來抵抗我們。我們與他們相遇於太石，古衛江的後面，離格巴克不遠。在相隔機關槍射擊能及的距離，我們立刻射出猛烈的火力襲擊阿富汗人。目標是預先準備好的。人仆地如剝草一樣。半點鐘以後，西特古西英的軍隊敗退，竄逃到山谷中去，我們再用大砲射擊，打得他們落花流水。三千人只留一千人還不到。我們毫無停頓地向前進。屍體誰也不去埋葬。十天以後，我們依原路回來，屍體還半爛的放着。是的，應當這樣說，我們的傢伙真善於射擊，假若亞瑪諾爾能堅持康達格爾，於一禮拜之久，我們就可直逼卡蒲爾。」瑪特維也夫以可惜的口吻說着。

這都是屢經戰場的軍事家的話。就是他也覺得槍殺無辜阿富汗人民為慘酷。我在卡蒲爾的老朋友弗利特古特，他以前是瑪依明的領事，敘述這個時期阿富汗人的情緒

「我自基爾可夫起身赴委任的地方瑪依明去。我們在路上走了十天多。一般人民都善意地評論新王巴察，沙卡烏。尤其免蠲地租一事，農民熱烈地稱美他。亞瑪諾爾的改良，幾乎將回教消滅了，所以牧師更是他的明顯的同盟者，贊美巴察，沙卡烏是真正回教的復興主。但是，任何人，就是政府的官吏，那不相信新政權的鞏固。預期着有什麼新變化。

有一次，領事館的廚師來見我說：「莎巴，我離開此地的職務，因為，委任我為地方衛戍長官。不過請你暫時不要在我的缺上接受新的廚師。或者，一切都再有變動，我很願意地仍回來與你們做事。」我答應他，領事館的廚師職務再把他算一個月。小商人和手工業者漸漸成為新政府的官吏，開始學習政治和領悟政治的滋味。他們模仿舊官僚的風度，濫用職權來報復私人的仇恨。

有一次，由小商人被任為的外交部長在市場上遇到領事館的役人，喊他說：

「喂，黃利，瑪梅特，請告訴領事，今天準備着茶，因為，我要去拜會他。」他在

什麼地方聽過，拜會領事請吃茶和餅乾。

民衆對俄國本來是很好感的，但是，當蘇聯紅軍侵入阿富汗的消息傳到瑪依明的時候，萬衆一心，決定援助政府，驅逐異族出國。開始緊張地組織軍隊……但是，沒有出發。紅軍也只達到卡依巴克。斯大林得到亞瑪諾爾棄康達卡爾赴印度的消息，馬上命令紅軍退回。當紅軍退回，路過瑪薩里，什里夫的時候。全城貨棧的羊毛，搶劫一空。這是拿來補償蘇聯組織出征隊的損失。

斯大林的這次冒險是在一九二九年春天，就是建設蘇聯爲社會主義，謀工農經濟幸福的五年計劃的第二年。

讓每個工人，每個農民問斯大林，爲什麼他蒙蔽了人民和政府祕密地援助亞瑪諾爾——地主，資本家的代表，反對農民心目中的救主——巴黎，沙卡烏？請問斯大林在什麼條件上去幫助亞瑪諾爾恢復王位？爲什麼這次冒險地瞞蔽了蘇聯政府？

很難說，斯大林是否在俄羅斯勞苦民衆的肩膀上再準備或已準備好了的新的什麼

冒險。

(註一)「烏喇」是與高彩烈的呼聲。俄人往往用之。

第二十六章 領袖們清洗格柏烏

莫斯科「真理報」開始進行目前的清洗聯邦共產黨的運動已有一個多月了。黨內清白的熱心保養者每天在報章上發表療治的文章；怎樣清黨，才能使一般無用的分子完全驅逐出去，在會議上也爭論着清黨的方法。差不多整個格柏烏都忙於審查和準備懲罰這個或那個黨員的材料。辭員間互相晤面，專談目前的清黨。每個人都只關念着牠。

格柏烏的國外部也不能是例外，因為清黨，一切都緊張起來。職員們焦慮着，不知怎樣，清黨重視於那方面。部內的工作已失了常態。有一天早晨，我去辦公，看見了凱復爾客坐在政治的，經濟的，黨史的書堆上，他拼命地從書裡錄取摘要。

「你做什麼，可里？你寫報告嗎？」我問。

「有什麼報告！他準備清黨，如同專門學校的考試一樣。他怕被開除出去。」瑪卡爾耶譏笑地代他回答。

「是，當然嚇怕。你讀過昨天的「真理報」嗎？那裏寫着，清黨的時候應特別注意非無產分子和其他政黨轉入者，凱復爾客向瑪卡爾耶說：「你真不怕嗎？不怕，只是每晚在家裏咀嚼政治常識。」

「我想，清黨時將很重視的，不是學識，而是對工作的積極和努力。當然，社會出身也有作用的。」我說。

「那裏這樣！昨天朋友告訴我，在共產主義學院怎樣地清黨，問些馬克斯學說中最不易了解的問題。」凱復爾客回答。

「哼，那是共產主義學院，他們專學這一門，當然要知道。照我看，祇是簡單地把他們檢查一下。黨員中有沒有什麼傾向的色彩。」瑪卡爾耶說。

「真是奇怪，凱復爾客經過幾番思索後說，「今天你是共產黨員，世界革命的先鋒，戰士，格柏烏的負責人員，但是，明天你爲什麼小小事故，被開除黨籍，革職，與鄉愚爲伍，甚至於爲反革命者。」

「請放心，沒有嚴重的緣故不會開除的。」我說。

「這是什麼意思，不會開除！什麼都在中央監委會的手中。無怪有人說，蘇聯著名的化學家——斯太林，他能化友為敵……，如同他對付托洛茨基一樣，他也能化敵為友，如同他與米可揚。」凱復爾客說。

格柏烏的清黨日期已逼近了，職員們從什麼地方已經知道，格柏烏的清黨委員會的委員是中央監察委員可爾芝，滕里利西爾，菲里爾。還有人打聽到，委員會在滕里利西爾辦公室已開了二次會議，審查職員各別的事情。他們已寫成一張認為對黨不忠實的名單。格柏烏工作人員的情緒更加緊張起來了，每人都檢查自己過去的錯誤和着急自己的命運，實際上，黨籍問題並不是別的東西，而是麵包問題，工作問題，因為職員一旦開除黨籍，必定也失了工作。特別應當說明，格柏烏開除的職員，任何機關都不錄用。這是什麼緣故。第一。各種機關的指導人員都這樣地想，他既在格柏烏做過工作，一定與那裏還有聯絡，難免他將機關的缺點報告於格柏烏。若因逮捕而革除

者，更不雅觀。再者，格柏烏或者故意開除職員，恫嚇其他的工作人員不敢輕離。最後，格柏烏開除自己的職員，牠往往妨礙其他的機關錄用他。結果，失業的切卡人員都找不到工作了。

直到後來，格柏烏清黨的日子公佈了。委員會馬上進行各部的會議。國外部的委員會是由中央監察委員菲里爾，交通組主任白拉哥拉復夫和一位什麼紅色教授組成的。工作完後，大家被集於國外部的一間大房子裏。靠近桌子的後面，坐着菲里爾，灰白的，乾枯的，將死的六十五歲的老頭子。他穿着很髒的襯衣。在會議開始時，他就很不滿意地凝視國外部的職員們，他們大都到過外國，穿得很講究的。白拉哥拉復夫和教授坐在菲里爾旁邊。我們，職員們坐在委員會對面的許多椅子上。

菲里爾宣佈開會，音調含糊地說些清黨的任務如意義的短篇演講。首先，審查定期出國服務的職員。開始清黨很簡單，沒有發生困難。被審查者敘述自己的自傳，委員會探討是否與事實相符，接着，主席問其他的人們，對於被審查者有沒有問題。開

始，大家都拒絕發問題，每人都思慮自己的事情。他怕，假使他問別人，當審查到他的時候，其他的人一樣地要與他爲難。所以，大家共同緘默，相互保證。但是，祇審查過一二十人後，情形開始變更了。他們不客氣地發給問題，愈後問題愈多。

審查國外部的副主任——高爾伯。從他的話中可以知道，在一九一九年以前，他在烏克蘭是個社會革命黨員，投入紅軍參加內戰，一時曾被斯科拉巴特斯將軍逮捕爲俘虜。

「奇怪得很，你怎樣還活，那時斯氏槍殺所有的布爾什維克，尤其是猶太人。」羣衆中之一人發給這個問題。

高爾伯馬虎地敘述了一個婦人，似乎她救了他的性命，得免於死，經過幾個補充的問題以後，他的解答含糊地被認爲滿意，他算經過清黨了。

臨到了傑里利西爾的私人秘書雷伯直斯基。他是個體魄強健的拉丁人。喜歡運動而少注意黨的問題，他的履歷毫無可非議的地方。工人，一九一七年入黨，紅色保衛

隊。以後，參加切卡及現在格柏烏。但是，不幸得很，他是領導農村三人團的委員，因此，教授問他問題，他是否常往集體農莊去。

「我會到過莫斯科附近的蘇維埃農莊三次，」雷伯直斯基答。

「雷伯直斯基同志，我問你集體農莊，不是蘇維埃農莊。」教授重覆地說。

「這是一個樣的，」雷伯直斯基說。

「甚麼一個樣？你不知道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的區別？」開始考試雷伯直斯基的政治常識。結果是很不好。完全目不識丁的。

「同志們，假使我跟着滕利里西爾做工自早晨至深夜十二時，我還能做什麼？什麼時候我能準備？」雷伯直斯基嗚咽地申辯，恐怕開除黨籍。但是，沒有開開除他……

……有滕利里西爾在。

滕利里西爾的副手羅格諾夫敘述自己的自傳。自一九〇五年為布爾什維克。一九〇七年軍事組織派他出席黨的大會，但過界的時候，被沙皇政府逮捕。自那時起一直

到革命止，他坐了九年多的苦役牢獄。革命後釋放，羅格諾夫到了亞爾哈格斯克，並被舉爲蘇維埃主席。但是，米里爾將軍指揮下的白軍佔領了亞爾哈格斯克。布爾什維克退出該城，但是，羅格諾夫還逗留在那裏。白黨知道他是怎樣一個人，但沒有動他。而且，他竟可平安地發行報紙。

『白黨竟不會逮捕你，你不覺得奇怪嗎？』菲里爾問他。

『毫不覺得奇怪，』羅格諾夫囁嚅地說，顯出在來清黨以前會喝了酒，助助膽量。『奇怪，奇怪，』委員會間互相耳語。大家都發生了懷疑。還不是陰險家嗎？爲布爾什維克的理想會坐了十年的監獄，當牠成功的時候，他站在理想的死敵方面——白黨軍官。現在，他重佔國外部副主任的要職，指導偵探去反對昨天的主人——白黨軍官。這個人的腦袋如何地混亂不清。或者，他有這樣的混雜思想，誰能回答這個問題？大家都騷動起來，竟不願看羅格諾夫方面去。

『好吧，我們將特別同你談話。』末了，菲里爾說，把羅格諾夫的事情宕擱下去。

喚來另外一個。在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大戰時，他是奧大利軍隊中的偵探長，革命後，與烏克蘭人爲伍，參加反布爾什維克的戰爭，被捕爲俘虜。現在，莫明其妙地已成爲聯共黨員，而且服務於格柏烏的國外部了。這次正是派他到奧國去做秘密工作沒有幾天召回來的。不能去了，開除他的黨籍，革削格柏烏的工作。

以下一個也是派往巴黎做秘密工作的。能幹的青年，很好的同志。大家都親愛他。自十八歲他已投入紅軍，再轉到格柏烏。在審查中發覺他的父親是沙皇政府的警察廳長，他一心地證明他的父親祇是一個小官吏，而且，子女對於父親的罪過不能負責，這都是白費的。他懇求委員會的寬恕，懇請同志們的援助，結果也等於零。委員會把他的事情放在另外一邊。同志們都不好意思地遇到他的哀求的視線，幾天以後，他被開除黨籍，仍是那天晚間他與愛人同遭槍決。

臨到什特英伯爾格。他是活潑的青年，皮斯沙拉伯的猶太人。祇在不久以前他才參加國外的工作，管理羅馬尼亞的偵探事宜。

「一九二六年你在什麼地方？」主席問他，探聽他的消息。

「在羅馬尼亞。」什特英伯爾格簡單地答。

「以後呢？」

「以後，我到了比利時，在工廠裏做了六個月的工，從那裏轉往法國。」

「爲什麼你講這些國家。你只自去年起在格柏烏做工嗎？」菲里爾不明白地問。

什特英伯爾格低了頭，靜默無言。

「你不願意回答委員會嗎？」菲里爾堅決地問。

「是的，不願意。」什特英伯爾格答。

「可以說了，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高爾伯從位置上從他。『他是受了我們的委托，往這些國家去做秘密偵探。』高爾伯回答委員會。

如此延續不斷地走過委員會之前，約有二百個格柏烏的職員。他們的大多數——知半解的智識分子，許多其他政黨轉入者，——左派社會革命黨，猶太聯合會（註一）

• 在許多自傳中，有很多的曖昧的和令人可疑的缺陷，尤其表示出大多數對於政治是目不識丁的，就是最好的，也不過是粗知皮毛而已。聽了他們的自傳後，我不知不覺地發生這樣的感想，豈不是格柏烏的工作人員以自己的手段，方法，狡猾陷全蘇聯於恐怖嗎？豈不是外國政府提心吊膽地警備格柏烏嗎？這並不是黨的鐵牙，如托洛茨基一時高興地稱美格柏烏一樣，而是黨的腐敗的，廢棄的，暈庸的分子。在過去，不是陰謀家和冒險家，起碼就是官僚，鄉愚；他們與共產主義毫無相關的地方。國外部的職員都曾經特別的選擇和特別的準備過的。格柏烏這部的隊伍都站在最前線，敵人的營壘中，帝國主義國家中及後方而奮鬥。照理講，這部的人員應該最機敏和最堅決，但是實際上，反而有不識字的。由此，就可臆料格柏烏其他部門的職員怎樣？比切卡地位為低的其他蘇維埃機關的黨員程度怎樣？

從此，自然發生別的問題。假使，人的質量如此不良，蘇維埃政權，尤其是格柏烏究竟靠什麼東西，什麼人呢？為什麼格柏烏的工作做得如此驚天動地呢？這樣的問

題我屢屢想着，或者，清黨以後，正不只我一人如此呢。

我想，長久地想和靜默不言，正因為現出這樣的顧慮，懷疑我的地位在蘇聯已跌落千丈了——在地窖中或在格柏鳥的監獄中。或者，這還是過奢的希望。我很知道，是否給我坐牢還不得而知。如斯太林中央所表示懲罰散佈反對派的奸計者的辦法，我就是坐牢已成疑問。對我只能依照切卡工作人員的公式：「切卡工作人員應死於敵人之手或格柏鳥之手。自然的死法是不可能的。」

（註一）猶太聯合會（Bund）成立於一八九七年。屢次加入俄國社會民主黨。革命後，大部分會員投入聯邦共產黨。在現在蘇聯境內已無其組織。在國外的組織則受第二國際指導之下。

第二十七章 「活人」死了

雖是格柏烏得到消息，在新選舉中，英國工黨得到了勝利，牠對蘇聯將比保守黨爲友誼，但是，歸根結底地說，英工黨與其他政黨仍爲一邱之貉，也將擁護英帝國的利益，或者，還能得到更好的成績。格柏烏的使命是被壞這龐大的帝國，因爲只有完成這個使命，才能解放東方數千萬人民政治的，經濟的壓迫。這個使命的第一任務是認爲打擊英國的主要生命線——印度。爲要預備這個打擊起見，無論如何都要派代表往印度去。他們正選擇到我，因此，滕利里西爾向我提議到印度去做格柏烏的秘密代表。

出發的計劃已商榷如下：我須要扮作波斯的亞爾明商人往埃及去，乘機與海關上的亞爾明商人發生聯繫，由他們的幫助往孟買去。反探部已爲我準備了波斯的護照，只是必需的簽字尙未領到。路費——我也已領到五百元一張的一萬元鈔票，放在我的袋子裏。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是值得我紀念的一天。這天早晨我到格柏烏去，繼續與格柏烏東方部新主任辦移交事情。我到了路微遲一點。我已走出升降機。順着走廊到自已房間去，感覺到什麼不如意。今天走廊上太蕭條了，在平時，有許多職員徘徊着。我走進辦公室，看見明斯基坐在桌傍。

「好嗎，耶莎！你怎麼樣，頭痛嗎？」我問。

「不，沒有什麼。昨天晚上你在什麼地方？到處找你都找不着。」明斯基問。

「我在電影院裏。怎樣，發生什麼事情嗎？」我問。

明斯基一點也不回答。只在幾分鐘後，他才向我說。

「去，格里莎，吃早飯，二個人去談。」他以不堅決的聲調向我提議。

我們走出走廊。偷視四方，覺得一個人都沒有，明斯基對着我的耳朵低聲地私語

「你知道嗎？白留姆金被捕了。」

「你說什麼？爲什麼？」我吃驚地問。

「事情是這個樣子，他在君士坦丁堡與托洛茨基發生關係，利用我們的機關與蘇聯反對派相聯絡。他想擴大自己的小組織，麗莎，高爾斯卡耶也拉攏在內，但是，她出賣他，所以白留姆金昨夜被捕了。請勿告別人。這是秘密的事情。滕利里西爾曾吩咐過，在格柏烏機關中，誰都不應知道這件事的。」

我什麼都不能回答。我已由驚懼失了說話的本能。被捕的白留姆金是菲里克斯，迭爾仁斯基的親愛者。他是刺殺駐莫斯科德國公使米爾伯赫伯爵的兇手。二月以前，白留姆金從近東做秘密工作回來，明仁斯基親自邀請他吃飯。但是，現在他坐在格柏烏的地窖中。在不久以前，他的大名編纂在「新蘇維埃百科全書」裏，——是的，就是在清黨前二天，滕利里西爾自己還認他是忠實的，最好的切卡工作人員。前第三國際的主腦莫諾托夫和瑪諾依夫斯基都很重視他的關於東方情形的意見。他是拉狄克的常客。他還住在金錢巷下野的部長盧那恰爾斯基家裏。但是，現在他在牢裏……這真是

一件難以相信的事情。

我同明斯基回到辦公室來。他重坐在桌子的傍邊。此刻，他是個悲傷的小矮子。矮小到這個田地，如同仍是這個白留姆金稱呼他爲「格依奢依」。

「誰去逮捕他的？」我問明斯基。

「事情發生夜間二點鐘。尋找任何那個部主任來執行這個任務，但是，除了黃耶，克柳恰也夫以外，誰也沒有找到。他與幾個軍事代表一塊兒去的。現在，我才明白，托洛茨基的兒子從什麼地方能常常知道我們從君士坦丁堡派出的祕密專差。顯然地，白留姆金告訴他的。」明斯基繼續地說。

我還沒有坐下。我很想知道關於白留姆金的一切詳細情形，所以，我起身去找國外部的會計克柳恰也夫，我與他一向有友誼的關係。我看見他愁眉感額地坐在自己極小的房間裡，那裏放着火燒不壞的保險箱。他沉悶地填寫莫斯科好住宅的表單。

「你好，黃耶，爲什麼你今天這樣的灰白？」我問，想從遠遠地引起我願意知道的

問題上來。

「是的，我覺得自己有點疲倦，」他曖昧地回答。

「那有不疲倦，整夜沒有睡覺，」我指出。

「這從什麼地方拿來的？」懷疑地凝視我，克柳恰也夫問。

「不必假裝了，大家都已知道白留姆金已逮捕。最好，請你告訴怎樣一會事。」

我馬上轉到公開的談話。

「是的，這是事實，告訴你吧，」經幾度思索後，克柳恰也夫開始說。「我們於夜間一點鐘到了白留姆金的住宅。我一個人到了上面去，但是，他不在家。只在我走下來，站在街道上的時候，看見一架開來的摩托車，那裡正坐着白留姆金和麗莎，高爾斯卡耶。白留姆金一見了我們，馬上猜到怎樣一會事。因為，我們未及到他的車，她已回身疾去了。我也跳上車去追他。摩托車行駛在空馬路上，真如鬼神一般，但是，你也知道我們的汽車的速率。在畢特拉夫斯基花園，我們已追到他們。白留姆金覺得

不能脫逃，停止了車，走出來向我們大聲地說：「同志們，不要開槍，屈服吧。黃耶，帶我去見滕利里西爾。我異常地疲乏了。」他向我說。以白留姆金仍上摩托車，那裡還坐着高爾卡耶，他說：「喂，再見，麗莎，我已知道，你出賣我了。」他只說這幾句話。在回格柏烏的路上，他只顧靜默地吸煙。是的，耶莎是個好人，但無故地失敗了。」克柳恰也夫最後地說。

我們靜默地繼續坐着，思慮各人自己的心事。電話鈴驚醒了我們的沉默。克柳恰也夫拿了聽筒，馬上轉給把我。這是明斯基給我的電話。吩咐我即刻去見滕利里西爾。

「喂，阿格比珂夫同志，滕利里西爾開始對我說，這次顯出憂愁的神氣。『你將派到印度去，你大約總知道，與白留姆金發生的事情。他在近東手創的組織。現在無人指導。你應當馬上往君士坦丁堡去，接受秘密的代表。你好好地考察一下，海關職員中誰應當革除，誰留下來。我們將派亞克西拉達去幫助你，他在我們的事業上雖

將是一個無經驗的人，但是，他非常謹慎，且懂得他們的話，讓他經過埃及去。在西里和波里斯丁都有我們的人，希望你起身後二個月能圓滿我們的正確工作。」

「關於我們的任務，我也不將多說，」他繼續着，「你既指導一部的的工作，當然總知道。在這個時期，我們非常地重視波里斯丁的事件。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衝突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機會，因為，英國政府必定偏袒某一方，因此，就有被凌辱的一方，我們就可容易地利用他們反對英國。在戰略的觀點上，波里斯丁是很重要的，因為，萬一與英國衝突，從紅海破壞航海路綫於我們有很大的幫助。在自己工作中，應當記牢，我們工作的主要任務是應有這樣的結構，就是在戰時一切的機關能發揮效力。我想，就是只許多。至於印度，還須等待一個時候，現在這個國家裡，我們還不進行工作。最後，請記牢，我對你抱着很大的希望，請小心地作工吧。」

在這個時候，滕利里西爾的秘書走進辦公室，報告從獄中轉達的關於白留姆金願意他的請求。

『我們還有什麼話好說？轉告他，此刻，我已不可能了。』滕利里西爾回答。

『是的，這是白留姆金關於我們偵探情形的紀錄。看一看還給我，』滕利里西爾再向我說。『就是這樣，請下星期起身。』他與我握了手，我也就走出辦公室。

給我的報告式的記錄是從二十七頁開始的。牠開始寫着：「現在，結束了政治方面的活動，轉到做格柏鳥的工作，不顧自己的猶疑不定，我還是清白地，赤心地去做的。（啊！若是我的黨面目能像我做格柏鳥的工作一樣的清白就好了。）」記錄上填的日期是八月八日，就是逮捕白留姆金的前一禮拜。我和其他同志一樣地願意知道在頭二十七頁中寫的什麼東西。我們由其他的篇幅中看到牠已經承認錯誤和懺悔，但是怎樣和什麼形式，我們雖是四面八方的設法，都無從得而知之。我們在格柏鳥中誰也沒有看見這些頁數，大概立刻將牠們轉給政治委員會斯太林了。在那裡此時決定白留姆金的命運。

只在十二月，那時我已在君士坦丁堡，從一位將到我此地的亞克西拉達口中知道

白留姆金的命運。格柏烏委員會議決把他槍決了。不久以前，我收到莫斯科寄來的私信。一位朋友的信上寫着，白留姆金在東方作工的假名是「活人」：

「這樣，我的朋友，「活人」死了，但是，他的事業存在着，且牠留在你的手中。」——他寫着，將列甯死後，中央提出的口號變更一下。——他「活人」與世永訣，而有意外的鎮靜，不愧爲好男子。他撕破眼上的包布，親自指揮紅軍：

「唾棄革命吧！」

第二十八章 莫斯科——君士坦丁堡

出發到君士坦丁堡去，我的波斯護照上還須有土耳其領事的簽字。我們想經過在莫斯科的波斯公使達到目的，但是，沒有結果。所以，我不得不親自到土耳其領事館去。

穿上時髦的衣服，戴上波斯人的帽子，我往格柏烏去。本來，值日官都很熟識我的目容，以前進出都不查問出入證，在這次他看到我的帽子，驚奇地攔阻我，要求檢查我的出入證。我走上了樓，一直到克柳恰也夫那兒，在他的錢櫃中還保留着以前沒收的各種金器。我揀了幾個粗鏈子的金錶，香烟匣子，二個寶石戒指，一統拿來裝飾身上，扮作波斯富商的樣子。以後，我坐了汽車往土耳其領事館去，在領事館中沒有其他的會客，所以，沒有任何延擱我就會見領事了。

「有什麼貴幹你須往斯太姆坡去？」飯事間，翻閱放在他面前的護照。

「商務上的事情。我從波斯運大批的毛氈到斯太姆坡去，現在尙未脫貨，所以我

想親身去一次，把這件事情完結了。」我用土耳其話回答，在我的話中混入幾個波斯字，使他不曾懷疑我的波斯國籍。

「以前你會到過土耳其嗎？」領事連着問。

「沒有。屢次想往，都未實現。」我答。

「你在土耳其認識誰？」領事繼續地問。

我告訴了他幾個在斯大姆坡的有名的波斯巨商。

「除了護照以外，你還有其他的證明文件嗎？」領事問。

「當然，當然，只是身邊沒有帶來。」我毫無躊躇地回答，雖則反探部除護照外，什麼也沒有準備。

「那末，請你把其他的證明文件帶來，我再決定簽字的問題。」領事說。

「很好，請告知，只是信件還是證明我與土耳其有實際聯繫的一切來往文件都拿

來？」我問，裝作不懂得領的要求。

『不是，我不需要信件，而是證明文件。例如：洗禮證書及其他足以證明你個人的文件。』領事解釋着。

『那是請原諒，你還懷疑我個人的來歷嗎？』我以很不客氣的聲調問他。『此地波斯公使館很清楚地知道我，（反探部已使在波斯公使館的偵探遞送關於我的公文於土耳其領事）再者，幾十位波斯富商部能證明我，假使你允許的話，我立刻喚二個熟識者來到此地。』我提議，伸手去拿在領事桌上的電話。

談到此地，我同時暗想：如果領事突然贊成我的提議。我將怎樣辦呢？我打電話到什麼地方去？難道還格柏烏！但是，這都不會的，我正確地計算着。領事竟上了我鈎。他想了一下，還是叫我拿錢去簽字，十分鐘後，我袋子內放着手續完備的護照，回到格柏烏去。

第二天，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我從白連車站往奧得薩去。穿得如拜會領事一樣的闊綽，帶着格柏烏給我做工的一萬元，我在出發的車站上就開始裝作波斯商人

的花樣，使得到了君士坦丁堡，能成爲習慣。在第二等客艙整齊地動搖中，手拿着琥珀珠亂數，我沒有想到將來的工作，只是回憶過去在莫斯科的生活。我很喜歡能離開那裏，我同他人一樣，可以不參加十一月七日的政府閱兵禮。還有，我可以避了讀真理報社論的報告；罵左派，罵右派，誓言只有黨的中央委員會是依里赤遺囑的保存者。宣誓，再來個五年飢餓，——我們趕過美國。

在客艙中，除我以外，還有二位乘客。似乎一個烏克蘭人和德國工程師。他們到基葉夫去，大約在某糖廠裏做工，因爲他們一路上完全談糖蘿蔔的出產和蘇聯的糖政策。但是，我完全沒有去聽他們。我很興趣地唸那本從書架上拿來新譯成俄文的里瑪爾克的「西線無戰事」。

清早，我到了奧得薩，打聽到只有第二天往君士坦丁堡的船，我就宿在「大旅社」裏。茶房從填滿的履歷上知道我是外國人，要求我的護照，幾分鐘以後，我暗笑地看見他由我房間裏跑到本地格柏烏去。我知道這種規矩，每個旅館的茶房都必須馬上

宿在他們那裏的外邦人報告於格柏烏。

雖是已經深秋的天氣，南方的太陽還是暖 and 地照耀着奧得薩。因為無事可做，我決定去遊城。我在奧得薩的最後一次是一九一七年，那時已開始二月革命。此刻還記得，雖經過了三年的戰爭，奧得薩還是熱鬧的，愉快的，繁華的城市。現在我已不識舊的地方。城市竟蕭條得可怕。有些地方常遇到愁眉感額的過路人。商店幾乎完全關閉了。有幾處只裝飾着以烏克蘭話編成的合作社廣告。我走進往年的「芬可」咖啡館，現在已改為合作社的飯堂，吃了午飯。一切都是便宜的，骯髒的，不能下喉的東西。在奧得薩玩得日子似乎無限止的長。一種悲傷的情緒襲擊着我，我明白，我將離開父母之邦，但是，我覺得此地的一切都是異鄉的風味。我願意即刻離開這個城市，但不往海洋走，而是回到莫斯科，我願回到格柏烏，告訴他們，我不能去做格柏烏的工作，因為我已不相信這個事業。但是，我想，他們一定要嘲笑我，說我怕去做秘密工作，我是的懦弱者……為要免除這些胡思亂想，我先時就到了碼頭。俟護照和行李經過

一番麻煩後，我就登上蘇聯「趣趣林」號輪船。我與外國人一樣，經過各種麻煩的手續，因為地方格柏烏不知道我是什麼人。在晚上五時，警笛放出最後的一響，我們慢慢地離開碼頭了。

出乎意外的，我在船艙內竟遇到一位在塔什開特的舊友。當未感覺到寂寞以前，我們還不易彼此互相會面。他告訴我，他現在在第三國際做工，此次派往巴勒士登去，那裏此時正慘演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流血衝突。

「你也是一個人去嗎？」我問。

「不，我扮作被蘇聯政府驅逐出境的猶太民族主義者，老婆同我一塊兒去的，她也在第三國際做工。除此以外，還有一位往土耳其的，不過，他沒有任何證明文件。所以匿跡於船上水手中。到了君士坦丁堡，他將秘密上岸去。」我的朋友說。

十月二十七日清晨四句鐘，可以看見波斯夫爾山崗。船停於檢疫所，一直到了中午，我們才到了波斯夫爾。輪船的一面，逗留著許多划船，另一面，警察的小汽船。

開始檢查在尹士坦丁堡登陸的乘客證書。警察長檢視了護照，打上戳印，仍舊還給原主。我的護照未宣佈理由而被扣留了。乘客們都慌張地轉乘停在輪船傍的小艇去了，而我還是站在甲板上，期等我的護照，因為護照已被長官送上岸檢查去了。大約過了一個鐘頭。從岸邊來了幾隻載着人的小船駛到船邊。他們是蘇聯領事館的職員和外交情報員，他們走過我到船長的房艙裏去。他們之中有一位格柏烏的副主任凱爾特芝，還是我在二個月前派他到尹士坦丁堡來的。其中有些人認識我的面容，看到我微笑一下，暗想道，我居然公開地來了。但是我看到他們，都迴避着，裝作不認識任何人的樣子，他們也知道有什麼不利的事情，走過我，當作一個不相識者。

時間不斷地過去。但是，我的護照還沒有來，船上差不多已沒有人影，我萬分地焦急自己的命運。我並不是怕土耳其人把我逮捕，但是，他們可以拒絕我上岸去，使我仍回到處心積慮想離開的蘇聯。最後，警察長轉告我可以上岸。我的護照已交到旅館中。我的內心非常的不安，同時又受了土耳其規矩的一肚子的氣，我走進了城，宿

在「倫敦」旅社的一間客房內。

這樣我到了君士坦丁堡。但是。怎樣一種情形呢？警察把我的護照扣留，顯然地有什麼地方懷疑我。在城市中我誰也不認識，沒有朋友可以幫我的忙。請求正式的代表幫助是不許的，因為很易使事情失敗。怎樣辦好呢？假使，警察突然向莫斯科土耳其領事訊問我的情報。假使，明天提到警察局去質問，我的貨物，我的熟識商人在什麼地方？是的，目前情形全是不吉利的。到了晚間六時，我決定自己整理一下，究竟怎樣，將來總會明白的。我吃完飯，走出旅館門，天已暗黑了。此刻我必須買些什麼東西。尤其我的皮鞋需要換一雙，因為牠有「敏捷」商標，很易看出莫斯科的出品。再，我也沒有錶，需要買一隻。當自莫斯科出發之前，我也依照習慣，把自己的錢贈給一位格柏鳥的朋友。往外國去以前，分贈東西是這樣的一種習慣。在外國很容易購到，但是，在蘇聯什麼地方有呢！

「我不知不覺地由祕爾乘電車到了卡拉特，商舖的陳列棚到處鮮美地閃耀着。我

站在一家錶店陳列棚的傍邊，凝視各種陳列着的錶。忽聽到舖內亞爾明人的話。這是老板和女店員的談話。這樣看來，他們是亞爾明人，她也是亞爾明人。我踏進店內，用亞爾明人的話請他給錶把我看。我擇了一隻錶，費了二點鐘的工夫，付與比價格貴二倍的錢，但是，在買錶的過程中，我與老板結爲朋友。第二天他邀請我吃飯了。我在君士坦丁堡就是這樣結得第一個朋友。第二天我們共餐在附近的飯館內。我請他吃飯，可以說是很闊綽的。飯後，喝了鮮美的葡萄酒，我告訴他關於護照的糾紛。

「啊！這是小事情，我在警察中有許多當事的朋友。明天早晨一塊兒去，我一統把你辦妥好了，」我的新朋友安慰我。

早晨，我們坐了汽車，直駛警察第一分局去，因爲那裏扣留了我的護照，分局長竟是相識商人的朋友，他叫他到一邊，告訴他關於我們來的目的，而且添上說，他早就知道我是個有錢的，忠信的商人。他還把我介紹分局長，局長很抱歉地陳述自己的理由。

『請原諒，我們扣留了你的護照。你知道，目前有許多布爾什維克由俄國來到我們土耳其，因為你是路過莫斯科而來的，所以陷在嫌疑之中。現在，愛芬琴（我的朋友）既然介紹你，我吩咐把護照馬上送還你。』局長向我說。

我給相識的商人二張二十元的鈔票，請他轉交局長，聊表感謝之意。我雖不知道他給他多少錢，但使得局長更信我的富豪，實為無庸疑義的事實。

『愛芬琴，你們不須再來到此地。一點鐘後，我將護照送到你們旅館裏去。』他說，握着我的手。

實際上，我未及回旅館，警察已把護照連簽字送到了。領到了護照，我很揚揚得意。現在，我不致被捕和被逐了，——我想。那末，應當開始工作了。

第二十九章

法利達和赫，克爾

自我到了君士坦丁堡已有一個半月了。在這個時期中，我足足做了許多事情。此刻我已是在卡拉特出入口公司的老闆。我的辦公室的壁上掛着土耳其總統凱瑪爾和波斯王雷沙汗的照相。的確，此刻無所謂貿易，已是提高我的威信，如同一個有能力的商人而已，因為目前市場的停滯，任何貿易部要虧本，然而，我未曾吃虧一點兒。在辦公室中，打字機的女工機敏地敲打玲瓏的小機器，編成許多信件，寄到德國，英國及法國的貿易公司去，這些地址是我從報紙的廣告上抄下來的。我的辦事人員竟日奔走城中，打聽各種出賣貨物的市價。有時遇到相熟的商人，客氣地招待他們一番，他們也時時來到我這裏。

開始組織秘密格柏烏是這樣的情形。

現在，我和本地格柏烏的正式代表發生聯繫，他在蘇聯領事館當軍事參議，他的名字是那烏莫夫。我和莫斯科往來的文件都須經過他。格柏烏給我的信中有一封如下

的訓令：

「最近發現土耳其政策有朝西的傾向，所以在安哥拉有組織偵探工作的必要，注視土耳其政策的將來發展。嗣因莫洛脫可夫斯基離開希臘，海關的偵察工作無人指導，因此，請你兼指導希臘的工作。亞克西拉達已離歐赴埃及去，他將回到君士坦丁堡，與你會面。爲要加緊你的區域的工作，我們認爲你必須將亞克西拉達留在君士坦丁堡，在土耳其或希臘做工，當你的助手。」

後來，亞克西拉達來了。我們與他在卡拉特連接祕爾的地道車站上晤面。短小的身材，鮮紅的臉，時髦的眼鏡，他穿着一身豔麗的衣服，從遠遠地看到我，微笑了一下。我也異常喜歡他的蒞臨。我裝作本地人，不說俄國話已有二個月了。現在，如我與誰談話，都引起一種印像。再者，亞克西拉達必定從莫斯科帶得新消息來。

「好嗎，首先請說，這次你用什麼名字旅行的。」我走近他問着。

「法利達和赫，克爾，奧國公民，近東天姆柏爾出口公司的代表。」他向我笑着，

把自己的護照交給我。

「我，尼爾西司，阿夫新耶，波斯公民，商人。」我用聲音回答他，以替代護照。

「到什麼地方坐坐和談談吧，」我向他提議。半句鐘以後，我倆坐在祕爾的一家酒館裏，喝一瓶紅色的葡萄酒。

「陵，首先請你自頭至尾地告訴這次的旅行，以後我也講，」我向亞克西拉達說。

「第一，你怎樣出發的？」

「我一路風順。由莫斯科到里加我用法利達和赫，克爾名字的奧國護照。其他同樣的文件放在身邊，當作預備者。一到了里加，我馬上用其他的文件，這樣可以洗清在蘇聯的痕跡。在里加，我的叔父台依台巴爾，木材工業家，很優渥地招待我，在將來他幫了我許多忙。」

「他知道，實際上你是什麼人和爲什麼奔跑各地嗎？」我發他問題。

「怎樣同你說才好？我向他說明，我往埃及去是爲科學的目的，並因其他種種的原因我改了姓名和國籍。他似乎已經相信；但是，你知道，他——老奸巨滑的猶太人。大概他總亂猜了一番，尤其問得很多。我在里加過了猶太人的節期，亞克西拉達連續着，「親戚之多，竟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們盡力地幫助，只要他們能力做得到。因我的請求，叔父允許我爲他自己公司的近東代表，他還同我到本地英國領事館去登記，因他的幫助，我得到往土耳其，波斯，巴勒士登的允許。還須領往埃及的允諾簽字，爲了這個目的，我必須往柏林去，那裏才有埃及的公使館。爲了這些奔走，我逗留在里加二個禮拜。再，叔父把我介紹與當地的挪威領事，我與他結得很好，有時他邀我去作客。有一次我在他的辦公室裏，看見桌子上放着一包純粹的挪威護照，我竟爲之轟惑，偷了一張放在袋子內。我已把這張護照帶到此地，或者，還用得着。」

「算了吧，關於埃及的事情怎樣？你得到往埃及的允諾簽字嗎？」我問。

「啊！這件事情弄得我真麻煩。到了柏林，我就往埃及領事館去領簽字，但是那

裏同我說，他們必須預先請問卡依爾。只好付了電報費，希望早早地得到回覆。這還不能算做難堪。領事館的書記是個德國人，他曾居留過我護照上所載的出發地點。他問了許多討厭的事情。拼命地敷衍了他的問題。埃及領事的簽字領到後，我內心不安地經過了巴黎和馬賽。試想一想，我生平未曾到過巴黎一次。以後，我決定經過斯太姆坡來會你。」亞克西拉達說完了自己的漫游。

「喂，你爲什麼來到這裏，既然往埃及去，又何必離開那裏。」我說。

「爲什麼？什麼事情？」亞克西拉達不清楚地問。

「我承認，我自己不知道怎樣一會事。莫斯科命令我接受希臘和安哥拉的指導工作，因此，吩咐把你留在此地，做我的副手。」我答。

「是的，我們之中發生了一般可驚的事情，」亞克西拉達思索地說。「在我啓程之前，有這樣的風聲，似乎滕利里西爾贊成右派將被革除職務和大體上已決定改組國外的機關。黨中有人說，格柏烏委員會完全擁護布哈林，托姆斯基，似乎中央政治委

員會已叫明仁斯基，亞哥特，滕利里西爾去查問，但是，我們的領袖是洗冤了。格柏烏最大的功績是那件事，就是偵探——作能打聽到布哈林與卡明也夫的談判，他們偷到了卡明也夫的日記本，因為這樣，斯大林纔能使布哈林和卡明也夫屈服，「亞克西拉達說着。『是的，忘記了告訴你，白留姆金已被槍斃了。這是莎松諾夫在柏林告訴我的。』他增加上去。

『這些事情我都已知道。人家從莫斯科寄信把我了。既是這樣，你不反對在此同一塊兒做工嗎？』我問亞克西拉達。

『是的，我很喜歡。我準備到埃及去，曾用了許多氣力和金錢，現在都白花了。其實。這樣對我還好些。大家在一塊兒又快樂又平安。』亞克西拉達已高興地回答，他就是這位法利達和赫·克爾。

第三十章 在德國偵探之旗幟下

自亞克西拉達來到此地，差不多已有一月了。因我已打開門路和廣有聯絡，他比較很快地就可在君士坦丁堡公開了。我到處介紹他當作我的同事。這樣一來，我們的地位日臻於鞏固。目前應當開始工作了。我在什歇里區租了一座單獨的房子，裝置簡便的照相室。在最近的將來，我們要裝設無線電機，以便同莫斯科發生直接聯繫。現在，須要進行招集密探的工作。我們討論了一般的情形，把所有的熟人都估量一下，我們決定注意愛爾瑪亞這個人，他是我們相識之中的一位商人。

灰白的頭髮，資本家的大肚子。他已是六十歲的老人了。他很善於應付環境。他在君士坦丁堡做了三十餘年的商人，熟識社會上各階級的人們。他雖有大胖子的溫謏態度，但他是亞爾明人中的最狡猾者；經過各種遭遇以後，他在土耳其不僅生活有了保障，而且是很富有的。他在商界的名譽是壞得不堪。從各方的觀察，我們得到這樣的結論：愛爾瑪亞的唯一嗜好——錢。爲了錢，他準備出賣一切。這些都是他的「特質」。

「，因此，我們就揀取了他。」

我與他已有了友誼的關係，所以，收羅他的任務也我自己承當。有一次請他到飯館吃飯，談了許多空話以後，我把談鋒轉到爲我所注意的問題上。

「我願意告訴你，愛爾瑪亞先生，我有一位朋友法利達和赫·克爾，經營商業兼服務新聞界。他是在柏林的一家大報館的通信員。他來到此地，很想找個熟悉本地的人，可以幫助他收集報上所用的各種新聞材料。你知道有這樣相當的人物嗎？」我問。

「爲什麼沒有。可以找到這樣的人。不過，做工要有報酬。」愛爾瑪亞回答。

「當然，克爾將要給錢。你知道，德國人是很靠得住的。照我所記得，在這件事上他撥出一百至一百五十元的數目。」我說。

愛爾瑪亞的眼睛都紅了。他已嗅到這個香味；顯然地，他正在思索，如何自己吞下這塊甘香的禁嚙——每月一百五十元。我決定幫助他。

「你自己承當去做怎樣，愛爾瑪亞先生？誰能及你熟悉土耳其的事情和誰能及你

有這樣廣泛的社交？我個人非常喜歡把你介紹克爾，可以給你工作。都不必說那些，你如何地幫助我們的商務，我很願意把這筆錢歸給你，歸給亞爾明人。」我說。

「哈，我很滿意地去擔任這種工作，希望我能做得比任何人都好些。」愛爾瑪亞說

「那很好，在我這方面，我盡量為你設法，使克爾能將工作把你。只是請你簡單地告訴一下，你有些什麼聯繫，我可同克爾說明。」我問他。

「第一，我與土耳其警察有很好的聯繫，一個政治警察分所長——完全在我掌握之中，我問什麼，他都能做到。再，我差不多與在君士坦丁堡的所有外國公使館都有相識，從那裏可以得到重要的消息。」

「你講什麼？就是布爾什維克也可以嗎？」我問

「是的，布爾什維克也可以。除英國人以外，我到處可以得到消息。或者，克爾願意知道亞爾明人在土耳其的活動，那末，我也有一位為亞爾明主教的朋友，總之，

什麼地方要人，我都能找到。」愛爾瑪亞回答。

「是的，我也這樣想，你有很廣的聯繫，能比別人做得好。尤其這一點，你能得到布克爾克維的消息，這是很重要的。照我所懂得克爾的話，德國人非常注意布爾什維克的工作。」我說，使他懂得克爾是爲德人做事的。

談到這裏，我們停止了。約定二天後我到他家裏去，告訴他關於我和克爾談話的結果。

禮拜五我往愛爾瑪亞家去。他與我住在同一什歇里區，相隔不遠。很可以看出來愛爾瑪亞着急地等候我，因爲我一進客堂，看見一些裹好請客的東西。很快地給咖啡把我們，留我們二人在房間裏。

「一切都圓滿。我與克爾談話，盡量地把你吹牛皮。他馬上就同意，請你替他作工。我已達到每月給你一百五十元的薪水，除此以外，他說，如果工作做得好，他再增加薪水。最重要的，是使柏林滿意。」我說。

『我非常喜歡。湊巧昨天來了一位警察中的朋友，我已吩咐他收集克爾所需要的新聞。』愛爾瑪亞說。

『那好極了。從警察開始做起吧。到處有自己的人總不會吃虧。現在，請他把他遞送安哥拉政府內務部的呈報書給你讀幾個鐘點。大概那裏找得到克爾所需要的消息，』我向他提議。『喂，我已把你第一月的薪水帶來了，』我連着說，抽出一個紙夾，『只是我們應當先通知幾個消息才好。你必須揀一個假名，以後你的報告和領錢的收條都簽假名，除此以外，克爾問你拿二張照片。』

『我湊巧有照片，』愛爾瑪亞說，站起來從抽屜內拿出二張照片，『至於假名，你都想得很好，不然，使我落款發生了困難。我取個假名馬拉亞吧。』他答。

『好，請寫張領錢的收條和在照片上書上你的假名。』我提議。

把收條給我，愛爾瑪亞計算我給他的錢，好好地放在隆起的紙夾內。此時他這樣地看我，完全懷疑我從克爾拿來二倍以上的錢，將一半放在自己腰包裏，作為中間人

的報酬。我懂得他的猶疑，只好暗中發笑。讓他想吧，這樣還好些。讓他想——我這個中間人；讓他同樣地想，把德國人做事……少危險，而多成效。

在真理上說，愛爾瑪亞做工並不是受了威脅，而是利誘。他做了工，領了完全的薪水。但未等到增加。克爾很快就往莫斯科報告去。我……我到巴黎了。關於這點以下再敘。

第三十一章 在二條火線的中間

已經是深夜，在我的房間裏敍集了我，當地的格柏烏代表愛慶哥，那烏莫夫，前在希臘爲格柏烏代表的莫洛脫可夫斯基，他是新從莫斯科來的。我們召集開會。愛慶哥是個穿得很時髦的青年，很喜歡聽留聲機，家中常常充滿了歌舞聲。莫洛脫可夫斯基湊巧相反，疲於工作，深於思索的人。

「阿格比珂夫，你不止一次做過代表，你懂得我較他人爲深。在希臘組織格柏烏工作，我曾費了多少氣力，突然，又令我丟棄一切，回莫斯科去，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允許把偵探工作轉交你，他們根本願意聽天由命。現在，莫斯科堆滿門外漢，完全不懂得工作。他們是官僚，不是切卡工作人員。試想一想，難道可以丟開這樣的來源，如亞或？及軍事部的一切偵探？如果他們親自去徵收過一個來源，那時才知道寶貴了。」莫洛脫可夫斯基忿怒地說。

「好，你在希臘的偵探工作轉給把我，你想怎樣辦？」我問。

「照我的意見，我給你口令和通行證，你親自往雅典去，與那邊的密探聯繫起來。以後，與他們發生通常的聯絡。」莫洛脫可夫斯基提議。

「這都很好，但是，不要忘記，我在土耳其還沒有多少時候，工作都未鞏固，若是我走了。除此以外，我沒有相當的理由往希臘去，所以我的行踪易引起嫌疑。」我異議地說，不願更積極地參加工作。

「那末，你將怎樣辦？」莫洛脫可夫斯基問。

「我想，假使那烏莫夫去接受工作，那還好些。當我未把工作鞏固以前，他暫時與他們發生關係，以後，再轉交我指導。」我答。

「關於這件事，你有什麼意見，愛慶哥？」莫洛脫可夫斯基問他。

「對我都一樣，假使你們願意——我就往希臘去，接受工作。我不怕失敗。那還可以早點回莫斯科去，我承認，一切的工作都使我討厭。現在，滕利里西爾去職以後，尤其有這種情緒，祇回莫斯科後，不要再做格柏烏的工作，往任何別的地方去。」愛慶哥

那烏莫夫冷淡地回答。

「你有可能往雅典去嗎？」莫洛脫可夫斯基問他。

「這是小事情，明天我到安哥拉去，請蘇里芝送我去領護照。只說在假期去玩玩

。」他答。

「就是這樣決定吧。那烏莫夫接受希臘的偵探工作，以後轉交把你。」莫洛脫可夫斯基最末地說。

一禮拜以後，愛慶哥領了護照，往希臘去了，莫洛脫可夫斯基仍回莫斯科。

在這個時候，我更得到了這樣的結論，就是我再不能為格柏烏做工了，收到蘇聯寄來的信，完全充滿着關於黨的中央委員會執行五年計劃所採的方法的哭訴。有一位同志寄信我說：「現在，我們的工作方法和生活速率於我們不是新的。這是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失去革命熱忱的模型。」我決定脫離了格柏烏。但是，怎樣辦呢？從經驗上我知道，如格柏烏稍微看破我，馬上將置我於死地。應當精密地思索一番，好好準備

。我開始準備了，第一件，我開始寫些我所知道的格柏烏的活動和密探的名單，以備我未能說話以前就死了。以後，我謹慎地估計往那一國去，才不會受到布爾什維克爪牙的恐怖。當我正準備的時候，又遇到另方面的厄運。

這是一九三〇年四月末。我在一位很相好的商人吃早餐，在平時他招待我，如自己的親戚一樣。這一次竟與前不同，坐在桌旁的家屬都戚戚然有憂色，商人自己也朝我方面射出可憐的視線。我看出這種情景，然而一點也不懂得。後來。早餐完畢，家主立起對我說：

「尼爾西司，我有事情須同你說。請往客堂去，咖啡會送到那邊。」

當只有我們二人，他躊躇了許久，不知道怎樣說起，但到後來，他決定了，說道：

「你知道，我和家屬對你的關係，所以不應當說的話，我都決定告訴你。事情是這樣，土耳其警察監視你。昨天一位老朋友告訴我這樁事情，因為秘密警察會到他那

裏查問你。』可憐的老頭子說了這些話，凝視着我。等候他的話所給我的印像。他簡直顫動起來。

我聽了他的話，表面上還保持鎮靜，有時喝着咖啡。

『既然這樣，請你告訴我怎樣辦？』我問。

『我想，你應當立刻離開此地。』他答。很可以看出，他曾思慮過這個問題，因為他的回答信口而出的。

『是的，但是歸根結底地說，我爲什麼要逃走？我毫不干預土耳其的事情，不知自己有什麼罪過。這裏，我做自己的生意，不知道爲什麼警察竟和我做對頭。再，我是波斯人，土耳其人無理由決不敢動我。』我說，想安慰好心的老友。

『當然，假使你自己不覺得怎樣，那也不必很怕，但是，或可能遇到什麼事情，不要忘記，你是亞爾明民族的人，你住在不是別的地方，而是土耳其。照我看，你還是到別的什麼地方去好些。』他主張。

「不，此刻我什麼地方都不去。」想了幾下，我說，「我的事情沒有結束，還放着大批未出售的貨物。我非常地感謝你，你預先通知我。如果與我發生事情，無論如何總不要緊，但是，我不願意，如有了什麼糾葛。使你也受到不好的牽連，所以當這件事情未明白以前，請你允許我暫勿到你家來。」我辭別了他，走了，表示不再往這位在危急時候赤心待我的朋友家裏。

這次緊要的談話已過了二天，現在，我才明白，我陷於二條火綫的中間。一方面，布爾什維克可以知道我決定脫離他們，採取嚴厲的手段，另一方面，土耳其的警察開始追蹤我。

我坐在辦公室中，正沉想目前困難的情形，突然，門上輕敲了幾下，我未及回答，門已展開，房屋管理員陪西二個警察走了進來。

「啊，他們來捉我。」我想，立起來，把手放在袋內，那裏放着白郎林的手槍，在租這座辦公室的時候，我就估計到逮捕的脫身法。如果遇到這種情形，我決定不屈

服，利用辦公室與屋簷相連，經過鄰家的屋頂，跑到我們秘密的房間去，那就很易地到了蘇聯船上。從桌旁站起來，我逼近了門邊，遇必要時，就能一溜烟去了，我問警察，什麼事情。

「我們來檢查這座房子所有住客的合同。」一位警察和氣地說。

我立刻安靜下去，把合同交給他們。警察檢查了合同後，出去了，我還是在窗上注視他們。我很想知道這個問題，他們檢查所有住客的合同，還是只我一個人。我看到他們經過所有的鄰居，所以我也安心了。

晚間我從辦公室往街上去，我忽然發覺有人跟着我。二個對像緊緊地追蹤我，首先跑到前面去，以後在陳列棚邊等我，當我快接近他們，馬上隱匿在牆角邊。我也留心他們，站在商店的傍邊，在陳列棚的鏡上窺視背向步道上的他們的面容。我不自然而然地把他們的工作和在莫斯科我們的密探比擬一下。是的，不要妨礙土耳其警察學點格柏烏偵探工作的經驗吧。

我還記得，我在莫斯科吩咐偵探把莫斯科土耳其公使館設種外邊的監視。想知道他們怎樣服務，晚間我自己去檢查崗位，但是，使我很驚奇，我在土耳其公使館附近找了半個鐘頭，一個人也沒有看到。這更使我驚奇，當第二天早晨去辦公，我決心去追蹤他們，可是在桌上看見一張密訪土耳其公使館的名單。在公使館附近徘徊了半句鐘的我，也竟填寫在上面。這樣一會事，我沒有看見偵探，但他們很清楚地看到我。土耳其人怎樣呢？他們簡單地追隨我，我想避開他們，隨便坐了摩托車走了。讓他們去追吧，假使他們有很老練的腿。

這種的監視不會使我恐慌，相反，牠們暴露出，土耳其人在有些地方懷疑我，但是，他們得不到具體的證據。我停止了一切的工作，自己明白，他們找不到反對我有力的工具。

但是，我也看到環境漸趨惡劣化，決定準備走了。我向一個外國領事館去領護照，但被拒絕，我就想理由向其他的領事館去請求。

又過了一個月。最近我已不覺得有外界的監視，大概土耳其人討厭跟我了。然而，因個人的事情，我須往波斯領事館去。一進了門，我就遇到一個領事館的職員。

我，——波斯的公民，商人尼爾西司，阿夫新耶，懇請會晤領事，領取證書。」我向職員說。

「這是你尼爾西司，阿夫新耶？」職員以好奇的聲調問，凝視着我。

「是的，什麼事情？」我反問，知道有什麼不利的事情。

「這樣一回事，昨天秘密警察的偵探來到此地，查問你的事情。」他答。

我的氣都轉不過來。警察既然查問到領事館，那末，事情嚴重化了。

「這樣，那末，你怎樣回答他？」我問他。

「沒有什麼特別的，我答領事館不知道你。你身邊有護照嗎？」職員問。

「是，請看。」我答，把假護照交給他。

「請在此地等一等，我去報告領事。」他說，拿着護照過門去了，門是不關緊的。

過了五分鐘。吸着烟，在走廊上徘徊着。我由門縫裏看見一個人，坐在桌子的傍邊，在燈光之下注視我護照的紙張。

「若是吉利的，那更好了。」我想，走開了門，「如果，他突然間發覺了護照是假的，那時怎樣辦？還是，不等這張護照，此刻我馬上逃走？但是，他們馬上就知道怎樣一回事，通知土耳其警察捉我。不，等一等還好些，事情總快明白的。」我覺得逃走什麼時候都來得及，把手摸着裝好子彈的手槍。又過了十分鐘。直到後來，職員帶着護照走出來，將護照給把我，說道：

『今天已晚，明天請來領證書。』同時，門邊站着一個人，仔細地看了護照，又看了我的相貌，精密地把我與護照上的照片對照了一下。

我感謝了一番，轉身出門。我覺得職員的眼睛注視在我的背上，我想拚命地跑出去。但是，堅強的意志使得我慢慢地走；不要慌，現在還未走出領事館的大門。

第二天我已沒有勇氣再往領事館去。但是，不去也足以引起嫌疑，我想，決定

打電話把他們。我在電話簿上很快就找到了領事館電話的號碼，我就開始打電話。真是運氣，湊巧昨天會面的職員來接電話。

「我，尼爾西司，阿夫新耶。抱歉得很，我非常地忙，因為要出售大批的貨物。請求你，你能否帶証書來到我的辦事處？同時，來參觀一下。」我邀請他。

「很好，在五點鐘我將到你的區裏，趁便拜訪你。」職員答。

在五點鐘他來了。衰老的職員，領着可憐的薪水，還要養活一個大家庭；經過一點鐘的談話以後，他給我的印像是這樣。我們二人談話談得很投機。臨走的時候，我報酬他五十個里耳，他很用力地握緊我的手，說：

「請放心，阿夫新耶先生，我覺得你是個富商。告訴領事盡量地幫助你，關於警察的事情，也請放心好了。以後，領事將担保你。我時時願意幫助你，只要能夠。」我也感謝他。請他常來玩玩。

又過了一禮拜。有一次我的一個密探來到我這裏。

「阿夫新耶先生，我非常地敬愛你，但是，我是有家眷的人，不能爲你再去做冒險的工作。我得到確實的消息，祕密警察很留心你個人的行動，所以預先通知你。」

「哼，或激你的通知，以後我們不要拚伙吧。」我辭別他。

這樣，應當走了。繼續在火綫之間是危險的，——我覺得。無論如何應當離開土耳其。但是，往什麼地方去？當然，到那個地方去，在那裏布爾什維克不能加害於我，住着很多的俄國人，脫離蘇聯公使館的貝西道夫斯基也得到棲身。在巴黎，我敢公開地把填塞胸中的一切宣佈出來。

我用電話請波斯領事館的職員來，他與我已是朋友的關係。

「我有些商業的事情，想到巴黎去一個月。你能否把我領到護照？」我問他。

「很願意。法國人發護照誰都不拒絕。此刻就往法國領事館去吧。」他提議。

我們坐着摩托車去了。雖則會客很擁擠，我們很快地會見了領事。過了四個鐘頭，我們帶着護照，已踏出領事館的門。

我整理了二天，六月十九日星期四那天，我把行李搬到往馬賽的「大格拉」船上。昨天我還遇到愛慶哥，那烏莫夫，他告訴我，莫斯科很驚奇我的長期沉默，要我送材料去。我約定他禮拜六會面和送信件莫斯科去。今天我已在船上。幾分鐘以後卜辭別了斯太姆坡和牠美麗的沿岸及十個月中我所留戀的一切。禮拜六晚間，當那烏莫夫在卡拉特橋上等我交信件的時候，我已到了尼安坡了。

輪船開始動着，慢慢地離開卡拉特，去年秋天我來到這裏，我是格柏的代表，斯太林狄克推多的保護者。現在我離開這裏，已是一個亡命者，狄克推多的仇敵。我們經過了馬爾馬拉海。我整夜沒有睡覺，因為我還恐有人追逐。當船未離開土耳其海面的時候。現在開始天亮了，隱約地看到秘里的輪廓。我們已抵希臘。我站在船邊，瀏覽附近的海岸。直接的危險已經不存在了。我從袋內抽出一枝手槍，自俄國革命起我就未離開過他。我向多年的忠忱老友看最後一眼，傷心地把手指慢慢展開。牠由船邊潛入碧綠如鏡的海洋中。

分別，我再不需要你了。

結 論

那時，我已坐在巴黎「最後新聞」的編輯所中，同幾位新聞記者談話，有一位問我：「我怕不怕格柏烏暗殺我？」我記得是這樣回答：當我未公佈自己的書以前，直接的危險時時放在我面前，現在，祇有很好的機會他們才能報仇。

我很知道格柏烏的信義和習慣，做出這個結論是不會錯的。

脫離格柏烏關係三個月以後，我已住在比利時，我連收到依司曼爾，卡特仁安由巴黎寄來的二封信，他請求與我會面，商議要事。

我與卡特仁安在故鄉同肄業於一個中學中。以後革命的年頭，我在米什特當格柏烏的代表，他的一位阿弟把我做祕密工作。後來，我住在莫斯科的時期，依司曼爾也在莫斯科設立一個商務辦事處，但我們未曾一次晤面，我知道他是格柏烏反探部的密探。

我收到了他的信，設想他到巴黎與格柏烏案件是有關係的，我採取了相當的警備

，允許他到蒲魯塞爾會面。

我們在一條大馬路上相見，像兄弟一般的親愛，走進一家咖啡館，暢談心裏的事。

「我把你帶來二封信，卡特仁安開始說，『但是，在未交你以前，我要問你，你在「最後新聞」上公佈的文章有什麼意義？』」

「怎樣？這祇是登載我著作的格柏烏工作的書，」我答。

「那末，你實際上脫離格柏烏，是不是？」卡特仁安不了解地問。

「最好，請你給信把我。先看了信，以後再談這個問題。」我說，覺得有不好的事情，想從信上預先知道怎樣一回事。以後決定與卡特仁安說什麼話。

卡特仁安把信交我，一封是亞爾明文寫的，另一封是波斯文的。

第一封信的日期是七月二十五日，他的內容如下：

「親愛的斯東（我在君士坦丁堡的假名）！

許久未通信了。大約你還沒有聯繫，從君士坦丁堡也很少給信把你。現在，你大約更沒有時間寫信給我，你現在逗留在爲你所希望的地方。

你一定知道我的信差。他是個很好和忠誠的少年。「C」托他給信把我，信上說，副主席「老頭子」喜歡我們克盡天職，很滿意我們的工作。你還記得，你說祇有亞爾明人能好好地做工，假使「老頭子」很期望你，那末，現在在再上任者的面前應當表現着：我們能做更偉大的事業。

我們的「商務」很好。「可拉特基」被派回去！「克拉西維」還須逗留幾個月，以後再走。我們等新的來幫忙。

很快我就要到那裏去，關於什麼事情我們會同你屢次商量過，我說過的，我是第一個往那裏去的。差不多都準備好了。我一個人去。我要離開「巴拉達」。見面的時候！告訴你爲什麼。

我的信差是被指定爲我們間的聯繫。你可以寫幾個字交把他。你有很有興趣

的工作，你以前曾經渴想牠。最近，「柴列」說你很好，相信你做這種工作比其他人要好些。

我覺得「柴列」已很疲乏，想回籍去。「C」告訴我許多黨內生活的消息。我們同你一樣，知道得很遲。不知道你怎樣，我們有時可以看到我們的報紙。這是「M」給我們的，我們與他一禮拜會面一次。

大約很快地就與你發生一種有系統的聯繫，我們希望與你時時通信。我也很想往「P」去，當然，現在是不可能的。來來往往，游玩一番。

敬祝 你康健與幸福！

K.

信下的署名是K.凱復爾客。諒讀者還記得，他是我在莫斯科時的副手。

我讀了信，馬上知道是格柏鳥的把戲。他們由巴黎的密探知道我陷於巴黎各方不信任之中；這也是必然的，因為我曾在格柏鳥做了十年的工作，格柏鳥就想利用這一

封信，更鼓勵對我的不信任，進而懷疑我對於格柏鳥的罪言。

「現在，請你自頭自尾地講你的旅行。」讀信以後，我問卡特仁安。

「二個月前國外部副主任亞爾都曹夫喚我去。當我到了他的房間，那裏已坐着特里安達非拉夫和凱復爾客。亞爾都曹夫向我說：「我們委托阿格比珂夫同志往巴黎做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他秘密地到了那邊。但是，我們與他失了聯繫，這是必須要恢復起來的。你必須往巴黎去看他，把我們的信也轉交給他。」我同意了亞爾都曹夫的提議，領了一千元當路費，我就從莫斯科出發了。關於法人的允許簽字對我也不覺得困難，因為我有波斯的護照。我到了巴黎，照格柏鳥的訓令住在「安格里天爾」旅社，因他們的意見，你也住在那裏。但是，我訊問了一下，知道你早就離開往別處去了。我繼續地探索，直到後來。從報紙上我才知道你住在比利時。我得到了這個消息，馬上打電報通知莫斯科，請問以後的訓令。我收到的回電說：「阿格比珂夫不在比利時，而是住在都龍要塞中的一個兵工廠裏；」格柏鳥命我到那裏去找你。」

卡特仁安愈說下去，我愈明白格柏鳥的陰險鬼計。我已明白亞爾都曹夫主張犧牲卡特仁安來害死我。他故意地叫他用波斯的護照，如同我在君士坦丁堡用的一樣，又命他住在「安格里天爾」旅社內，那裏我也住過的。亞爾都曹夫的計算是這樣；卡特仁安走阿格比珂夫的舊路和追覓他，這樣可以引起警察的注意，在檢查中發現了格柏鳥的信，把阿格比珂夫牽連在內面。我很想知道卡特仁安的作用。他知不知道，他往什麼險地去？

「請說，依司曼爾，你知不知道格柏鳥給我的信上寫些什麼東西？」我問他。

「不，我不懂得亞爾明的文字，但是，可連同我說，信是用暗號寫的，就是落在他人的手中，也不會引起嫌疑。」卡特仁安回答。

「好吧，請再講下去。」

「接到了格柏鳥的命令，我到了都龍。徘徊了七天都沒有找到你，我仍回到巴黎，以後，我決定向「最後新聞」社訊問你的住址，因為該報登載着你的著作。他們拒

絕告訴你的住址，但是，同意把我的信轉交給你。這樣花了一個半月的時間，我才找到你。」卡特仁安說完。

由他的話和他的行動中，我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他不知道格柏鳥的實在用意。我決定明白地告訴他。

「請聽，依司曼爾，實際上我已脫離了格柏鳥。這不是把戲，如格柏鳥同你解釋地一樣。」最後新聞」上登載的書是一個明證。格柏鳥想謀害我，所以送們些信來，把你當個犧牲品。他們故意地派你到巴黎和都龍，希望警察把你和信扣留着。還是我與你的運氣，未曾遇到危險。

「不，我不相信他們把我的性命開玩笑，」卡特仁安說：「我此刻打電報到莫斯科去，說我已找到你，你可看到他們給我的具體訓令。」

「但是，我相信，他們收到你的電報，知道把戲沒有玩成，決定不會回答你。」我答。

『假使他們不回答，我就相信你。』卡特仁安說。

當那一天，他就打電報到莫斯科去，過了三天，又打了一個。但是，回音是沒有的。我完全正確。我與他們同事十年，很明瞭他們的方法，決不會錯誤。

卡特仁安同我住了一個禮拜，以後往柏林去了。在這個時候，我的書已完全公佈出來。我已避開了格柏烏對我的直接謀害。

有好的機會，他們決定要謀殺我。活着吧！將來總可知道的！

(3)

7/25
1.00
2.00